武俠世界



$2.00

758

·特別介紹·



社會奇情偵探
技擊鬥智故事 **金三角** 倪匡·著



金三角，這舉世聞名的毒梟王國，不特警探們對它束手無策，就是正規軍隊也不敢輕捋虎鬚，本文描述一位青年遊俠歷盡艱辛，絞盡腦汁與毒梟們展開一幕生死存亡的搏鬥，過程驚險，奇異絕倫。請參閱是期本刊第三頁。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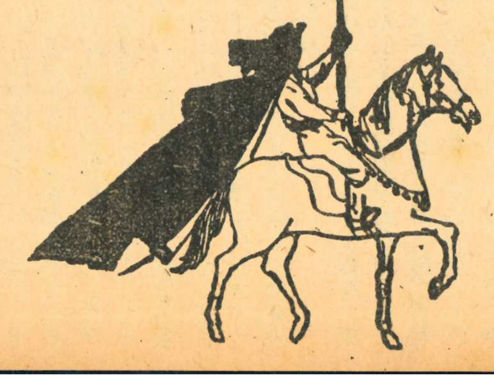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5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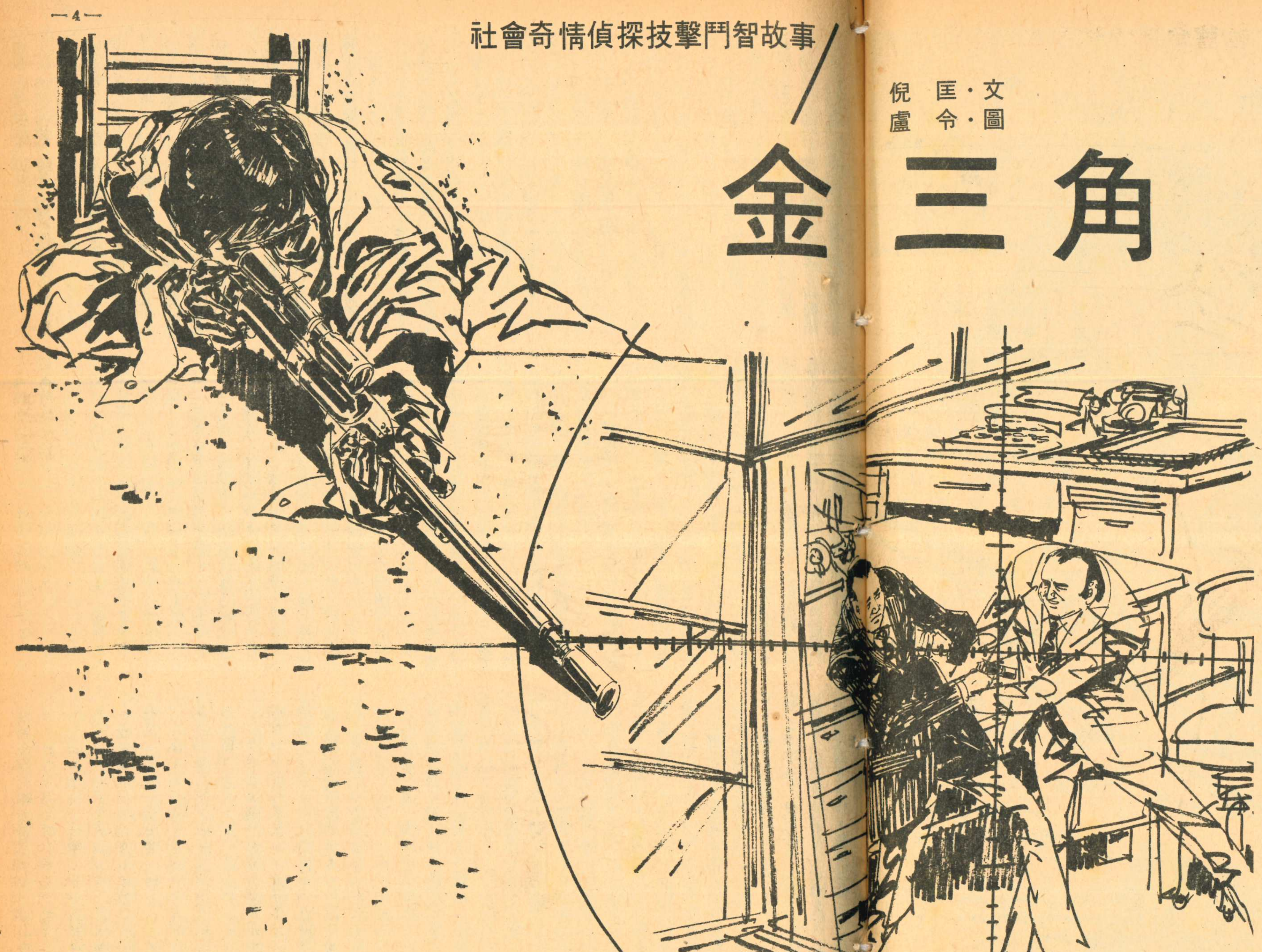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社會奇情偵探技擊鬥智故事

金三角

毒梟火併　神探追踪

文·倪匡
圖·盧令



當他的臉頰，緊貼着遠程來復槍的槍身，手指緊緊扣住槍機，眼睛湊在遠程瞄準器上，和肩頭上感到槍托緊抵的感覺時，他就感到，那枝槍，簡直是他身體的一部份，就像是他的一隻手指，或是一隻耳朶一樣。

身上懷着槍，不管用也好，不用也好，槍的確已成爲他身體的一部份了。他從十七歲起，就和槍發生了關係，各種各樣的槍，一直到現在。他曾在各種各樣的情形下使用過槍，在巷戰中，在大戰役的衝鋒戰中，在大撤退的掩護中，在孤軍突圍中，在狼狽竄逃中，在原始森林對付毒蛇猛獸中，在面對面的火併中……

不過，像現在這樣的情形，對他來說，倒還是第一次。

現在，他正半伏在一座高聳的商業性大厦的天台上，從天台望下去，可以望着這遠東數一數二大都市的美麗的夜景，一個五色變幻的噴水池，噴出高高的水柱，汽車像是會發光的甲虫一樣在移動。

天台上豎着巨大的霓虹燈招牌，那一片紅色，映得整個天台上，像是被血染過一樣，也映得他手上那一枚十克拉的上等鑽石戒指，閃耀着異樣的光彩。

他伏在天台的石沿上，從瞄準器中，向前看着，他看到的，是對面另一幢大厦的一間辦公室。

那間辦公室很普通，看來是一個商業機構的主管所用的，這時，一個頭髮花白的中年人，正在不安地踱來踱去，不時看着手表，好像正在等候着甚麼。

那中年人所等待的人來臨了，可以聽到外面傳來脚步聲，日間，這裏充滿了一切喧鬧的聲音，但是在靜寂的午夜，脚步聲也是令人心驚肉跳的。

那中年人轉過頭來，望着房門，直到脚步聲在門外停止，他才吸了一口氣，道：「請進來！」

門慢慢扭開，一個穿着深黑色西裝，瘦削，神情陰森的人，走了進來，那人的膚色十分黝黑，看來像是甚麼地方土人。

那中年人看到這個人，神情畧爲輕鬆了一些，道：「馬老闆沒有來？」

進來的那人不出聲，只是搖了搖頭，向前走了兩步，順手將門關上，中年人攤着手，道：「我不明白，馬老闆爲甚麼要停止我的職務？」

進來的那人冷冷地道：「你就快明白了！」

中年人怔了一怔，進來的那人，手已伸向上衣的衣襟之中，中年人連忙退到辦公桌後，手疾伸進早已拉開的抽屜去，但是進來的那人動作更快，一下就來到了他的面前。

進來的那人一抬膝，撞在抽屜上，將中年人的手，夾在抽屜之內，同時，一柄裝有滅聲器的手槍，已經指在中年人的咽喉之上。

中年人的面肉，不由自主，抽動起來，喉間發出一陣咯咯的聲響。

進來的那人，目光陰森，道：「現在你該明白了，你出賣了馬老闆，和警方合作！」

中年人尖聲叫了起來道：「你也是，我在警方那裏，知道你也是，你曾供給過警方很多情報！」

進來的那人笑了起來道：「是麼？不過我運氣好，馬老闆沒有發現我是……」

中年人的口唇急速顫動着，看他的情形，他像是有許多許多話要說，但是也許正因爲他要說的話太多了，以致一時之間，一個字也講不出來。

而他再也沒有講任何話的機會了，因爲進來的那人，已經扳動了槍機，那一下聲響，決不會比開一瓶香檳更響，然而，已足以使一個人的生命結束。

那中年人的身子突然向後一仰，接着向前仆倒，伏在寫字枱上，他的一隻手，仍然被挾在抽屜裏，他伏下去之後，桌面上，立時多了一灘鮮血。

進來的那人，舉起槍來，輕輕地吹去槍口的烟，轉身向門外走去。

伏在天台石沿上的他，手指漸漸着力，在瞄準器中，可以淸楚看到進來的那人，來到了門口，瞄準器中的「十」字，交岔點對準了他的後腦。

槍機扳下，一下槍响。

他看到進來的那人，身子立時向前仆，頭撞在門上的毛玻璃上，將玻璃撞破，上半身仆了出去，一隻手還垂在門內，手畧幌了幾下，手中的槍，落在地上。

他緩緩地站了起來，迅速地將手中的槍，拆了開來，放進一隻手提箱中，然後，步履矯健得像豹子一樣，向外走去，消失在天台的門口。

他在向外走去之際，心中在想：叛徒以爲我不知道他幹的事，那眞太可笑了！

他到這個城市來，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親手殺死這兩個叛徒，現在目的已經達到，他當然走了！

當他拿着護照，通過檢查，登上飛機之際，沒有人想得到，這個衣冠楚楚，舉止威嚴，看來極精明能幹的人，會是一個著名的黑帮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而這個黑帮的唯一業務，就是向全世界推銷毒品。

午夜的謀殺，自然成爲第三天報上的頭條新聞，警方的公佈很簡單，死者是商人，死因可能是仇殺，並沒有進一步的發表。然而在警方的一個核心組織之中，因爲這件午夜謀殺案，接連開了幾次會，來參加會議的，不但有本市的高級人員，還有國際刑警派來的高級官員，和一個世界

性反毒組織的人員。

參加會議的各人，都顯得很沮喪，因為兩個死者，他們全知道，是一個大規模種植罌粟，設有海洛英提煉廠，擁有武裝軍隊的大集團中的人物，而且是警方化了不少時間，還要機緣配合，才爭取過來的綫人，這是逐步偵破這個大集團的唯一綫索，但是，兩個人死了，綫索也斷了，無法再繼續下去。

在第二晚的會議中，王主任——一個頭髮已然花白，看來很樸實的中年人發表意見，他指着牆上的銀幕，幻燈片正放得極大，映在銀幕上，從幻燈片看來，是鬱鬱蒼蒼的原始森林，樹木濃密連地面都看不見。

王主任指着幻燈片，聲音很沉重，道：「這一帶，綿亙幾百里，全是原始森林，這是冒險用直昇機拍攝來的照片，各位請看！」

他講到這裏，向管理放映機的警官，作了一下手勢，那警官操縱着放映機，銀幕上的中央部份，移近，放大，直到集中在其中一株枝葉較疏的大樹之下，可以看到，在大樹的周圍，環繞着，種着一圈植物，正盛開着紅黑兩色，極其鮮艷的紅色花朵。

會議室中，響起了一陣交頭接耳的聲音。

王主任的聲音，聽來有點苦澀，道：「罌粟！各位看到了，沒有人能知道，在這個地區，有多少土地被利用來種罌粟，但是已有的統計是，世界三分之一的毒品，是從這個地區輸出的，而且輸出量正在增加，這個地區，就是我們熟悉的金三角地區，在檔案上，控制這個地區的那些人，我們稱之為金三角集團。」

王主任頓了一頓，會議室中很靜，王主任揮了揮手，管理幻燈機的警官按下一個掣，光芒閃動了一下，銀幕上出現一張白紙，有着橫格，看來是一頁小型的記事簿，上面有着淡得幾乎看不見的字跡。

王主任的聲音，聽來更低沉，他又道：「前晚上死了兩個人，全是開始和警方有聯絡的，一個是分區的推銷組織的負責人，另一個是殺手，當然，是金三角集團已發現了他們，所以才下手的，這是在那個殺手身上一本記事簿中找到的！」

有叫人了起來，道：「那像是一個地址！」

王主任道：「是的，是一個地址，還有兩個字：美麗，我們還無法知道『美麗』是甚麼意思，而這個地址，已肯定是曼谷的，死者正是從曼谷來的，他曾記下這個地址，後來又將之撕去，我們得到的本來是一張白紙，經過化驗室的化學液處理，才能看出這些字跡來！」

一個滿頭金髮的警官道：「那麼，我們就循這個地址追尋下去！」

王主任嘆了一聲，道：「除非我們放棄，不然這是一定的。不過，要攷慮到的是，金三角集團的人員，全是久經訓練，幾乎能應付任何環境的職業軍人，他們現在，擁有現代化的武器。泰國警方的直昇機，已經有七次被他們打下來的紀錄，緬甸政府的報告說，金三角集團擁有的現代化武器配備的軍隊，人數在兩萬以上，比緬甸政府的軍力還強！」

會議室中又靜了下來，王主任的話，他們絕不懷疑，事實上，這些資料，他們是早已知道了的。對於金三角集團的資料，所知不多，因為這個集團在原始叢林中活動，他們盤踞着那一地區，已經超過了二十年，對這個本來絕不是人所能生存下去的蠻荒之地，已經熟悉到了極點，別人要是貿然進入，唯一的結果是死！

而這個集團的組織，也極其嚴密，本地警方，能在其中找到兩個綫人，是經過許多時間苦心安排的結果，也正因為本地警方掌握了這兩個綫人，是以全世界對付金三角集團的主要人員，也集中到了本市來。

王主任摸了摸花白的頭髮，續道：「我們無法對付金三角集團的總部，但是我們要努力切斷它對外的聯絡，當然我們要派人去——」

王主任講到這裏，停了一停，參加會議的本市警官，都挺了挺身子。

但是王主任接着道：「我心目中的這個人，現在不在這個會議室中，不過我相信他可以勝任，我要請各位合作，先讓他一個人去進行，因為人多了，反而會引起對方的注意，事實上，已經有不少警務人員，因之喪生，死得完全莫名其妙！」

黑暗中，有人咕噥了一句，道：「他是誰？是占士邦？」

王主任搖着頭，着亮了燈，眯着眼，道：「不是，我暫時不宣佈他是誰，他的身份，必需保持秘密，我再重複一遍，請各地來的人合作，暫時讓他一個人去處理，希望他不會犧牲！」

× × ×

羅泰靠着一塊大石，斜斜地躺在小溪邊。溪水在陽光下，閃着銀輝，羅泰躺在小溪邊已經很久了，那是他常來的地方，當他在假期的時候，他喜歡釣魚。釣魚和他的工作，有若干相類似的地方，他要釣到魚，而魚要避免上釣，於是，他就要用餌，和付出極大的耐心，等着可以捕捉的任何漏洞，然後，將因為不小心而上了釣的魚，迅速扯上來。

羅泰的動作十分快，浮標才向下一沉，他手臂已然振動，一尾魚閃着銀光，帶着水珠，「呼」地在他的頭上飛過，落到了他身後的地上。

羅泰迅速地站起身來，在這時候，他也看到了在他身後不遠處，坐着一個人，那人在望着他，頭髮在陽光下看來，白的更多，黑的更少。

羅泰一看到了這人，就嘆了一口氣，道：「好了，我該做甚麼？」

王主任攤了攤手，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向前走了過來，道：「我至少已等你釣到了一條魚，羅泰，一小時後，飛機就起飛，你要到曼谷去，詳細情形，我和你在路上說！」

羅泰像是早已習慣了這種事，在他的臉上，並沒有多少訝異的情形，只是揮着手，在自己的身上拍了拍，收起了釣桿，一腳將已上了釣的魚，又踢回小溪中，和主任一起沿着一條小路，走了開去。

一小時候，巨大的客機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離開了跑道，羅泰閉着眼，將王

主任和他說的一切資料，仔細地想一遍。

王主任並沒有將這次任務說得很輕鬆，羅泰也知道自己要對付的人，絕不是一般的犯罪者，所以他雖然閉着眼，却緊皺着眉，臉上的幾道皺紋，顯得很深刻。

那地址是他唯一的綫索，而他對曼谷絕不陌生，他的童年和少年都在曼谷渡過，他可以說熟悉曼谷的每一條街道，尤其是那些狹窄得伸開手，就可以碰到兩邊屋子的窮街陋巷。他也熟悉曼谷的水上房屋集中的地區，在那種地區，陌生人進去，完全像是進入叢林一樣，是會迷路的。

那地址，他知道，自從他離開曼谷時開始，就是一條酒吧林立的街道，那個地址，當然極有可能，是一間酒吧，或許，就叫「美麗酒吧」？

羅泰並不覺得事情開始會有甚麼困難，問題是事情發展下去，他根本無法預料，會有甚麼樣的結果，金三角集團，絕不是普通的犯罪組織！

任何大城市，總是每天都在變着的，住在這個大城市中的人可能不覺得，但是離開幾年之後再回來，就會覺得不同了。曼谷對羅泰來說，也不例外。

當羅泰走進那條酒吧林立的街道時，他發現打手的神態更狂野，而吧女的衣服更少，化裝更妖冶，任何男人，一踏進這條街，心跳都不免加速，都無法忍得住向酒吧門口，半裸的，妖冶女郎多望幾眼。

羅泰向前走着，或許由於他的樣子，看來不十分像是外地來的人，所以女郎向他注意的並不多，反倒是酒吧門口的那些打手，都向他投以疑惑的眼光。

羅泰的臉型和身型，和那些打手，大致上是相同的，包在衣服裏面的，是紮實的肌肉，從他走路的姿勢上，誰都可以看出來，當他跳躍的時候，一定矯捷得像一頭豹子，他的一隻手插在袴袋中，另一隻手在外面，手指節粗大，手背骨上，有着厚大的繭，這種繭，自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而他的臉上，有着好幾道疤痕，有的明顯，有的不是小心看，看不出來，但是那些傷痕，決不是剃鬚時不小心造成的，却是可以肯定的事。

羅泰慢慢向前走着，心中想着很多事，他看來很鎮定，可是心情實在繚亂得可以。

他這時在想的，倒並不是這次來曼谷的任務，他想的是他的一個好朋友。

當他眯着眼，看到那些燦爛的燈光時，他就恍惚回到了好多年以前，那些燈光，就像是在擂台上面照射下來的光芒，四周圍觀衆的喧鬧聲，足以令得在台上的拳手窒息，汗像缺了口的河水一樣，自身體的每一個毛孔中淌出來，不錯，他想起自己當泰國拳拳手的時候，也想起了和他自小一起長大，後來成了雄霸拳壇的拳王的一個好朋友。他那位好朋友在他的勸說之下，全盛時期，退出了拳壇，用自己的積蓄，開了一間小酒吧，就在這條街上。

羅泰在離開曼谷之前，幾乎每天都在這間小酒吧中留連，但是，現在，這條街的面貌，和他離開的時候，已經發生了太大的變化，簡直已完全不同了，他再也無法找到那間小酒吧了！

不過羅泰深信，只要他向這裏的任何一個人打探一下，一定很快就可以找到他的朋友的，因為他曾是如此出名的拳王。但是羅泰並沒有那麼做，他在一間酒吧門口，停了下來。

那就是他唯一的綫索，那個地址，令得他失望的是，這間酒吧，並不叫「美麗酒吧」。

羅泰停在門口，門口兩個打手盯住了他，羅泰向前走去，推開了門。門才推開，一陣異樣的酒氣和女人化粧品混合的味道，和震耳欲聾的音樂聲，就向他直撲了過來，酒吧內的燈光是奇異的，變幻的，羅泰畧定了定神，只不過向前走出了一步，兩條蛇一樣的，柔軟豐腴的手臂，已經向他纏了過來，接着，是一個扭動着的胴體，緊緊靠在他的身上。然後，塗得發黑的大眼睛，腥紅的口唇，職業的媚笑：「可以請我喝一杯？」

羅泰點了點頭，來到了長櫃前，酒保立時走了過來。酒吧中人很多，舞池中有人在跳舞，舞台上也有人在跳舞，節奏快速，跳舞的人，一定是想竭力忘掉自己是一個人，將自己想像成一條被針釘住身子的毛虫，所以才要不斷地扭曲着身子。

羅泰望着在台上跳舞的那個女郎，長頭髮在不斷地掃動着，有時遮住了她整個臉，有時直豎起來，她跳得如此聚精會神，看來全然不理會音樂之外的任何事情。

羅泰在心中嘆了一口氣，那柔軟的胴體，仍然緊靠着他，腥紅的口唇在開闔着，可是羅泰完全聽不見聲音，他也根本不想聽什麼。

喝完了一杯酒，又再喝一杯，然後是第三杯。

時間大約過去了半小時，酒吧中不斷有人進來，也不斷有人出去，台上的那個女郎仍然在不斷地跳動，羅泰喝完了第三杯酒，向那身形魁梧的酒保，招了招手，酒保走了過來，羅泰先取出一大叠鈔票來，取出兩張，酒保微笑着，道：「先生，走了？」

羅泰先將兩張鈔票，交在酒保的手中，又快速地數了幾張，他身邊的女郎，伸過手來，羅泰將鈔票塞在女郎的手中，再拿着其餘的，在手心上拍着，直視着酒保，道：「向你打聽一個人！」

酒保臉上的微笑突然凝止了，換上了一副警覺的神態，羅泰立時覺察了這一點，他的職業，要求他注意任何人的最細微的表情。

但是，他還是取出了一張照片來，放在櫃上，向酒保推過去，道：「我要見這個人。」

酒保的身子並不動，只是眼向下垂，而且幾乎是早已打定主意地，他立時搖了搖頭，道：「沒見過這個人！」

這是在羅泰意料之中的事，而在羅泰意料之外的是，他身邊的那個女郎，忽然道：「咦，這個人不是常來找美麗的那個人嗎——」

女郎的話並沒有講完，在酒保凌厲的目光下住了口。

羅泰向身邊那女郎望了一眼，直到這時候，他才開始注意那個女郎，她年紀很輕，可是有着極其飽滿成熟的身體，濃得過份的化裝，使她看來有一股妖氣，這時

，她正低垂着眼，假睫毛在抖動着。

羅泰沒有說什麼，他的收穫已經不算小了，他聽到了「美麗」這兩個字，而且可以肯定，那是一個人名，那是不是在酒吧中，衆多偎依在男人身邊的女郎中的一個呢？他取回了照片，袋起了鈔票，向酒吧外走去。

當他走向門口之際，他聽得身後，響起了急促的爭論。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那女郎的聲音。

「老闆不喜歡惹麻煩，尤其是和美麗有關！」——那酒保的聲音。

「那麼多錢！」——那女郎的聲音。

羅泰並沒有再聽下去，他已經推門走了出去，到了門口，他才發現自己實在太疏忽了，就在酒吧門旁的大玻璃上，貼着一張巨大的海報，那是一個極其動人的女郎的臉部特寫，旁邊有一行字：美麗小姐隆重登台献歌。

羅泰後退了幾步，端詳着那位「美麗小姐」，那雙看來充滿了憂鬱的大眼睛，使她看來不像是過着酒綠燈紅生活的歌女，她看來有一股和這條街上其它女孩子不相同的氣質。

氣質是很難捉摸的，然而單是端詳着那張大照片，羅泰就捉摸到了那種氣質。

羅泰在想，他至少已有了幾個概念，那個金三角集團的殺手，曾記下這個酒吧的地址，而他記下這個地址的目的，是因爲他要到這裏來，他到這裏來的目的，是爲了找這位美麗小姐，至於他找這位美麗小姐的目的，羅泰暫時還不知道。

羅泰並不心急，一開始就有了這樣的收穫，那無論如何是一個好的開始了。

他在對街停了一會，酒吧門打開，剛才在他身邊的那女郎走了出來，四面張望着，立即看到了羅泰，她向羅泰作了一個手勢，立時轉身走開去。

那正是羅泰意料中的事，他知道他那一卷鈔票，不會是白白顯露了的，或許那卷鈔票，不足以做什麼大事，但是要使一個人開口，也綽綽有餘了。

羅泰跟着那女郎向前去，轉進了一條橫巷，巷中很黑暗，他看到那女郎貼牆站着，他逕自走了過去，那女郎的氣息有點急促，羅泰只是將那卷鈔票，又取了出來，提在手中，兩手則移到那女郎的面前。

那女郎睜大了眼，望着那卷鈔票，她的眼睛閃着光，如同在黑暗中的貓眼一樣，羅泰還沒有問什麼，那個女郎就急不及待地說着：「找我認識你要的那個人，他差不多每個星期都來找美麗，有一次，我看到他給美麗很多錢，很多，很多！」

羅泰皺着眉，冷冷地問：「多少？」

那女郎有點緊張，望了望巷口，又道：「很多，足足一箱子，全是鈔票！」

羅泰吸了一口氣，那女郎伸手來援羅泰手中的鈔票，可是羅泰還緊緊地捏着，那女郎看來有點着急，一時之間，不知該用嬌媚來使羅泰鬆手，還是責備羅泰不守諾言，只是尷尬地笑着。

羅泰的神情仍然很冷，道：「美麗，住在哪裏？」

那女郎畧呆了一呆，忽然笑了起來，道：「先生，我看你死了心吧，要是你想女人，我可以陪你！」

羅泰的聲音聽來像是壞了的唱片，他重覆着：「美麗，住在哪裏？」

那女郎望着羅泰，道：「美麗是我們老闆的女朋友，你惹不起我們的老闆，他是拳王！」

羅泰陡地震動了一下，可是他却忽然笑了起來，接着，他第三次重覆那句話。

那女郎嘆了一聲，道：「你自討苦吃，不關我事，我告訴你，美麗住在——」

羅泰用心聽着那女郎說出來的地址，然後，鬆開了手，那卷鈔票，到了女郎的手中，女郎嬌媚地笑了起來，向羅泰靠過來，道：「你眞的不要我？」

羅泰輕輕地推開她，獨自向小巷的另一端走去，小巷的另一端很黑暗，他的身子，迅速地隱進了黑暗之中。穿出了小巷之後，羅泰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好幾次，撞在其他行人的身上。

他是一面在思索着，一面在走路，才會有這種情形的，而當他定下神來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已經在河邊了。抬頭望出去，密密集集擠在河邊的那些屋子，看來像是大堆擠在黑暗中的老鼠，而且那些屋子中透出來的燈光，就恰如老鼠的眼睛。

羅泰沿着河向前走着，河水在黑暗中看來，像是緞子一樣的厚薄，閃着光，羅泰走得很慢，就像以前，曾沙每次出賽之前，必定要和他到河邊來慢慢走着一樣。

每一次出賽，都令得曾沙緊張，就算在他爭得了拳王的銜頭之後，一樣緊張！

羅泰還清楚地記得，那是曾沙不知道第幾次的衞冕戰，賽前一晚，他們就在河邊走着，曾沙緊握着拳，緊張得在發抖，羅泰當時就說了一句話：「曾沙，你已經掙了不少錢，不要再在台上拚命了！」

當時，羅泰並沒有料到自己的話，眞的會起作用，當然，當時他也沒有料到，第二天的賽事，竟會是這樣的激烈。那場賽事，直打到最後一個回合才分出勝負，曾沙的對手，倒在台上，是被人抬下去的，而曾沙在公證舉起他的右拳，在上千觀衆的呼叫聲中，昏了過去，事後足足在醫院躺了一個月。

這次之後，曾沙就離開了拳壇，他們還是時時到河邊來散步，曾沙一點不緊張了，因爲他已不是拳師，只是一間酒吧的老闆，沒有性命相撲的賽事在等着他，他可以完全照自己的喜惡來生活。

羅泰吸了一口氣，那女郎說：「我們的老闆是拳王，」羅泰當時就料到，那一定是曾沙，是他童年到青年時期的好朋友，這種年紀交下的朋友就一世都是朋友。

事情怎麼那麼巧呢，他要找的地址，就是曾沙開設的酒吧？而美麗又是曾沙的女朋友？

羅泰閉上眼睛，美麗那種帶着憂鬱的大眼睛，那種具有高雅氣質的神情，和曾沙無論如何是不相稱，曾沙就像——如果一定要找什麼形容詞來形容的話，那麼，最恰當的說法就是：曾沙像一頭猩猩！

一頭猩猩一樣的曾沙，和照片上看來那樣動人的美麗，是無論如何湊不到一塊兒的，可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誰又能下肯定的斷語呢？

羅泰一直走回酒店，在酒店的酒吧中

消磨到深夜，他不想使自己靜下來，因爲只要一靜下來，他就無法不想，只要一想，那就無法不想到曾沙和他要調查的事情有關。

那個金三角集團的殺手和美麗有關，美麗又是曾沙的女友，曾沙和金三角集團有關係的可能，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羅泰無法決定該怎麼辦，如果眞是那樣的話，所以，他只好使自己不再想。

太多的酒，使人頭部沉重而脚步輕浮，但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倒下去之後，經過了一陣天旋地轉之後，就會什麼也不知道了。

羅泰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來，用水淋走了最後一絲頭部沉重的感覺，他重又精神抖擻了，他離開了酒店，半小時候，走進了一幢三層高的西式建築物之中。

羅泰直上二樓，在一扇門前站定，整幢建築物，和四周圍的花木很相稱，幽雅而高尚，羅泰所站的那扇門，是象牙色的，有着閃亮的黃銅門柄，羅泰按了一下鈴，沒有反應，他再按了一下，將耳貼在門上，他聽到了一點聲響，接着，門柄轉動了，羅泰後退了一步，門打了開來，門才打開了一道縫，羅泰的身子便已向前直撞了出去，「砰」地一聲，撞在門上，撞開了門，他聽到了一下驚呼聲，和看到了一張因爲驚駭而變得蒼白的臉。

羅泰反手關上了門，蒼白的臉在向後退，立時反手按在電話上，拿起了電話。

羅泰大踏步走了過去，手指按在電話掣上，神情很冷，若不是這種冷漠的神情，幾乎是他與生俱來的本能，他實在很難在這樣的一個美人兒面前，硬裝出這樣的神情來的。

那是美麗，看來和酒吧門上的大照片，多少有點不同，然而，那是美麗，羅泰肯定這一點。

羅泰按着電話的掣，道：「小姐，你想報警，我想，那對你沒有好處！」

美麗的臉色仍然很蒼白，但是她的神情，却已不再驚駭，她將電話聽筒，用力拋向羅泰，羅泰伸手接過放回在電話上。

美麗的聲音，聽來是竭力在鎭定着，她道：「我看你還是快走的好，我的男朋友快來了，他每天都來，他是拳王，你在找死！」

羅泰的神情仍然冷酷，他伸手進懷，美麗又震動了一下，羅泰取出的，是一張照片，他將照片直送到美麗的面前，銳利的目光，在注視着美麗的反應，美麗揚了揚眉，神情好像很不屑。

羅泰緩緩地道：「我在找這個人，而且可以肯定，你認識他！」

美麗再後退，聲音更尖：「不錯，我認識他，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啊！」

羅泰幾乎要相信她了，她的神情有點憤怒，或者說，是極大的憤慨，她的話是應該可信的，但是羅泰決不會相信，因爲他已掌握了很多綫索。

羅泰踏前一步，他的神情看來更陰冷，臉上一道最顯著的疤痕，甚至在不由自主地抽搐着，他道：「你認識他，可是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美麗也喘着氣，大聲道：「是！你快走！」

羅泰陡地又踏前一步，一伸手，已經抓住了美麗的頭髮，用力向上拉，令得美麗的臉，向上仰了起來。

美麗立時尖叫了起來，羅泰冷酷的聲音，穿過了美麗的尖叫聲，道：「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他每個星期都送錢來給你，很多的錢？」

美麗的尖叫聲突然停止，在她的尖叫聲才停止的一刹那間，羅泰以爲自己的話，已然擊中了她的要害，令得她再也叫不出來，然而，他立即知道不是了。因爲他聽到一陣摩托車聲，迅速傳來，停止在樓下。

美麗停止尖叫聲，只是不到一秒鐘，接着，她又開始尖叫了起來，而一下悶吼聲，也自樓梯上傳了上來，叫的是什麼，根本聽不清楚，但是那聲音，羅泰聽來，却實在太熟悉了。

那是曾沙的聲音！

眞的是曾沙，他本來還希望不是的，可是現在，眞的是曾沙！

羅泰用力推出美麗，轉過身去，門在劇烈的撞擊下，開始搖幌，羅泰緊握着拳，準備着，終於，在一下猛烈的搖撼之下，門撞了開來，一個矮壯得像一頭猩猩一樣的人，直衝了進來。

衝進來的人，根本沒有機會看清屋中的情形，羅泰是早就準備好了，門才一開，羅泰一脚已經飛出，正踢在衝進來的人下頦上，那一脚，足以令得任何人天旋地轉，就算是像猩猩一樣的人，也不例外。

而就在中脚的人天旋地轉間，羅泰已經直向外衝了出去，接連兩下，每一下跳了十幾級樓梯，衝出了建築物，跳上了他駛來的那輛開篷跑車。

後面跟的人跟得好快，羅泰的車子才衝向前，怒吼聲和摩托車聲，已跟着響了起來，羅泰一面駕車疾駛，一面在倒後鏡中，看看追來的摩托車。

那個幾乎是伏在摩托車上的人，正是曾沙。

幾年不見，曾沙好像胖了二十磅，使他看來，更像一頭猩猩，他正咬牙切齒地向前追着，使得被追的人，有一被追上，就會被撕成碎片的感覺。

羅泰的車子，像箭一樣地在公路上射向前。公路直而寬，已經是郊區了，摩托車仍緊緊地跟在後面，羅泰也咬着牙，曾沙不知追的是什麼人，那比他好多了，只要決定一定要將對方追上就够了，而他，一面向前駛，一面還要想，如何和曾沙見面！

一哩一哩的公路向後退，羅泰突然將車子駛進了一條窄路，摩托車隨後追來，羅泰陡地停了車，身子躍起，已經躍進了路邊的稻田之中。

稻田中並沒有水，可全是稀稀的泥漿，羅泰才一躍進去，「呼」地一聲響，一件巨大的東西，飛了過來，跌進了稻田之中，那是一輛摩托車，車輪迅速地轉動着，發出驚人的聲響，將泥漿濺起了十幾尺高，羅泰的身上，立時塗滿了泥漿，變成了一個泥人。

隨着跌進稻田來的摩托車，是猩猩一樣的曾沙。

曾沙和他的拳，同時來到，那一拳是如此之沉重，如此迅疾，羅泰幾乎連躲避的念頭都沒有起，整個人就飛起來，重重地摔進了泥漿中。

而曾沙整個人，接着又撲了過來，不過這一次，吃虧的却是曾沙，羅泰雙脚蹬出，曾沙身子，飛得更高，也跌得更重。

羅泰立時掙扎着站了起來，泥漿沒膝，曾沙也掙扎着站了起來，頭髮上的泥漿，順着臉向下流，除了轉動着的兩隻眼睛之外，什麼也看不見。

曾沙和羅泰的身子，全微微彎着，但是不多久，羅泰就慢慢直起身子來，吐出了一口泥漿，道：「曾沙，好久不見了，你的拳還是那麼硬！」

曾沙陡地震動了一下，伸手抹着自己的臉，像是抹去了自己臉上的泥漿，就可以看清對方是什麼人一樣。他踏着泥漿，向前走來。

在他向前走來之際，羅泰也已經脫下了上衣在臉上抹着，然後，再望向曾沙。

曾沙發出了一下吼叫聲，撲了過來，雙臂緊緊箍着羅泰，將羅泰抱住，他抱得如此之緊，以致羅泰差一點透不過氣來。

曾沙的臉上肌肉，在簌簌發着抖，泥漿在向下落着，看他的樣子，像是努力想說話，可是由於他實在太激動了，以致變得什麼都沒有說出來，他只是陡地大叫了起來。

一直到他們兩人，在小河中將身上的泥漿，洗得乾乾淨淨時，曾沙仍然那麼興奮，羅泰先上了岸，將濕髮掠向後面，望着涉着水上來的曾沙，道：「你爲什麼不問我，爲什麼要去找美麗！」

曾沙笑着，他笑得有點傻氣，從小他就是這樣，做什麼事都有點傻氣，也有着一股只知道前進，不知後退的勁，也許就是這股勁，才使他成爲拳王的！

曾沙揮着手上的水，道：「我何必問？你從來就是這樣，做什麼事，都有道理的！」

羅泰道：「你還沒有問！」

曾沙有點無可奈何，道：「好，我問，爲什麼？」

羅泰直視着曾沙，他的神情變得很冷峻，目光變得十分銳利，曾沙在他的注視下，顯得很不安，揮着手，道：「怎麼啦，爲什麼這樣望着我？」

羅泰的聲音很緩慢，道：「曾沙，我們分別了好多年了，我假定我們還是好朋友，還是在相互之間，沒有任何應該保留的秘密！」

曾沙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樣，叫了起來，道：「這是什麼話，我們當然還和以前一樣！」

羅泰點着頭，道：「好，你現在幹什麼？」

曾沙的神情很疑惑，他道：「我？我還是在開酒吧，比以前的大得多，生意很好！」

羅泰仍然盯着曾沙，道：「除了開酒吧呢？」

曾沙攤着手道：「我還能幹什麼？」

羅泰吸了一口氣，道：「你能說，你完全沒有違法的行爲？」

曾沙的眼睛，睜得極大，他是一個極醜的醜男子，如果你試過見到一個醜男子睜大眼，你就可以想像到曾沙這時的樣子。羅泰的聲音變得很嚴厲，疾聲喝道：「回答我！」

曾沙嘆了一口氣，和羅泰在一起，佔上風的永遠是羅泰，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曾沙搖着頭，老老實實，像是小學生回答老師的問題一樣，道：「沒有！」

羅泰將手按在曾沙的肩上，道：「我相信你，不過，你也有麻煩了！」

曾沙的神情更疑惑，羅泰繼續道：「你或許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工作，我當了警察，是爲了一件特殊的案子來的，一個龐大的生產，販賣毒品的集團，曾沙，你自然聽說過金三角集團？」

曾沙的神色很凝重，但是隨即笑了起來道：「那是什麼集團，怎會和我有關？這個集團，據說有好幾萬軍隊，有好多人在各地政府部門佔着極高的位置，神通廣大，簡直是一個地下王國！」

羅泰望向小河的河水，道：「你說得對，不過，你那位女朋友，我已有充份的證據，證明她和這個地下王國，有密切的聯繫！」

曾沙先是張大了口，接着，發出了一陣吼聲，然後才叫了出來，道：「你說美麗？」

羅泰點着頭，曾沙用力拍開羅泰按在他肩頭的手，轉過身來，道：「你還想要我這個朋友，就別再對我說這種話！」

羅泰仍然站在河邊不動，等曾沙講完，他才道：「就是因爲想要你這個朋友，才對你說這種話！」

曾沙臉上的肌肉，在簌簌抖動着，厚厚的眼皮擠了起來，將他本來已經很小的眼睛，擠得只有一條縫，可是就在這兩道縫一樣的眼睛中，却有着一股逼人的光芒，直射了出來。

曾沙的這種神情，對羅泰來說，自然絕不陌生，從小的時候，曾沙就是那樣，每當他的怒意，到達了不可忍耐的時候，他就會出現這樣的神情，接着，他手指的神經，就會自然而然地抽緊，使他的雙手，緊緊地揑成拳。羅泰還記得，他的一個學心理學的朋友曾說過，曾沙是一個天生的拳師，因爲他的心中，一燃起了鬥志，他整個人，就會自然而然地準備戰鬥，而且，還會陷入半瘋狂的狀態之中，不斷地進攻。

在台上和人比賽的拳師，是不能太有理智的，一定要陷在半瘋狂的狀態之中，才能獲勝。

羅泰記得自己以前，也對曾沙講起過這一點，但是曾沙却顯然不能了解其中的意思。

而這時候，看到曾沙的雙手揑成了拳，羅泰的心中很難過，他向後略退了退，以提防曾沙突如其來的進攻，因爲他知道，自己再向下說去，曾沙是一定會向他進攻的。

羅泰的聲音很低沉，他繼續道：「有一個人，按時送錢給美麗，大量的錢，這件事，已不是什麼秘密了，酒吧中的人全知道！」

曾沙緩緩地喘着氣，眼瞇得更細，眼

中的光芒，也更逼人，羅泰繼續道：「這個人，已經完全被證明，是金三角集團中的一個殺手。曾沙，你想想，如果你那位美麗小姐，和金三角集團沒有關係——」

羅泰的話並沒說完，他本來想說：如果你那位美麗小姐，和金三角集團沒有聯繫，爲什麼這個集團，會有人定期送大量的金錢給她？

這簡直是一個普通的常識問題了，這種發展的事，必然造成美麗和金三角有聯繫的結論，任何人在這樣的問題下，都會張口結舌，無從回答起的。

但是，曾沙已經在半瘋狂狀態之中，他根本不去想羅泰的話，也不願再聽下去，羅泰的話才講到一半，他就發出一聲怒吼，叫道：「我知道她不會！」

隨着那一句話，他的拳頭，「呼」地帶起了一股勁風，已然向羅泰的面部，疾揮了過來，羅泰是早有準備的，一側頭，雙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羅泰的動作十分快，快得曾沙連應變的機會也沒有，他抓住曾沙的手腕，身子旋轉，下沉，手臂振動，曾沙接着發出了一聲大叫，整個人已經被羅泰抬了起來，重重地摔在河灘之上。

當曾沙重重落在河灘之後，他伏在那裏，半晌不動，然後，才抬起頭來。

羅泰的臉色，看來有點陰沉，那是一種近乎石頭雕刻的神情，使人感到絕無討價還價的餘地。

羅泰的聲音，聽來也像是金屬的撞擊聲，他道：「曾沙，分別了這幾年，我想你在心智上，應該已不再是兒童了，爲什麼你還是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

曾沙在心智上像兒童，這是羅泰以前常說的話，而以前，每當曾沙聽到這種話的時候，他總是咧着嘴，不在乎地笑着，羅泰也總是嘆一口氣，因爲曾沙如果表示不在乎人家這樣說他，那麼，他的的確確，在心智上是一個兒童！

不過，這一次，情形有點不同了，曾沙慢慢地站了起來，面肉抽動了幾下，冷冷地道：「不是我不敢正視現實，是你對事實還了解不够！」

羅泰揚了揚眉，曾沙慢慢向他走過來，一直在說着話，道：「你知道有人定期送錢來給她，可是你却不知道，她從來也沒有收過一次，你只知道她是一個歌女，可是你却不知道她曾在瑞士最高貴的女子大專畢業，你也不知道，她根本認不得那個送錢來給她的是什麼人，你更不知道，她爲此感到苦惱！」

曾沙是一面說着，一面向前走來的，當他講完最後一句話時，他陡地又一拳揮出。

這一次，羅泰完全沒有預防，「砰」地一聲，那一拳是如此之沉重，連羅泰也覺得滿天星斗，天旋地轉，身子一幌，疾跌了下去。

羅泰撫着下顎，運動着牙齒，立時站了起來，道：「老朋友，我收回剛才的話，你不再是兒童了！」

曾沙笑了起來，伸過手來，他們緊握着手，互相拍着肩，一起向前走去，當他們來到路上時，他們親熱得完全像是普通的好朋友一樣，一起大聲唱着兒時的歌，只不過在羅泰心中，總有一塊大石壓着。

羅泰在想：曾沙剛才所說的那一切，他的確完全不知道，看來他的調查功夫還不够，而他心中的疑惑也越來越甚，如果眞如曾沙所說的那樣，金三角集團的目的是什麼呢？羅泰堅信一點：這個組織嚴密，堪稱是世界上最獨特，龐大的集團，决不會做沒有目的的事！

在市區，羅泰和曾沙分了手，又約定了見面的時候，在繁盛的，被陽光照射得似乎任何東西都蒙上了一層光和熱的街道上走着，走進了一幢建築物，感到了一陣清凉，而當他在一間辦公室中坐下來的時候，他身上的汗，已經完全消失了。

迎接羅泰的，是一個個子很矮小，但是很結實，膚色相當黑的警官，衣着很普通，除了他臉上那種機警的神色之外，和街上的任何人，幾乎沒有分別。

那警官站在一隻鐵櫃前，拉開抽屜，取出一叠檔案來，轉過身，來到羅泰的面前，道：「這位小姐，我們也注意她很久了！」

羅泰用眼色代替了問號，那警官續道：「她是一個極其神秘的人物。」

羅泰搓着手，越是神秘的人物，他越是有興趣，他也完全知道，想要聽有趣的事，最好是不要插口，所以他並不出聲。

那警官又道：「我們也有她的出生記錄……」

他一面說，一面打開了文件夾，看了一眼，道：「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她在一家私人醫院出世。這家私人醫院的收費，十分高昂，當時登記的產婦，名字是唐太太，嬰兒出世第三天，產婦就走了，留下了一大筆金錢，將孩子交托給醫院寄養，一直到四歲，這位美麗小姐，才離開那家醫院，到了另一家幼稚園，每個月，有人支付巨額的寄養費，小學，中學，全是那樣，她不知自己的身世，可是過着世上最好的生活。」

羅泰皺着眉，接了一句口，道：「聽說她是在瑞士大學受教育的？」

警官點了點頭，道：「是，那家大學的費用，比在這裏住第一流酒店更貴，可是她的經濟來源，一直十分神秘，完全無從查悉。」

羅泰的手在桌上敲着，道：「可是，她現在職業是唱歌，在那一間酒吧中！」

那警官搖了搖頭，道：「不單是在曾沙的酒吧中，她是這裏夜總會爭相聘請的對象，在曾沙那裏，她每天只不過唱三支歌！」

警官說到這裏，望定了羅泰，道：「這樣的一個女孩子，而她眞的又如此美麗，你說，是不是够神秘的？」

羅泰「哼」地一聲，說道：「的確够神秘的，我有一個問題，請問，你剛才說，一直在注意她，那麼，你們懷疑她什麼呢？」

那警官笑了起來，眨着眼，現出一種很佻皮神情來，道：「你一定要知道？」

羅泰笑了起來，攤着手，道：「我認爲警務人員，是不應該有什麼秘密的！」

那警官走前一步，將聲音壓得很低，道：「我們對她的經濟來源，表示懷疑，同時，也懷疑她可能是一個重要人物的私

生女！」

羅泰呆了一呆，道：「什麼人？」

那警官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道：「不知道，很可能他的名字，說了出來，會嚇上一跳，是一個大人物！」

羅泰明白了那警官的意思，他笑了起來，站起身，道：「那你們弄錯了，事情並不那麼輕鬆，比你們懷疑的，要嚴重得多？」

警官「啊」地一聲，睜大了眼睛，羅泰道：「我已知道，一直到現在，還有人定期送大量的錢給她，而這個人最近被人槍殺，他是已和我們有聯絡的一個內綫，是金三角集團中的一個殺手！」

「金三角集團」這個名詞，對於任何警務人員來說，都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尤其是泰國的警官，當你在他的面前，提及「金三角集團」這個名詞的時候，那簡直是一種挑戰，那警官的神情，立時緊張了起來，瞪着眼，望定了羅泰，辦公室中變得沉靜，好一會，警官才道：「既然有了證據，就該將她逮捕！」

羅泰明白警官的激動，他也相信，警官只要多攷慮半分鐘，就會改變他的主意，所以他也不必作解釋，只是道：「我想，我在調查這件事，當然，我需要你們的幫助，不過，暫時……」

羅泰作下一個加强語氣的手勢。「暫時，由我一個人來負責，好不好？」

警官望了羅泰半晌，才道：「你一個人？你自以為自己是什麼人？是小說裏打不死的角色？」

羅泰的聲音很平靜，道：「當然不是，不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綫頭，最多只能用兩隻手指揑着它，而不能十隻手指一起抓上去的，對不對？」

警官笑了起來，道：「很好的譬喻，你說得對！」

羅泰指着那文件夾，道：「我可以借去看看？」

警官道：「可以！」

羅泰拿起了文件夾，離開了辦公室，離開了那幢建築物，路上的陽光，仍然如此燦爛，可是，在羅泰的心中，却籠罩着一重濃霧。

濃霧是由神秘而美麗的美麗造成的，羅泰希望在詳細研究資料之後，可以使心中的那團濃霧消散，可是在酒店的房間中，烟灰盅中堆滿了烟頭，夕陽西沉，他心中的那團濃霧，却越來越濃了。

他詳細地研究了所有的資料，資料不能算不豐富，甚至有美麗自小至大的照片，中學時期的美麗，已經極其動人，她在瑞士時期的照片，看來更是明艷照人，然而，那些資料，却無法解決一個謎——她是誰的女兒？

撐着頭，從玻璃中望出去，看着漫天的紅霞，羅泰想起了那警官的話：美麗可能是一個大人物的私生女！

大人物有私生女，似乎用不着這樣秘密，如果一定要這樣秘密的話，一定有特殊的原因。

羅泰一想到這裏，挺了挺身子，好像有點頭緒了。

他迅速地作了以下幾個假定：

假定A：美麗是一個大人物的私生女，而這個大人物有道理要嚴守秘密。

假定B：這個秘密被金三角集團偵悉了。

假定C：金三角集團，要利用美麗，再進一步，威脅這個不知名的大人物，便利他們的活動！

這三個假定，都是有成立的條件的，可是當羅泰一想到，定期送錢給美麗的人，是金三角集團中的殺手這一點時，他不禁又有點洩氣了。

如果從小到大，在出錢的一直是金三角集團，那麼，他的假定，就完全是不合邏輯的！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房間中只有一閃一閃的烟頭在亮着，外面的街道上，早已着起了燦爛的燈光，羅泰嘆了一聲，他必需再見美麗，沒有別的辦法，儘管曾沙不喜歡，他也必需再見美麗！

羅泰站了起來，足足花了二十分鐘，用來淋浴，那使他一天的煩惱，得到鬆弛，然後，他蒙頭大睡，一直到接近午夜，才醒了過來。

他覺得自己精神抖擻，動作輕快，三十分鐘之後，他已經在一家夜總會的長吧前，手中轉動着酒杯，杯內的冰塊相撞，發出聲響，和美麗的歌聲節拍相符合。

美麗在台上唱歌，羅泰不懂音樂，他不知道美麗唱得是好是壞，但是他可以肯定一點，美麗的台風，控制了所有的觀衆，連他自己在內。

美麗在唱着一首調子很慢的歌，那是敘述一個單身女子的寂寞的，而美麗臉上的神情，也顯示她的心中，眞正感到了這種難以排解的寂寞。

羅泰苦笑了一下，看到了美麗臉上的這種透自心底深處的寂寞的神情，羅泰不禁替曾沙難過。他可以毫不懷疑曾沙對美麗的那種眞誠的痴心，如果站在臨海的懸崖邊上，美麗指着大海，說：「跳下去！」曾沙會毫不猶豫地縱身向下就跳。

但是，美麗究竟對曾沙有多少愛意，羅泰不能不懷疑，很難設想，一個心中有愛意的女孩子，會在神情上，現出如此深切的寂寞來。

美麗的歌聲停了，在如雷的掌聲中，美麗甚至沒有鞠躬致謝，她的神情，仍然是那樣的寂寞，帶着幾分高傲，轉身走進了後台。

羅泰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放下鈔票，也走了出去，他走出了夜總會的邊門，穿過了一條窄而陰暗的巷子，來到了夜總會的停車場中。

他來到一輛深紫色的車子之前，弄開了行李箱側身躱了進去，又蓋上了箱蓋。

他處身在一個完全黑暗的小空間之中，在那樣的小空間之中，可以使人好好想一想，可是羅泰却發覺他什麼也不能想，儘管黑暗之中，美麗那種寂寞的神情，却老是虛無縹緲地浮了上來。

羅泰聽着外面的一切聲響，有脚步聲傳來，有汽車駛進駛出的聲響，終於，他等待的聲音來了，脚步聲在他藏身的車邊停下。

他先聽到美麗的聲音，聲音那樣冰冷，絕不能在這一種冰冷的聲音之中，找到任何感情。

美麗在說：「我眞忍受够了，你別每天再等在休息室裏好不好？」

接着，是曾沙充滿了委屈的聲音，道：「美麗，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料門被打開，又被關上的聲音，車身畧為震動了一下，接着，是美麗的聲音：「我認得回家的路，也知道駕車，謝謝你，不必了！」

車子發動，羅泰將行李箱蓋頂開一點，向外看去，他看到在停車場黯淡的燈光下，曾沙站着，羅泰看不清他的神情，可是看到他站着的那種樣子，就完全像是一個弄壞了大人心愛的古董的孩子一樣，那樣無依，那樣不知所措。車子駛下斜路，看不見曾沙了。

羅泰又嘆了一聲，車子駛得十分快，駛上了街道，羅泰立時發覺，車子並不是在向回家的途中行駛，羅泰熟悉這個城市的每一條街道，車子是在向相反的方向駛着。

羅泰的心劇烈地跳了起來，那是他意料之外的事，他原來的目的，是在美麗回到家門口，下車的時候，突然出現，逼問她一些問題，人在這種突如其來，毫無預防的情形下，是比較容易說出眞話來的。

可是現在，美麗並不是在回家的路途上！

羅泰看了看手表，暗綠色的指針，表示已經是凌晨兩時了，美麗不可能再有表演，那麼，她是到甚麼地方去呢？這次行動，可能有意料不到的收穫了。

車子向前駛着，越駛越快，那不像是一個女孩子在駕車，除非這女孩子心中有甚麼重大的憤懣要藉此來渲洩，車子快得羅泰無法從行李箱蓋的縫中，認出經過的街道來，但是當車身一下震動，陡地停下來之際，羅泰立時認出那是甚麼地方來。

在月色下，他看到了金光閃耀的尖頂，那是廟，而且，羅泰也立即知道那是甚麼廟，那是他童年時最好的遊玩場所，他會在廟角的陰暗處，坐上好幾個小時，望着稀奇古怪的雕刻，作種種冥想。

這裏，在白天，是遊人極多的地方，但現在，却靜得出奇，美麗在這個時候，到這裏來幹甚麼？

他聽到車門打開又關上的聲音，聽到美麗的脚步聲，漸漸遠去，他將行李箱蓋頂得更高，探頭出去，看見美麗經過了一叢濃密的樹，走進了大殿之中。

羅泰也離開了車子，他的行動，簡直像一頭貓，一點聲音也沒有。

古廟的大殿中，又暗又靜。

這樣精緻的建築，當年眞不知是如何建造起來的，只怕不是由於人對宗教的熱忱，就絕無法出現這樣的建築。就算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處身在這樣的古廟的大殿之中，也可以感覺到莊嚴，神秘的氣氛。

在黑暗中看來，各種各樣的神像，都像是有一種神秘的，使人懾服的力量。

美麗走進了大殿之後，畧停了一停，繼續向前走去，在她的對面，大約十多碼處，一條黑影，自一尊巨大的神像之後，閃了出來。

一看到有人，美麗立時站定，那人停了一停，漸漸向前走來，等到美麗可以看清他的臉面之際，他離美麗，已經只有五六呎了。

那人的臉很瘦削，在左頰上，有一個可怕的疤痕，很難想像，是甚麼樣的情形之下造成的，但是上過戰場的人都可以一看就知道，那是一顆步槍子彈穿過面頰的結果。

在黑暗中看來，美麗的臉色很蒼白，那人先勉强笑了一下，他在笑着的時候，神情更陰森可怖，要是他維持着那樣的笑臉，而又完全站着不動的話，那麼，他的樣子，看來就十足是神廟之中，邪神的塑像。美麗在對方那樣可怖的笑容之下，畧為震動了一下，她那臉上，有駭然的神色，但是也有着一股倔强的神態。這種神態，使得在大殿之外，躱在陰暗角落中，向內窺伺的羅泰，心中喝了一聲采。

羅泰這時候，還完全不知道美麗為甚麼要到這裏來，可是有一點他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美麗和這個神情可怖的人，還是第一次見面。

一個女孩子，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和這樣可怖的一個人見面，而仍然維持着倔强的神情，旁人的感想如何，不得而知，但是羅泰却十分欣賞。

那神情陰森的人先開口，在大殿之中，他的聲音，聽來有着空洞的回聲，他講的話很簡單，道：「我姓章。」

美麗仍然沒有出聲，她的呼吸看來有點急促，但是可以肯定，那是因為她心中的怒意，而不是因為緊張。

姓章的人伸手入懷，取出了一隻相當大的牛皮紙信封來，又道：「美麗小姐，這是一筆相當數目的錢，希望你收下，如果你要錢的話，只管向我說，不論你要多少，都可以辦得到！」

在大殿外窺伺的羅泰，心頭怦怦地跳了起來。

這姓章的送錢給美麗，那情形，應該和那個金三角集團的殺手，送錢給美麗是一樣的。

根據曾沙說，美麗每一次都拒絕收入送來的錢，而且她根本不知道送錢來的是甚麼人！

作為一個警務人員，曾沙所講的一切，簡直是不可相信的。然而作為曾沙的老朋友，他却相信曾沙的話，現在，事實究竟如何，快可以揭曉了。

他看到美麗垂着眼，看那人手中的牛皮紙袋，長睫毛在閃動着，然後，她又抬起眼來，聲音很低，很緩慢，道：「以前送錢來的那個人呢？」

姓章的口角掀動了一下，道：「在一次小小的意外之中，死了。」

羅泰幾乎忍不住要大叫起來，「一次小小的意外」？一點不小，那是一次駭人聽聞的謀殺！

當然，羅泰並沒有叫出聲來，美麗望着那姓章的，幾乎是一字一頓地道：「你們究竟是甚麼人？為甚麼不斷給我錢，為甚麼？」

美麗在開始說話的時候，聲音很低，很緩慢，但是說到後來，却越來越快，聲音也越來越高，最後那「為甚麼」三字，簡直是尖叫出來的，引得大殿之中，響起了一陣「嗡嗡」的回聲。

那姓章的雙眉皺着，在他的臉上，現出一股極其兇惡的神情來，他的聲音冰冷，道：「小姐，你用不着大聲叫嚷，有人送錢你，總不會是壞事！」

姓章的將牛皮紙袋遞向美麗，美麗一伸手，接了過來，但幾乎是立即地，她又將牛皮紙袋，用力拋向對方的臉，姓章的是一個反應極敏捷的人，羅泰完全可以肯定這一點，因爲他立時閃了開去，可是美麗的動作，實在太突然了，以致那牛皮紙袋，還是在他的臉龐碰了一下，才落在地上。

利那之間，姓章的陰森神情，陡地加深，頰上的傷痕四周的肌肉，一陣抽動，手也疾揚了起來。當他的手揚起之際，羅泰看到了十分奇特的情形，他的手，中指和食指直伸着，一般來說，很少人揚起手來的時候，是有這種手勢的，而更奇怪的是，直伸着的兩根手指上，都套着皮套子，漆黑的皮套子！

美麗也畧呆了一呆，但是她立時又高聲叫了起來，道：「我不要你們的錢，我只要知道，你們是甚麼人，爲甚麼要給錢我？」

那一利間，羅泰也在竭力轉着念頭，這種情形，看在一個普通人的眼中，是毫無疑問，可能立即作出判斷來了，但是羅泰是受過嚴格訓練的警務人員，他不能憑直覺來判斷一件事，而要憑縝密的思考！

眼前的情形，只有兩個可能，一個是美麗所說的，全是眞話，天下眞有這樣的奇事，有人白白送大量錢給他人，而受欵者完全不知道送錢來的是甚麼人。

第二個可能是：在做戲。美麗已經知道有人在跟踪她，她爲了要表示自己的清白，所以特地做這一場戲，好讓跟踪的人看看！

美麗的神情很激動，看那姓章的才揚起手來的情形，像要對美麗不利，但是他還是立即垂下手來，轉過身，拾起那牛皮紙袋來。

他看來已準備離去了，不過他還是道：「小姐，我還會來找你，你不要，是你的事，但是我還是不斷要送錢來給你，或終有一天，你會用得着的！」

美麗喘着氣，看來，她是想在那人口中套取到甚麼，她道：「你留一個通訊地址給我！」

那姓章的「桀桀」笑了起來，道：「小姐，我會來找你，不是你來找我！」

美麗恨恨地頓着足，道：「不要你們再來騷擾我！」

那姓章的冷冷地道：「別以爲我喜歡見你，是有人要我這樣做的！」

美麗疾聲道：「甚麼人？」

那姓章的却不出聲，只是陰森地笑着，美麗又追問了一句，姓章的突然伸手，抓住了美麗的手腕，眼中射出了一股兇燄來，道：「別問那麼多，小姐！」

羅泰覺得，現在是他應該下決定的時候了！

在那短短的時間中，他已將那兩個可能，翻來覆去，想了很多遍，現在他決定了，他的決定是：美麗是淸白的，當他作出這個決定之際，給姓章抓住手腕的美麗巳尖聲叫了起來。

在美麗的叫聲之中，羅泰大踏步走了進來，疾聲道：「放開這位小姐的手！」

那姓章的和美麗神情，是如此之驚訝，在那一利間，使羅泰覺得自己的判斷並沒有錯。姓章的也立時放了手，美麗退開一邊，姓章的在那利的反應，令得羅泰十分吃驚，他陡地後退了一步，立時身子微彎，眼中閃着光芒，盯緊了羅泰，神情完全像是一頭受驚的貓——如果眞有神態如此的貓的話。

羅泰立時可以肯定，那是一個眞正的犯罪份子，他不知犯過多少罪了，所以才會在一見到陌生人之際，全身的肌肉，都自然而然地發出警告，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內，作出和陌生人搏鬥的準備。

羅泰的神情很輕鬆，也聳了聳肩，道：「眞奇怪，現在還會有送錢給人沒人要的事！」

那姓章的慢慢直起了身子，放好了牛皮紙袋，又向後退了幾步，然後，疾轉過身，向前奔去。

羅泰早就看出他要走，他才轉過身，羅泰已疾聲喝道：「別走！」

羅泰一面叫，一面向前疾衝而出，奔出了幾步，就着向前奔出之勢，一躍而起，向前撲了出去，他是算準了，這一撲，可以撲中對方的。

可是他却沒有料到，對手的身手，是如此之高，他才一撲近對方，姓章的已疾轉過身來，伸手向他臉際擊來，當他一掌擊出之際，他的雙指仍然向前伸着，羅泰的雙足還未落地，人還在向前撲着，姓章的雙指，已疾插了過來，羅泰只感到一陣劇痛。

羅泰所感到的那陣劇痛，令得他不由自主，大聲叫了起來，他可以肯定，插向他腹際的，決不是人的手指，而是兩根鐵條，人的手指，決不可能造成這樣的疼痛，使得他的身子在落下來之後，不由自主，彎曲了起來。

而姓章的一插得手，立時後退，羅泰彎着身子，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他滾向姓章的，雙足蹬出，也蹬中了對方的小腹，姓章的剛在後退，身子向後一仰，發出了一陣怪叫聲，也砰地栽倒。

汗自羅泰的額頭上冒出來，他一上來就吃了大虧，但是他決不是那麼容易被擊倒的人，在對方倒地之後，他已經掙扎着站了起來。

剛才那一陣劇烈的痛楚，彷彿已經過去了，他雙手緊握着拳，在對方剛一站起來時，雙拳已經疾擊了出去。

可是他遇到眞正的對手了！

姓章的拳頭，比他想像中的更硬，出手似乎也比他更快，迅速地七八拳互擊，羅泰同向退了兩步，然後，在對方的怪叫聲中，羅泰整個人都凝住了！

他看到對方，拉下了左手伸直的手指上套着的皮套，在黑暗之中，他看到了只有質地最純的精鋼才有的那種靑藍色的光芒！

那果然不是兩根手指，而是兩柄和手指一樣長短，兩面鋒刃，鋒利無比利刀！

那人的手指呢？羅泰看不到對方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而那兩柄刀，簡直是完全長在原來應該長出手指來的地方的。沒有

人會生下來就有兩柄手指一樣的刀在手上的，那自然是植上去的。

而一看到了那兩柄刀，羅泰也明白自己在受訓時間，爲甚麼在考記憶力的時候，也老是不合格了，因爲他儲存記憶的本能實在太差了，他不應該看到了那兩柄刀，才想起這是誰來的，如果是一個第一流的警務人員，應該在看到兩根直伸的手指時，就知道他是甚麼人，至少，在腹際受到了如此劇烈的攻擊之際，無論如何，都應該知道他是甚麼人了！

這時才想起他是甚麼人來，實在太遲了，眞的是太遲了，遲到了沒有再想如何對付這個人的時間，閃着藍殷殷光彩的兩柄刀，已經直插向他的雙眼！

羅泰一側身，對方的手向下一沉，兩柄利刀，已劃過了他的肩頭，利刀似乎完全沒有任何阻擋，就像是燒熱的刀子切割牛油一樣。

也許是那兩柄刀，實在太鋒利了，所以羅泰在那一利間，也完全沒有感到任何疼痛，他只是急速地向後退着，在他後退之際，鮮血自他的肩頭傷口滴下來，落在地上。神像看來更猙獰，因爲它看到了祭血。

在羅泰後退之際，姓章的也突然轉過身，向外急奔而出，急驟的脚步聲，迅速傳遠。

羅泰一直退到了一根柱前，才站定了身子，姓章的走了，可是羅泰仍然感到雙腿發軟。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心中是多麼害怕，是多麼高興對方自己離去。旁人是不知道，如果這樣的情形，出現在銀幕上，也沒有一個演員可以表達這時羅泰心中的恐懼，在人家看來，羅泰還是英勇莫名的。或許，所有看來英勇的人，心中都在感到害怕，只不過一個人內心的恐懼，絕不是他人所能覺察的而已。

羅泰喘着氣，手按在肩上，這時，才感到疼痛，他甚至感到自己的頭頸，有點僵硬，他轉過頭，向美麗看去，美麗一直站在那裏不動，直到他望過去，她才道：「你是警探！」

羅泰沒有任何表示，他不奇怪美麗怎麼會知道他這身份，因爲這不成問題，自然是曾沙講給她聽的。

美麗畧頓了一頓，柔聲道：「你受傷了！」

羅泰苦笑一下，道：「我是自己找的，看來讓你單獨和他相處，你還安全得多呢！」

美麗垂下了眼，又抬起眼來，道：「不，我很多謝你，剛才，他抓住我手腕的時候，我直覺到他會殺我！」

羅泰直了直身子，道：「他沒有殺你，是奇跡，他在刺傷了我之後，忽然自己離去，也是奇跡！」

美麗揚了揚眉，道：「你知道，他是誰？」

羅泰點了點頭。

但是等他眞正告訴美麗，姓章的是什麼人時，已經是在美麗的住所中了。

羅泰是第二次來到這個精緻的居住單位了，上次他來的時候造成的破壞，還沒有修復，美麗一面替羅泰紮着手臂上部的傷口，羅泰低聲道：「請接受我道歉！」

美麗現出了一個不在乎的神情，後退了一步，望着她裹紮好的紗布，神情像是在欣賞一件剛成的藝術品。

羅泰繼續道：「以前，送錢來給你的人，是一個勢力極龐大的犯罪集團的殺手，和警方有聯絡，可能就是因爲這個緣故，被謀殺了！」

美麗坐了下來，說道：「所以你懷疑我？」

想起上次的鹵莽舉動，羅泰不禁嘆了一聲。美麗苦澀地笑了一下，她臉上又現出了使羅泰感到驚訝的那種寂寞的神情。她的聲音很傷感，道：「事實上，不但人家懷疑，我自己也在懷疑我自己，懷疑我是從那裏來的，懷疑我究竟是什麼人！」

她順手拿起了一面鏡子來，照着自己，神情很正經，道：「你看我像是外太空來的！或者是有一雙夫婦，從外太空來到地球，又回去了，又將我留在地球上？」

羅泰感到一陣莫名的難過，正由於美麗在說這些的時候，是如此之正經，可知道她是眞正這樣在想的，這實在是很令人難過的事。

美麗嘆了一聲，放下鏡子來，道：「這一次，這個人，又是什麼人？」

羅泰先想了一想，才道：「很難向你解釋，在警務人員的心目中，全世界，大約有二十個人，是最可怕的罪犯，他們在各地警局中的檔案，加起來可能比他們的眞人還高，可是他們的底細，却一直沒有人知道！」

美麗呆了片刻，道：「這姓章的，是其中之一？」

羅泰點了點頭，道：「是，而且不幸得很，他在這些危險人物之中，還是名列前茅的！」

美麗的神情，突然變得緊張起來，道：「你們對他，眞的所知不多？」她頓了一頓，才又道：「這對我十分重要，因爲在他的身上，我可以知道自己是誰！」

羅泰望着美麗，美麗又道：「在我懂事起，就一直有人照顧着我，給我最好的生活享受，應有盡有，在我十歲那年，我有超過一百個洋娃娃，我十六歲那年，有四輛名牌跑車，我在瑞士，有一所巨大的別墅，可是，所有照顧的人，全是爲人委托的，我要知道這個委托人是什麼人！」

羅泰立時道：「你以爲他會是你的什麼人？」

美麗苦笑了起來，說道：「不知道，有時候我也想過，可能還是永遠不知道的好！」

羅泰沒有再問下去，他燃着了一支烟，道：「這個人有許多姓名，不過章可能是眞正的姓，我們所知的是，他是一個軍官，極其饒勇善戰，有過許多戰績，不幸他失敗了，要打勝仗，單憑一個勇敢的軍官是不夠的，一個失敗了的勇敢的軍官，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於是他成了最可怕的殺手，幹任何事。」

美麗用心聽着，羅泰抹了抹額上的汗，天氣有點悶熱，可能要下大雨了！

眞的下大雨了，風和雨一起來，美麗走到窗前，將窗關上，又拉上了窗帘。

羅泰和美麗來的時候沒有注意到，這

時美麗關窗子的時候，也沒有注意到，就在這幢屋子之外的灌木叢中，直挺挺地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已經站了很久，一直沒有動過，他看着美麗和羅泰一起走進屋子去，糟糕的是他並未曾看到羅泰受了傷，只是看到羅泰和美麗，親密地靠在一起走進去。

大雨沙沙地打在樹葉上，打在路上，也打在他的身子，站在灌木叢中的是曾沙，雨水將他的毛髮淋下來，覆在前額，使他那張醜臉，增加了幾分滑稽感，看來像是一個小丑！

他看到美麗關上了窗，拉上了窗帘，隔着雨絲，美麗的身裁，看來有點模糊，但也出奇地美，曾沙緩緩轉過身，慢慢踱了開去，樹枝擦過他的臉，他像是完全沒有知覺一樣，他的雙手緊緊握着拳，突出的指節骨，發出格格的聲響，他走得很慢，看來完全像是一頭受了傷的野獸。

羅泰完全不知道這些，她是第二天一早走的，他在屏風外的地氈上，睡了一夜，那一夜，他當然睡得不安，傷口很痛，而他心中要想的事更多，他幾乎是等着天亮的，在他離去之前，他站在美麗的床前，她睡得很甜。

羅泰沒有吵醒美麗，悄悄離去。

美麗真的睡得很甜，雖然她也是到天快亮時才睡着的，她自然更不知道昨天晚上曾發生過一點什麼事，和什麼事將會發生。

昨天晚上，當她和羅泰一起回來時，在離那座神廟，約有十五哩，一處臨河的大建築物之中，那姓章的，在一間擺滿柚木雕刻的房間中，來回踱着。

那間房間的佈置，十分奇特，除了大塊柚木雕成的東西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如果一定要坐的話，那就只好坐在柚木大象的背上。

姓章的並沒有坐，而且他的神情很不耐煩，他像是在等着什麼人。他要等的人終於來了，門推開，首先看到的，是推開門的一隻粗大的手，那麼粗大，強有力的一隻手，和這隻手上所戴的一隻巨大的金剛鑽戒指，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

接着，整個人出現了，那是一個身形極高大的中年人，在東方人而言，這樣高大的身形是罕見的，他不但高大，而且挺得筆直，只有職業軍人，才經常維持如此的挺直。那中年人的頭髮已經灰白了，可是神情極其威嚴，他才一在門口出現，姓章的便不由自主，併弄了腳跟，叫出了一個已經很久沒有戰爭時，人們聽來會覺得很奇怪的稱呼：師長！

這稱呼，在被聽到的人來說，好像有一點嘲弄的意味在內，是以那中年人揮了揮手，現出了一絲苦澀的神情來，道：「情形怎麼樣？」

姓章的仍然筆挺地站着，道：「任務沒完成！」

中年人揚起眉來，在他揚起眉來之際，他的雙眼，極之有神，他臉上的皺紋十分多，似乎每一條皺紋上，都記錄着他經過的各種各樣的生活，他嘆了一聲，走前幾步，坐了下來，又指了一指身邊的一張椅子，姓章的也坐了下來，中年人嘆了一聲，道：「她還是不要？」

姓章的情神有點激動，但是在那中年人面前，他還是維持着一種好像是與生俱來的恭敬，他欠了欠身子，道：「是，她不要！她——還帶一個人來——」

中年人似乎有點心不在焉，隨口道：「那個開酒吧的拳王？」

姓章的雖然坐着，但立時又挺直了身子，道：「不是，一個陌生人，憑我的直覺，我知道他是一個密探！」

中年人畧為震動了一下，然後，有點嘲弄的神色，道：「你的直覺？」

姓章的似乎有點不甘心被揶揄，但是他却也沒有不服的神情，他只是強調地道：「是的，我的直覺，師長，你在打仗的時候，不是時時稱讚我的直覺的？有幾次戰役，要不是我早有預感——」

中年人揮着手神態有點厭倦，接下去道：「我們早就全軍覆沒了，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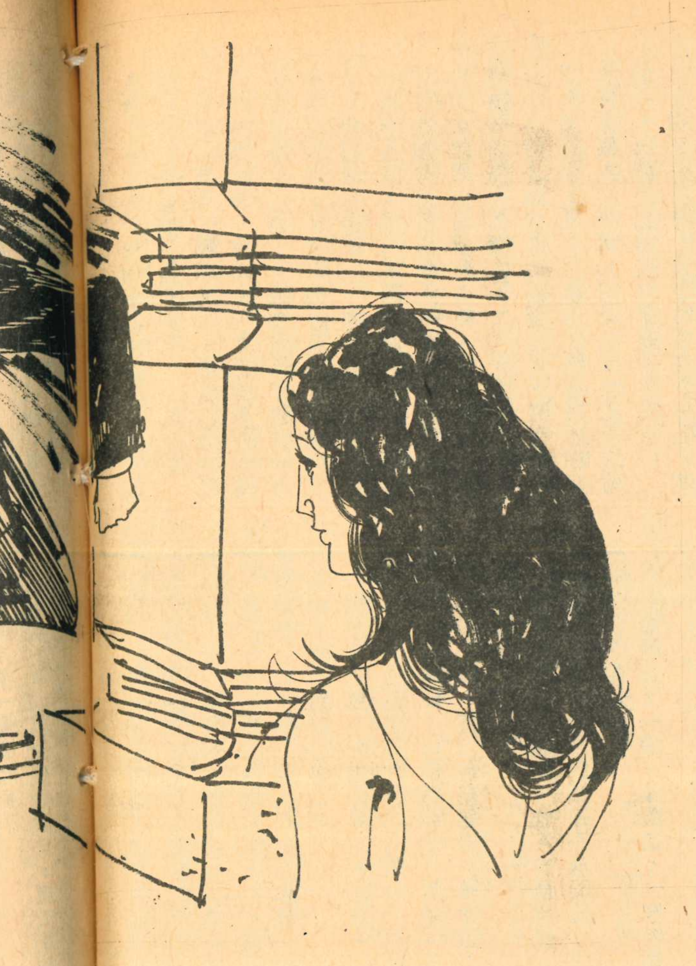
姓章的又挺了挺身子，道：「是！」

中年人苦澀地笑了起來，他的笑聲，聽來甚至是相當可怕的，他道：「是又怎樣，我們一仗又一仗地打，好幾次避免全軍覆沒，可是結果又怎樣，還不是一樣全軍覆沒？結果是一樣的！」

姓章的面肉抽動着，現出很憤慨的神情來，聲音也顯得很僵硬，大聲道：「師長，我們本來還可以打的——」

中年人再揮着手，道：「別提過去的事了，你說的那人，什麼樣子？通知總部的檔案室查一查！」

姓章的答應了一聲，站了起來，又行了一個敬禮，才道：「師長，我看，和這位小姐的聯繫，應該停止了，如果你喜歡她，以你現在的財富——」



羅泰與姓章的激鬥中，終被姓章的手刀揷中肩膊。

姓章的才講到這裏，那中年人已陡地站了起來，當他站起來之際，他臉上所現出來的那股煞氣，看來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只有手握軍符，一聲令下，可以決定上萬人生死的人，才會在臉上有這樣的煞氣。姓章的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兩步，中年人已大聲喝道：「你想說什麼，別停口，說下去！」

姓章的囁嚅着道：「我……我……」

中年人厲聲喝道：「說下去！」

姓章的陡地挺了挺胸，鼓起了勇氣，道：「師長，我是說，現在我們有的是錢，那女孩子反正是一個歌女，你喜歡怎樣，她還有不依的？所以——」

這一次，姓章的自動住了口，因為他看到，他越是向下說，「師長」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到最後，簡直已成了鐵青色，那使他知道，他實在不能再說下去了，他吃驚地張大了口。

那中年人伸手按在桌子上，緩緩地，像是身子僵硬地一樣，半轉過身去。

從他按在桌上的那雙手，青色的，粗大的血管，在隱隱跳動上，可以看出那中年人是正在盛怒之中，姓章的筆挺地站着，心中有着說不出來的後悔。

他對眼前的這個中年人，不但是崇敬，簡直有着崇拜的心情。他一當兵，那中年人就是他的連長，在他一聽到炮火聲就忍不住戰慄的時候，那中年人就會帶着隊伍，冒着如雨的槍彈衝鋒。

那中年人所帶的隊伍是鐵軍，大大小小不知打了多少仗，等到姓章的自己成為營長時，那中年人已經是師長了，全師的人都將他們的馬師長奉為天神，中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一提起馬師長來，即使明知馬師長不在，也會肅然起敬，出於真正內心的崇敬。也只有一個軍人，才知道馬師長是如何勇敢，是如何全身每一根神經，都充滿了軍人的氣息。

姓章的望着中年人的背影，心中不禁有點傷感起來，是又怎麼樣呢？馬師長是一個可以打任何仗的軍人，但是一樣失敗了，敗兵像排山倒海地一樣向後退，那時候，就算有十個馬師長，也無能為力了。

然後，經過他連想也不敢想的過程，馬師長不再是馬師長了，成了一個身份特殊，表面上是出入口生意的大商家馬天軍，而他，全師最英勇的軍官，特務營長章強，也成了生意人，不過，「師長」這個稱呼，他是不會放棄，他要一直叫下去。

對於馬師長的一切行動，章強從來也不去想，因為馬師長總是對的。如果不是馬師長，那次炮彈如雨的轟擊中，他早已死了，如果不是馬師長，在追兵鋪天蓋地湧過來，敗兵像潮水般後退之際，決不能保存着那麼多人，逃進了原始森林之中，如果不是馬師長，他們這些人，也不能在全是毒蛇猛獸，虫蟻生苗的蠻荒之中，生存下來。

馬師長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有一點，章強却想不通，馬師長為什麼一定要送錢給一個叫美麗的歌女呢？不錯，美麗很動人，而馬師長的頭髮雖然花白了，但還算是在壯年。

然而，馬師長又好像另有目的，那麼，究竟是為了什麼呢？章強望着馬師長，

馬師長一直不說話，過了好久，才聽他用很沉着的聲音說話，那聲音，使章强又回想到在炮聲隆隆中，他傳達作戰命令時的情形。

但這時，馬天軍却並不是在下達進攻的命令，他只是緩緩地，一字一頓地道：「章强，以後，別讓我再聽到你說這樣的話。」

章强的心中很明白，馬師長說以後別讓他再聽到這樣的話，那意思就是眞的，以後別再讓他聽到那樣的話。可是章强心裏的話，却又不能不說。

當他想到他要頂撞馬師長的時候，他的手心和額上，都在冒汗，然而，現在究竟不是在軍隊裏了，章强對馬師長的崇敬，絕無改變之意，然而他却也知道，自己實在是非說不可！

他的語調很急促，道：「可是，師長，這樣下去，密探遲早會在那歌女的身上，找到我們的！」

馬師長喃喃地道：「讓他們來吧，讓他們來吧！」

章强又不由自主，挺直了身子，在那些苦難的日子裏，在敵我情勢，强弱懸殊的日子裏，在孤軍奮戰的日子裏，那是馬師長的口頭禪，讓他們來吧，我們有辦法對付的，章强沒有什麼話可說了，他的脚跟相碰，又發出「拍」的一聲響，轉身走了出去。

馬天軍來到窗前，將百葉簾拉開了少許，外面的陽光很强烈，强烈得人在向外看的時候，要瞇起眼來。

外面是一個很大的花園，草修剪得極整齊，在陽光下看來，就像是一張綉着各種花的，碧綠的大地氈。在草地正中，是一個極大的游泳池，游泳池的四周，噴水池噴出的水柱，在陽光之下，幻出一股奪目的彩虹來，這是一個眞正豪富所住的住宅，馬天軍很難計算自己的財產，他知道，他所能動用的現金，不會比世界上任何富翁少。

在泳池邊，有幾個人躺在遮陽傘下。在他們的身邊，毫無例外地，有着衣着少得幾乎遮不住她們豐滿胴體的女郎，在替他們按摩，或者剝着水菓。

馬天軍望着那四個人，他對這四個人的來歷，背景，已經十分清楚，那個胸前有着濃密胸毛的人，來自意大利。一頭金髮，看來還有點稚氣的，來自美國。那個平頂頭的日本人，年紀已不少了，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軍人，說不定會在戰場上和他交過手。還有一個，神色陰沉，似乎對女人沒有興趣，半裸的女郎挨近他時，他總是毫不客氣地將之推開去，這個人來自越南，是大主顧。

他必需要出去敷衍這四個人了，這種事，馬天軍在開始的時候，眞不是很習慣的，但是現在，他却有自信，可以將他們應付得很好。

他挺着胸，走出了門，經過了一條佈置得極其精緻的走廊，走進了陽光下。

馬天軍一出現在游泳池畔，那些美女，就都站了起來，低着頭，退了開去。

噴水池噴出的水柱，發出嘩嘩的聲響，那四個人也一起直起身來。

來自越南的那個最先開口，馬天軍甚至分不出他的國籍，他的話很尖銳，很不客氣，一開口就道：「馬先生，你還要我們等多久？」

馬天軍冷冷地道：「如果你們堅持要參觀總部，對不起，你們只好一直等下去，絕沒有結果。」

金髮美國人大聲道：「馬先生，你保證可以作長期的，大量的供應，而且供應的品質不變，而且一定要我們斷絕其它的來路！」

馬天軍鎭定地道：「是的，我們要壟斷，不要有別人來和我們爭生意。」

美國人笑了起來，揮着手，手指相扣，發出「得」地一聲，道：「你要出示保證，讓我們去看你們的種植情形，生產情形，我們才能放心！」

馬天軍冷笑了一聲，道：「聯合國方面和國際刑警總部的檔案，可以滿足你們的好奇——」他提高了聲音：「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唯有我這裏，你們才能長期地用最低的價錢得到最好的貨色！」

四個人互望着，日本人最早站起來，向馬天軍指了一指，道：「聽說你們有軍隊的配備，來保護你們的生產？」

馬天軍緊盯日本人，道：「如果環境許可，我的軍隊，可以俘擄日本天皇！」

日本人的神情，有點尷尬，但是他對天皇的尊敬，顯然抵不上他對價錢低，貨色好的長期供應，是以他立時笑了起來，握着馬天軍的手，道：「好，我們交易成功了！」

馬天軍道：「好，每次交易之後，我會告訴你將錢存到瑞士那家銀行去，而我如何交貨！」

他頓了一頓，以下的話，分明是說給其餘三個人聽的，他道：「你決定得很對，先生，因爲你做了一單買賣，雖然你每年可能要付出幾百萬美金，可是你得回來的數字，是付出的三十倍！」

日本人沉聲道：「我也要冒險的！」

馬天軍立時道：「先生，只要是人，都要冒險的！」

歐洲人也不再堅持了，雙手用力握住馬天軍的手，接着，越南來的一面搖着頭，但看來也準備屈服了，美國人聳聳肩，表示無所謂的態度。

馬天軍的神情很嚴肅，看來簡直莊重得有點近乎神聖，從他的神情上，決看不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販，正向其他的毒販，推銷了他的產品，他推銷出去的東西，至少可以使一百萬人，染上毒癖，變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馬天軍不是不知道這一點，當他開始知道他定居下來的地方，是多麼適宜罌粟的生長，而當地土人又早已在小規模地種植罌粟之際，他已知道了，正因爲他知道這一點，他才這樣做。

他並不十分明白自己何以要這樣做，開始的時候，也許並不是爲了錢，也許只爲了解決那一萬多個跟着他，退到了蠻荒來的男女老幼的生活，可是使那許多人不致於餓死，不致於被毒蛇咬死，不致於因爲最普通的疾病，沒有醫藥而死去，但是，錢像水一樣滾過來，尤其當他的產品打開了銷路之後，以前那種窮困的生活，簡直就像是一個噩夢一樣。

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每當他推銷出去了一大批產品之後，他就感到一陣莫名的快意，他不知道何以那麼恨世上的一切人，他是一個失敗的將軍，可是當他一敗塗地之際，他還不應該是全無依靠的，然而在那些可怕的歲月中，他却呼天不應，叫地不聞，所有的人都遺棄了他們，像是他們這一羣，是地球上僅存的人類一樣，沒有人看見他們的淚，也沒有人聽到他們的哭叫。

現在，向全世界所有的人報復，不是很應該麼？馬天軍陡地笑了起來，那來自四個不同地方的大買家，用奇訝的目光看着他，他們都知道一些傳奇性人物馬天軍的資料，但是却可以肯定，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要笑！

直搗黃龍　浴血香閨

仍然是在那個警官的辦公室中，羅泰看着一張一張的幻燈片，一共是五欵，那警官解釋着通過幻燈機放大了的人像，一個是意大利黑社會頭子，一個是日本最大販毒組織的首領，一個來自越南，專在駐越美軍中推銷毒品的積犯，另一個，則是一個看來很年輕的美國人，但是根據資料，這個年輕的美國人，已經掌握了美國東岸的毒品推銷網，勢力還在不斷地擴展。

最後一個，是神態很威嚴的中年人，兩鬢已然花白，可是還可以看得出，他的體格極其强壯，他臉上的皺紋，表示他經歷過許多苦難，而他臉上的那種神情，更表示他還可以再經受任何苦難。

警官的最後解釋是：這個人，叫馬天軍，曾經是一個將軍，他的部隊，在失敗之後，還保存了近兩萬人，退到了金三角地區。

那警官最後道：「這四個人，和馬天軍在曼谷會過面，現在又走了！」

羅泰有點疑惑地道：「證據不足？」

那警官苦笑了起來，道：「不是不足，簡直是一點也沒有，馬天軍有着龐大的事業，完全合法經營，是工商界的重要人物，而且，和政府政要，有着很好的私人友誼！」

那年輕的警官，在說到「私人友誼」，特地加重了語氣，來表示他心中的不滿，羅泰自然明白他那樣說是什麼意思，只是聳了聳肩。

那警官繼續道：「那四個人，也有完全合格的證件，和正當的入境理由，他們一入境，就有人跟踪他們，不過馬天軍這個人——」

羅泰直了直身子，道：「怎麼樣？」

那警官笑了一下，道：「如果不是這四個人住在他的別墅中，我們根本未曾懷疑過他和毒品有關係！」

羅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當然，金三角集團的觸角，能够伸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那自然不是偶然的事，沒有一個極嚴密的組織，是控制不了的！」

警官望着羅泰，道：「你的意思，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羅泰是逐字逐字說出他的意見來的，他道：「一個封建式的軍隊組織，金三角集團就是這樣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沒有新加入的成員，所有的成員，全是首領原來的部下，和原來部下的下一代！這是世界上最嚴密的組織！」

警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道：「我們還用遠距離攝影機，攝到了一個人，不過不很清楚。」

警官說着，又再按了一下幻燈機的掣，牆上現出了一個人，羅泰陡地站起來。

那幅照片，是攝影拙劣之極的作品，被攝影的那人，在整幅的玻璃門之後，玻璃上的反光，使那人的樣子，完全看不清楚，可是那人的手，却可以看得清楚，那是一隻奇特的手，食指和中指直伸着。

羅泰就是爲了那隻手，而陡地站起來的，他決無法忘記他在神廟中，遇到那個姓章的，而姓章的在和他動手之際，拉下了皮套，現出了代替他手指的那兩柄利刀的情形！

羅泰沉聲道：「是他！」

警官道：「不錯，是他，這樣的一個危險人物，出現在馬天軍的家裏，你不致於認爲他會是去行刺馬天軍的吧！那麼，又是爲了什麼？」

羅泰走向前去，手按在牆上，當他走近去時，那隻雙指伸直的手，恰好影在他胸口，羅泰不由自主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羅泰的聲音，決不能說是鎭定的，他道：「很簡單，他根本是馬天軍的手下，我認爲，馬天軍就算不是金三角集團的最高首腦，也一定是極其重要的人物。」

警官苦笑着，搖着頭，羅泰知道他心中的爲難，拍着那警官的肩頭，道：「你可以不必爲難，暫時還是先讓我來，由我一個人來處理！」

警官有點激動地叫了起來，道：「你一個人絕不能對付一個這樣組織的！」

羅泰搖頭道：「這個組織，可能是無懈可擊的，但是我現在，並不是對付這個組織，我先只對付馬天軍這個人，馬天軍是人，任何人，不論他多麼堅强，總是有弱點的，我想你也同意這一點的吧！」

警官苦笑了一下道：「我羨慕你！」

羅泰攤了攤手，他的工作是極其危險的，居然還能惹起別人的羨慕，這一點，連他也有點不能理解。

那警官又關心地問道：「你準備怎麼開始？」

羅泰道：「我還沒有什麼具體的計劃，但是我會先去找曾沙，他可以幫助我，你不是說馬天軍的表面身份，是一個成功的工商業家麼？我可以循他的表面身份，先去找一找他，還有——」

羅泰講到這裏，停了一停，道：「還有美麗，她究竟和金三角集團，有什麼特殊關係呢？」

那警官苦笑起來道：「祝你成功！」

羅泰的心情也很沉重，怎麼開始，他自己也不知道！

陽光很猛烈，柏油馬路在陽光下，閃得眼睛也睜不大，羅泰瞇着眼，大踏步向前走着。

事情到現在，好像已經有了一點眉目了——事情的眉目，本來就是很清楚的，可是自從他來到了曼谷之後，事情反倒胡塗了，焦點是在美麗的身上。

然而直到現在，美麗和金三角集團，

究竟有着什麼神秘關係，羅泰還是無法估計。

當羅泰大踏步向前走着的時候，他心中在想：自己在美麗的身上，是不是化了太多的心力？如果撇開她完全不理，事情是不是會好一點，譬如說，直接去見馬天軍，直接去揭穿他的眞面目？

羅泰苦笑了起來，多年來的警務工作，使他知道，就算面對面地和馬天軍在一起，也是沒有用的，就算他明知道馬天軍是金三角集團的首腦，他有什麼證據？他沒有任何證據。

羅泰嘆了一聲：他已經轉進了那條酒吧林立的街道，這條街道有一個特點，夜晚看來像白天，但是在白天，看來却有點像夜晚，街上的人，都有一種懶洋洋地，毫不起勁的神情，而且，每個人的臉色，看來全是蒼白的。

羅泰推着酒吧的門，走進去，酒保和幾個老年的吧女，立時用一種很奇異的目光望着他，羅泰直向內走去，在通向內室的門口，才停了一停，大聲的叫道：「曾沙！」

酒保急急走了過來，在羅泰的身後站定，他的聲音有點急促，道：「老闆喝了一夜酒，醉了，他醉了之後，脾氣不好，你——」

羅泰轉過身，伸手在酒保的肩頭，拍了一下，道：「我見過他脾氣最不好的時候，你放心！」

酒保現出了疑惑的神色來，沒有再出聲，羅泰繼續向前走去，那是一條光綫很黯淡的走廊，他一面向前走，一面又叫道：「曾沙！」

一扇門，陡地「砰」一聲，打了開來，猩猩一樣的曾沙，身子搖幌着，走了出來。

當曾沙的身子，不規則的幌動之際，使他看來，更像是一頭猩猩，羅泰畧呆了一呆，曾沙的右拳，抵在牆上，身子站定，抬起頭來。

曾沙的臉，佈滿了汗珠，看來很可怕，他滿是紅絲的雙眼，盯住了羅泰，只說了一個字：「滾！」

羅泰呆了一呆，向前走去，道：「曾沙，是我！」

曾沙陡地大叫了起來：「滾！」隨着那一下叫喚，他已經一拳向羅泰，擊了過來！

那一拳，帶着拳風，粗大的拳頭直伸了過來，着實令得羅泰吃了一驚，因爲他看得出，那是致命的一擊，是曾沙所使出他的最大力的一拳！

然而，羅泰立時也看出，曾沙在打出這一拳的時候，他雙腳並不是緊釘在地上，而是步腳虛浮的，腳步虛浮的拳，就算每一拳，有超過兩百磅的力量，都一樣是虛浮的，羅泰只是身子畧畧一側，伸手在羅沙的手臂上，輕輕撥了一下，曾沙的身子，便立時一個半旋，他打出的那一拳，也改了方向，「蓬」地一聲，擊在一扇門上。

那一拳，究竟還是有着驚人的力量的，一拳擊在門上，「嘩啦」一聲響，門板破裂，曾沙的整個拳頭，連着他的手臂，陷進了門中。

曾沙掙了一掙，未能將拳頭拔出來，突然之間，他放棄了掙扎，「咚」地一聲，額頭重重撞在門上，接着，令羅泰最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曾沙在將前額抵在門上之後，竟然失聲痛哭了起來！

這眞是令羅泰感到手足無措的事，曾沙的哭聲，是如此之難聽，他在哭泣的樣子，又是如此之難看，但是他的確是在哭着。

羅泰從來也未曾見過曾沙哭泣，他連想也想不到曾沙竟然也會哭，他眞是不知所措了。

幸而，曾沙立時抬起頭來，仍然抽噎着，這時羅泰有了講話的機會，道：「曾沙，怎麼啦？」

曾沙用力拉了拳頭來，拳頭又伸到了羅泰的面前，這一次，羅泰只是輕輕接住了他的拳頭，曾沙的拳頭，硬得像鐵一樣，這雙拳頭，在拳台上，不知曾贏過多少采聲，也擊倒過不知多少對手。

然而這時，羅泰却發現，在這對拳頭之後，曾沙心靈，却脆弱得像棉花一樣。

羅泰輕托着他的拳頭，又道：「曾沙，怎麼啦？」

曾沙的面肉抽動了幾下，道：「她——她從來也沒有讓我——這麼晚和她一起進屋子去過，我認識了她已經幾年，而你——認識她不過幾天！」

羅泰怔了一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很曾沙難過，但是他却實在無法幫助曾沙，他知道，只有使曾沙現在就開始絕望，以後才不會更痛苦。

他仍然按着曾沙的拳頭，緩緩地道：「曾沙，你不會有結果的，美麗永遠不會愛你！」

曾沙的拳頭揑得極緊，以致他的指節骨，發出「格格」的聲響來，他面上的肌肉，也在不住地抽緊。

曾沙的咀角向上牽動着，終於自他的口中迸出了極其憤懣的聲音來，叫道：「爲什麼？因爲我醜陋？因爲我是一個粗人？因爲我下流？」

羅泰的聲音很鎭定，道：「或許是因爲這些，或許什麼也不因爲，曾沙，你喜歡一個人，是你的事，絕不能因此叫這個人也喜歡你！」

曾沙的全身抽得更緊，在他臉上所現出的那種深刻的痛苦，眞使羅泰想將他當作小孩子一樣，緊緊地抱住他，曾沙陡地收回拳，轉過身去，他的聲音有點發顫，可是他却盡力使自己的身子，挺得筆直，他道：「我知道，我早知道這一點，我可以忍受一切，可是我不能忍受我的好朋友，他……他……」

羅泰有點無可奈何地笑了起來，他道：「曾沙，當時你爲什麼不上前來叫我一聲？」

曾沙陡地轉回身來，滿是紅絲的眼，盯住了羅泰。羅泰繼續道：「如果你叫我一聲的話，你就會發現我受了傷，而且是死裏逃生！」

曾沙的眼睛睜得很大，他的口同樣也張得很大，好一會，他仍然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而在這一段時間中，羅泰却不斷地說着。

等到羅泰將經過的情形說完，曾沙才自喉間，發出了一陣古怪的聲響來，羅泰扶着他，走進了他的房間中，自壁間拉出一張床，扶着他在床上躺了下來。

羅泰望着曾沙，苦笑道：「本來，我想請你幫忙，但現在看來，你不能做任何事！」

曾沙的身子，像是裝了彈簧一樣，突然彈了起來，叫道：「我能做任何事！」

羅泰笑了起來，曾沙也笑了起來，羅泰順手拿起一瓶酒，對着瓶口，連喝了六七口，道：「那麼，就站起來，將自己弄乾淨些，我們要立即開始工作！」

曾沙又彈直了身子，當他「將自己弄乾淨」了之後，看來神智已經很清醒了。

羅泰再將自己所想的，對他講了一遍，才道：「我們還是從美麗着手，我去做比較細緻的工作，到她曾受托付的幼兒院中去，而你，從她目前生活的範圍中，去查她的熟人，和一切與她有聯系的人！」

曾沙神情嚴肅地點着頭。

羅泰沉聲道：「記得，我們在做的事，看來是輕描淡寫的，但是背後蘊藏着重大的危機，關係着向全世界推銷毒品的一個大黑幫，你要小心！」

羅泰的所謂「細緻的工作」，實在是很乏味的，發了黃的檔案，再被翻出來，是一件人人都討厭的工作，儘管羅泰說盡了好話，可是他所遇到的，一樣是冰冷的臉色，不過，羅泰有一個好處，他既然決定了要從這裏開始，那麼，不論事情多麼乏味，他仍然要繼續下去。醫院中幾乎沒有什麼綫索，幼兒院裏也沒有，只有美麗曾讀過的那家貴族化小學，是教會主辦的，存有相當完善的資料，美麗在這家小學，過了六年。

在這六年中，每年都有巨額的金錢，供她生活，不但如此，還有更多數目的金錢，以美麗的名義，捐贈給教會。看來，支持美麗生活的，像是一整座金鑛！

檔案中對每一筆錢的數目，都記得很詳盡，而令得羅泰大喜欲狂的是，其中有一張數額十分巨大的支票，或許是因爲金額之巨大了，所以支票有影印本保存了下來，那支票上的簽名，字跡很潦草，完全看不清楚，可是單從筆跡字形的觀點而論，簽名者一定是一個充滿野心，有着極大權勢的人。

看到了這個簽名，羅泰不禁想起那警官的話來，那警官曾說，美麗可能是一個大人物的私生女，這個大人物的名字，講出來會嚇人一跳的。

毫無疑問，那種筆跡簽名的人，不可能是一個小人物，這個簽名，這張支票，應該是最重要的綫索了。

羅泰記下了支票的日期，號碼，又用小型攝影機，攝下了支票的幾個部份和全部，一小時之後，他到了那家銀行，坐在這家銀行的副總裁室中。

當他說明了來意之後，副總裁的神色很難看，道：「十多年前的一張支票，羅先生，這已經是沒有意義的事情了，眞對不起！」

羅泰不等他講出「我們不能給你幫助」，就搶着道：「這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而是極重要的事！」

副總裁冷冷地道：「先生，警方不能强迫我們透露客戶的秘密，而且如你所說，這張支票，是捐贈給教會的，我想不出其間有什麼地方，要驚動警方！」羅泰苦笑一下，他無法和對方詳細解釋，但是他却必需堅持下去，他道：「我一定要知道這個存戶有關的一切，如果你認爲我一個人來沒有用的話，我可以通過更有力的機構來完成這件事。」

也許是羅泰堅決的神情，使得副總裁感到這件事不是可以推掉得過去的，是以他一面皺着眉，一面按下了對講機的掣，對她的女秘書，發出一連串的命令。

聽着副總裁發出那一連串的命令，羅泰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可以有結果了，答案快來了！

女秘書在十分鐘之後，拿着文件夾，走了進來，將文件夾放在桌上，立時也退了出去，副總裁打開文件夾，道：「這個戶口，早結束了。」

羅泰伸出手，道：「讓我看一看！」

副總裁將文件夾推向羅泰，羅泰翻着看文件，他感到極度失望，這個戶口，以一筆巨大的金錢開戶，而開戶的這筆錢，是一張自瑞士銀行的本票。和本票一起到達的，是一個簽字式，就憑這個簽字，可以支欵，而最後一筆欵，也在五年前支付，這個戶口就結束了。

那個簽字式，就是羅泰在支票上看到的那個，本來，羅泰以爲至少可以知道這個戶口名字，就算是化名或者假名都好。

但是他却連這點也得不到，如果說他眞有了什麼結果的話，那麼，唯一的收穫，就是知道了，這筆錢是從瑞士來的，而支持美麗生活的費用的來源，和瑞士的銀行，有着聯系，除此之外，則什麼也沒有了。

而和瑞士銀行有聯系的人，實在太多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漏網的戰犯，各國獨裁者的私囊，以及許多來歷不明的錢，全在那裏，得到安全的保管，要瑞士銀行透露存戶的秘密，比要石頭開口說話還難。

羅泰嘆了一聲，站了起來，說了一聲對不起，離開了這家銀行。

他又到了那警官的辦公室中，先在沙發上躺了下來，等着照片的放大冲洗，半小時候，就有了結果，當時警官，看到了那個放大的簽字時，他的眼中，閃耀着興奮的光芒，連臉都漲紅了。

羅泰連忙跳了來起，他知道，這次眞的有結果了！

警官抬起頭來，用急促的聲調，吐出了三個字來：「馬天軍！」

羅泰直來到桌前，道：「你可以肯定嗎？」

警官道：「可以肯定，這是馬天軍許多簽名式的一個，我們曾經搜集過他的簽名式，作爲研究之用，這個簽名發現的次數相當少，大多數用來簽發支票，作爲慈善的用途！」

警官抬頭看着羅泰，道：「可是那實在沒有任何作用！」

羅泰點頭，表示同意那警官的說法，但是他又道：「在法律上，這個發現，一點用處也沒有，但是在馬天軍心靈的秘密上，我們的這個發現，却是一個極深的陷阱！」

警官望着羅泰，帶着不解的神色，道：「你的意思，是說——」

羅泰揮着手，道：「我是說，馬天軍和這位美麗小姐，有着特殊的關係！」

警官立時道：「那只是一種推測，如果馬天軍是組織的首腦，那也可以說，美麗和這個組織，有特殊的關係，事實上，我們早知道金三角集團，不斷地在供給美麗錢，這不算是新發現。」

羅泰沉聲道：「那不同，這一次，我們有了確切的證據，同時，也間接證明了馬天軍和章強的關係，這樣，在我面對馬天軍的時候，那就可以有很多對付的方法了！」

警官有點吃驚，道：「你準備去見馬天軍？」

羅泰點頭道：「是！」

警官做着手勢，道：「羅泰，我提醒你一點，馬天軍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和各方面的交情都十分好，如果你的行動稍為魯莽一點的話，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你接到限時離開曼谷的通知！到時，執行你離境的人可能就是我，我實在不願意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羅泰點着頭，道：「我知道，我會小心的，我只不過想查探事實的眞相，不想惹事！」

警官望着羅泰，道：「什麼眞相？你想阻止金三角集團的販毒行爲，還是想弄明白美麗的身世？」

羅泰偏頭過去，避過了警官的目光，這個問題，連他自己也答不上來，他現在，究竟是爲了什麼在忙碌着呢？是爲了公事？要弄明白美麗的身世，也可以說，是爲了私事，但是，眞的完全是爲公事麼？

羅泰有點神情迷惘地笑了起來，轉過身，慢慢向外走去，一直來到了那幢現代化大廈的門口，他仍然帶着迷惘的神情，因爲他心中對這個問題，還是沒有答案。

要見馬天軍，比羅泰想像之中，困難得多，就算要見一個國家元首，也不過如此了，在總秘書處中，羅泰足足等了大半小時，看着秘書處的工作人員，和各方面聯絡，羅泰的要求是，立即見馬天軍，可是他得到的答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要見馬董事長，你得留下姓名、來歷、地址、聯絡電話、請見原因，等候通知。羅泰辦妥了這些手續，填了一張詳細的表格，又等了二十分鐘，才有了結果。結果是：七天之後，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到三十分，馬董事長，可以接見他十分鐘。羅泰沒有說什麼，道了謝，離開了那龐大的機構，他之所以不提任何抗議，是因爲他的心中，另有打算。

羅泰又和曾沙會面的時候，曾沙一臉疲倦的神色，天色也黑了下來。曾沙一點結果也沒有，羅泰將自己的努力講給他聽，也將求見馬天軍的經過講了一遍，曾沙「哼」地一聲，道：「有那麼多囉嗦，我們到他的家去，馬上就可以見到他！」

羅泰笑了起來，這正是他心中早已定下的主意，他伸了一個懶腰，道：「我要請你幫我，引開一些守衞，好讓我闖進去呀。」

曾沙雙拳互擊着，道：「那算是什麼，小事一件！」

羅泰望着曾沙，心中忽然有點後悔，後悔自己不該將曾沙拉進這樣一件危險的事情中來。他呆了片刻，才道：「曾沙，小心一個姓章的人，他的兩根手指，是兩柄鋒利的小刀，我不想你有什麼意外！」

曾沙的聲音變得很平靜，平靜得使羅泰感到意外，也感到有點心寒，曾沙道：「意外？沒有什麼是意外，我還有什麼意外？」

羅泰握了握曾沙的手臂，道：「我們還可以休息一會，不必那麼早去！」

曾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雙手交叉着，枕在後腦上，躺了下來，在他的房間中，也隱約可以聽到酒吧中傳來的音樂聲和吵鬧聲，可是曾沙却像什麼也沒聽到，一個翻身，順手取過一瓶烈酒來，又灌進喉嚨去。

羅泰伸手，將酒瓶搶了過來，曾沙莫名其妙地笑了起來，越笑越是大聲，突然之間，他止住了笑聲，道：「你想美麗和馬天軍有什麼關係？」

羅泰的回答很簡單，道：「父女！」

曾沙像是嚇了一跳，立時坐了起來，以一種極奇異的神色，望着羅泰，半晌，才道：「你……憑什麼說得這樣肯定？」

羅泰道：「很簡單，因爲我想不出還有什麼關係，可以令得馬天軍一直那樣照顧美麗！」

曾沙叫了起來，道：「你認爲他在照顧美麗？他只知道拿錢出來，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見面，天下那會有這樣的父親？」

羅泰沉聲道：「有的，馬天軍就是這樣的父親，不管你怎麼想，我認爲，如果美麗是馬天軍的女兒，而馬天軍又這樣處理父女之間的關係，那證明馬天軍的內心，有着極度的內疚感，這可能是他致命的弱點！」

曾沙一臉不明白的神情，是的，要曾沙了解羅泰的話，那眞不是容易的事，而羅泰也顯然不願意再多說下去了！

× × ×

馬天軍坐在舒適的安樂椅上，伸手在臉上按撫着。他感到很疲倦，那是一種由心靈的空虛透出來的，任何休息和享受都無法補救的疲倦。

這種疲倦，的確是由於心中的極度空虛所造成的，每當馬天軍有這樣感覺之際，他總是閉上眼睛，回想着過去的情形。照說，戰場上生死俄頃的經過，在他的記憶之中，應該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但是在他的回憶之中，大多數經歷，都十分模糊，或許，那是由於當時他的神經根本是麻木的緣故，在槍林彈雨中衝鋒，當炮彈帶着尖銳的呼嘯聲落下時，立即臥倒，那幾乎已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了。本能的反應是不會留下太多記憶的。

每當馬天軍想回憶一下過去情形之際，他所想到的，反而是他很不願想的事。

他手撫着臉，在醫院的走廊上來回踱着步，嬰兒的啼叫聲自醫院的四面八方傳來。馬天軍聽過上萬人在絕望時間的號哭，他從來只以爲哭泣代表死亡的接近，從來也未曾想到過，哭也代表着生命誕生。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當馬天軍一看到由護士手中抱着，面上的皮又紅又皺的那個小女嬰，在起勁地哭着那一剎間，他就突然想到了「美麗」這個名字，她應該叫美麗。

其實，沒有一個初出世的嬰孩是美麗的，但是在父母的眼中看來，每一個初出生的嬰孩，都是美麗的，這個小女嬰，就一直叫着美麗，直到現在。

馬天軍也清楚地記得，他接着看到的，是一張極度蒼白的臉，即使那張臉是如此蒼白，如此憔悴，馬天軍也願意長久與之相對，然而就在美麗出世之後半天，產婦就逝世了。馬天軍幾乎無法回憶他和妻子有過多少時間相處的，他們在烽火連天的歲月中相逢、結婚，他們多麼想有一天平靜日子，只要有一天，就像現在那樣，並排躺着，什麼也不說，只是平平靜靜地躺着。

然而，他們一天這樣的日子都沒有，一直是打仗、撤退，打仗、撤退，從結婚一直到最後永遠分手！

馬天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實在不願再想下去，而那一陣向他走來的脚步聲，也不容得他再想下去了。他睜開眼來，章強站在他的身前，神情很異樣，道：「那傢伙來了！」

馬天軍揚了揚眉，除了揚眉之外，他全身動也沒有動，雖然他在章強的神情上，已經可以看出，事情很不尋常。他只是淡淡地問道：「什麼人來了？」

章強的身子挺得很直，道：「那個人，曾和我動過手的那個！」

馬天軍直了直身子，皺着眉，道：「羅泰！」

章強像是很有感慨地道：「羅泰！」

馬天軍站了起來，羅泰曾到他名義上主持的商業機構去求見，他早已知道了，要是他控制的組織，不是那麼嚴密的話，這個組織絕不能生存到今天，更不能令得全世界的警務人員都束手無策，整個組織就像是一個人體，而馬天軍就是主宰人體一切活動的大腦，他手下的每一個地位微不足道的小職員，全是這個人體的組成細胞，一有活動，大腦就可以知道。

馬天軍只想了極短的時間，就道：「他現在——」

章強立時接上去，道：「他在門外，自己報了姓名，要見師長！」

馬天軍又坐了下來，他的聲音，也由剛才的略爲緊張，而變得聽來十分平淡，他道：「去告訴他，我家居不見客，叫他照秘書的安排時間來見我！」

章強先答應了一聲：是！接着又道：「師長，我說過了，可是他堅持要見你，他說，有重要的事，和美麗小姐有關，要對你陳述！」

馬天軍震動了一下，美麗！

那個紅色面皮起皺的小女嬰，起勁地哭着，爲了生命誕生不知是高興還是悲哀，而哭着的小女嬰！那個學步時搖搖幌幌，發出尖叫聲的小女孩，那個拖着長辮的少女，直到現在，那個風姿綽約的歌星，美麗，那是他生命的一部份，他的女兒！

馬天軍立時感覺到，羅泰和以前他曾應付過的，他需要應付的人完全不同，羅泰與衆不同的一點是，羅泰已找到了他的弱點！

要是敵人已經找到了你的弱點，那麼，最好的對付辦法，就是將這個弱點立時保護起來，不讓敵人有可乘之機，一句話已在馬天軍的喉際打着轉，幾乎要講出來了。

那句話是：「不論是有關什麼人的事，都按照秘書安排的時間來見我！」

可是，弱點畢竟是弱點，要是他這句話能說出口的話，那麼，也不成其爲弱點了，他低嘆了一聲，又伸手在臉上撫按着，道：「好吧，請他進來！」

章強有點奇怪地望着馬天軍，章強的心裏在想：師長從來不是那樣的人，不論什麼事，都是由他來安排的，任何人不能勉強他去做什麼和安排他做什麼。然而，現在，他却要見羅泰了，這究竟是羅泰這個人的力量呢，還是羅泰那句話的力量？

章強一面在想着，一面又答應了一聲「是」，然後，他才沉聲道：「師長，這個人可能是警探！」

馬天軍並不望向章強，道：「他不是可能是警探，他根本就是警探，自從你報告和他動過手之後，我已吩咐搜集他的資料，也知道他遲早會來找我，你不必大驚小怪，我會應付他！」

章強道：「師長，要是他是警探，那我們——」

馬天軍攤開雙手，道：「我們怎麼樣？我們在這裏，有什麼問題？就算在這裏有問題，我們和別人不同，還有地方可以退藏，我們就是從那地方掙扎出來的！」

章強笑了起來，雖然事情有點異常，但是師長還是那麼鎭定，師長就會順利，這是多少年來，深藏在章強心底的信念。

章強向馬天軍行了一個禮，轉身走了出去。

章強一走出去，馬天軍的神色就凝重了起來，他在迅速地轉着念，一個已知道了自己弱點的敵人，是最難應付的敵人，首先得知道，他對自己的弱點，究竟知道了多少！

現在，這是無法估計的，必需面對面才能決定，馬天軍忽然感到有一絲寒意，那是很不祥的預兆，在戰場上多次失敗之前，總有這樣感覺。

然而現在，他是沒有理由會失敗的，他的基礎那麼穩固，組織如此龐大，他應付過各種各樣的警探，有的警探，明明知道他現在做什麼，可是也只好瞪着眼望着他，無可奈何。現在，會有什麼事？

馬天軍的臉上，又浮現出那種充滿自信的笑容來，他那種笑容，來得正是時候，因爲脚步聲自遠而近地傳來，他看到，羅泰進來了！

羅泰是一個人進來的，馬天軍立時發現，羅泰的臉上，也同樣浮着充滿信心的笑容，而且，憑他的經驗，可以知道，這種笑容，是很難假裝的。

馬天軍更知道，章強很善於叫新來的、懷有敵意的人知道他是在險境之中，羅泰在進來之後，見到他之前，一定已很明白這一點，而他的臉上居然還有這樣的笑容，這證明這個人，可能比他想像之中，更難應付。

馬天軍並沒有站起來，他銳利的目光，緊盯着羅泰，他也必需找出羅泰的弱點來，這樣，和羅泰單獨相對，才能勢均力

敵。

然而，馬天軍立即發現，羅泰向前走來的時候，樣子完全像是一頭蓄滿了勁力的豹，他對四周名貴，新奇的陳設，完全不多看一眼，只是看着馬天軍，他的那種眼光好像說：我已經認定目標了，你別想用任何方法，使我轉移目標。

像兩軍對壘，大戰就要開始前，戰場上照例是十分沉靜一樣，羅泰在馬天軍的身前站定，雙方互望着，誰也不出聲，然後，才是馬天軍的聲音，道：「羅先生，請坐，你這樣來見我，不是太過冒昧一點麼？」

羅泰坐了下來，坦然道：「是的，可是，要不是我知道你一定會見我，我也不會來！」

馬天軍嘿嘿地乾笑起來，道：「好，你知道我是軍人出身，我喜歡乾脆，有什麼事，你只管說！」

羅泰的神情，看來也有幾分緊張，但是他的聲音是堅定的，他說道：「馬先生，你不但過去是軍人，現在，由你所掌握的武裝力量，也比普通小國家，强大得多了！」

馬天軍並不感到如何吃驚，一來，因爲羅泰說的是事實，二來，這也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三來，他早已對羅泰有了適當的估計，羅泰是勁敵！

他又乾笑了一聲，道：「這是無法證明的事！」

馬天軍的這個回答是很聰明的，雙重義意的回答。他的回答，可以說是在暗示羅泰，你知道了也沒有用，因爲你找不到任何證據，也可以說，他是在說，自他所掌握的武裝力量，因爲沒有使用的機會，所以，也無法證明是不是比普通的國家更爲强大！

羅泰看來立時領會了馬天軍的意思，他立時笑了起來，道：「還是不要證明的好，再沒有比不明不白的戰爭更令人煩悶的了！」

馬天軍沉下臉來，道：「羅先生，你想見我的目的，不見得是和我來談這些的吧！」

羅泰也立時止住了笑聲，道：「是，我是來問一個問題的──」

羅泰停了一停，在等候馬天軍的反應，可是馬天軍却只是攤了攤手，示意羅泰繼續說下去，羅泰又道：「請問，美麗小姐，和馬先生你，有什麼關係？」

馬天軍笑了起來，他這時笑，倒是自然而然地笑，絕不是强裝出來的，因爲在那一剎那間，他已想到了應付的辦法！

羅泰是勁敵，應付勁敵，和應付普通的敵人不同，馬天軍已然在羅泰講話的語氣和神態上，知道羅泰在問出這個問題之際，心中早已有了答案，那麼，唯一應付的法子，就是照直說！

對方一定想不到會得到直接的答案，那就是說，自己佔了主動。

馬天軍笑了片刻，立時用非常平靜的聲音，道：「這還用問麼？像我這種年紀，不會再對歌女有興趣，美麗是我的女兒，我是他父親！」

羅泰震動了一下，美麗和馬天軍之間的關係，他是早推斷到了的，但是他未曾料到的是，馬天軍竟承認得如此之快，他就是藉着自己知道了這一點「秘密」而來的，但是對方既然直截承認了，他所掌握的，就不成爲秘密，也根本不能成爲武器了！

羅泰有點不知所措，他開始覺得，自己是低估馬天軍了，他可以說是找到了馬天軍的弱點，可是他却絕未曾料到，馬天軍的反擊，來得如此有力！

但是羅泰究竟不是普通人，他表示愕然，只是一剎間的事，他立時笑道：「馬先生，我想這應該是最轟動的新聞了，大富豪和名歌星，竟然是父女！」

馬天軍淡然笑着，道：「羅先生，你可能沒做過新聞工作，新聞工作也要講証據，現在我對你承認這一點，眞等到新聞出來了，我和美麗，都不會承認！」

馬天軍對付羅泰，完全當自己率領軍隊，和另一隊勁旅打仗，而羅泰則在心中，對之比喻爲一場激烈的拳賽，如果爲拳賽而言，他又捱了馬天軍的一拳。

馬天軍帶着笑，望定了羅泰，羅泰有點急促，道：「那麼說來，你不是很狡猾麼？」

這已經是拳術中的下乘了，等於是在無法可施的情形之下，伸指去戳對方的眼睛一樣，完全失了君子的風度，然而馬天軍哈哈笑着，輕描淡寫地反擊了過來：「羅先生，請問，包括你在內，這世界上，誰是誠實的呢？」

羅泰眞的感到狼狽了，他重重揮出一拳：「馬先生，儘管世界上的人都不是誠實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全在販賣毒品，毒害世人的！」

馬天軍的面肉，抽動了一下，他感到對方組成了一支尖兵，向自己的陣地，直插了進來，他神情一樣淡然，道：「羅先生，雖然你的身份特殊，可是口頭上的誹謗，你的上司，一樣救不了你！」

從羅泰的神情看，馬天軍有消滅了對方尖兵的愉快！

羅泰的每一招攻勢，都被對方架了開來，他有點不知如何出拳才好了，馬天軍已經很明顯地暗示，知道了他的身份，他也不必要隱瞞下去了。

羅泰直視着馬天軍，道：「你下手早，我們的兩個綫人，本來可以證明你的行爲的！」

馬天軍勝利地笑了起來，羅泰更感到狼狽，馬天軍雙手在座椅的扶手上拍着，道：「我想，我們的談話，可以到此結束了！」

羅泰有點狼狽地站了起來，憤然道：「看來，你好像覺得很快樂！」

馬天軍仰着頭，道：「當然快樂，我的事業成功，保護自己很有力，想佔便宜的人，又得不到什麼，那我還不值得高興麼？」

羅泰的濃眉打着結，就在這時候，羅泰的神情，看來有點兇惡，而且他的語氣，也是狼狽的，他道：「我看不出一個連自己親生女兒，都不敢承認的人，心中會有什麼快樂，我看這樣的人，心中只應該有內疚和痛苦！」

馬天軍的臉色陡地變了，就像是陣地上的防綫，突然被突如其來的敵人衝破一

樣，他一下子就退到了指揮部的核心，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而在這時候，他絕不能讓敵人知道自己的指揮中心仍然是何等薄弱的！

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但還够鎭定，他冷冷地道：「那只不過是你的想法，羅先生！」

羅泰看得出，自己這一拳，打得對方很重，他在考慮是不是要趁勝追擊，馬天軍可能在刺激下老羞成怒，對他不利，也有可能在刺激下，使他獲得意外的資料，羅泰立時決定繼續出擊，他發出連聲冷笑，道：「是我的想法？馬先生，那麼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是怎樣，同時，想知道原因是什麼，你不是不關心美麗，你一直想使她過最好的生活，可是你却躲在黑暗裏，不敢走出來，結果，美麗所過的，是最悲慘的生活！」

當羅泰的話講到一半之際，馬天軍已然站了起來，雙手緊緊握着拳，額上的青筋也現了出來，在那一剎間，羅泰眞以爲他要揮拳相向，或者是高聲呼叫打手進來了！

可是馬天軍畢竟是老手了，他的神態，在一剎那之間，變得極度鎭定，接近冷酷，他的語調也是冰冷的，道：「羅先生，那是我自己的事，而且，好像和你的任務，也沒有什麼關係，你請便吧！」

羅泰怔了一怔，要是他就這樣走了，他就算白來了！

羅泰非但沒有走的意思，反倒踏前一步，盯住了馬天軍，道：「馬先生，你大概做了一筆大生意，四個來自各地的買家，他們要了你多少貨？」

馬天軍的聲音更冷，昂着頭，道：「有這個必要答覆你這個愚蠢的問題？」

他在說了這句話之後，陡地提高了聲音，道：「走！」

羅泰感到自己無法再等下去了，他轉身，向門口走去，當他背對着馬天軍的時候，他可以聽得馬天軍正在沉重的喘息聲，馬天軍甚至不願意當着他的敵人喘氣！

羅泰倏地轉過身來，笑了笑，道：「這次來拜訪你，總算有不少收穫，至少，我可以向美麗交差了，因爲我已找出了她的父親是誰！」

馬天軍的臉色又陡地變了，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很久還未曾恢復原狀，羅泰發出了勝利者才有的笑聲，他知道，剛才那一拳，才算是眞正中了馬天軍的要害，馬天軍一直瞞隱着這個父女關係，眞正的原因是爲了什麼，羅泰當然不知道，但有一點，羅泰可以肯定的是，馬天軍不願意這關係公開！更不願意讓美麗知道！

而現在，羅泰就掌握了這一點，看來，馬天軍的神色一直沒有恢復原狀，他發出了幾下乾笑聲，道：「揭露人家的隱私，是很下流的事情！」

羅泰「哈哈」笑了起來，道：「正如你所說，馬先生，連你在內，這世界上，有多少人是上流的呢？」

馬天軍坐了下來，手在臉上按撫着，他現出疲倦的神色來，道：「羅先生，我不想美麗知道誰是她的父親！」

羅泰道：「可是美麗却希望知道她的身世！」

馬天軍揮着手，道：「這件事，她遲早會知道的，不過我還要安排，安排到適當的時機再說，而且，不需要警務人員代勞！」

羅泰冷冷地道：「如果她向警務人員求助呢？她至少要知道自己姓什麼！」

馬天軍又霍地站了起來，他的神態，看來又變得威嚴，疾聲道：「別再說了，什麼條件，你才肯不說！」

羅泰停了半晌，才道：「條件可能太苛刻了，不過，也不算是什麼，我要金三角集團，就是你控制的那個組織的全部資料！」

馬天軍陡地笑了起來，他的笑聲是爆炸性的，是突如其來爆發的，連羅泰也爲之愕然！

× × ×

曾沙一直躲在圍牆外路邊的樹叢中，他看到羅泰進去，時間慢慢過去，他越來越着急。接着，他看到一架車疾馳出來，車上是一個臉上帶着傷痕，神情極其陰森可怖的男人，那是一個不論在什麼情形下，見過一眼就不會令人忘記的人，甚至於只要聽人說起過這個人，也一樣不容易忘記，曾沙一看到他，立時就想起了羅泰曾說過的那個危險的人物，殺手！

曾沙雙手緊緊地握着拳，他絕不是一個應變快捷的人，叫他自己出主意，決定自己的行動，也是十分困難的事，他所擅長的，是如何揮拳──如何使自己擊出的拳，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要是羅泰在就好了，曾沙的心中很焦急，他緊握着雙拳之中，手心在冒汗，羅泰進去了那麼久，爲什麼還不出來呢？可是如果羅泰遭遇了什麼危險，爲什麼對方主要的殺手，會突然離去呢？

曾沙無法想得通這些，而章强所駕的車，去勢又十分快，轉眼之間，只看到車子尾燈閃耀的紅光。在那一剎那間，曾沙陡地有了決定，跟着那殺手，看他到什麼地方去！

曾沙迅速地奔出了灌木叢，奔向他的車子，他作了這樣的決定，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樣的決定是不是對，但是他等得實在太久了，他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他又需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駕着車追上去，開始的時候，他根本看不見章强的車子，但漸漸地，當他的車速，令得坐在車上的人，幾乎有飛起來的感覺之際，他又可以看到章强的車子了，然後，他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曾沙的心情很緊張，他寧願應付十場拳賽，也不願意應付一場這樣的追逐，因爲那是全沒把握，全然不知道結果的事！

市區的燈光，漸漸接近，等到車子一先一後進入市區之際，曾沙突然有一個感覺，他不是在追踪前面的車子，更像是自己行駛着。

曾沙在開始有這種感覺之際，還不明白自己何以會有這樣的感覺，但接着，他就明白了！車子正在極其熟悉的街道上行駛着，只要再向前駛去，向左轉，再駛進一條僻靜的小徑，那就是美麗的家！那殺手是駛到美麗那裏去！

曾沙的心，怦怦地跳了起來，他心中在叫着：不！不要到美麗的家去。可是，

車子向左，轉進了一條支路，接着，又駛進了那僻靜的小徑！

× × ×

在馬天軍佈置豪華的私室中，馬天軍和羅泰兩人的「戰爭」仍然在進行着，聽到了羅泰所提出來的條件，馬天軍陡地笑了起來。他的笑聲，聽來是如此之洪亮，像是充塞了房間的每一個空間。

羅泰盡量使自己鎮定，因為在馬天軍的笑聲之中，似乎充滿了殺氣，就像是一堆已經點着了引綫的炸藥一樣，隨時可以爆炸。

馬天軍的笑聲，陡地停止了，接下來，是出奇的靜寂，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馬天軍和羅泰兩個人，似乎全是不需要呼吸的怪物，因為根本聽不到他們兩人所發出的任何聲音。但是在他們兩人而言，他們却各自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雖然在表面上看來，他們兩人都出奇地鎮定，神色都接近冷酷，但事實上，他們的心跳却如此之劇烈！

難堪的靜寂維持了好一會，馬天軍才結束了靜寂，他道：「羅先生，你好大的胃口，你好像一口就想將整個世界全吞下去！」

羅泰略想了一想，才道：「你說錯了，馬先生，我只不過是抓準了你的一個弱點——像你這樣的人，是不能有弱點的，任何弱點，都是致命的！」

馬天軍的面肉，不能控制地跳了起來，跳動得如此之厲害，以致馬天軍要伸手在臉上按撫着，想制止這種跳動，他的聲音提高了，道：「你想錯了，我並不像你想像中那樣在乎這件事！」

羅泰的態度，顯然是他走進這間房間之後，是最輕鬆的了，他道：「我一點也沒有想錯，馬先生，你一直不讓你的女兒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那是為了什麼？」

馬天軍瞪着羅泰，大聲道：「不為什麼！」

羅泰發出了一下冷笑聲，道：「不為什麼？馬先生，是為了你知道自己在犯罪，你在做的勾當，正毒害着上千上萬的人，使他們生活在地獄中，你是魔鬼，魔鬼之王，你不敢讓美麗知道這些！」

羅泰的話，顯然令得馬天軍無法再忍受，或者說，無法再抵抗下去了！

馬天軍發出了一下吼叫聲，陡地向羅泰揮出了一拳，羅泰雖然反應極快，可是他絕未曾想到，一直在顧及自己身份的馬天軍，面色才略略一變就已然揮出了拳。

馬天軍的那一拳，打在羅泰的左頰，在中拳之後的那一剎間，羅泰只感到一下巨大的聲響，眼前立時迸出了無數火花，身子幌了一幌，向後連退了幾步，他不知撞倒了什麼，只聽到一陣聲響。

羅泰跌倒在地上，他又覺出有一點東西，落在他的身上，接着，便是口中湧上了一陣鹹味，然後，才是刺骨的劇痛。羅泰慢慢地站起來，當他開始站起來的時候，那一陣足以令他昏過去的疼痛，在他的體內，漸漸變成了一股爆炸的力量，這股力量，以自他口中發出的一下呼叫聲作為開始，接着，他整個人彈了起來，拳頭也已重重地向前，送了出去，他的拳頭接觸到馬天軍身體的一剎那，他的每一根指節骨，都痛得像是要裂開來一樣，然而，他心中那股快意，却也是難以形容的！

他抹着口角的血，看到馬天軍的身子，陡地向後倒去，撞倒了一張椅子，又撞倒了一張桌子，被撞倒的椅子和桌子，發出巨大的聲響，馬天軍的身子，最後，重重撞在牆上，急速地喘着氣。

羅泰再發出一下吼叫聲，向馬天軍直衝了過去，可是這一次，他並沒有得手，他還未曾揮起拳，馬天軍一腳已經踢中了他，羅泰的身子，也向後倒，直倒撞在房間的另一面牆上。

房門突然打開，四個彪形大漢，一起衝了進來，羅泰的視綫已望向窗口，他已準備逃走了。

可是四個大漢才一出現，馬天軍已陡地叫了起來，道：「出去，全出去！」

一個大漢有點急促地哂着聲，道：「老闆——」

馬天軍直衝向那大漢，雙手疾伸，抓起那大漢胸前的衣服，將那大漢直提了起來，提得雙腳離地，直到這時，羅泰才發現馬天軍的身形，實在比自己想像中還要高大。

馬天軍提着那大漢，雙臂向前一送，推得那漢子，向外直跌出去，還撞倒了另外一個大漢，馬天軍又厲聲吼叫了起來，道：「出去！」

四個大漢的臉嚇得煞白，也許是因為他們從來也未曾見過馬天軍發那麼大的脾氣，也有可能是他們知道馬天軍發怒的後果，所以他們立時退了出去，馬天軍飛起一腳，將門踢上，立時又轉過身來。

馬天軍望定了羅泰，狠狠地道：「一個對一個，總可以算公平了吧！」

羅泰吸了一口氣，道：「不錯，很公平！」

馬天軍穩穩地站着，他的神情，看來比揮出第一拳的時候，鎮定了許多，他甚至向羅泰揮着手，道：「來！別只是靠牆站着！」

羅泰挺了挺身子，慢慢向前走來，馬天軍也緩緩向前走來，兩人一面向前走，一面踢開阻在面前的椅子和茶几。

茶几和椅子被他們踢開，乒乒乓乓地撞在其它的傢俬上，牆上懸着的兩根大象牙，被撞得跌了下來，兩根大象牙還未曾落地，羅泰和馬天軍兩人，便同時發出了一下吼叫聲，一起衝向前，羅泰先揮拳，他又擊中了馬天軍一拳，可是他未能縮回手臂來，手腕已陡地一緊，羅泰發出一下本能的呼叫，右腳立時踢出。

可是，當他踢出一腳之際，抓住羅泰手腕的馬天軍，已陡地轉過身來，羅泰一腳踢空，身子更不穩，馬天軍手臂揮動，左拳在羅泰的腰際，打了一拳，立時就勢一托，大喝一聲，羅泰整個人，「呼」地一聲，直飛了起來，撞向窗口，撞斷了雕刻成美麗圖案的窗帘，撞破了玻璃，向外直飛了出去。

在羅泰身子被拋得向外直飛出去之際，他簡直就如同在騰雲駕霧一樣，他雙手在空中亂抓着，想抓住一件東西，將翻滾的身形止住。

他也的確抓到了一件東西，那是玻璃破裂後的窗框，他的掌心，立時被還殘留

在窗框邊緣的碎玻璃，刺了進去，他全然不覺得痛疼。

不過，他雖然抓住了窗框，那並不能止住他向外跌出的勢子，反倒是「嘩啦」一聲，木製的窗框，被他拉下了一小半來，他人還是向外跌了出去，重重地跌在窗外，石塊鋪成的地台上！

那一跌是如此之重，當羅泰的身子，和地台相接觸的時候，他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極其驚人的呼叫聲來，緊接着，他全身四肢百骸，像是完全要散開來一樣，他甚至無法看清眼前的東西。

要不是馬天軍的那一下大喝聲，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馬天軍，但是現在，他看到了，他看到馬天軍自窗口撲了出來，正自半空之中，向他直壓了下來！在他看來，奇怪得很，馬天軍下壓的勢子，並不是很快，而是很慢，那種奇異的感覺，就像是整片天，滿是烏雲的天，正在向下壓來一樣，馬天軍的神情，是如此之可怖，雙眼像是兩個無底的深洞，張大着在呼叫的口，就像是一座可以埋活人的墓穴，羅泰也叫了起來。

羅泰在那一剎間，知道那是自己生死俄頃的一剎那，必需要為自己生命掙扎。

然而，在重重的一摔之下，他也無法為自己的生命做太多的事，他只是一面大叫着，一面用盡了全身的氣力，向旁滾了一滾，滾開了三尺。

而就在這一剎間，馬天軍整個人，已經撲了下來！

馬天軍撲在剛才羅泰所躺着的地方，可是羅泰却已經滾開了三尺，所以馬天軍撲了一個空，變得他自己，重重地撞在石板地台上。

馬天軍的身子，和地台接觸時所發出的聲響，是令人心悸的，羅泰眼看着馬天軍的臉，因為極度的痛楚而扭曲，他向馬天軍的臉，揮出了一拳，但是那一拳，却一點力道也沒有，就像是未曾擊中馬天軍一樣！

他們兩人，幾乎是肩並肩地躺着，羅泰的一邊臉，貼在清涼的地台上，正由於他的一隻耳朵，緊貼在石板上，所以自四面八方奔過來的腳步聲，在他聽來，也變得格外清楚，羅泰勉力抬起頭來，喘息着，汗水如漿一樣，自他臉上的每一個毛孔之中冒出來，令得他的視綫模糊，叫他看不出究竟有多少人，在向他奔過來。

奔過來的人，在發出各種各樣的呼叫聲，全被一下吆喝聲蓋了過去，那是一下嘶啞的呼喝，馬天軍的呼喝。

馬天軍在叫着：「滾開，全滾開！」

剎那之間，腳步聲停止了，所有的聲響，全停止了，羅泰只聽到喘息聲，他自己的喘息聲，和就在身邊的喘息聲，混雜在一起。

汗水流進了眼中，刺得眼睛很痛，羅泰想揮手抹去臉上的汗，可是他却並沒有那樣做。對平常來說，揮手抹去臉上的汗，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對這時的羅泰來說，那簡直是一種奢侈。他必需保留每一分氣力，用在掙扎上站起來。

馬天軍就在他身邊，即使羅泰的視綫模糊，他也可以看到，馬天軍也在掙扎着要站起身來。誰先站起身，就算並不一定決定這場搏鬥，就是他勝利，但是先站起來的人，至少可以在心理上，有一種勝利的感覺，在勢均力敵的搏鬥之中，這種勝利的感覺，往往可以成為勝利的事實。

羅泰雙手在地上按着，身子一寸一寸地向上揚起，他全身的每一根肌肉，都在劇痛之中，發揮着巨大的力量，要將身子抬起來。

羅泰的身子，終於起來了，先是彎着身，接着，腰慢慢地挺直，他站起來了，雖然口角冒着血，臉上的汗，使他看來像是塗着一種泥漿一樣，但是，他還是站起來了。然而，當他剛來得及抹去臉上的汗，看清眼前的情形時，他首先看到的，就是馬天軍的那一對眼睛，汗水順着馬天軍的濃眉在下流着，乍一看來，好像他的兩道眉，長得出奇，馬天軍也站起來了！

馬天軍可能是和羅泰同時站來的，可能比羅泰早，也可能比羅泰遲，但無論是遲是早，都不會相差半秒鐘，他們兩人，幾乎是面對面地站着，喘着氣，各自可以感到對方口中噴出來的熱氣，噴在自己的臉上，他們對眼地直視着，然後，馬天軍臉上的肉，劇烈地跳動了起來，羅泰的腹際，又中了一拳。

那一拳，令得羅泰陡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馬天軍的身子，向前衝來，咬牙切齒的羅泰，還了兩拳。

接下來，羅泰根本不知道自己擊中了對方多少拳，也無法知道自己中了人家多少拳，他只知道搏鬥，拚命保護自己，攻擊對方，在這樣劇烈的搏鬥之中，一切的勝作，幾乎全是下意識的，出拳，起腳，絲毫也不瀟洒，漂亮，那只是為生存而發出的動作，只能顧及自己的生命，而不能顧及「招式」的好看了。

羅泰在昏過去之前的一剎間，只知道自己是和馬天軍纏在一起，在地上打着滾，要不是他需要緊咬牙關，使體內殘存的最後一分氣力，也發揮出來，他真會像狗一樣，狠狠咬住馬天軍的手！

羅泰是在接連兩下重擊之下，昏了過去的！

觀看這場搏鬥的，至少有二十人。這二十個人，只是站着，誰也沒有動過手，甚至於誰也沒有出過聲，可是他們的身上，一樣被汗濕透了。

他們全是馬天軍的手下，有的追隨馬天軍，已超過二十年，有的根本是馬天軍一手培養出來的，他們每一個人，都經過嚴格的技擊訓練，可是他們從來也未曾看到過，甚至從來也想不到，兩個人的搏鬥，是如此之激烈，可以如此之持久！

他們並不知道羅泰已經昏了過去，他們只看到羅泰和馬天軍纏鬥着，一起跌倒，又一起起身，然後，又一起跌倒，只不過這一次，羅泰和馬天軍一起跌倒之後，隔了足足有一分鐘之久，只看到一個人，緩緩站了起來，站起來的人是馬天軍！

所有的人，在那一剎間，迸發出了一陣歡呼聲，歡呼聲直持續到馬天軍的身子站直，望定了羅泰，馬天軍頭上滴下的汗，大滴大滴地落在地上，羅泰在這時，才緩緩地睜開眼來。

馬天軍喘着氣道：「起來！起來！」

羅泰望着馬天軍模糊的身形，使躺在

地上的羅泰感到，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一個人，是一座山！

羅泰並不是不想站起來，可是當他的手又在地上按着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整個人，就像是一團棉花一樣，所有的氣力，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感到一陣昏眩，眼前一陣發黑，重又昏了過去。

等到羅泰再度有了知覺之際，他首先聽到一陣水聲，接着，他想叫起來，可是眼前陡地一黑，整個人被浸進了水中，然後，又拉了出來。

羅泰在一被拉出水面之際，大聲叫了起來，他看到了噴水池中噴出來的水柱，也看到抓住自己足踝的兩個大漢，更知道自己是被人將上半身浸在池水中，所以才醒了過來的。

他一出聲，那兩個大漢，立時將他拖開了水池，在草地上拖了十幾尺，才將他放了下來。

羅泰抬頭看去，仍然看到馬天軍站着，羅泰用盡了氣力，掙扎着站了起來。馬天軍冷冷地望着他，道：「怎麼樣，是不是還要再動手？」

羅泰抹着臉上的水，喘着氣。

馬天軍「嘿嘿」地笑了起來，道：「現在，你至少知道，我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了！」

羅泰仍然喘着氣，道：「是的，用森林的法規來說，我輸了，不過——我們並不是生活在森林裏！而是生活在現代社會中！」

馬天軍陡地叫了起來，道：「我是生活在森林裏！」

羅泰沉聲道：「你不是！」

馬天軍厲聲道：「我是！我是住在森林裏的，我在森林裏活下來，一直要在森林裏活下去，除了在森林裏活，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全世界都不要我們，誰能了解我們在生活裏的苦楚，你有見過人活活地被成羣螞蟻咬死？你有沒有見過？」

羅泰喘着氣，沒有說什麼。

馬天軍繼續在吼叫着，道：「我見過，我們見過，我們見過自己的同件，戰友，親人，有的被螞蟻咬死，有的因爲飢餓而吞下有毒的菓子，全身青紫腫脹死去，有的因爲找不到最起碼的傷藥，傷口爛到爬着成千蛆虫，終於成爲蛆虫的食物而死去，這全是森林的法規，是不是，我們是在這種環境中掙扎過來的，你叫我們該怎麼樣，拋掉森林的法規？」

羅泰又一次抹去臉上的水，深深地吸一口氣。

羅泰的心向下沉，關於這一羣人在原始森林中奮鬥的事，他也曾聽說過，那簡直不是人所能忍受的環境！

馬天軍這些人熬過來了，他們在原始森林中求得了生存，但是不是有權在全世界實施森林的法規，弱肉强食呢？羅泰立時給以否定的答案。

羅泰立時肯定，馬天軍並沒有這個權利！

這時候，羅泰反倒將自己危險的處境忘記了，他只想到一點：要徹底擊敗馬天軍，必需在根本上否定這一點！

羅泰冷冷地望着馬天軍，他的神色，甚至是冷峻的，聲調也很堅硬，他一字一頓地道：「馬先生，你是一個軍人，一個軍人，總有失敗的時候的！」

馬天軍陡地叫了起來，道：「我沒有失敗！」

羅泰直盯着馬天軍，聲音更堅强，也聽來更不能反駁，他道：「你失敗了，馬先生，你被敵對的一方，趕進了原始森林之中！」

馬天軍的神情有點驕傲，他昂起了頭，道：「可是他們未能將我殲滅，在原始森林中，我們活了下來，我和我的部下，活得很好！」

羅泰毫不容情地道：「活得像一頭老鼠！」

馬天軍雙手緊握着拳，指節骨發出格格的聲響來，在馬天軍身後的那些人，也全憤怒地瞪着羅泰。

羅泰並不向那些人看，如果他望向那些人的話，他會沒有勇氣再說下去了，他只是盯着馬天軍，懷着無比的勇氣，陡地笑起上來！

他的笑聲，令得馬天軍更加激怒，但羅泰却不顧一切地向下講去，他道：「要是你是一個眞正的軍人，要是你的部下，也全是眞正的軍人，那麼，在你們恢復了元氣，又有了生存能力的時候，你們就應該堂堂正正地再去打仗，而不是種毒品去害無辜的人！」

在噴水池的燈光照映之下，馬天軍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慘白。

馬天軍的面肉在抽搐着，看來他想爲自己分辯幾句，可是，却只看到他的口唇在發着抖，而聽不到他的口中，有什麼聲音發出來。

羅泰在繼續說着，他覺得自己，越說越是流暢了，他道：「馬天軍，我看你並不是不知道，這些年來，你活得像一頭老鼠，你不敢見光，你心中知道你自己是如何卑鄙下流的人渣，所以，你連自己的女兒都不敢認，你只好偷偷摸摸地派人送錢給她，馬先生，我代你難過，因爲你這種生活，實在太可憐了！」

羅泰陡地住了口，四周圍，除了噴水池水柱聲響之外，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馬天軍的面肉，不斷抽搐着，口唇也抖得更厲害，可是他還是未發出聲音來。首先打破沉寂的，是一個大漢的一聲怒吼，道：「你講完了沒有？」

羅泰並不轉身望去，仍然盯着馬天軍，可是他却回答了那一聲怒吼，道：「講完了！」

羅泰才一回答，便感到一股拳風，向他襲來，羅泰想要趨避，但是他要用盡全身的氣力，才能勉强地站着，向旁一閃，立時跌倒在地。

不過，他這一跌，倒也避開了對方的一拳，那大漢立時抬脚向他踢來，羅泰重重中了一脚，身子向外滾去，他只看到至少有六七個人，奔跑着，向他靠近來。而也在這時，馬天軍叫了起來，道：「全都站住！」

所有奔向羅泰的人，全站定了身子，馬天軍的脚步很沉重，一直來到了羅泰的身前，才沉着聲，道：「站起來！」

不必等馬天軍吩咐，羅泰也正在掙扎着站起來，他終於又站直了身子，就站在

馬天軍的對面。

馬天軍的臉色依然蒼白，但是他的神情，看來已鎭定了許多，在他的口角，掛着一種十分不服氣的笑容，那種笑容，可以說，只有一個十分高傲的人，爲了掩飾他心靈所受的創傷而特有的。

看到了馬天軍口角上的這種笑容，羅泰在那一刹間，對馬天軍忽然起了一股同情之念。可是，羅泰的職業訓練，立時將他那一點同情之感，壓了下去。

馬天軍望着羅泰，緩緩地道：「走，我和你一起去，去見美麗！」

羅泰陡地怔了一怔，馬天軍突然之間，會講出這樣的話來，羅泰是絕料不到的，馬天軍要去見美麗，他想表示什麼，還是想證明什麼呢？

馬天軍直視着羅泰，從剛才的神情來看，他已經被徹底打敗了，可是這時，在他的眼神之中，却又充滿了挑戰的意味。

他口角的那種微笑更明顯，道：「怎麼樣，你不敢和我一起去，怕結果是你錯了？」

羅泰吸了一口氣，道：「馬先生，我很佩服你的勇氣，但是恰恰相反，我是怕你，受不起再進一步的打擊！」

馬天軍陡地笑了起來，伸手在羅泰的肩上，用力拍着，看他們的情形，就像是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要是不是剛才曾親眼看到他們曾將身上的每一分氣力都發揮出來用在搏鬥上的人，是絕對難以想像，在他們之間，曾有過如此激烈的搏鬥。

馬天軍拍着羅泰的肩，向前走去，羅泰立時轉身，跟在他的後面，馬天軍走出了兩步之後，突然轉過身來，皺着眉，望着他的手下，神情十分疑惑，道：「章强呢？」

一個大漢忙踏前一步，道：「報告師長，章强駕着車出去了！」

馬天軍疾聲道：「什麼時候走的？」

那大漢道：「在你們還沒有開始搏鬥的時候！」

馬天軍的神情，變得十分陰沉，羅泰也有點疑惑，爲什麼當他和馬天軍搏鬥的時候，最主要的人物之一的章强，竟會沒有出現，不過，他並不覺得事情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章强可能是正好有事出去了。

可是在馬天軍的心中，却知道事情極端不尋常，因爲這是幾乎二十年來，章强第一次未向他請示，而自行行動！馬天軍也不知道章强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更不願意自己心頭的疑惑被人看出來，所以他立時又轉過身，向前大踏步地走出去。

羅泰立時緊緊跟在馬天軍的身後，羅泰却不願意放過這個機會，他壓低了聲音，道：「馬先生，有麻煩了，是不是？或者我可以幫你！」

馬天軍冷笑一聲，並不回答，只是又向後揮了一下手，然後，繼續向前走着，一直來到了花園的門口，一輛汽車駛了過來，馬天軍向駕車的大漢道：「下車，我自己會駕車——」

他畧頓了一頓，又道：「章强回來，叫他等我！」

馬天軍口中所吐的每一個字，換來的好像永遠是一連串的「是」，馬天軍先上車，羅泰咬着牙，忍着全身的疼痛，也上了車。

大鐵門移開，車子駛了出去，才駛出了不遠，羅泰就道：「請停一停，我有一個朋友在這裏，你不介意我叫他一起上車吧？」

馬天軍冷笑一聲，道：「隨便！」

羅泰吸了一口氣，向車外叫道：「曾沙！曾沙！」

每叫一個字，羅泰就覺得全身的每一處，都迸發一陣難忍的疼痛，在叫了五六聲之後，他額上的汗珠，重又沁了出來，可是，在路兩旁，幽黑濃密的灌木叢中，却一點回答也沒有！

曾沙如果在，一定可以聽到他的呼叫聲的，曾沙要是不在了，他上那兒去了呢？羅泰皺着眉，立時轉頭向馬天軍望去，馬天軍冷冷地道：「你有什麼麻煩麼？或許我可以幫你的忙！」

羅泰揚了揚頭，道：「沒有什麼！我們走吧！」

和剛才馬天軍的情形一樣，羅泰也知道，曾沙不在外面原來的地方等他，一定是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曾沙和羅泰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相互之間的了解，幾乎已到了無所不知的地步，曾沙是決不會無緣無故離開的，除非有什麼極不尋常的事！

車子在筆直通向前的公路上，向前疾駛，羅泰沉着臉，一直在想：曾沙到那裏去了呢？

× × ×

曾沙看着章强走進了美麗居住的那幢建築物，心頭突突地跳了起來。

他並不是一個能有條有理，迅速分析眼前發生的事，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的那種人。如果他心中不是對美麗有着那份深厚的感情，他或許還能直截地想到，眼前發生的究竟是什麼事。

可是現在，他却想得十分複雜，他先想到羅泰曾經說過，章强和美麗午夜在神廟中會面的事，又想到美麗和金三角集團之間的神秘關係，想到羅泰的推斷，他竟決不定是不是應該立時跟上去，他更害怕，美麗根本就是金三角集團中的一員，那麼，要是他跟了上去……曾沙雙手緊握着拳，不敢再向下想。

在曾沙猶疑不決之際，章强早已上了二樓，美麗住所的門外，門是新換過的，原來的門，在羅泰第一次來的時候被弄壞了，但是那對章强來說，却沒有什麼分別，這世上，大概還沒有章强弄不開的門。

他只花了很短的時間，和只發出了極其輕微的聲響，就已經將門慢慢推了開來，他立時閃身進門去，裏面的光很幽暗，他向前踏出了兩步。

章强的神情，這時看來，冷靜得出奇，自從他成爲第一號殺手以來，每次殺人之前，他總是那樣鎭定的，何況這時，他只不過是要殺一個歌女，在他看來，他要殺的人是毫無抵抗能力的，他所要做的事，只不過和捏死一隻才鑽出蛋殼來的小鴨那樣簡單。

他必需殺死美麗，雖然他以前的每一次行動，都是接受了命令纔做的，可是這一次，却完全是他自己決定的。他一定要殺美麗，那是他在門外，聽到了馬天軍和

羅泰的對話之後決定的。

他第一次發現，他所最崇拜的人，天神一樣的馬師長，原來也有弱點，而且，這個弱點，已經被敵人緊緊握住，握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章強無法忍受這一點，多少年來，馬天軍就是他心目中的神，是他心目中的完人，他感到，現在是他反過來，塑造，維持這個崇拜的偶像不變形的時候了，而唯一的辦法，就是殺死美麗！

美麗一死，羅泰就掌握不到什麼，就再也不能要脅什麼了，那麼，馬師長仍然是完人，仍然是值得崇仰的，不敗的天神，仍然是他心目中的偶像！

章強慢慢向前走着，脚步很輕，幾乎一點聲音也沒有。當他在向前走着的時候，已經打量了整間屋子的情形，同時，他也聽到了屏風後面，細微的鼾聲，使他知道，他要殺的人，正在屏風後床上睡着。

章強一直來到屏風之前，動作都是極其輕柔，幾乎一點聲響也未曾發出來的，可是，當他略站了一站之後，在他的喉際，却發出了一股同野獸一般的低沉的咆哮聲來，美麗顯然立時被這陣咆哮聲驚醒了，因爲屏風之後，立時傳來了她的喝問聲：什麼人？

章強一揮手，整扇屏風，立時倒了下來，美麗甚至還未曾看到向她襲擊的是什麼人，她只看到一隻魔爪一樣的手，向她的頸際，疾抓了過來。

美麗立時尖叫了起來，可是她的尖叫聲，幾乎是才發出來，便立時就沒有了聲息，因爲章強的手，已經緊緊揑住了她的頸子！

美麗立時感到眼前一陣發黑，在剎那之間，好像全身的血，一起衝了上來，可是衝到頸子上就被鐵箍一樣的指阻住了，她不知道自己的知覺維持了多久，只是聽到了一下吼叫聲，吼叫聲是迅速自上而下傳了上來的，而且還十分熟悉。

吼叫聲是曾沙發出來的，美麗的那一下尖叫聲雖然短促，但是曾沙却還是聽到了，在聽到了美麗的尖叫聲之後，曾沙整個人，幾乎是彈了起來一樣，一面發出吼叫聲，一面向上直衝了上來，他整個人撞在門上，和身撲了進來，他甚至未曾看清眼前的情形，脚便已踏在被推倒的屏風上，同時，雙掌互握，向章強的背後，用力擊了下去，發出巨大的聲響！

章強揑住美麗頸子的手，立時鬆開，他轉過身來，一拳兜在曾沙的腹際，曾沙連揮出兩拳，打得章強的身子，翻過了床，直跌到了床的另一邊！

曾沙立時伏了下來，抓住了美麗的手臂，搖着，叫着，他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使漸漸睜開眼來的美麗，嚇了一大跳！

一看到美麗睜開眼來，曾沙立時笑了起來，他剛才的絕望，和這時的笑容，完全像是一個小孩子一樣。可是曾沙的笑容，並沒有獲得完全展開的機會，章強躍起，一脚已經踢中了他的面中心！

曾沙的身子向後跌，仰跌在地上，章強整個人都撲了過來，先是重重地在曾沙身上，跪了一跪，然後，再彈跳了起來。

曾沙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也立時站了起來。

美麗睜大了眼，仍然躺在床上，因爲眼前的情形，實在太駭人了，令得她一時之間，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曾沙和章強之間，其實還沒有開始激鬥，只是兩個人對峙着，互相望着對方！

然而，就是這樣的情形，在美麗看來，也已經够可憐的了！

這兩個對峙的人，一個她所熟悉的，另一個她只見過一次，然而不論是熟悉的也好，是陌生的也好，在她看來，這時都同樣地陌生，那種陌生，並不是普通的陌生，而是一種極度的陌生，在美麗看來，這兩個對峙着的人，簡直已不是她所熟悉的人類，而是兩隻奇形怪狀的野獸！

兩個人的面肉，同樣扭曲，額上都冒着汗，眼中睜着，射着異樣的光芒，那是什麼種類的獸，美麗自然說不下來，但是她心底深處，却可以肯定一點：那不是人，人不是這種樣子的！

曾沙和章強兩人，顯然不知道旁觀者對他們的想法怎樣，他們只是全神貫注着對方，全身已作好了準備：如何進攻對方，以及如何防禦對方的進攻。

他們兩人幾乎是同時出手的，拳頭揮出去，身子和身子靠近，然後，充滿骨骼的拳頭，擊在對方身體的柔軟部份，自己身體的柔軟部份，也接受對方鐵一樣硬的拳頭的撞擊。

他們不斷攻擊着對方，拳頭不斷揮出，血自他們的口角流出來，曾沙漸漸佔了上風，他畢竟是身經百戰的拳王，更懂得如何承接對方拳脚的力量，也更懂得如何使對方受到更大的創傷。

曾沙不斷揮着拳，汗自他的額上流下來，使他的視綫模糊，但是當章強在節節後退之際，他發出的拳，却更加有力，章強身子在曾沙的拳頭下，向後疾退，發出蓬然巨響，撞在牆上。

他臉上的傷痕，已經漲成了深紫色，令得他看來，甚至已不像是野獸，而只像魔鬼了！

曾沙立時吼叫着，迫了上去，可是他却陡地停止，因爲他看到了章強揮着手，手指上的皮套被揮去，閃亮的，鋒利的鋼鐵寒光，令得他止步，但是，他還是遲了一步，他本來是向前疾衝着的，他已經想停止，立即停止的，可是事實上，他的身子，還在向前衝去，和閃亮的刀鋒迅速接近！曾沙發出了一下震耳欲聾的呼叫聲，他的拳一樣向前擊出，陷進了章強的腹際，而同時，他的肋間，也覺得一陣涼——那眞正只是一陣涼的感覺，而不是痛！

激烈的動作，在那一剎間凝止。

曾沙低頭看，可以看到自己的拳頭，深陷在對方的腹際，而章強的兩隻「手指」也不見了，完全插進了他的胸口。曾沙忍着氣，拳頭用力向前推，曾沙的拳頭，陷進章強的肚子更深，章強現出極其痛苦的神情，乾嘔了起來，而在這時候，曾沙才感到了疼痛。

疼痛是突如其來的，也突然消失，快得就像是電流通過一樣，剎那之間，痛苦消失了，所有的痛苦全消失了，他臉上的肌肉，立時鬆弛，緊抵在章強肚子上的拳頭，也軟垂了下來。

章強用力推開曾沙，曾沙的身子，被

推出了幾步，壓在一張早已跌倒了的椅子上，將椅子壓碎，血自他的左胸口流出來，而他已一動也不動了。

曾沙死了，章強手上的兩柄鋒利的小刀，直刺進了他的心臟，在他感到疼痛和到死亡，只不過一秒鐘。死亡之後，是不會再有任何痛苦的了！至少，這時，曾沙看來，比還活着的章強安詳得多！

章強在將曾沙推開之後，身子向前衝出了一步，彎下了腰，然後又後退，再靠在牆上，藉着背部有了依靠的力量，慢慢站直了身子。站直了身子之後，他才能吁出一口氣來。美麗已經完全嚇呆了，章強的身子搖幌着，向她一步步的迫近，美麗想叫，但是叫不出來。

章強每迫近一步，手便揚起一些，他手上的那柄利刀，閃着寒光，滴着血，美麗的視綫，就定在這柄刀上，她實在不想看這兩柄可怕的刀，可是她的視綫，却無論如何，移不開去。

章強終於來到了床邊，手也揚得更高，兩柄尖刀，對準了美麗的咽喉，他面肉顫動着，發出了一下嘶叫聲，手已向下，直壓了下去，但也就在這時，一下厲喝聲傳來，叫的是他的名字：章強！

章強陡地停了手，兩柄小刀，離美麗的咽喉，只不過三寸。馬天軍也在這時，陡地向前撲了過去，章強轉過身來，馬天軍發出了一下嘶叫聲，雙手用力抓住了章強的衣服，將章強陡地扯了開來。

章強的臉上，現出了完全不可理解的神情來，他先是毫不反抗，由得馬天軍將他拉了開來，接着，他大叫一聲，叫道：

「師長——」

沒有人知道章強接着還想說什麼，因爲馬天軍已再度發出嘶叫聲，一拳已然揮出，那一拳，正擊在章強的臉頰上，當拳頭和章強的面頰相撞時，所發出的那股骨頭的碎裂之聲，是令人心驚肉跳！

但是這下骨裂之聲，並沒有令得美麗或是羅泰，更增加幾分驚恐，美麗已經因爲害怕而整個人都呆住了，而在曾沙屍體前的羅泰，則因爲心中悲慟而麻木了。

羅泰甚至不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一些什麼事，直到美麗又發出了一下呼叫聲，他才陡地一怔，轉過身來。而當他轉過身來之際，章強和馬天軍之間的事，看來已經完結了！馬天軍的雙手，緊緊地揑在章強的頸子中，將章強的身子按在胸前，章強的臉，可怕地扭曲着，眼珠突得極出，他的眼珠已和死魚眼珠一樣，一點光彩也沒有了，就算是一個對死亡毫無經驗的人，也可以看得出，章強已經死了。但是馬天軍却還是不放手，還是緊緊揑着他的頸子！羅泰走了過去，他抓住了馬天軍的手，他要用很大的氣力，才能將馬天軍揑在章強頸子的手指，一隻一隻地扳了開來。

而當他在扳開馬天軍的手指之際，馬天軍的手指，發出格格的聲響來。

羅泰終於扳開了馬天軍的手指，章強立時倒了下來，章強一倒，馬天軍向後退去，在馬天軍的胸前，兩股鮮血，才汨汨地湧了出來。

羅泰剛才並沒有看到這一點，因爲剛才，章強和馬天軍兩人的身體，幾乎靠在一起，羅泰並沒有機會看到章強手上的那兩柄利刀，深深地插進了馬天軍的心口之中。馬天軍後退了兩步，身子一個旋轉，向後倒去，背部重重地靠在牆上，他這時，才開始喘息了起來，而隨着他的喘息和胸口起伏，他心口處的那股血，湧得更快，更多，很快就順着他的身子，一直流到了他的脚下。

羅泰也未曾想到過，一個人竟可以流那麼多血，馬天軍顯然還沒有死，羅泰想去打電話，但電話綫却已被拉斷了。

羅泰抓住了美麗的手臂，扶着美麗，站了起來，疾聲道：「快去找警察，叫救傷車來！」

美麗點着頭，像是喝醉了酒一樣，向外衝去。羅泰以爲，當美麗經過馬天軍身邊的時候，馬天軍會叫住她，說些什麼的，可是馬天軍却並沒有那樣做，他只是睜大着眼，望着美麗，他這時的神情，是如此可怖，美麗根本不敢多望他一眼，就衝了出去。羅泰轉過身，來到馬天軍的身前，疾聲道：「告訴我，將你們組織的情形，告訴我！」

馬天軍喘着氣，搖着頭，道：「不，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我——從這件事來看，我不是一個合格的領袖，我死了之後，會有更合格的人來領導！」

馬天軍陡地笑了起來，他一面笑，一面嗆咳着，血沫子隨着他嗆咳，自他的口中噴了出來，他掙扎着道：「或許是，我們要生存，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

羅泰憤怒地望着馬天軍，馬天軍忽然又道：「我——求你一件事——」

羅泰幾乎想再揮拳擊向馬天軍，但是他沒有那麼做，他只是緊緊地握着拳，馬天軍斷斷續續地道：「求求你，別——告訴美麗，什麼也——別讓她知道！」

羅泰望着馬天軍，一時之際，他有點不明白，馬天軍臨死之前的這個要求，是什麼意思，但是他却在馬天軍的眼光中，看出了他是如何需要自己的答應，他才能死得瞑目，羅泰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

警車的響號聲，迅速地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也就在警車的響號聲傳到最近時，馬天軍呼出了最後一氣，身子倒了下去。

羅泰遵守着他的允諾，什麼也沒有對美麗說，他也知道，馬天軍臨死還作這樣的要求，實在是由於他心中極度的內疚，這種內疚感，什麼時候傳遍了這個大黑帮之中，這個黑帮，或許就會解體了。

而直到現在，不幸得很，還沒有。

三期完俠情恩仇誌

南宮吟雲・文
盧　令・圖

俠魂碑（上）

武林翻舊案　江湖鬧血腥

江南的暮春三月，正是鶯飛草長，百花競放時節。

陌途上已到處綴滿了迷人的嫩綠，和散發出醉人的芬芳。

荻港是緊靠長江南岸的一個大鎮甸，因為地當水陸要衝，所以這座鎮甸顯得非常繁榮，熱鬧。

皇甫華是個二十剛出頭的青年，身上穿着一件白綢長衫，前胸還綉着一株淡紅色的吐蕊寒梅，非常顯眼。

他默默地坐在馬上，雙目微闔，似在偷空個盹兒，藉以將息乏倦，但他那兩條眉毛却又不時的一跳一跳，又好像是正陷入沉思之中。

他騎的是一匹棗紅色健馬，鞍旁掛着一支帶鞘長劍，隨着馬行時的起伏波動，劍鞘兒碰在木質鞍架上，「叮叮噹噹」的響個不停。

「唉！」他終於長長嘆了口氣，突然睜開雙目，頓有兩道爛銀似的寒光，自他雙目中一閃而逝。

他手裏雖然控着韁繩，但並不加以指揮。

而是任由着馬兒將他帶到這座鎮甸，——荻港。

街上的行人熙來攘往，也許是這裏為水陸交通的孔道，各色各樣的人和事見得多了，所以對這個坐在馬上打盹的年輕人，也就不以為奇了。

他睜開眼睛略為掃了一瞥，忙碌的人羣，和林立的商店，一點也引不起他的興趣，而重又闔上了雙目，再度展開思想的翅膀，翺翔在沉悶的，疑雲滿空的往事領域裏。

他很清晰的記得，自解事以來，便未曾見他爹舒展過眉頭，終日不是以酒澆愁，便是長吁短嘆。

但他對他娘的印象，却極為糢糊，有時，看到隣家孩子偎在母親的懷裏，享受着溫馨的母愛，他小心靈裏，便會感到萬分的羡慕，有時跑回去問他爹：「爹，大虎子和小順子都有娘疼，為什麼孩兒沒有娘疼？」

其實，他爹是很疼他的，但祗要提到他娘，他爹便會登時暴跳如雷，大發脾氣，經過幾次以後，他也就嚇得不敢再問他爹了。

流光如矢，如今他已是個二十歲的青年了。

撇開他印象糢糊的娘不說，即使對他相依為命的爹，瞭解得也極為有限。

他祗知道他爹名諱黃虎臣，過去，是武林中人，有一身內外兼修的超人武功，擅使一柄以寒鐵為骨，天蠶絲為面的摺扇，作為兵刃，行俠江湖，從未栽過跟頭，所以，贏得個「神扇秀士」的雅號，僅此而已。

他是在舒城三角山長大的，這裏除了住有疎疎落落十幾家獵戶，便祗有綿亙的峯巒，和瀰漫在峯巒間舒捲的白雲。

五歲那年，他爹便開始為他在武學上紮根基，文事也齊頭並進的開始啓蒙，由於家學淵源，加以他人已聰明，而且又肯下苦功，所以到他屆滿十八歲那年，已將他爹的滿腹經綸，和一身超人武學，全部囊刮而去，相差也祗不過是火候的深淺而已。

有一天，他爹突從一個很隱蔽的地方取出一本武學秘笈。

這本薄薄的書也不知收藏了多少年，這紙張都已變了顏色，好在是手抄本，字跡倒還十分清晰。

他爹將他喚至面前，先命他恭恭敬敬的向虛空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然後面容穆肅的說道：「華兒，爹現在要代表一位前輩異人，贈你一本『武學搜奇』，這本書是那位前輩異人的一生心血結晶，滙集了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精奇招式，再加以去蕪存菁後而成的幾種奇奧武功，希望你要好好的用功學習，將來，不難為武林放一異彩，殊不辜負那位前輩異人的深切期望！」

他異常興奮地跪着接過那本「武學搜奇」寶典，誰知翻不到幾頁，頓時皺起了眉頭，說道：「爹，這書裏面的文句好晦澀啊，孩兒大部份都看不懂！」

「孩子，這個爹可無從為力。」他爹苦笑着，吁出口長氣，又道：「武林有武林的規矩，這本武學寶典是那位前輩異人指名傳授給你的，爹未得傳書人的許可，豈能隨便翻閱，而落個剽竊之名！爹相信你在文事方面，已不淺薄，祗要肯用腦筋，鍥而不捨的窮研深究，總有一天，你會完全懂的！」

他既無法從他爹處得到帮助，便祗有一切依靠自己了，從此便立定志向，廢寢忘餐地埋首在那本「武學搜奇」之中，雖然祗有薄薄的十餘頁，全書不過千餘言，但也化了他一年多時間，才完全參透其中奧義。

全書計分四篇：第一篇為「浩氣神功」，第二篇為「兵刃，指，掌」，第三篇為輕身術。

最後一篇完全記載的是驅毒療傷的方法，以及一些藥物的名稱和用途。

既得書中奧義，便開始按圖索驥的苦苦參修，果然有志竟成，三年後，終於神髓盡得，大功告成。

一天凌晨，他隨手折了根附着嫩芽的樹枝，以枝代劍的正在演練兵刃篇中「風起雲湧十七式」劍法，適時，他爹輕搖着摺扇，緩步走了過來，留神觀察了一會兒，突然欺身而上，摺扇時張時闔，招式凌厲地一連攻了他數十扇，但是，都被他手中嫩枝以「風起雲湧十七式」的奇奧招式從容化解，而且連樹枝上的嫩芽也未碰掉一片。

他爹一笑收招後，慈祥地拍拍他的肩頭道：「華兒，爹恭喜你啦！」

他受到爹的稱讚，心裏也自極為高興，笑一笑道：「孩兒天資愚魯，還差得遠呢。」

「哦，」他爹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你也跟爹謙遜起來了。」

父子倆回到屋裏，他爹業已為他準備了一頓有酒有餚的豐富早餐。

「爹，今天有客人來呀？」他見桌上擺着兩副杯筷，猜想可能又是那位常送野味來的王伯伯，又來家裏早餐。

「嗯。」他爹漫應着。

「誰呀？是不是王伯伯？」

「不！」他爹笑着道：「今天的客人是你！」

「我？」他聞言一愣，笑道：「爹，你老人家也跟孩兒開起玩笑來了。」

「是真的！孩子。」他爹說這話時，已斂去了臉上的笑容，正色地道：「爹怎會和你開玩笑，快坐下來。」

落座後，他爹提起酒壺，先將自己面前的酒杯斟滿，然後也給他斟了半杯，舉杯道：「華兒，這杯酒爹祝賀你武功大功告成！」

話完，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他長到這麼大，可是從未沾過酒，但為了討他爹的歡心，也一仰脖子，將半杯酒傾入喉中。

那股火辣的味道，登時把他嗆得淚涕雙流，咳嗽不止。

他爹望着他那副狼狽樣子，不禁哈哈笑道：「傻孩子，不會喝酒嘛，怎能喝得這樣急。」

他俟咳嗽稍止，才抹着眼淚苦笑道：「孩兒見爹一滿杯都喝乾了，怎會想到這撈什子這麼難喝。」

「嗯，這就叫做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他爹微微嘆了口氣道：「孩子，你現在是不是還常想念你娘？」

他驟然聽爹提及娘，一時反而愣住了，不知應該如何回答。

「孩子，說呀，現在是不是還常常想念你娘？」聲音慈祥愷悌，和以前只要一提及他娘，便暴跳如雷的樣子，完全判若兩人。

他定了定神，抬頭見到爹目光中一片慈愛，不禁胆氣一壯，低聲應道：「是的！爹。」

「孩子，請原諒爹的自私，這些年來，爹無情的剝奪了你應享的母愛，唉！」他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臉上流露出一片懊悔和傷感的神色。「孩子，你……不恨爹吧？」

「不會的！爹……」

「謝謝你，孩子。」他爹神色黯然地道：「爹已為你收拾好行囊，在你房裏，爹常用的那柄鐵骨摺扇算是傳給你了，那件胸前綉着一株寒梅的白綢長衫，是你娘當年親手縫製的，你此去可常穿在身上，對尋你娘可能很有帮助……」

「爹……」他見爹那副神傷的樣子，心裏也感到萬分難過，但却不知如何安慰他爹。

他爹揮手阻止他說話，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孩子，爹為了當年和你娘的誓約，祗能告訴你她娘家姓凌，你還有個孿生的兄弟在你娘身邊。去罷，孩子，記住先到城裏選購一匹好馬代步，爹不送你了！」

他爹說完了話之後，便起身慢步回房去了。

這決定實在來得太突然了，他愣在當地望着他爹那蒼涼落寞的背影出了一會兒

神，暗忖爹春秋向旺，身體也極健朗，但娘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自然是先尋娘要緊。

就這樣，他帶着忐忑和不安的心情離開了三角山，然後在舒城選購了一匹棗紅色健馬，踏上了對他完全陌生的旅途。

因爲臨行時他爹並未指示他該去的方向，所以離開舒城後，便四顧茫茫，經過一番攷慮，心想既無一定目標，不如任由馬兒帶着走也許上天見憐，能闖個正着。

馬兒是沿着官道走，因爲一路上要留心訪尋母親下落，所以行程極爲緩慢，離家後的第十天，才渡過天塹之險的長江，到達這座鎮甸——荻港。

沿途，他的腦子裏沒有片刻安靜過，反覆地都是那些疑問困擾着他；譬如娘爲什麼會帶着他的一個孿生兄弟離爹而去？到底有什麼解不開的怨恨而如此決裂，十數年不通音問？……

儘管他聰穎過人，但對這些問題始終沒有找出合理的答案。

當他正閉目沉思得入神之際，忽聽耳畔有人大聲招呼道：「這位騎馬的公子爺，太陽都已下山，天色不早啦，下一站要到寧國縣城裏才有宿頭，小店環境淸幽，招待親切，您就住在小店吧，一定會使您感到和回到家裏一般舒適。」

他，皇甫華被從沉思中叫回來，睜目一看，見是個客棧中的伙計，正一手抓着馬的嚼環，滿臉諂笑地在向他招呼着，他一打量天色，確已近黃昏，於是點了點頭，飄身下馬：「可有淸靜的房間？」

「有！有！」

皇甫華摘下鞍旁長劍和一隻小行李捲，然後將韁繩交給伙計道：「吩咐看馬的，要好好給牠上料。」

「這個，小的省得，請公子爺祇管放心。」

皇甫華在房裏歇了會兒，外面的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伙計給他送來一盞菜油燈，笑着問道：「公子可要吃點什麼？小的代您到外面去叫來。」

「不用了，」皇甫華道：「一會兒我就要出去，順便欣賞一下長江邊上第一大鎮甸的夜市哩。」

伙計「啊啊」連聲的走了，皇甫華便將長劍掖在褥子下面，將燈火撥小，帶上房門，便袖着鐵骨摺扇，離開了這家集賢客棧。

荻港有近千戶人家，因係水陸交通要衝，往來旅客甚多，所以商賈輻輳，市廛顯得非常熱鬧。

尤其是茶樓酒館和客棧，更是一枝獨秀，因之荻港街上，這三種行業，比比皆是，而且都是座無虛席。

皇甫華在街上到處轉了一遍，然後走進一家名叫醉仙居的酒樓。

這家醉仙居在荻港算得是最大的一家酒樓，皇甫華走進去，見樓下的位子已塡得滿滿的，他不禁皺了皺眉頭，適時一個堂倌含笑走了過來，問道：「公子是宴客？還是獨酌？」

皇甫華道：「獨酌，可有雅座？」

堂倌面有難色，說道：「雅座是有，不過……」

皇甫華離開三角山，已有十天時間，在這段日子裏，他確是增廣了不少見聞，明白堂倌何以面有難色，登時爽朗一笑道：「不必担心，我雖是獨酌，可依照你們店裏的規矩結帳就是。」

「公子果然豪爽得很，在下也是獨酌，可否容在下叨光沾點便宜？」

皇甫華轉臉望去，見說話的是個虬髯豹眼的壯漢，當下點點頭道：「尊駕如不嫌棄，當然可以。」

樓上的所謂「雅座」，是用屏風隔成了許多個閨閣，比起樓下那種亂閧閧的情形，自然「雅」，「靜」得多了。

皇甫華和虬髯壯漢剛走入雅座，堂倌已跟了進來，問道：「請問兩位要吃點什麼？」

虬髯壯漢搶着說道：「將你們店裏最拿手的菜配五六樣，外加一罈陳年老酒，要快！」

皇甫華正欲說話，虬髯壯漢忙道：「五六樣菜和一罈老酒足够咱們吃喝的了，公子何必多破費。」

皇甫華聞言暗自一怔，心想這倒好，不但訛吃，而且還喧賓奪主。

不過他並沒有在臉上表露出來，祇是淡淡一笑。

一會兒酒菜送了上來，虬髯壯漢一掌拍開罈上封泥，爲皇甫華斟上酒，自己也舀了一碗，道：「公子，咱們雖是萍水相逢，却是一見如故，我敬你，乾！」

「乾」字出口，也不管皇甫華是否接受，只聽「咕嚕」一聲，已將滿碗老酒一飲而盡。

他放下碗，見皇甫華面前的酒仍然是滿滿一杯，涓滴未動，似甚感意外，詫然道：「公子怎不飲酒？這酒很不錯呀，至少陳了有四十年！」

皇甫華微微一笑道：「在下不擅此道，尊駕自管請便。」

說着，挾了一筷子菜送入口中。

虬髯壯漢聽皇甫華說不擅此道，似是正中下懷，笑道：「公子已然不喝，在下可要放肆了。」

雙手捧着酒罈，像長鯨吸水般，二十斤重一罈老酒，竟被他一口氣喝了個罈底朝天，涓滴無存。

這種喝酒法，只把個皇甫華看得張口結舌。他嘗見他爹在心情惡劣時飲酒，一頓下來總得要個十壺八壺，就以爲可數天下第一了，其實十壺八壺，才不過十斤八斤，和這一口氣二十斤相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虬髯壯漢將一罈酒喝完，用衣袖拭去兩頰酒漬，然後向皇甫華靨恥一笑道：「好久沒有這樣痛快喝過酒了，公子可別見意。」

皇甫華笑道：「那裏，這足見尊駕個性豪爽。」

虬髯壯漢咧嘴笑了笑，道：「聽公子口音，似非本地人氏，可否見示尊姓大名，以便稱呼。」

「在下複姓皇甫，單名一個華字，是途經此地。尊駕呢？」

「哦，原來是皇甫公子，失敬失敬。小可楚靈，也是經過此處，不知皇甫公子欲去那裏？」

「這個——」

「皇甫公子如有礙難，不說也罷。」

「不！」皇甫華苦笑道：「在下因無一定目標，所以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該去那裏。」

楚靈哦了一聲，突然站了起來，抱拳一拱道：「叨擾了，前途也許再見。」

皇甫華也笑着抱拳道：「小意思，不成敬意。恕不遠送了。」

楚靈離去後，皇甫華想想，覺得楚靈這人雖然訛了他一頓酒，倒並不使人討厭，只是覺着有點滑稽罷了。

皇甫華飽餐後，吩咐堂倌結賬，竟是三两七錢銀子，以當時的物價，足够三口之家半月溫飽，據堂倌解釋，這些雅座間都是供整桌酒席用的，零星客人固可使用，但得按整桌酒席的八折收費。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淸早，皇甫華便離開了荻港，向寧國縣進發。

當他抵達寧國縣時，便聽到一樁駭人聽聞的兇殺案件，被害者是劍掌雙叟之一的「子母劍」褚述先。

劍掌雙叟在江南一帶極負盛名，據說「子母劍」褚述先被害前，曾和「霹靂掌」龍行雨以及幾個門下弟子在閑話桑蔴，想不到說着說着便頹然倒地死去。

經檢查死者除「鼻樑穴」上有顆綠豆般大的鮮明血印外，全身並無其他傷痕，憑「霹靂掌」龍行雨幾十年的江湖經驗，居然看不出那鮮明血印是由什麼暗器？抑或奇異武功所致？

最使龍行雨難堪的是在死者胸衣上，還留有一支長約盈寸的銀製桃花標記，而他却茫然不覺，更不用說發覺兇手了。

皇甫華對這樁奇怪的兇殺案雖感到震驚，但事不關己，並未放在心上，翌日凌晨，仍然策馬踏上他渺不可期的旅途。

想不到自此以後，他行經之處，竟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好幾樁手法完全相同的兇殺，而被害的又都是威名顯赫的武林人物，如天目三傑中的老大「紫面神」趙一峯，「苕溪釣徒」李夢蛟，「劈掛掌」周飛虹，以及「鴛鴦拐」譚通等。

而且每次的兇殺，都是在他抵達的前一日或當天發生，一次兩次還以爲是巧合，但次數多了，才使他感到事態嚴重，不能等閑視之了。

不過，他也感到異常困惑，如說是兇手有意嫁禍於他，却又不像，因爲一路上並沒有人盤問過他，再說他是初次離家，雖已身入江湖，但並無仇人，當然不可能是挾嫌陷害，……

他本身已有很多解不開的疑團，再加上這一連串追踪着他發生的兇殺案件，幾乎迫得他要發瘋了！

這一天，他恍恍惚惚地來到杭州。

杭州是個都市繁華，湖山瑰麗的地方，尤其是湧金門外的西子湖，山色湖光，勝如仙境，不知贏得多少騷人墨客的讚美詩篇。

敲在石板路面上的「得得」蹄聲，是那麼淸脆而有旋律，但皇甫華的腦子裏，却如一團理不清的亂蔴，而且愈理愈亂，致使他精神陷入迷離狀態。

「皇甫公子！皇甫公子！」

聲音很大，皇甫華彷彿聞到一記春雷，這才從半迷離狀態中甦醒過來。

循聲望去，見路旁站着一個虬髯豹眼的精壯漢子，正是荻港訛過他一頓老酒的楚靈。

此時此地他見到楚靈，雖只是在那種不協調的場面上新交的朋友，却像是遇到多年故交般，不禁高興萬分地從馬上一躍而下，緊緊握住楚靈的手道：「楚兄，眞高興能再見到你！啊，這裏什麼地方？」

「杭州！」楚靈雙目中有着一絲迷惘，他不知道皇甫華何以會連到了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楚兄，」皇甫華輕噓口氣道：「自和你在荻港分手，這一路上，在下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情，眞是使人啼笑皆非。」

「哦？那一定很精彩。」楚靈言不由衷的說，其實他從荻港到杭州，都暗中跟在皇甫華的身邊，不過皇甫華因心神不寧沒有發覺他罷了。「不知皇甫公子遇到些什麼奇怪事情？是否需要楚某效勞呢？」

皇甫華苦笑道：「楚兄，你如不棄將在下當朋友，這『公子』二字，聽來實在有點刺耳。」

楚靈笑道：「恭敬不如從命，楚某痴長幾歲，就大胆叫你一聲皇甫老弟吧。」

皇甫華的心情也似突然開朗許多，笑道：「正該如此。」

「皇甫老弟，是否準備在此地歇息一宵？」

「可能會多停留幾天。」

「如此甚好。你老弟可先安頓下來，有什麼話，咱們再慢慢的談。」

× × ×

遐邇聞名的西子湖，是踏青尋勝的好去處。

這天，日麗風和，來遊西子湖的紅男綠女川流不息，他們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同時也點綴了湖光山色。

皇甫華和楚靈一大早就到了西子湖，他們安步當車，遊遍了「西冷印社」，「白蘇二堤」，「雷峯塔」，「放鶴亭」，「曲院」，「花港」，「三潭印月」，「柳浪聞鶯」等名勝，也瞻仰了一代忠魂的岳王墳，和憑弔了水滸傳中最爲人所熟悉的打虎英雄武松墓。

西子湖不止景色如畫，而且是湖中有山，山中有湖，皇甫華久居山間，那曾見過這種美妙的景色，他早已爲這「水光斂艷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大好湖山迷戀住了，徘徊不忍離去。

× × ×

靈隱禪寺是東南一大叢林，抱朴子葛洪曾題「絕勝覺場」四字在寺前的大山門上。

廟宇建築得巍峨聳然，一座大雄寶殿就有十餘丈高，而且是畫棟雕樑，飛簷舞脊，眞是富麗宏偉！

約莫巳時光景，寺內突然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兩個身材魁梧的中年和尚一面低聲叱喝，一面以孔武有力的胳膀，將擠擁的善男信女往兩邊分開，讓出中間一條通道。

本寺方丈靈空大師合十低眉，陪伴着霸王莊莊主「神簫聖手」楊霖緩步通過兩列人牆，向寺外走去。

楊霖年屆望六，鬢髮俱已花白，但精

神健朗步履沉穩，沒有一點兒龍鍾老態。

三十年前，他即曾憑着掌中的一支玉簫，遍訪天下武林高手，切磋武學，結果敗少勝多，使得整個武林爲之震動。

近來接二連三的兇殺事件發生，激起了這位伏櫪老驥的萬丈雄心，因傳聞每次兇殺都是在大庭廣衆之中，所以他選了在靈隱禪寺露面，倒要試探一下那神出鬼沒的兇手敢不敢向他下手。

這次隨同他來靈隱寺的，還有霸王莊總管「無敵金刀」莊庸和總敎習「飛天豹」武勃二人。

他雖對本身武功極有自信，但也決不敢掉以輕心，那支賴以成名的碧玉簫，已暗藏在袖內，以備隨時應變。

靈空大師雖是合十低眉，陪伴在楊霖身側，其實他的一顆心像綳得緊緊的弦，手心裏捏着一把冷汗。

楊霖跨出廟門，笑容可掬的站在大理台階上，面對着往來如織的人羣，頦下長髯飄拂，雙眸寒芒暴射，確有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

「近來江南一帶，竟被一枝小小銀製桃花鬧得風聲鶴唳，人心遑遑，而且將兇手渲染得神乎其神，簡直就成了來無影，去無踪的仙俠。」楊霖傲然側顧靈空大師，說話的聲音也逐漸提高了。「老夫年屆花甲，就不信這個邪，嘿！那兇手如眞有本事將老夫……」

「夫」字剛剛吐出，只聽「噹啷」一聲，藏在袖中的碧玉簫首先墜地，人也隨着倒了下去。

這變故來得太快也太突然了，當時靈空大師和霸王莊的莊庸和武勃兩人，已驚得目定口呆，面色如土。

片刻之後，待他們回過神來，一探楊霖鼻息，業已氣絕身亡，在「鼻樑穴」上留有一顆綠豆般大的殷紅血印，却未發現有如傳聞的盈寸銀製桃花。

這時，驀聽遠處遊客人叢中有人一聲清叱道：「萬惡賊子行了兇你還想逃！」

靈空大師和莊庸，武勃聞聲，同時抬頭望去，只見人叢飛起一個身穿白色長衫的年輕人，好俊的輕功身法，就像是一隻白色巨鳥，向寺對面的呼猿澗撲去。

目光前望，在白衣年輕人的前面約二，三丈處，還有一個黑衣人，輕功身法也很驚人，似與白衣年輕人不分上下，一逃一追，眞如星飛電掣一般。

「武兄，你在此照料莊主屍體，莊某去協助那位白衫小俠擒捕兇手！」莊庸匆匆把話說完，也不等待武勃答言，人已凌空飛起，跟踪向呼猿澗方向追去。

當他追到離呼猿澗只有十數丈距離，已見一黑一白兩條人影正在拚命惡鬥。

白衣人手中是一柄摺扇，時張時闔，招式奇奧異常，黑衣人手中是一支點元金筆，舞動起來金光耀眼，招式更是詭譎莫測。

由於黑衣人臉上繫着一幅黑色紗巾，眼睛以下全被蒙住，無法看到他的面貌，但從他那平滑的眼角，可以判斷出他的年齡，脚下一緊，離兩人惡鬥之處已不足五丈，只要再有兩個縱躍，便可以助白衣人一臂之力了。

誰知黑衣人手中金筆，這時突然演出一招極怪異的招式，將白衣人迫得連退三步，嘿嘿冷笑道：「你已來了帮手，小爺可要失陪了！」

話說完，人已如一支疾箭般，射出呼猿澗畔。

白衣人登時一聽驚叫，當他一步縱到澗畔，下望一片濛濛濕霧，根本就看不到澗底。

莊庸趕到向澗下望了一眼，頓足嘆道：「這賊惡貫滿盈，呼猿澗上下百丈，澗底盡是嶙峋亂石，摔下去必定粉身碎骨，準死無疑，只可惜未能擒得活口……」

白衣人冷聲接道：「只怕未必，尊駕如果不信，不妨派人下去搜搜。」

「哦！」莊庸一楞，接着笑道：「少俠在開玩笑吧？如果是十丈八丈，或者可信，躍下百丈而不粉身碎骨，也未免太玄了吧！」

白衣人道：「信不信由你，在下失陪了。」

莊庸忙道：「少俠暫請留步！」

白衣人道：「在下不擅抬槓，尊駕還有何見敎？」

莊庸道：「可否請少俠賜示尊諱？」

白衣人道：「皇甫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失陪！」

× × ×

集賢客棧的東跨院內，正有兩個人在對坐小飮。

這時已是萬家燈火，桌上燃着一盞豆油燈，吐出昏黃的光綫。

對坐小飮的是皇甫華和楚靈兩人：皇甫華不擅飮酒，每次端杯，只是意思意思，楚靈却是量大如海，酒到杯乾。

「皇甫老弟，請恕楚某直率的問你一句話，」楚靈一手轉動着空了的酒杯，兩眼目光炯炯地凝視着皇甫華。「你和霸王莊主楊霖可有什麼過節？」

「過節？」皇甫華聞言一怔，道：「楚兄這話是什麼意思？」

「楚某希望先得你老弟的答覆。」

「沒有。」

「沒有？這就奇了！」楚靈臉上露出一副迷惑神色。「你老弟既和楊莊主並無過節，發現兇手而又不阻止兇手行兇，這就使楚某萬分不解了。」

「哦！原來楚兄是疑心在下故意縱兇行兇呀。」皇甫華恍然大悟的笑笑道：「那楚兄就寃枉在下了。」

楚靈仍然兩眼緊盯在皇甫華臉上，沒有接腔。

「在下發現兇手，是在楊莊主遭暗算倒下去以後……」

「哦？」

「事實是這樣的，」皇甫華正色說道：「在下自進入江南，時間雖不到一個月，這已是第六次遇到的同一手法兇殺事件，前五次在下雖然沒有目睹，但據傳聞，兇手必在行兇後留下一枝銀製桃花標記，在下因見楊莊主被殺，即開始用目光搜尋兇手，果見人叢中黑袖一抬，射出一綫銀光，大概是速度太快，如果不嚴密注意，便很容易忽畧過去……」

「嗯，這點楚某瞭解了！」楚靈抓起酒壺，一連乾了幾杯，又道：「還有一點，楚某也想不通，那黑衣人躍下百丈深澗，

，你怎能斷定他不死？」

皇甫華雙眉一揚，突然哈哈地大笑起來。

楚靈愕然道：「你笑什麼？」

皇甫華抑住笑聲說：「發笑楚兄在鑽牛角尖，在下既非能掐會算，當然是曾看到他有不死的原因囉。」

楚靈也不禁「噗哧」笑道：「是不是看到他突然脅生雙翅？」

「一點不錯。」皇甫華道：「不過那不是肉翅，而是兩巨幅黑布，在他隱入濃霧中的一刹那，在下趕到澗邊看到了，兩巨幅黑布鼓滿了風，吊着人緩緩下降，我想，即使再加上一百丈，對他恐亦毫無損哩。」

「嗯，眞是好主意。」楚靈又乾了一杯酒，並挾了一箸菜送入口中，邊咀嚼邊道：「那賊子倒是隨時作了未雨綢繆的準備呀。」

「這就叫有備無患嘛！」

× × ×

眞是天有不測風雲，昨夜還是星光燦爛，晴空萬里，想不到今晨突然烏雲四合，雷電交掣，下起傾盆大雨來。

皇甫華昨夜跟楚靈聊天聊到午夜，楚靈幾壺老酒下肚，談興特別濃，談的當然都是以他自己爲中心的一些江湖軼事，皇甫華覺得很有趣，聽得也很起勁，不知不覺學了很多江湖經驗，已獲益非淺。

雷聲和風聲使皇甫華再也無法安睡，但這時天仍未大亮，窗戶上還是灰暗灰暗的，於是他便趁着這段時光默習一遍「廣成秘笈」上的武功。

「篤篤篤」。幾响敲門聲過後，接着有人在門外低聲叫道：「皇甫老弟，你起床了嗎？」

皇甫華默默溫習「廣成秘笈」上的奇奧武功，這時已入天神交會，完全忘我之境，但最緊要關頭，却被門外的呼喚聲打斷了思潮，睜眼一看，天光早已大亮，且已風停雨歇，窗上也透進金色的陽光。

「誰呀？」皇甫華從床上一躍而下，草草整理了一下衫履。

「在下楚靈，有要事商量！」

皇甫華打開門，見楚靈站在門外，並無進來的意思，不禁詫道：「楚兄不是有要事和在下商量嗎？怎不進來坐？」

「不坐了，幾句話說完就走了。」楚靈道：「老弟可知道，杭州城已經高手雲集？」

皇甫華愕然搖搖頭道：「不知道。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物？」

「除了被害者的家屬戚友外，還有一劍堡堡主和少林寺的兩個和尚，武當山的兩個道人。」楚靈道：「他們爲了緝兇，對兇手多加瞭解，已決定今午在靈隱寺集會，商議擒兇的辦法，因爲你老弟和兇手照過面也交過手，所以命楚某專誠相請，務請你老弟屆時參加！」

皇甫華畧一沉吟之後，便很豪爽的答應了。

× × ×

皇甫華從靈隱寺回來，已是入晚時份，他的臉色非常難看，一回到客棧，便招呼伙計結賬備馬。

這時楚靈從後趕了來，陪着笑道：「皇甫老弟，不看僧面看佛面，少林兩位禪師和武當兩位道長特着楚某先容，他們一會兒就親自拜訪，並向你老弟謝罪。」

皇甫華氣虎虎的道：「楚兄，這是你看到的，並非是在下胸中不能容物，故意矯情，在下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本想當時就和他翻臉的，因恐搞亂了你們的緝兇計劃，才硬咬牙容忍下來……」

楚靈接口道：「這個不但楚某已看出來，就在座的也都看了出來。老弟，請賞楚某一個薄面，等兩位禪師和兩位道長來過後，再作決定好嗎？」

皇甫華冷哼一聲，便和楚靈相偕回到他住的東跨院。

伙計送上燈火茶水。

不過片刻，少林寺的兩位禪師和武當兩位道長果然聯袂來訪，皇甫華很謙恭執江湖晚輩禮，將四位方外高人延入屋內。

兩僧兩道的年齡都約在五旬左右，兩僧法號一名法雲，一名法雨，都是少林寺羅漢堂的執事，兩道一名清虛，一名清玄，是武當現任掌門人清塵的師弟。

分賓主落座獻茶後，皇甫華欠身抱拳道：「晚輩初入江湖，對很多江湖事故，均懵然無知，今晚辱承四位前輩法駕光臨蝸居，眞使晚輩受寵若驚。」

法雲低眉合十，宣了聲佛號後含笑道：「小施主人中龍鳳，老衲等冒昧造訪，還請小施主見諒。」

皇甫華抱拳道：「不敢，前輩如有敎言，晚輩當洗耳恭聽。」

法雲道：「小施主諒必已知老衲來意，適才一劍堡的歐陽堡主出言唐突了小施主，老衲和武當道友均感內心不安，還希望小施主大度包容，仍能一本任俠初衷，帮忙到底！」

武當清玄道長冷哼一聲，道：「歐陽丕自以爲了不起，那種咄咄逼人的傲態，貧道實在看不順眼……」

清虛道長含笑叱道：「師弟，你怎麼反而在火頭上澆起油來啦。」

清玄道：「小弟倒不是存心火上澆油，只是內心有點憤憤不平罷了。」

這時楚靈也接口道：「皇甫老弟，四位前輩都是方外高人，我看你就不要再堅持離去了。」

皇甫華憤然道：「不是晚輩故意矯情，當時歐陽堡主那種說話的語氣，簡直就將晚輩當作兇手了……」

頓了一頓，改容抱拳道：「承四位前輩看得起，法駕寵臨，晚輩若再堅持己見，便是不受抬擧了。」

法雲含笑合十道：「我佛慈悲！小施主既已打消去意，現在天已不早，老衲等也不多打搞了，就此告辭！」

× × ×

兩僧兩道離去後，楚靈笑道：「清玄那牛鼻子老道倒是性情中人，不像他師兄和那兩個和尚，江湖世故太深，說話四面光。」

皇甫華笑道：「楚兄你不也是性情中人嗎，俗語說：『唯英雄識英雄』，也唯有楚兄才能賞識清玄道長呀！」

楚靈哈哈笑道：「老弟，別罵人啦，楚某在你老弟面前，可不敢自命爲『英雄』——哦！老弟，你從老遠跑到杭州來，

大概不是純爲欣賞西子湖景色吧？」

皇甫華嘆口氣道：「當然不是。」

楚靈對皇甫華的答覆，似在意料中，正色道：「今日靈隱寺之會，老弟已知楚某身份，在丐帮中，地位雖然不高，但在江南一帶，還有這份力量，老弟如有需要，楚靈當盡傾江南分舵全力，爲老弟作後盾！」

皇甫華猶豫了一會，終於抱拳道：「楚兄好意，在下心領，將來如須貴帮弟兄帮忙，再向楚兄求助。」

「好吧。」楚靈漫應了一聲，隨即低聲道：「一劍堡堡主歐陽丕心毒劍毒，是名符其實的『毒劍』，老弟今天和他鬧得不歡而散，可要特別留神他不擇手段的報復！」

皇甫華劍眉一挑，但旋又微微一笑，抱拳道：「楚兄的金玉良言，在下會時時刻刻記在心裏！」

楚靈辭別皇甫華離開客棧，時已子亥之交，街上店舖已打烊，顯得冷冷清清。

他一路踏着溶溶月色，心裏却在担心皇甫華的安危，年歲輕輕的，雖有一身超人武功，却是毫無江湖經驗，而對手歐陽丕又是個生性陰沉，心黑手辣的老狐狸！

他急着趕往城北關王廟，那裏是江南丐帮分舵所在地，希望能在分舵調派兩名高手，暗中維護皇甫華，以免遭到歐陽丕的暗算。

不料他剛轉過兩條街，突從暗影中閃出一個人來，攔住楚靈去路，格格笑道：「楚化子，你倒逸興不淺，半夜還在賞月，可害苦了老夫，在這裏等你快一個時辰了。」

楚靈暗吃一驚，抬眼望去，攔路的是個身穿黑色長衫的瘦長老者，金魚眼，山羊鬍，口裏咬着一根長達四尺餘的鐵鑄旱烟管，說完話，「吧打吧打」猛吸，噴出一團一團的青霧。

「哦！『鐵烟管』包律，一劍堡的錢穀總管，」楚靈的語氣，有點調皮的味道。「閣下等候楚某，是欲施捨楚某一頓殘羹賸飯？嗯？」

「鐵烟管」包律金魚眼一翻，頦下的山羊鬍子翹了幾翹，冷聲說道：「楚化子，你少跟老夫來這一套，老夫只是奉命相請。」

「那想必是貴上歐陽堡主了？」

「不錯！你楚化子的面子可眞够光彩了。」

「楚某確是受寵若驚，只是——」

「怎麽樣？」

「楚某既不敢當貴上的邀請，同時現在也沒有時間……」

包律面色一變，喝道：「楚化子，你不要請酒不吃吃罰酒，給臉不要臉！」

楚靈冷笑道：「你還敢綁架楚某！」

包律陰惻惻一笑道：「閣下如眞不識相，那就很難說了。」

「了」字的語音特別亢，顯然是個暗號。

果然，聲音方落，又從暗影中閃出四個身着勁裝，手持青鋼長劍的精壯漢子，將楚靈團團圍住。

楚靈仍然冷笑道：「包律，你自信憑這幾塊料就能留下楚某？嘿！那你就把楚某估得太低了。」

「嘿嘿！能不能將你留下，試一下就知道了！」猛吸一口旱烟，撮唇噴出一串青色烟圈，突然大聲喝道：「給老夫拿下了！」

隨着喝聲，四劍齊發，雪亮的劍鋒，映着溶溶月色，反射出閃閃銀光，同時向楚靈身上刺去。

楚靈和皇甫華說他在丐帮中的地位不高，那是謙遜之詞，其實他在丐帮中的職司是長江「總巡察」，專門負責巡察長江各分舵的記律。

楚靈也因這特殊職責關係，須要明查暗訪，所以他雖是化子帮中一員，却很少穿着化子服飾。

當然，能在長江丐帮中高踞「總巡察」地位，除了要有機敏的頭腦和守正不阿的修養外，還得有過人的武功，才能勝任愉快。

楚靈雖年僅三旬開外，却完全具備了以上的條件，在整個武林中，他雖名聲不顯，但在丐帮中，提到「鐵面丐」楚靈，却是威名赫赫，莫不存三分敬畏之心！

他的隨身兵刄是一柄短七，在兵器上說是一寸短，一寸險，凡使用這種極短兵刄的人，武功都有極高成就。

他見四支長劍分從四個不同方位刺到，伸手自腰間抽出長僅盈尺的短七，一式「分花拂柳」，格開兩柄長劍，同時以一種極爲神奇的飄忽身法，一幌一閃，避開了另外兩支長劍的襲擊，也脫出了四人的包圍。

「好身法！」

包律口中嚷着，人也欺身而上，手中旱烟管點，砸，掃，劈，一輪疾攻，四個使劍漢子又及時圍了上來。

由於包律的加入，使楚靈感到壓力大增，加以他的兵刄太短，在五名高手的環攻下，也使他失去了近身搏鬥的機會。

這次，他是眞的陷身重圍，陷入苦鬥了！

包律在取得絕對優勢後，更是得理不讓人，口中不停的嚷着，冷諷熱嘲，無所不用其極。

楚靈心裏雖然氣煞，但頭腦極爲冷靜，他知道對方的惡毒用意，無非是想使他激怒躁進，或氣極分神，以造成他招式上的錯誤。

杭州是長江丐帮江南分舵所在地，其中自然不乏高手，楚靈抱元守一，苦苦支撑，自然是希望等候奧援，但他作夢也沒有想到城北關王廟的分舵，也被敵人侵入，將一班高手完全牽制住了，這是敵人一次計劃週密的行動。

十招……二十招……五十招……一百招……

從子亥之交到丑末時分，楚靈已記不清和敵人拆了多少招，這時他已髮髻散亂，衣服也是東掛一條，西掛一片，肩，背和大腿都負了劍傷，全身浴血，面色獰厲如鬼，但他仍然緊咬牙齦，拚命和包圍他的强敵週旋。

漸漸，漸漸……

楚靈因失血過多，神智開始有點昏亂，身法和招式都似失去了控制而顯得散慢呆板。

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看出破綻，攻勢愈轉愈凌厲，看情形他們是定欲制「鐵面丐」楚靈於死地了。

就在這危機一髮，生死須臾的當兒，忽聽一聲清叱：「打！」幾點黑影疾如流矢般，分襲包律等五人身上重穴。

接着自對面屋頂撲下一條黑色人影，身法之快，眞是捷逾鷹隼。

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被那疾如流矢的幾點黑影迫得一閃身，只聽「拍拍」連聲，那幾點黑影完全砸在地上，原來是幾片屋瓦，包律冷哼一聲道：「快！咱們先解決這化子！」旱烟管一掄，茶杯口大的烟鍋如泰山壓頂般擊向楚靈頭頂，四支長劍也分向楚靈各致命要害刺去。

而自屋上飛撲而下的那條黑影，也正間不容髮的趕到，左手駢指點向包律的喉結穴，右手點元金筆一搞，將其餘四支長劍格開。

「喂，你們要不要臉，幾個人圍殺他一個，何況他還受了重傷！」

包律被那飛撲而來的黑影一指逼退，心裏恨怒已極，抬眼望去，見對方一身黑色勁裝，臉上自眼睛以下，還蒙着一塊黑色紗巾，身材頎長，手持點元金筆，雖然看不到面貌已顯出英風颯爽，倜儻不凡。

「朋友，你如想多活幾天，最好趕快夾着尾巴滾，少管老子們的閒事！」包律怒喝道：「否則，嘿……」

「否則怎麽樣？」蒙面人冷笑聲道：「小爺就是看不慣你們這種以多爲勝的卑污擧動，這樁子事小爺管定了出手吧！」

「哈哈！够豪氣。」包律氣極而笑道：「既敢與『劍堡』爲敵，當不是無名之輩，先報個『萬兒』吧！」

「一劍堡？原來你們都是歐陽丕的爪牙。」蒙面人冷聲道：「那今晚就不能太辜負你們了！」

話剛說完，手中點元金筆已以一招極譎異的招式攻向包律，這一招不僅譎異，而且快得出奇，當時將包律嚇了一跳，迫得一連退了六七步，但蒙面人並未追擊，筆式一帶，又將四個使劍迫得連連後退。

「現在你們聯手上吧，」蒙面人冷嗤道：「反正你們已習慣了以多爲勝的！」

包律定了定神，雖然蒙面人方才那招譎異筆式使他嚇了一跳，尚以爲是自己一時疏於戒備所致，所以並不十分在意，但已蹩了滿腔怒火，再聽對方說話的那種狂傲語氣，更使他如火上澆油，一發不可遏止，怒喝道：「好！咱們上，先殺了這小賊再說！」

旱烟管一招「橫掃千軍」，首先發難，向蒙面人攔腰掃去，四個使劍漢子也如响斯應的四劍齊飛，分刺蒙面人四個不同致命部位。

蒙面人這時好整以暇，容到五件兵刄離身不足五寸，雙目中突然暴射出兩道懾人精芒，點元金筆揮灑間，只聽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同時發出一聲慘叫，人也跟着退到一丈以外，眞是來得快，退得更快，而且都是以手捂着右耳，鮮紅的血自手指縫中滲出，地上，端端正正擺着五隻不同形狀的耳朵。

蒙面人仍然站在原地未動，好像剛才這閃電般的一筆根本不是他揮出去的。

包律兩眼睜得像銅鈴，臉上一片驚怖神色，望着蒙面人，語不成聲的叫道：「你！……」

蒙面人嘿嘿冷笑道：「你是想知道小爺是誰，對嗎？」

包律仍然圓睜着雙眼，但沒有哼聲。

「『一枝桃』凌飛！」蒙面人——凌飛說話的聲音，就像是從冰窖裏吹出來的冷氣，凉颼颼的，使人心寒！「以你們今晚這種以衆凌寡，動輒致人於死地的作風，實是罪不容誅，不過，小爺還要借重你們幾張活口傳話，所以，每人只削去一隻右耳，以示薄懲！回去告認歐陽丕老賊，叫他隨時注意，霸王莊楊霖，就是他的榜樣！」

說完話，左臂一甩，一點銀星直奔包律。

包律下意識伸手一抓，才發覺抓到手裏的銀星毫無勁力，顯然不是暗器，但當他攤開手掌，看到抓的是一枝長約盈寸的銀製桃花時，更如見到噬人惡魔般，登時面色灰敗，托着銀製桃花的手臂，也瑟瑟抖個不停。

「你……你就是……」

「不錯！小爺就是近月來連續殺死幾個武林敗類的兇手！」凌飛殺氣滿臉的冷聲喝道：「滿意了吧。嘿！希望你們能趁着小爺主意未改變前，夾着尾巴快滾！否則……」

包律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向四個使劍漢子打了個手式，低聲喝道：「咱們走！」翻身擰腰，首先飛身上了屋背，四個使劍漢子自也不甘落後，「唰唰唰」跟踪飛起，霎眼間便走得沒了影子。

凌飛嘴角噙着一絲傲然笑意，轉身走到楚靈身旁，低聲道：「朋友，你的傷勢不要緊吧？」

楚靈坐在地上抱拳一拱，道：「這點傷勢不要緊的。承蒙凌少俠仗義援手，使楚某倖免于難，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凌飛嘿嘿冷笑道：「閣下恐怕是言不由衷吧？」

楚靈面色突然一沉，怒道：「凌少俠雖對楚某有救命之恩，可不能任意污辱楚某人格！」

凌飛道：「閣下方才不還你和那個皇甫華在商量着如何算計在下嗎。」

楚靈「唔」了一聲，正色道：「這不假。不過少俠救了楚靈一命是私恩，而少俠近來所造殺孽，已激起武林中的公憤，楚某參與緝捕殺人兇手是公義，兩下自不能混爲一談……」

凌飛朗聲一笑道：「楚大俠能公私分明，倒使在下萬分敬佩！」

「不敢！」

「在下想請楚大俠代辦一件事情，不知楚大俠是否願意帮忙？」

「只要不陷楚某於不義，即使蹈湯赴火，甚至賠上楚某這條命也決不敢辭！」

「事情並不如楚大俠想的那麽嚴重，在下只請大俠代轉一句話兒。」

「哦！」楚靈確是有點感到意外的。「請你轉告那位皇甫華少俠，不要憑他的武功，橫加干涉在下之事！」

「凌少俠可否容楚某問你一句話？」

「當然可以。不過在下能答才答，不

能答的，還請楚大俠見諒！」

「少俠近月來連續殺了好幾位武林同道，致使武林中人惶惶不可終日，少俠目的何在？」

「這個暫時歉難作答！」凌飛仰面看了看天色，語氣異常堅定的道：「不過在下可向楚大俠保證，決不會錯殺一個好人的！」

「這……」

「現在時刻已離天亮不遠，楚大俠受傷雖然不重，但失血過多，也應該好好調養。」伸手自胸衣裏取出一隻紫玉瓶，傾出三粒殷紅藥丸交給楚靈。「這丹丸對療傷補血，極具靈效，楚大俠請自珍重，在下告辭了！」

凌飛說走就走，好快的身法，一個飛縱，便失去了他的踪跡。

楚靈想想適才的遭遇，直像作了一場惡夢，不禁搖搖頭，長長噓了口氣，然後將三粒殷紅藥丸納入口中。

× ×

泰興綢緞莊不僅規模極大，而且歷史悠久，在杭州可算是盡人皆知，店主東何曉春已年屆花甲，胖胖的常年一副笑臉。

這天晚上雞已報曉，他那間裝璜得金壁輝煌的書房裏面，却仍燭火通明，有人在把盞暢飲。

紫檀木的八仙桌上，擺滿了下酒菜餚，店東何曉春正陪着一個濃眉巨目，相貌十分威武的虬髯老者在淺斟低酌，但從他們凝重的臉色看來，似在漏夜商量着一件極關重要的事情。

「歐陽老弟，你能確定那兇手是皇甫虎臣的兒子？」何曉春目注虬髯老者，懷疑的問。

「雖不敢說完全確實，相信也不會離譜太遠。」原來這個被何曉春稱呼爲歐陽老弟的虬髯老者，正是浙東一劍堡的堡主——「毒劍」歐陽丕。「他所殺的，都是與當年那樁公案有關的人物，小弟決不相信這是巧合。」

「這就奇了，」何曉春皺眉道：「參加當年那樁公案的，除了已死的幾位外，就只有你和愚兄了，當時計劃那個辦法，可並無外人在場，這秘密怎會洩漏出去的呢？」

「現在還沒有查出來，」歐陽丕道：「我想很可能是我們中的那一位平常說話不注意，一時說溜了嘴，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致把這個秘密洩露了出去。」

「唔，很可能。」何曉春撚着頦下長鬚點頭道：「你對這事可曾想出對策？」

「老哥，你想我歐陽丕就這樣容易任人宰割！」歐陽丕微微一笑，臉上不自覺的流露出一股得意之色。「褚逑先和趙一峯被害時，我還沒有甚麼感覺，等到李夢蛟也相繼被害，我突心生警兆，覺出事態已不尋常，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才決定將少林和武當都拖下水，這有兩點好處，一則可以增加我們的勢力，同時有他們兩派出面，也更顯得冠冕堂皇呀……」

何曉春突然一掌擊在桌上，然後大拇指一豎，哈哈笑道：「高！這一着確實高明得很！愚兄就想不到這樣週全。……哦，還有，你對那個皇甫華好像也深具戒心，而且當面給人家難堪，晚上又派人去擄劫楚靈，並派人到關王廟騷擾丐幫分舵，不嫌樹敵太多麼？」

「老哥哥，不是兄弟褒貶你，你這人實在太忠厚了。」歐陽丕冷冷笑說：「老實說我根本就不相信皇甫華那小子……」

「可是人家將兇手從暗中抖了出來，這……」

「算啦！老哥哥，這只是個障眼法兒，說句不客氣的話，老哥哥請不要介意，兄弟是玩障眼法的老祖宗，那小子還嫩得很，豈能騙得了我！」

「你是說他們根本就是一道的？」

歐陽丕哈哈笑道：「老哥哥你總算想通了！」

這時，一個青衣小帽的伙計匆匆走了進來，在何曉春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何曉春臉色一變，轉向歐陽丕道：「老弟，大概是包律他們回來了，而且都負了傷，你現在要不要讓他們進來？」

歐陽丕也臉色大變，大聲道：「這幾個飯桶大概是把事辦砸了，嘿！我不會饒了他們的！老哥哥，你讓他們進來。」

何曉春向那青衣小帽的伙計一揮手，不一會兒，包律領着四個使劍漢子走了進來，也顧不得右耳根仍在冒血，誠惶誠恐地垂手躬身道：「屬下見過堡主。」

歐陽丕見到他們那副狼狽樣子，心裏早已火冒三千丈，不過在事實眞象未明前，還是忍了下來，冷聲說：「事情辦得怎樣了？」

包律已發覺堡主臉色不對，久在積威之下，一顆心已「怦怦」直跳，低着頭說道：「屬下低能，未將堡主交派的事辦妥，眞是該死！」

歐陽丕一聲冷哼，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只嚇得全身一陣顫抖。

何曉春見到這種情形，似是心有不忍，先打了個很響亮的哈哈，藉以冲淡緊張的氣氛，然後向包律道：「包老弟，不妨事的，經過情形如何？你只管慢慢說，一切有何老哥担待。」

包律偷偷望了歐陽丕一眼，見他毫無表示，一顆懸着的心，總算放了下來，於是便將所有經過情形，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並將一枝銀製桃花雙手呈給歐陽丕。

歐陽丕接過銀製桃花，畧一過目便轉交給何曉春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正是冲着咱們來的。嘿嘿，孫大聖一個觔斗十萬八千里，却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我倒要看看那小子有多大的能耐！」

何曉春沉思了一會，道：「老弟，老哥哥還是有點不懂，這小子姓凌，怎會是皇甫虎臣的兒子？」

歐陽丕哈哈笑道：「老哥哥，你不止人忠厚，而且也很健忘啊。」

何曉春突然用手掌在頭上猛拍了一下，笑道：「我眞夠糊塗了，黃虎臣的老婆不是人稱『慈航女史』凌素心的嗎，當初他們夫妻分手時，將一對孿生兒子一人分一個，凌素心帶走的兒子便可能就隨母姓了……」

「老哥哥，現在一切都明朗了，」歐陽丕道：「也許少林和武當的四位方外朋友對小弟有點不滿，小弟得去穩住他們，同時也進行小弟的計劃。」

「現在？等天亮了去不好嗎？」

「不行，咱們得爭取時間，不能讓敵人着了先鞭！」歐陽丕似心有成竹，接着又向包律囑咐道：「你們就在這裏療傷，未得我的准許，決不許離開此處一步。」

× ×

小橋，流水，人家，是一副多富詩情畫意的素描！

在銅扣山西北麓，有十數戶人家，竹籬茅舍，倚山傍水，雖是疏疏落落的，倒是鷄犬相聞。

這裏雖然有山有水，却是沒有肥沃的良田，居民大都是靠在山坡上種點地瓜或蔬菜，以及上山採樵，挑到附近小鎮，換取日需品。

在這十數戶人家中，有一戶只有母子二人相依爲命，母親是個雙腿癱瘓的中年婦人，雖然畧嫌消瘦，但從她面部的輪廓，仍可找出她年輕時的俏麗影子。

兒子年約二十許，身材頎長，雖是一身粗布衣褲，經常櫛風沐雨上山打柴，但並不稍減他那與生俱來的英俊爽朗氣質。

這天晚上時份，年青人回到家裏，剛擱下繩索扁担，便聽他娘在房內喚道：「是飛兒回來了嗎？」

「是的，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匆匆走進內室，向一個以棉被墊背，斜靠在床上的中年婦人道：「娘，孩兒今天給你老人家抓藥回來了。」

「唉！你這孩子就是不聽話。」中年婦人嘆口氣道：「娘的這種病，不是一般草根樹皮可以奏效的，除非……」

「可是，」名叫飛兒的年輕人急道：「娘是知道的，『浩氣神功』和『純陽無風指』這兩宗奇奧武功，在武林中失傳已數十年之久，豈是一朝一夕可以找得到的！不過，孩兒決盡……」

「好啦，飛兒，娘知道你是個孝順的孩子。」中年婦人雖是帶着微笑說話，但不難發覺微笑中滲有一份落寞和蒼涼！「眞是奇怪得很，近數日來，娘的心情突然起了極大的波瀾，不管怎樣抑制，都平靜不下來，好像要發生甚麼重大的事情，飛兒，娘眞爲你担心死了！」

「娘，孩兒不是辦得很順利嗎。」名叫飛兒的年輕人，臉上流露出一片不屈不撓的剛毅神色，連說話的語氣，也充滿了力量！「現在仇人已大部被孩兒殺了，祇剩下兩個罪魁禍首，嘿！想不到平常以清高自詡的少林和武當兩派，居然也捲進了這場是非漩渦，給那班面善心毒的僞君子撐腰，孩兒非得好好的給他們一些顏色看看，……」

「飛兒，凡事要三思而行，切不可意氣用事，少林和武當以往清譽都很好，頗受武林同道的尊敬，娘並不阻止你警誡他們，但適可而止，也許將來咱們母子還有借重他們的地方！」

「娘的教誨，孩兒緊記在心就是！」名叫飛兒的年輕人突然「啊」了一聲，興奮地道：「娘，孩兒還忘了告訴妳一件事，前天在靈隱寺門口，當孩兒刺殺那惡賊楊霖時，竟然被人發覺了。」

「哦！」中年婦人顯得異常吃驚，「是不是楊霖的黨羽？」

「嘿！楊霖是個甚麼東西，恐怕給人家提鞋，人家還嫌他手笨呢。」

「你和他交過手哪？」

「嗯，因爲靈隱寺前遊人太多，恐誤傷無辜，所以孩兒將他引到呼猿澗……」

「結果呢？」

「那人使用一柄鐵骨摺扇，招式異常奇奧，顯然是受過高人的薰陶，孩兒一時見獵心喜，便撤出點元金筆，和他惡鬥了十餘招，若不是楊霖的爪牙趕來，孩兒眞想和他打出個勝負來呢。」

「鐵骨摺扇？」中年婦人在心裏念着，她對「鐵骨摺扇」似有種特別感受，所以也聽得特別入神。不禁問道：「那人大概甚麼年紀？」

「啊娘，孩兒正覺着有點奇怪，那人不但年齡和孩兒髣髴，就是相貌也很相像，就像是一雙孿生兄弟般。」

「你……」中年婦人的神情，突然變得異常激動，連聲音都有點顫抖起來。「他……可是身穿一襲白綢長衫，胸前綉着一株淡紅色的寒梅？」

「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愕然道：「妳怎會知得到這樣清楚？是否那人來過這裏？」

中年婦人雙目已滿蘊熱淚，嘆口氣道：「飛兒，你明天將那人引來這裏，讓娘看看！」

「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一時感到萬分迷惘，痴痴地望着他娘，口齒啓動，仍想發問，中年婦人已拭去雙目中淚水，苦笑着道：「飛兒，娘知道你心裏是存着一個栲栳大的疑團，現在不要問，照娘的話做，明天你自然就會明白了！」

「是的！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顯得有點委屈的低應了聲。「孩兒現在給你熬藥去。」

× ×

曙色微曦。

杭州城內雖然已有很多爲生活而早起的人，但畢竟很有限，街道上仍然是顯得冷冷清清的。

這時，正有個身形頎長的年輕人，穿着一件淺藍色長衫，手搖洒金白摺扇，儀態瀟洒，步履從容，似在瀏覽這鬧市中的早景。當他經過一條交义路時，忽一眼瞥見少林寺的兩個和尚，和武當山的兩個道人也正從另一條路向這邊走了過來。

他不禁心中一動，暗忖：這倒好，我正想去找他們晦氣呢，想不到機緣如此湊巧，竟在此地不期而遇，省去很多麻煩。

兩僧兩道同時也看到了他，出聲招呼道：「皇甫小施主，請稍留步，貧僧等正是來探訪你的呢！」

他忽然心念一轉暗道：好哇，他們既將我誤認作皇甫華，我何不就以假當眞，好好的戲弄他們一番。主意既定，於是故作神秘地用手朝前一指，腳下不但未停，而且反而加快了速度。

在鬧市中，爲免驚世駭俗，雖不便施展飛行術，但他那種如行雲流水般的步法，其實已暗中滲入千里俄頃的縮地之方，不過一般普通人不易發覺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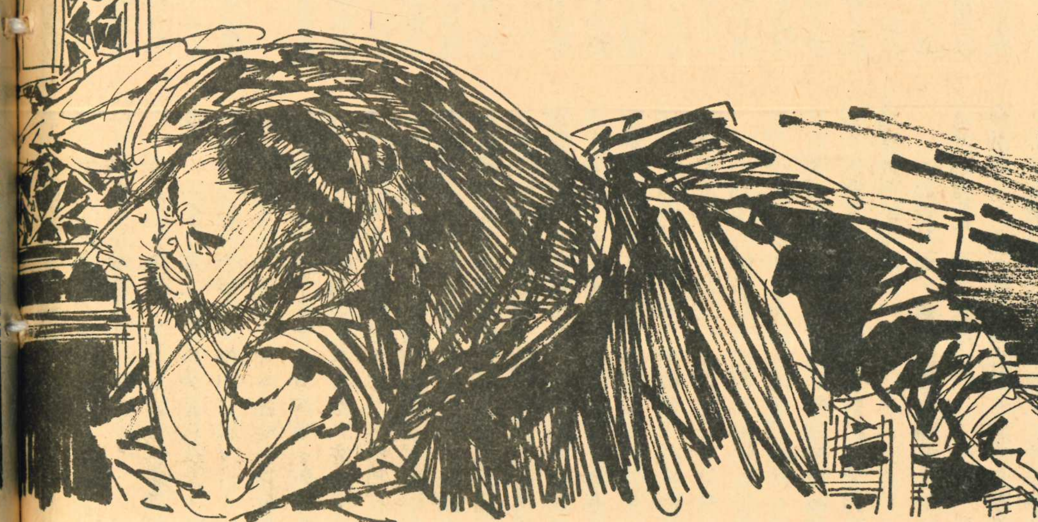
法雲道：「皇甫小施主恁大早起急急趕路，一定是有了兇手的綫索，咱們適時趕上，正好可以協助他一臂之力！」說完，腳下突然加勁，不疾不徐地遠遠跟在身穿淺藍色長衫的年輕人後面。（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朱唇令



賭國中稱霸　殺手圈尊王

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畫晚晴新，雲低晚渡帆來重，潮落寒沙鳥下頻；未必柳間無謝客，也應花裏有秦人，嚴光萬古清風在，不敢停橈更問津。

這是晚唐詩人讚美「富春江」的一首最能傳神的詩。

有人說：天地間最好的造物傑作，首推「富春江」。

不錯！以風景而言，「富春江」，是最能代表江南地區那種水送山迎的曲折形勢。

「富春江」爲「錢塘江」的上游，又稱「新安江」，由皖南流入「浙江」，沿途滙合各地支流，由「杭州灣」入海。

其實，這條風景奇絕的江流，是分段命名的，眞正的「富春江」，僅僅指由「桐廬」至「富陽」這一段百十里的水程而言。

至于「富春江」的風景，究竟是如何的美，怎樣的奇，讀者諸君只要細玩味前面的那首古詩，也就不難想見的了。

這是「富春江」左岸的「富陽」城。

「富陽」，本來就因爲它伴着名聞全國的「富春江」，而「城以江貴」，成爲名城。可是，近三年來，却更加响亮起來，不論是大江南北，或者是長城內外，只要走在外頭跑跑的人，都知道江南地區，有一個名震天下的「富陽城」。

原因是「富陽」城中，出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僅僅是在短短的三年之中，他的名號，就驚動了整個江湖。

這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之所以稱爲非常了不起，而不冠以「非常偉大」的字樣，那僅是因爲他，不過是一個職業兇手兼職業賭徒而已。

這兩種職業，都不是受人尊敬的，所以，儘管他有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却不過是一個下流社會中的小人物，也儘管他業已名震江湖，却沒人對他有過甚麼「偉大」稱讚。

這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姓方，名仁傑，人長得很帥，外表看來，最多不過二十三四歲，不論春夏秋冬，他的身上，始終是一襲白色長衫，有如一位翩翩濁世的佳公子，不認識他的人，誰也不會想到，這位外表一派斯文的佳公子，竟然會是一位殺人不眨眼的職業兇手。

由于他是一位不太受人尊敬的人物，因而江湖上的一些好事之徒，也就公送他一個不太好聽的綽號——「雙絕郎中」。

當然！顧名思義，這所謂「雙絕」中的一絕，必然是賭，另一絕却是殺人的手法。

不論是賭技也好，殺人的手法也好，自他出道以來的這三年之中，可沒人聽說過「雙絕郎中」方仁傑有過敗績。

同時，也沒人知道他的身世和來歷。

「富陽」城中的人，只知道方仁傑是外地人，于三年之前才遷到「富陽」來。三年之前，是兄妹兩人，三年之後的如今，仍然是兄妹兩人。

對了，現在應該說到他的令妹了。

方仁傑的妹妹，芳名文英，約莫十八九歲，那一份美，可就不用說啦！眞算得上是增一分兒太肥，減一分兒太瘦，五官四肢，都安排得恰到好處，尤其是那張白裏透紅，吹彈得破的臉蛋兒，更使人一見之下，會油然而生犯罪的企圖。

而且，方文英與乃兄的個性，也完全不同。

方仁傑是外向性的，整天不在家，幹的活兒，也算是令人側目的邪活兒。

可是，這位方文英，却是足不出戶地，有如一位大家閨秀，對左隣右舍，也相處得非常融洽……

這是一個暮春三月的黃昏。

「富陽」城中，那家規模不小，也是唯一的一家賭場——蔡記賭場中，却已經是燈火輝煌，萬頭鑽動地，在豪賭着了。

當賭場中烟霧迷漫，所有賭鬼們，都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枱面上的變化時，忽然有人驚「咦」一聲：「老王，你瞧，那是誰來了？」

說話的是一位青衣漢子，沉着，並以手肘碰了碰他旁邊的一位灰衣大漢。

這是專賭單雙的一個枱子，灰衣大漢顯然輸了不少錢，這時正全神貫注着，那一隻控制他的賭注的寶碗，顯得很緊張，臉色也很不好看，聞言之後，很不耐煩地，接道：「管他！」

青衣漢子低聲笑道：「是『雙絕郎中』來啦！」

灰衣大漢這才精神一振，說道：「眞的？」

青衣漢子道：「不信，你自己瞧。」

不錯！委實是「雙絕郎中」方仁傑來了。

他，正沿着最右邊那一個賭骰子的枱子，手搖着摺扇，一個一個枱子地，踱了過來，顯得悠閒已極。……

灰衣大漢扭頭匆匆一瞄，禁不住雙目爲之一亮地，點點頭道：「不錯，是他來了。」

青衣漢子接道：「已經有一個月，沒看到他上賭場來了。」

灰衣大漢接口道：「賭鬼不上賭場，那準是有了別的活兒，離開了『富陽』城了啦！」

青衣漢子一怔，說道：「他還另有活兒？」

灰衣大漢笑道：「他，除了賭外，不是還有一項殺人的絕活兒麼！」

「對，對，」青衣漢子恍然大悟地接道：「這一個月中，準定又有甚麼人倒了霉了。」

這時，寶開了，開的是單，而灰衣大漢押的却是雙，于是，灰衣大漢那剛剛稍微轉好的臉色，剎那之間，又變成一片灰白。

青衣漢子又以手肘碰碰他，貼着他的耳朵，低聲說道：「不要喪氣，『雙絕郎中』來了，他最愛賭單雙，每次都是到這張枱子上來的。」

灰衣大漢苦笑道：「我知道，可是我已經沒資格再賭了。」

青衣漢子一楞道：「怎麼？已經輸光

了？」

灰衣大漢苦笑如故地道：「方才那一注，是我最後的一點本錢。」

青衣漢子不加思索地接道：「不要緊，我借給你。」

說着，探懷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錠子，向對方手中一塞道：「够了麼？」

灰衣大漢的臉色，又恢復正常了，並連連點首地，含笑說道：「謝謝你！謝謝你……」

這時，方仁傑已悄然到了灰衣大漢的背後，並塞給他手中一個兩重的金錠子，以眞氣傳音向他說道：「押雙。」

這是「雙絕郎中」方仁傑的慣例，每次下注，都是悄沒聲地，臨時找人代下，灰衣大漢總算是時來運轉，接連三注下來，不但先前輸掉的，已全部贏回，並且還足足贏了五十多兩。

可是到第四注時，其餘的賭鬼，也發現了這一秘密，于是紛紛跟着他下注，使得那莊家臉色大變地，走下座位來，向着方仁傑抱拳一拱，苦笑道：「方公子，你何苦跟小老兒過不去呀！」

這情形，也就是方仁傑自己不肯公開下注的原因。

因爲，他每賭必勝，只要他一下注，其餘的人都紛紛跟進。

試想，那情形，誰還敢作莊哩？

方仁傑聳聳肩，也苦笑道：「好，我撤回賭注。」

說着，將他那已累積到八兩黃金的賭注，自行收了回來。

那莊家仍然在苦笑着：「方公子，你撤回去了，小老兒很承情，可是其餘的朋友都不肯撤，這一寶，教小老兒怎麼敢開呀？」方仁傑一蹙劍眉道：「這個，我可沒法帮忙呀！」

那莊家抱拳長揖，正容說道：「方公子一代奇俠，一言九鼎，只要您交代一句，小老兒就受用不盡啦！」

方仁傑笑道：「够了！你這老狐狸，可眞難纏。」

接着，星目環掃那些下注的賭徒們，含笑說道：「諸位，請看在下薄面，將賭注撤回吧！如果諸位豪興未盡，在下倒可以陪諸位玩玩。」

人羣有人附和道：「只要方公子肯作莊，我們一定賭下去。」

「是呀！歡迎方公子作莊。」

「歡迎……」

「歡迎……」

原來方仁傑雖然是每賭必勝，但也僅限于他自己下注這一方面，如果由他自己當「寶官」，作莊，情況就不同了。

這也就是一般「寶官」和莊家們不敢讓他下注，而賭徒們却又歡迎他作莊的原因。

當然！他是否於作莊時，故意給人家一點甜頭嚐嚐，那就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了。

于是，就在一片「歡迎」聲中，所下的賭注，都撤回去了，而方仁傑也很自然地坐上了「寶官」的位子。

這情形，使得那原來的「寶官」（即莊家）如釋重負地，抹去額頭冷汗，並向着他深深地一躬，滿臉諂笑道：「多謝方公子，小老兒這廂有禮。」

方仁傑笑道：「老兒，不要來這一套，今宵，我沒帶錢，倘若不够時，你得給我墊上。」

那莊家連連點首道：「沒問題，沒問題，不論要多少，只要方公子你一句話就行。」

于是，中斷了的豪賭，又再繼續進行着。

今宵，也許是方仁傑有意「放水」，個把時辰下來，已輸掉將近二萬兩的白銀了。

二萬兩白銀不是一個小數目，雖然對一家賭場而言，輸掉這個數目，也算不了甚麼，但如果輸在一個普通人身上，那就很可能足够逼得他上吊的了。

可是，目前的方仁傑，却仍然是泰然自若地，在繼續賭下去，並頻頻含笑招呼着：「諸位只管放胆下注，多了我不敢吹，十萬八萬兩銀子，方仁傑還輸得起。」

輸得起，就多輸一點吧！

于是，又半個時辰過去，這家「蔡記賭場」，已替方仁傑墊付出三萬五千多兩銀子了。

時間已近午夜，但豪賭還在進行着。

那位原先當「寶官」的灰衣老者，也一直陪在他的身旁，端茶，送水，送點心，忙個不停。

也許是方仁傑覺得賭場替他墊付的銀子太多了，居然扭頭向灰衣老者笑問道：「老兒，已經快輸掉四萬了，你們東家會不會不放心？」

灰衣老者呵呵大笑道：「方公子說笑了，目前江湖上，有幾個像您這樣的方公子，如果說，對你方公子都不放心，還能對誰放心呢！」

方仁傑也呵呵一笑道：「怪不得貴上如此重用你，說出來的話，每一句都令人怪舒服的。」

說話間，他又熟練地，旋轉着制錢，並將寶碗蓋了下去，含笑接道：「諸位，今宵我的手氣特別背，如果諸位不好好地把握住這機會，多贏點銀子，那可實在太可惜了。」

就當那些賭鬼們眉開眼笑地，紛紛下注之時，突然，「蓬」地一聲，枱面上擱下一個圓形布包，並傳出一聲冷笑道：「押單。」

方仁傑含笑接道：「由朋友你下注的位置，我已知道你是押單，所以，不必另加說明，不過，我却須要知道，這布包裏面是甚麼東西？」

他，口中說着，一雙精目，却並沒看那下注的人，只聽那陰冷語聲道：「裏面是一顆人頭。」

世間居然有用人頭作賭注的人，眞算得上是語驚四座了。

也因爲如此，那陰冷語聲一出，所有賭枱週圍的目光，竟一齊循聲投注過去。

那是一位五短身裁，顯得矮小精悍，身着黑色勁裝的中年人。

他，承受着那麼多驚訝的目光，却是若無其事地，泰然自若。

身爲「寶官」的方仁傑，劍眉微軒之間，那一旁的灰衣老者却是臉色一變地，搶先問道：「此話可眞？」

那黑衣人冷然接道：「不信，你可以打開瞧瞧。」

灰衣老者連連搖手道：「這個……老朽可……可不敢接受。」

黑衣人目注方仁傑，笑了笑道：「方公子，你呢？」

方仁傑微仰臉，漫聲應道：「我怎麼樣啊？」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名震天下的『雙絕郎中』方公子方大俠，難道也怕見人頭？」

方仁傑仰臉如故地道：「朋友，說你的來意吧？」

黑衣人仰首呵呵大笑，道：「這裏開的是賭場，方公子你說，我的來意是甚麼的呢？」

方仁傑冷哼一聲，道：「不錯！這兒開的是賭場，但賭場之中，却沒有賭人頭的先例。」

黑衣人冷然一笑道：「方公子一代奇俠，難道就不能在這兒開創一個賭人頭的先例麼？」

方仁傑這才一收下巴，向着黑衣人目光深注地問道：「朋友，是專程冲着我而來？」

黑衣人「唔」了一聲道：「可以這麼說。」

方仁傑點點頭道：「好！把布包打開來。」

黑衣人笑了笑道：「這個，在下倒是可以遵命。」說完，立卽着手，解起布包來。

布包裏面，還有着三層油紙，一層層的，將油紙解開，才現出一顆女人的頭顱來。

那女人可能被殺不會超過一個月，雖然這顆人頭已被石灰，或者是被用甚麼藥水洗製過，却依然保持原來的面目。

大致說來，這女人長得很美，年紀約莫在二十三四之間。

儘管人頭上不見一絲血漬，而且，除了散放着一片藥水氣之外，也沒甚麼惡臭氣味。

但在枱子上擺上一顆人頭，總不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因而一些胆小的賭徒們，入目之下，立卽嚇得一聲驚呼，掩面匆匆離去。

同時，有人與「雙絕郎中」賭人頭的消息，也在賭場中不脛而走，使得整個賭場的工作，都停頓下來，胆小的，脚底抹油，溜之乎也，胆子大一點的都是遠遠地圍觀着。

也因爲如此，使得這一家本來是人聲吵雜的賭場，突然之間，就靜了下來。

方仁傑向着那顆人頭蹙眉打量之間，那黑衣人還特別將人頭的面孔正對着他，然後冷冷地笑道：「認得她麼？」

方仁傑淡淡地一笑道：「這是我自己殺下來的人頭，而且爲時未滿一個月，我怎會不認識！」

黑衣人冷哼了一聲，說道：「你認識就好……」

方仁傑注日問道：「閣下是這女人的甚麼人？」

黑衣人一挫鋼牙，道：「我是她的丈夫。」

「哦……」方仁傑漫應道：「論你們的關係，你是有理由前來尋仇，可是，你却找錯了對象。」

黑衣人微微一怔道：「片刻之前，你還承認過，人是你殺的，怎麼一眨眼，就不肯認賬了？」

方仁傑笑道：「殺人也不過頭點地，方仁傑堂堂七尺之軀豈有自己作過的事，不肯認賬之理！」

黑衣人注日問道：「那你爲何說我找錯了對象？」

方仁傑道：「朋友，理由很簡單，第一，你這個老婆，無惡不作，天生淫賤，人人皆曰可殺……」

黑衣人冷然截口道：「那也輪不到你去殺她！」

方仁傑笑了笑，道：「可是，有人向我委託，你閣下也是跑江湖的人，既然能找到這兒來，那麼也該知道，在下我是一個職業兇手。」

黑衣人冷哼一聲：「職業兇手就可以隨便殺人？」

「不錯。」方仁傑正容接道：「這是武林盟主所特許的，只要有當事人委託，憑着那一部合約，我就可以不負殺人的責任。」

黑衣人怒聲道：「武林盟主算甚麼東西，凡是道上人，誰不知道他，已是一個名存實亡的傀儡。」

方仁傑漫應道：「不論如何，他總是現任的武林盟主呀！」

黑衣人哼了一聲道：「那委託你的人是誰？」

方仁傑歉笑說道：「很抱歉！這個問題，只有現任武林盟主，才有權向我查問的。」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你以爲我不敢去找他？」

方仁傑笑道：「你是苦主，自然有權利也應該有這份胆量去找他的。」

黑衣人輕輕一哼道：「好，這宗事情就暫時作罷。」

方仁傑含笑接道：「那麼，閣下可將人頭收回去了，免得妨碍賭場的生意。」

黑衣人笑問道：「方公子怎會如此健忘？在下進門時，不是早已說過，是『押單』的麼？」

說着，並向那顆人頭指了指。

方仁傑爽朗地一笑道：「好！閣下既然有此豪興，小弟也只好勉爲其難地，捨命奉陪了。」

接着，才臉色一整道：「如何賭法？說吧！」

黑衣人神秘地一笑道：「我的賭注，有點特別，既不賭金銀，也不要你拿出人頭來陪襯。」

方仁傑劍眉一蹙道：「那你要賭些甚麼呢？」

「賭人。」

「人如何賭法？」

黑衣人含笑反問道：「聽說閣下有一位綺年玉貌，仍然是待字閨中的令妹，是也不是？」

方仁傑意味深長地，「哦」了一聲道：「不錯。」

黑衣人笑道：「這就是說，如果我贏

了，方公子賠的，就是令妹方文英。」

方仁傑也是神秘地一笑，說道：「這個，……」

語聲一頓就是半响沒有下文，黑衣人忍不住地冷笑一聲道：「怎麼，名震天下的『雙絕郎中』也有不敢賭的時候？」

方仁傑笑了笑道：「不是不敢賭，而是覺得這賭注，對我自己而言，是太不公平。」

黑衣人注目問道：「此話怎講？」

方仁傑笑道：「閣下想想看，你贏了，可以獲得一位千嬌百媚的美人兒，而我贏的，却是一顆百無一用的人頭，這能算是公平麼？」

黑衣人冷冷地一笑道：「人頭是你自己是的殺孽，贏回去好好安葬，並超度亡魂，不也可求個心之所安麼！何況，這一注，你還未必能贏哩！」

方仁傑怔了一下道：「朋友，你這一套歪理，倒也頗為動聽……」

黑衣人截口問道：「這是說，你已經接受了？」

方仁傑笑道：「閣下已經找上門來，我不接受也不行啦！」

黑衣人沉聲接道：「那麼，開寶！」

「慢着，」方仁傑含笑接道：「這種賭注，雖然不敢說是絕後，却是空前的，所以不能太過草率，而必須……」

黑衣人冷然截口道：「那來這麼多的廢話！」

方仁傑笑道：「不是廢話，而是必須要說明的正經話，因為，萬一你贏了，我就可能會成為你的大舅子呀！」

「可能？」黑衣人蹙眉問道：「這兩個字如何解釋？」

方仁傑笑了笑道：「這就是說，縱然你將我的妹子贏了過去，也不一定就成為我的妹夫。」

黑衣人笑問道：「這句話，想必也另有解釋？」

「不錯，」方仁傑接道：「因為婚姻是人生大事，你看中了我的妹子，我的妹子却不一定能看中你……」

黑衣人截口笑道：「只要我能把她贏過去，到時候，恐怕由不了她作主。」

方仁傑正容說道：「這也正是我須要事先說明的原因，你必須承諾不强迫她，我才同你賭。」

黑衣人笑問道：「難道『雙絕郎中』也有失去必勝信念的時候？」

方仁傑道：「如是我下注，我有百戰百勝的信念，但由我作莊情況就不同了，否則的話，誰還敢在我的莊上下注呢？」

黑衣人「唔」了一聲道：「說來也是道理。」

話鋒畧為一頓之後，又注目問道：「照你這樣說來，如果她自己不同意時，我贏她回去，豈非反而成了一個累贅？」

方仁傑笑道：「眞要演變到那程度，那麼，除了作老婆之外，其他你都有權自由處理。」

黑衣人點點頭道：「好！我代敝上承諾，不勉强她就是，但我將盡一切手段去說服她。」

方仁傑道：「只要你能說服她，那自當別論。」

緊接着，又忽然一怔道：「怎麼？你這空前的奇賭，並非代表你本人？」

黑衣人訝問道：「誰說的？」

方仁傑道：「否則，你方才那『代敝上承諾』的話，又如何解釋呢？」

「哦！」黑衣人含笑接道：「原來你指的是這個。」

微頓話鋒，才一整神色道：「那麼，我不妨正告你，由于賤內的胡作非為，使我對于女人，算得上是傷心透了頂，所以，嚴格說來，方公子代我『清門戶』我不但不該向你尋仇，並且還應該衷誠地感激你才對……」

方仁傑蹙眉接道：「既然如此，那你為何還要將令正的人頭帶來，作此空前的奇賭呢？」

黑衣人慢慢應道：「這是因為，我想將令妹贏了過來，當作一份難得的珍貴禮品……」

方仁傑截口一「哦」道：「我明白了，你是準備將我妹子贏過去，當作禮品，送與貴上？」

黑衣人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方仁傑臉色一沉道：「既然如此，我還得先行明瞭，貴上是甚麼人才行。」

黑衣人眉飛色舞地接道：「提起敝上，那眞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方仁傑冷冷注目道：「誰？」

黑衣人含笑接口說道：「黃飛虎。」

方仁傑星目中異彩一閃，說道：「哦！原來是有『南天王』之稱的『飛虎寨』寨主。」

不等對方接口，又含笑接道：「原來閣下是來自名震江湖的『飛虎寨』，眞是失敬得很。」

黑衣人笑了笑道：「如果結上這門親戚，該不算是辱沒了你方公子吧？」

方仁傑笑道：「哪裏，哪裏，這是打着燈籠也不容易找得到的好事，在下豈會如此不識好歹哩！」

黑衣人笑問道：「那麼，方公子是已經同意了？」

方仁傑淡然一笑道：「閣下好像是蠻有把握會贏在下這一注似地？」

黑衣人點首接道：「不錯，在下心中的必勝信念，決不低於你方公子。」

方仁傑道：「你別得意太早，縱然你贏了，舍妹能否同意高攀，還在未定之天哩！」

黑衣人笑了笑道：「這是以後的事，現在，閒話少說，還是開寶吧！」

「行！」方仁傑一隻右手已搭上寶碗，沉聲說道：「朋友，你決定押單？」

黑衣人也沉聲說道：「我早就已經說過了。」

方仁傑笑道：「現在要改變主意，還來得及。」

「決不更改！」

「你不後悔？」

「笑話！」黑衣人一隻右腕已搭上枱子的邊緣，沉聲接道：「開！」

寶碗應聲而啓，黑衣人目光一觸之下，却是臉色大變地呆住了。

原來呈現在他眼前的兩枚制錢，赫然都是正面，這，也就是所謂「雙」，而黑

衣人押的却是「單」，這情形，自然會使他呆若木雞啦！

方仁傑淡然一笑道：「朋友，你的手氣太壞，還是改天再來吧！」

黑衣人不自然地一笑道：「『雙絕郎中』，果然是名不虛傳！」

方仁傑笑了笑道：「多承誇獎！這賭注我也不要，不管她生前如何對不起你，你們總算是夫妻一場，帶回去，好好的安葬吧！」

黑衣人一面將人頭重行包好，提在手中，一面冷冷地一笑道：「今宵，我不能不認輸，但我輸得不服氣。」

方仁傑淡淡一笑，道：「不服氣可以再來過。」

黑衣人點首接道：「我會再來的，而且時間是在七天之內，希望在這段時間中，方公子不要外出。」

方仁傑道：「好的，七天之內，我一定在家恭候，不過……」

微頓話鋒，才又含笑接道：「咱們下次再賭時，應該換一點更新鮮的賭注才够刺激。」

黑衣人冷冷一哼，道：「我不會教你失望就是。」

說完，提着那人頭，轉身大步而去。

目送那黑衣人離去的背影，方仁傑漫不經意地，笑了笑道：「諸位，時間還早，咱們還可以繼續玩玩。」

對一些賭鬼而言，所謂時間還早，不過是表示距天亮還有一段不太短的工夫而已。

說着，他繼續旋轉着制錢，寶碗蓋了下去，那些賭徒們又開始紛紛下注。

就這當口，忽然有人嚷道：「嗨！諸位慢點下注，我有話說。」

這位制止大家下注的，是一位年約三十出頭，長得頗為精壯，身着青色短裝的漢子，由口音上判斷，顯然也是外地人。

方仁傑注目微笑問道：「閣下有何見教？」

青衣漢子笑了笑，說道：「在下也想援方才那位黑衣朋友的例，和方公子單獨一賭。」

方仁傑點首接道：「可以，可以，可是……」

他，一雙精目，在對方週身上下搜索着，含笑接道：「閣下並沒帶着人頭。」

青衣漢子一笑，說道：「但在下有代用品。」

說着，探懷取出一顆翠綠色的「貓眼石」，托在掌心中，含笑問道：「這個，該不會低於一顆人頭的代價吧？」

方仁傑微微一怔道：「不錯！這顆『貓眼石』委實是難得一見的珍品，但却不能與賭人頭的刺激性，相提並論。而且，萬一我賭輸了，一時之間，也拿不出同樣的東西來賠你。」

青衣漢子淡然一笑道：「方才，那位賭人頭的黑衣朋友，好像並非要公子賠人頭啊！」

方仁傑笑問道：「難道閣下也想援例，要以舍妹……」

青衣漢子截口笑道：「不！令妹固然是難得一見的人間絕色，但在下却志不在此。」

方仁傑注目問道：「那麼閣下志在何物呢？」

青衣漢子道：「這個，就有關方公子方才所說的，够不够刺激的問題了。」

「哦！」方仁傑含笑問道：「如此說來，閣下所希望我賠出來的，必然是很够刺激的啦？」

青衣漢子漫應道：「至少，我個人是這麼想法。」

方仁傑注目一笑道：「在下恭聆！」

青衣漢子神色一整道：「如果我僥倖贏了，只要你替我作一件事兒。」

方仁傑笑問道：「閣下需要我作一件什麼事情呢？」

青衣漢子漫應道：「那是你最內行的事，也算是你最最拿手的活兒。」

方仁傑「哦」了一聲道：「你是要我去殺人？」

「對了。」青衣漢子笑了笑道：「這樣賭注，雖然不算太刺激，却也算是相當新奇，閣下以為然否？」

「唔！」方仁傑注目問道：「閣下想要殺的，是什麼人？」

青衣漢子漫不經意地接口說道：「我要殺的，是當代武林盟主『四海游龍』石補天。」

方仁傑臉色一變道：「不行！這賭注我不能接受！」

青衣漢子注目問道：「為什麼？」

人羣中有人冷笑一聲道：「我來告訴你……」

寒芒一閃，一把鬼頭刀，一枝青鋼長劍，已挾着破空銳嘯，同時攻向青衣漢子，其中一人並震聲大喝道：「方公子，快請帮我們拿下這胆大包天的賊子。」

那是兩位文士裝束的灰衫老者，身手相當高明。不過，那青衣漢子的身手，更為高明，他，赤手空拳，力敵兩大高手，却是輕鬆暇豫地，沒當一回事似地。

由於突然之間引起兇殺，使得賭場中頓時一陣大亂，除了方仁傑仍在原處之外，其餘的人，都紛紛退了開去。

方仁傑一蹙劍眉道：「二位，很抱歉！在下與世無爭，可不願捲入任何江湖恩怨之中。」

灰衫老者之一笑道：「方公子此言差矣！難道這三年以來，你所殺的人還算少，怎能說是沒捲入江湖恩怨之中？」

方仁傑笑了笑，說道：「老丈忘了，區區是在石盟主面前備過案的職業兇手，所以，殺的人雖多，我自己却並無任何恩怨可言。」

另一位灰衫老者道：「那麼，我們也委請你方公子，帮我們拿下這狂徒。」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這個，倒是可以商量。」

接着，揚聲問道：「二位，請亮出身份來。」

灰衫老者之一揚聲答道：「在下是盟主座前，東區糾察隊的隊員……」

方仁傑「哦」了一聲道：「我要查驗號牌。」

灰衫老者揚手擲出他的號牌道：「方公子請接着。」

方仁傑接過號牌目光一掃之下，道：「不錯！果然是盟主手下的糾察員……」

這時，那青衣漢子已開始反擊，那兩個灰衫老者，居然有招架不住之勢。

方仁傑入目之下，不由一「咦」道：「盟主座前的糾察員，職司排難解紛，都是當代武林中的一時俊彥，此刻，二位竟然對付不了一個年輕的陌生人？」

那灰衫老者苦笑道：「方公子可知道這個年輕人的來歷麼？」

方仁傑道：「不知道啊！」

那青衣漢子笑道：「難道你們兩個知道我的來歷？」

灰衫老者哼了一聲道：「你已經自己露出馬脚來了，還要我來加以說明！」

另一位灰衫老者道：「你，就是最近這幾年來，一直在暗中與盟主作對的，那個見不得人的組織中的高手。」

青衣漢子呵呵大笑道：「這些話，說了也等於沒說啊！」

方仁傑沉聲問道：「朋友這是自己承認，就是那個組織中的人了？」

青衣漢子披唇一哂道：「方公子居然也說起廢話來！我如果不是那個組織中的人，又怎會設法請你去殺石補天哩！」

方仁傑冷笑一聲道：「說得有理！只是，這下子，你却是弄巧反拙了！」

青衣漢子一怔道：「此話怎講？」

青衣漢子雖然是在和方仁傑說話，但他手脚上，却是一招緊似一招地，節節進逼，那兩位灰衫老者，儘管手中還使着兵刃，却是被逼得節節後退。

方仁傑入目之下，大喝一聲道：「住手！」

惡鬥中的三人，各自虛晃一招，退出戰圈，青衣漢子却向那兩位灰衫老者披唇一哂道：「兩位『欽差大臣』，還不謝過這位方公子的救命之恩！」

方仁傑哼了一聲，說道：「少說風涼話！」

青衣漢子笑了笑道：「那麼，在下敬謹請教，方才，閣下所說『弄巧反拙』的話，指的是什麼？」

方仁傑冷然接道：「因爲，我早就受過盟主的委託了……」

青衣漢子截口接道：「石補天委託你一些什麼事？」

方仁傑正容接道：「他要我注意那個專門在暗中反對他的組織，抓住第一個活口，可以獲得黃金千兩的賞金。」

青衣漢子笑道：「這賞格，可委實值你替他賣命。」接着，又注目問道：「如此說來，你方公子是把我當成第一個活口了？」

方仁傑點點頭道：「不錯！」

青衣漢子苦笑道：「這倒的確算得上是弄巧反拙了。」

他，一頓話鋒，又臉色一沉道：「方公子自信比石補天還要高明？」

方仁傑笑道：「方某人可不敢這麼狂妄。」

「那麼，」青衣漢子冷笑一聲道：「石補天自己束手無策的事，你憑什麼胆敢把它挑了起來？」

方仁傑笑道：「朋友，我要的，僅僅是一個活口。」

青衣漢子冷笑道：「千兩黃金的賞格，固然頗具誘惑力，但你曾攷慮到此事的後果麼？」

方仁傑笑了笑，說道：「區區敬謹請教！」

青衣漢子正容說道：「我不妨老實告訴你，你這位職業兇手，只要一沾上我們這個組織中的事，你就再也別想保持你那與世無爭的超然立場了。」

方仁傑笑問道：「有這麼嚴重麼？」

青衣漢子冷哼一聲，說道：「信不信由你。」

方仁傑笑道：「方某人自從出道以來，好像還不曾碰上過一宗算得上是够嚴重的事兒。」

青衣漢子道：「所以，你偏要碰上一碰？」

方仁傑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青衣漢子冷然截口道：「你也曾聽說過，本組織中，有人栽過觔斗麼？」

方仁傑一挑劍眉道：「以往是不曾聽說過，但今宵……嘿嘿嘿……」

青衣漢子截口冷笑道：「別鬼叫了，既然你覺得良言逆耳，再說上千遍，萬遍，也是廢話。」

微頓話鋒，又沉聲接口說道：「亮兵刄！」

方仁傑一指插在他領子上的摺扇，淡淡地一笑道：「這就是我的兵刄，但我認爲，對付你閣下，還用不着去驚動它。」

青衣漢子冷笑一聲：「好，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少斤兩！」

話出招隨，一掌擊向方仁傑的前胸。

他那一掌，在普通人看來，除了覺得快速之外，似乎並無出奇之處。

但看在方仁傑這位大行家眼中，却禁不住星目中異彩一閃道：「好掌法！」

他，口中讚得爽快，但行動上却是慢吞吞地，以毫髮之差，避過對方那快速無匹的一掌，顯得驚險已極。

但那青衣漢子，却是得理不饒人地，一掌快似一掌，一招狠似一招，展開一串以快制快的搶攻。

方仁傑一面妙到毫巔地閃避着，一面朗聲笑道：「朋友，你不動兵刄，怎能稱出我的斤兩來哩！」

說來也眞令人喪氣，外表看來，那青衣漢子的每一掌，分明都已擊中對方的要害，但實際上却都是以毫髮之差，被方仁傑避了開去。

片刻之間，青衣漢子已攻出二十多招，却是連方仁傑的衣邊，都不曾沾上一點兒。

這情形，可不由他不越打越心寒了。

就這當兒，方仁傑却呵呵一笑道：「朋友是認爲我方仁傑不堪承教，才不肯亮出兵刄來？」

青衣漢子冷笑一聲：「你既然自己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話聲未落，「嗆」地一聲，一道寒閃，向方仁傑攔腰橫掃而來。

方仁傑一式「旱地拔葱」，使得對方那要命的一式橫斬，擦着他的脚底掃過，並脫口讚道：「好一把緬刀！」

這回，却是不讚刀法，而稱讚起對方的兵刄來。

但事實上，青衣漢子那把緬刀，固然是上乘佳品，而其內家眞力與刀法上的造詣，也够得上稱爲第一流的。

因爲，那緬刀既能不着痕跡地，當作腰帶圍在身上，則其柔軟程度，自不難想見。

而以如此柔軟兵刃，于匆促之間，能用以攻敵，則青衣漢子的內家眞力之强，與刀法上造詣之佳，也不難想見。

但令人氣煞的是，方仁傑却只讚刀而不讚人，而且，自搏鬥開始，一直到現在，他始終是在閃避着，而不曾反擊過一招半式。

這情形，不但使那青衣漢子越打越心寒地，恨不得脅生雙翼，能够飛遁出去，連那兩位武林盟主手下的糾察員，也震驚得目瞪口呆地，作聲不得。至于那些遠遠地圍觀的賭徒們，他們的震驚程度，那就更不在話下啦！

片刻之間，又是二十招過去。

方仁傑呵呵一笑道：「朋友，禮讓也該有個限度，如果還有甚麼壓箱底的本領，也該使出來了。」

青衣漢子手中的緬刀，使得「呼呼」作响，但一雙精目，却在滴溜溜地直轉。

方仁傑入目之下，又呵呵大笑道：「朋友好像是準備脚底抹油了，在下還沒回敬過一招半式的，如果這麼一走，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吧！」

「放屁！」青衣漢子可能是因爲對方一語道破他的心事，而老羞成怒地接道：「你以爲你已經贏定了？」

方仁傑笑道：「在下可不敢這麼狂妄，不過，如果閣下已經稱出了我的斤兩，那我就要回敬你啦。」

青衣漢子冷笑一聲，道：「沒人阻止你反擊！」

方仁傑呵呵大笑道：「好！有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一頓話鋒，沉聲接道：「撤手！」

青衣漢子可眞聽話，方仁傑口中的「撤手」二字才出口，他手中的緬刀，已到了方仁傑手中。

而且，方仁傑是以右手的食中二指，挾住對方的刀葉，就像是挾住一根燈草似地，那麼輕鬆暇豫。

這情形，使得旁觀的賭徒們，和那兩位灰衫老者震驚得鴉雀無聲，那青衣漢子更是臉如死灰地，動彈不得。

不！事實上，他手中緬刀被奪的同時，已被方仁傑點了穴道，想動彈也動彈不了啦！

方仁傑安詳地撥弄着手中的戰利品，淡淡地一笑道：「不用怕，我雖然是一個職業兇手，但今宵的這筆生意，我却不會殺人。因爲，我的東主要的是活口。」

青衣漢子蹙眉問道：「你是存心與我們爲敵？」

方仁傑笑了笑道：「我早已說過，我只是爲了工作，而絕對不與任何人爲敵，不過，如果人家不肯諒解，而一定要與我爲敵，我也不會怕事。」

青衣漢子冷笑一聲道：「你這麼作，會後悔的。」

方仁傑笑道：「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的腦子裏沒有『難』字，也沒有『後悔』二字。」接着，目光向那兩位灰衫老者一掃，含笑接道：「二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嫌疑犯，我必須立即把他解交給石盟主，但在下只有一個人，有時候，會感到很不方便，所以，希望二位能幫我一點小忙。」

左邊的灰衫老者笑問道：「是否要咱們兩個幫你押解人犯？」

「正是。」方仁傑含笑接口說道：「完成任務之後，我一定以獎金中的一成爲酬。」

千兩黃金的一成，就是一百兩，這手筆，也算是够大方的了。

但兩位灰衫老者却連連搖手，並由右邊的一位說道：「方公子，協助押解人犯，乃是我們份內之事，所以以公子所獲獎金之一成爲酬的話，我們只有心領了。」

這時，那青衣漢子又冷笑一聲道：「你也不問問我，是甚麼來歷？」

方仁傑笑道：「我自信有辦法可以問出你的來歷來，但我的任務只要能抓住活口就行了，所以，我不願自找麻煩。」

接着，他目光一掃那些遠遠地圍觀的賭鬼們，朗聲說道：「諸位兄台！兄弟因要事必須立即離去，不能奉陪諸位玩兒了，且等回來後再玩個痛快吧！」

他，一頓話鋒，又扭頭向那位原先的「寶官」招招手道：「老兒，請取文房四寶來，貴場代我支付的銀子，我寫好字據，明天你派人向『四海錢莊』去提取。」

那老頭連忙諂笑道：「好的，好的，小老兒馬上就拿來。」

邊說着，邊已三步併作兩步地，匆匆離去。

這當口，那青衣漢子却低聲說道：「方公子，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方仁傑笑問道：「你閣下打算如何商量法呢？」

那青衣漢子低聲接道：「如果方公子能够高抬貴手，放我一馬，則除了我身上的貓眼石，舉以相贈之外，另外還有價值高于千兩黃金的禮品……」

方仁傑截口笑道：「朋友是聰明人，怎麼說這種笨話哩！」

青衣漢子一楞，說道：「方公子此話怎講？」

方仁傑含笑接道：「閣下想想看，你這個人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那顆貓眼石，還能跑到別人手中去麼！至于那價值高于千兩黃金的禮品，固然頗具誘惑性，但如果我貪圖這點便宜，而自毀信譽，那我以後就不用在江湖上混啦！」

青衣漢子蹙眉問道：「方公子如果覺得代價太低，何妨自己開個條件出來試試看？」

方仁傑正容接道：「這些，閣下還是留着去和石盟主說吧！只要你能和石盟主合作，我想，你不但不會有罪，而且，可能還有功勞……」

原先那位寶官，捧着文房四寶回來了，一面哈腰諂笑道：「方公子，文房四寶來啦！」

「謝謝你！」方仁傑接過文房四寶，就在賭桌上，攤開紙條，振筆疾書起來。

可是，當他把那張向「四海錢莊」取銀子的字條寫好時，慘變突生，只聽那青衣漢子「哎喲」一聲，立即倒了下去。

方仁傑應變的速度，可的確是快得驚人。

就當那青衣漢子遭受暗算，身軀將倒未倒之瞬間，方仁傑已飛身而起，並震聲怒叱道：「鼠輩！抓住你這個活口，也一樣！」

原來那暗算青衣漢子的，是一個年約五旬的短裝老者，那一副裝束，就像是當地的土老兒。

他，本來是雜在圍觀的賭鬼們的當中，可能是自覺沒有把握逃出方仁傑的手腕，才遲遲不敢下手。

一直等方仁傑在寫取銀子的字條，因而分神之際，才迅速地發出暗器，將青衣漢子殺以滅口。

而且，他暗器出手之後，根本不看結果，就立卽飛身穿窗而出。

這情形，在那短裝老者的想法中，憑着他自己的高明身手，只要能够爭取得對方片刻之間的慌亂，他就可以安全脫險的了。

可是，他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高明了。

他，方自穿窗而出，方仁傑已怒叱着，如影隨形地，追撲過來。

這位短裝老者的身手，可委實是相當高明。

此情此景之下，他，居然一點也不驚慌地，奔馳的速度並未稍減，却是揚手三點寒星，成品字形向方仁傑射來，暗器業已出手，才呵呵大笑道：「姓方的，你且嚐嚐老夫的『子母燐火彈』的滋味……」

「子母燐火彈」這幾個字，似乎使方仁傑吃了一驚。

只見他雙掌齊揚，一股陰柔暗勁，逼得那一點寒星昇高丈五以上，他自己却借那勁猛打千斤墜，足尖一點地面，橫竄三丈之外，同時口中並震聲大喝道：「大家趕快爬伏地面！」

他，于電光石火之瞬間，避開危險地帶，並還招呼賭場內的人爬伏地下，以減少傷亡，算得上是應變神速，而又顧慮週到。

可是，他這些應變措施，都算是白費了。

因爲，那短裝老者所射出的三點寒星，並非甚麼「子母燐火彈」，不過是三枚普通的淬毒「白虎釘」而已。

方仁傑匆促之間，無法細察而受了一場虛驚，但那短裝老者，却已借着這一短暫的緩衝時間，飛射出十五六丈之外了。

方仁傑苦笑一下之後，震聲怒叱道：「鼠輩，今宵，你如果能逃出我的手腕去，方仁傑三個字，倒過來寫！」

怒叱聲中，人似天馬行空，一幌而前，就這一幌之間，雙方的距離，已縮短了五丈以上。

那短裝老者逃奔的方向，是指向「富春江」的碼頭邊。

看情形，此人必然是精通水性，認爲只要能逃到江邊，就逃生有望了。

但後面的方仁傑，身形每一起落之間，就使雙方的距離縮短一丈以上，因而短裝老者距江邊還有二十丈左右時，方仁傑却已迫近到三丈距離之內了。

這情形，迫得那短裝老者，驚急交迸之下，又是揚掌三枚「白虎釘」，激射而出。

方仁傑入目之下，呵呵大笑，說道：「鼠輩，你這『子母燐火彈』，怎麼會失效了？」

笑聲中，左手摺扇輕揮，三枚「白虎釘」悉數被他撥落，而雙方的距離，却已縮短到一丈左右，同時，短裝老者距江邊，也不過十來丈了。

像短裝老者這樣的高手，十來丈的距離，只要兩個起落，就可縱入江中。

但後面的方仁傑，已不容許他有兩個起落的時間了。只見方仁傑有若行空天馬似地，越過短裝老者的頭頂上空，將其截住，並淡然一笑道：「想借水遁麼，先得露兩手才行。」

方仁傑方才這一躍之勢，相當强勁，不但超越短裝老者之前，而將其截住，而其本人也到了碼頭邊緣。

這就是說，方仁傑這兩句話，是背着江水向短裝老者說的。

短裝老者一見逃既不可能，而眼前的情景，却觸發了他的靈感和兇性。

於是，他不加思索，大吼一聲：「老夫跟你拚了！」

叱聲中，人已像一頭瘋虎似地，飛身向方仁傑撞了過來。

短裝老者這一着，可算是相當的絕。

因爲，像目前這種形勢，除非方仁傑的功力，是絕對的高過短裝老者很多，否則，就只有向旁邊閃避之一途。

在短裝老者的想像中，方仁傑的功力高過他很多，是不容懷疑的，但他自信決不致高到可以容他全力一撞的地步。

同時，他也料準方仁傑還是要活口，不會對他驟下殺手。

像這情形，對方仁傑而言，時間與空間，兩方面都不容許他有緩衝的餘地，任何人處此情景之下，也只有不加攷慮地向旁邊閃避。

只要方仁傑向旁邊閃避，短裝老者就可以進入江中，一到江中，他就得其所哉了。

這，就是短裝老者這一着之所以稱爲絕的原因。

不錯！這一切恰如短裝老者所預料。

他，一頭撞了過去，方仁傑似乎有點手足失措地，連忙向旁邊閃了開去。

於是，短裝老者毫無阻礙地，一直衝向江中。

就這刹那之間，短裝老者算得上是大喜過望，全身輕飄飄地，大有羽化而登仙之感。

可惜的是，短裝老者這種羽化而登仙的感覺，太短促了。

也可以說，他那種羽化而登仙的感覺，剛剛昇起，就陡地全身一涼地，有一種沉落的感覺。

這，可並非表示他已經落入江中了，而是落入了方仁傑的健腕中。

原來，方仁傑方才向旁一閃的同時，却是電疾揚手，由背後一把將衝向江中的短裝老者夾領子抓住了。

短裝老者心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但覺全身一麻，已沒法動彈了，耳邊並傳來方仁傑的輕笑道：「老鬼，春寒

料峭，又是黎明前最冷的時節！可不適宜游泳啊！」

短裝老者冷笑一聲，說道：「你少說風涼話！」

方仁傑將短裝老者向脅下一挾，一面往回走，一面笑道：「老鬼，不要緊張，我還是像對方才那位被你殺以滅口的朋友一樣，要的是活口。」

短裝老者一挫鋼牙道：「小輩，你的如意算盤，打不通的。」

「我不信。」方仁傑很自信地，含笑接道：「如果再有人能在我的手中將你殺死，我才眞算是佩服他了！」

短裝老者沒有接腔。

同時，方仁傑也似乎覺得脅下的短裝老者有點兒不對勁。

他，念動心驚，連忙低頭察看。

眞是不看還好，這一看，却使他臉色大變地，一挫鋼牙，恨聲道：「好狠毒的手段！」

原來就這刹那之間，他挾着的短裝老者已斷了氣，臉色也是一片紫色。

這情形，已很明顯，短裝老者口中裝有毒牙，當他眼看沒法脫險時，就借方才那一挫鋼牙的機會，咬破毒牙自盡了。

方仁傑放下短裝老者的屍體，苦笑着低聲自語道：「一夜之間，連受兩次挫折，這一千両黃金可眞不容易拿啊……！」

× ×

接連三天過去了。

這三天時間，過得非常平靜。

被稱爲「雙絕郎中」的方仁傑，可能是三天前，在「蔡記賭場」中連受兩次挫折，而顯得意興闌珊，這三天來，居然是足不出戶地，呆在家中，也不知他是如何在打發時間。

因爲，據他的左隣右舍所知，這三天之中，他那位美賽天仙，與他相依爲命的令妹方文英，沒有任何人看到，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這是「蔡記賭場」那一場驚人豪賭之後的第三天黃昏，地點是方仁傑所租賃的民房前小院落中。

落日餘暉，在西天染上一片絢爛的彩霞。

方仁傑依然是一襲雪白長衫，左手持着摺扇，右手却玩着那顆獲自青衣漢子遺留下的貓眼石，雙目却注視着西天的彩霞，默然沉思着。

「呀」地一聲，他隔壁的房門打開了，一位中年婦人牽着一個小女孩走了出來，向着方仁傑含笑問道：「方叔叔，文英姑娘呢？」

方仁傑轉過身來，俯身撫着小女孩的臉蛋兒，一面笑道：「我妹妹被人拐跑了哩！」

那中年婦人嬌笑道：「方叔叔愛說笑，給文英姑娘聽到了，她可會生氣啊！」

方仁傑笑了笑道：「不要緊，她現在聽不到的。」

中年婦人笑問道：「眞的，已經三天沒見到文英姑娘，她去甚麼地了？」

方仁傑漫應道：「她是去我外婆家，可能這幾天就會回來了。」

那小女孩嬌聲問道：「方叔叔，方阿姨回來時，要給我買糖啊……」

方仁傑道：「阿文乖，方阿姨回來時，一定會給妳買糖的。」

這三位，都是背外面裏，這時，方仁傑聽到小院外傳來一個頑童的語聲道：「就是這一家，喲，方公子正在院子中談天哩！」

方仁傑徐徐轉過身來，只見三天前那位賭人頭的黑衣人，偕同另外兩位中年男女，正緩步到達小院門口。

那位賭人頭的黑衣人，還是原來的裝束，不過這回手上並沒挾着人頭。

至於另外的一對男女，年紀都在三旬上下，男的着青色長衫，面相清癯，頗具書卷氣息。女的着紫色衫裙，顯得雍容華貴，姿色也是中上之選。

方仁傑剛剛轉過身來，那三位身邊，一個十來歲的小娃兒，立卽向着他依牙一笑道：「方叔叔，這三位說要找你……」

方仁傑擺擺手道：「謝謝你！我知道啦！」

那黑衣人這才向着他抱拳一拱道：「方公子別來無恙？」

方仁傑含笑接道：「托福！托福！」

接着，才神色一整道：「這兒非待客之所，諸位請入寓居待茶。」

黑衣人注目問道：「方便麼？」

方仁傑笑道：「諸位既然已經『登門拜訪』了，又何必故作忸怩姿態哩！」接着，擺手作肅客狀道：「請！」

方仁傑兄妹所租賃的民房，客廳甚小，加上這三位貴賓，就有人滿的感覺。

方仁傑招待對方三人坐下之後，才含笑說道：「幸虧諸位只有三位，如果再多來兩位，我這兒就沒法接待。」

那青衫文士歉笑道：「在下很抱歉！你們二位是有約在先，但我們兩兄妹，却是來得太以冒昧。」

方仁傑一怔道：「二位也是兄妹？」

青衫文士笑道：「是啊！與方公子兄妹，算得上是無獨有偶。」

紫衣少婦也笑問道：「方公子，令妹爲何不見？」

方仁傑漫應道：「舍妹探親未返，可能也快要回來了。」

接着，精目在對方三人身上一掃道：「諸位今天好像沒有帶上人頭？」

那黑衣人笑道：「今宵，應該賭點新奇的玩藝，我想方公子當不會反對吧？」

方仁傑呵呵一笑道：「行！越新奇，越刺激，才越够意思，但不知閣下的賭法，是如何的新奇法？」

黑衣人神秘地一笑道：「這個，請恕在下暫時賣個關子。」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不瞞方公子說，咱們這三個，都是空着肚皮來的，我想，由在下作東，去狀元樓共謀一醉，有關一切細節，到時候，咱們邊飲邊談，不知方公子意下如何？」

方仁傑笑道：「行！行！不過，俗語說得好，强賓不壓主，不論如何，諸位遠來是客，這個東道主，可不能爭我的。」

在一串呵呵豪笑聲中，賓主四人魚貫地出門，向狀元樓走去。

狀元樓，是「富陽」城中首屈指的大酒樓。對狀元樓而言，方仁傑也是常客和[illegible]客。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天星有意無意間，向弓無常洩漏快咀烏八定然知道錢麻子的下落的秘密，害得烏八慘遭弓無常利刄架頸的威脅，迫得他無條件地說出錢麻子曾往黑鷹幇求援的事實，弓無常往找黑鷹幇要人，雖証實了烏八的話，却碰了一個軟釘子，黑鷹幇總香主回答因允諾錢麻子在先，放人的事要一個月後才能做到，弓無常又去迫烏八打探黑鷹幇安頓錢麻子的地方，烏八走投無路，擬找白天星求救，遍找無着，此刻的白天星正在何寡婦家與錢如命等打牌，因手氣不佳，正埋怨張弟在旁打呵欠，要他坐遠點——

狡兔難逃劫　豺狼施毒刑

錢如命笑道：「張老弟，沒有關係，我不信邪，坐到我這邊來！」

張弟站起來，搖搖頭道：「謝謝，那一邊我也不坐，我要回去睡覺了。」

何寡婦跟着站了起來，笑道：「阿弟，這玩藝兒最好不學，我們到後面厨房裏去，你帮大姐搓湯圓，等會煮了好給大家宵夜。」

井老闆道：「替我多煮一點。」

何寡婦擰了他一把道：「死鬼，你一贏錢，胃口總是特別好！」

白天星道：「對，對，快去，快去，你這霉鬼一走，看你大師兄馬上和給他們看！」

何寡婦笑道：「不管怎麼說，賭品要緊，像這樣一輪幾個錢，就亂找別人出氣，看下次還有誰敢陪你玩？」

她邊說邊拉着張弟道：「走，我們忙吃的去，不理這些賭鬼！」

×　　×

厨房裏收拾得很乾淨，一盞菜油燈掛在牆壁上，燈光暗弱，已快熄滅。

燈下放着一張小方桌，桌上擱着一隻竹篩，篩子裏盛滿了已經搓好的湯圓。

張弟忍不住一咦道：「湯圓不是已經搓好了嗎？」

何寡婦掩上門，轉過身來笑道：「騙他們的，我們來燒水，慢慢先煮了吃，讓他們去等吧！」

她開始坐去灶後矮櫈上生火，張弟無事可做，只好站在灶旁看着。

灶肚子火光閃動，映在何寡婦的臉上，慢慢泛起一抹淺紅，宛若桃瓣，嬌艷欲滴。

張弟看着，看着，兩頰忽然熱了起來，一顆心也怦怦跳個不停。

他一直覺得何寡婦比消魂娘子楊燕長得好看，如今他更覺得自己的看法不錯；消魂娘子楊燕雖然看起來很美，但美得邪氣，美得輕佻，美得冶蕩，遠不及何寡婦美得端莊，素凈，自然！

張弟正瞧得痴迷出神，何寡婦忽然抬頭拍拍那張矮櫈子道：「阿弟，你坐過來，大姐有話問你。」

張弟實在不想走過去，因爲那張櫈子太矮也太短了，上面坐兩個人，一定很擠，孤院無人，又值昏夜，男女之間那能不避一點嫌疑？

可是，他儘管心裏這樣想，一雙脚却偏偏不聽他的指揮。

他終於慢慢走過去，在她身旁坐下。

何寡婦轉身，摸摸他的衣服道：「大姐做的這套衣服，還合身吧？」

張弟張開口，第一個字沒有能說得出來。

他的喉頭太乾了。

他狠狠咽了口口水，才結結巴巴的答了一句：「合……合身。」

何寡婦又拉起他一隻手道：「天氣很快就涼下來了，過幾天大姐再替你縫套棉的好過冬。」

張弟低啞地道：「好……好的，謝謝大姐。」

灶裏燒的是稻草。

稻草燃燒得很快，但火力却不强，而且必須不斷加添，才能保持不熄滅。

所以燒稻草的灶，灶後經常都得堆放很多稻草。

但儘管堆得多，也只能燒個三天兩天而已。

他們不過說了幾句話，灶裏火已快要熄滅；何寡婦輕輕一噢，趕緊伸手去抓稻草。

她抓的一把稻草，正好壓在櫈脚底下，她微微側身，稍一使勁，櫈子一歪，張弟第一個向後倒去。

她去拉他，沒有拉住，也跟着倒了下去。

有一半身子壓在他身上。

灶火熄掉了，只剩下餘燼發出的一小片暗紅色。

張弟正想掙扎着坐起來，一條滑柔的手臂，忽然圈住了他的脖子。

然後，一條大腿蛇一樣的盤住了他的大腿，兩片火熱的咀唇，密密而緊緊的壓上了他的咀唇。

張弟感到一陣眩暈。

他喘氣，心狂跳，手足顫抖，渾身酥軟，一點氣力也使不出。

何寡婦始終沒說一句話。

她也在喘息。

有很多事情，只要有了開始，就絕無法停止下來，而且也不必要以言語表達。

她很快的鬆開了他的腰帶，然後又鬆開了她自己的。

灶火全滅。

另一股無形的火焰，開始熊熊燃燒，張弟終於失去控制。

兩人終於熔爲一體。

×　　×

第一次總是很快的。

第一次也總像是生命一下完全流出了軀殼。

×　　×

第一次的時間雖然短暫，在記憶中的甜美，却藏得最深，也最長久。

第一次雖然像是流出了全部生命，但生命却往往因而更充實，更豐富，更完整

，更具朝氣和活力！

×　×

也不知過去多久，張弟力如同從死亡中慢慢甦醒過來。

極度的歡娛，常與死亡無異。

像死亡一樣短暫。

像死亡一樣永恆。

很多人都可以說出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　×

神智回復清醒，由於肌膚相接的刺激，張弟週身迅又昇起一股新的火焰。

但是，何寡婦沒有答應。

她輕輕推開了他：「好好歇一會，莫讓別人看出來。」

然後，她匆匆整衣而起，忙着重新生火，開始煑湯圓。

×　×

牌局直到天亮才散，張弟是被白天星叫醒的。

他醒來時，就睡在灶後，身上衣服穿得好好的，還蓋了一條薄被。

白天星沒有問他什麼，他也沒有加以解釋，何寡婦顯然已替他編造好昨夜沒有再去前面看他們打牌的理由。

他們去到前面的店堂，何寡婦已在忙着招呼喝豆漿的客人。

張弟垂下眼光，不敢望她；何寡婦的神態却很自然，照樣問他昨夜睡得好不好，就好像昨晚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他們開始像別人一樣坐下來喝豆漿。

鐵算盤錢如命已經走了，蔡大爺和井老闆則仍興緻勃勃的，在等着小癩子從七星莊回來報告有關魔刀令狐玄的消息。

張弟終於慢慢的也安定下來。

因為白天星待他始終神色如常，如果白天星已看出他昨晚的秘密，他相信白天星絕不會如此一點表示沒有。

不過，雖然這件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他內心仍然有着一種說不出的侷促之感。

有點慚愧，也有一點點後悔。

尤其是當天眞活潑的莫青青送燒餅來的時候，這種複雜的情感，更如熱鐵一般烙着他的一顆心。

這件事是他的錯嗎？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當時的那種誘惑，幾乎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即使以生命換取，他都可能在所不惜。

就拿現在來說，現在他是清醒的，清醒得使他明白他愛的是莫青青，也明白何寡婦無論那一方面都與他不相配稱；但是，如果昨晚的情景，重演一次，他仍然懷疑自己是否下得了抗拒的決心。

這是什麼原因呢？

就在這時候，烏八突然從店外匆匆走了進來。

今天的烏八，看上去臉色相當蒼白，脖子上貼着一塊膏藥，好像一夜沒睡好覺，眼睛裏全是紅絲。

當他看到白天星時，眼中微微一亮，精神似乎為之振作不少。

白天星先發出招呼道：「烏兄早！咦，怎麼啦？喉頭上生了小癤子？」

烏八走過來，打橫坐下，引頸低聲道：「白兄弟，我求求你，求你務必幫我烏八一個忙！」

白天星慷然道：「沒有關係，你說好了，朋友有通財之義，只要數目不太大，兄弟一定……」

烏八臉上有血色了，是急出來的。

他連連跺脚，又不敢跺得太重：「唉，你……你誤會了，我不是向你借錢！」

白天星微微一怔道：「不然幫你什麼忙？」

烏八伏下身子道：「這裏不是說話之處，我先去你們住的地方，請你們喝完豆漿，馬上回來一下！」

白天星點點頭道：「好的，我們馬上回去，你先去吧！」

烏八帶着一臉感激之色走了。

張弟忍不住道：「你知不知道，他想找你幫什麼忙？」

白天星笑笑，正待開口之際，賣茶葉蛋的小癩子忽然喘着氣奔進店中。

蔡大爺道：「怎麼樣？」

小癩子放下担子，喘了兩口氣道：「好……好的。」

蔡大爺道：「什麼好好的？」

小癩子說道：「人……人好好的，沒……沒有人翹辮子。」

人人臉上露出驚異之色。

魔刀令狐玄昨天發出那樣激烈的言詞，又在品刀台前，獨自守了一夜，結果居然毫髮無損？

井老闆打了個呵欠，意興闌珊地道：「唔，一夜沒睡，好困！」

昨夜結果還是他一家大贏，少賣口棺材，也無所謂了。

他放下應攤的份子，先走了。

如果他知道何寡婦昨晚已被一個小伙子拔了頭籌，不曉得他還睏不睏？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也跟着站了起來道：「我們也該走了。」

臨出門時，何寡婦於有意無意間，淡淡掠了張弟一眼，張弟心旌搖曳，心底有着一股說不出的溫馨之感，如不是礙着有白天星在身邊，他眞有點不想離去。

白天星走在前面，走得很慢，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張弟也在思索。

他是在回味着昨晚的種種，以及何寡婦為才那撩人的一瞥。

以後是不是還有這種機會呢？

白天星忽然回過頭來道：「何寡婦昨晚在後面有沒有問你什麼？」

張弟心頭撲通一跳，定了定神，才道：「沒有啊！你以為她會問我什麼？」

白天星皺起眉尖，微微搖頭，又恢復為才的思索神情。

張弟趕上一步，接着道：「你連何寡婦也懷疑？」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她有那樣一個妹妹，又有那樣一個舅舅，實在使人很難相信她只是個平凡的……」

張弟道：「這就是你忽然想起要在她那裏打牌的原因？」

白天星搖頭道：「那倒不是。」

張弟道：「否則你昨天為什麼忽然想起要打牌？」

白天星苦笑笑道：「我打的本來是個如意算盤，如今才發覺撥錯了子兒。」

張弟眼珠一轉道：「你料定魔刀令狐玄昨夜必然難逃一死，想藉這力法來證明你的清白？」

白天星道：「是的，這位魔刀昨夜能夠平安渡過，實在令人感到意外。」，

張弟道：「你認為這裏面是否另有特別意義？」

白天星沉吟道：「當然有……」

張弟道：「什麼意義？」

白天星道：「比較適當的解釋，只有一個。」

張弟道：「怎樣解釋？」

白天星道：「這位魔刀即使不是謀害其他刀客的正兇，必也是同路人之一！」

張弟不覺一呆！

這又是一個他連想也沒有想過的問題。白天星的推斷，雖然有點聳人聽聞，但只要細細一想，又覺得的確不無道理。

除此而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解釋，可以解釋這位魔刀的得天獨厚呢？

張弟想了想，又道：「如你說得不錯，另外有件事，我就不明白了。」

白天星道：「不明白魔刀令狐玄何以如此自露身份，是嗎？」

張弟道：「是啊！他難道以為別人都不會想到這一點？」

白天星笑笑道：「這留到以後有空時再談，我們的安樂窩到了，先聽聽裏面那位烏八爺怎麼說吧！」

×　×

烏八正在屋裏兜轉子，樣子顯得很焦急。

白天星走進去，往床上一坐，笑道：「什麼事？快說吧！我要睡了。」

烏八將椅子移去床前，坐下道：「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個叫弓無常的傢伙？」

白天星道：「一時記不起來了。怎麼樣？」

烏八恨恨地道：「這個傢伙逼得我好慘！」

白天星道：「他為什麼要逼你？」

烏八嘆了口氣，道：「這傢伙大概就是熱窩六條人命的兇手，他不知道為何突然找上了我，一定要我告訴他錢麻子的下落。」

白天星道：「錢麻子的下落，你怎會知道？」

烏八道：「可不是，但事情偏偏就有那麼巧！」

白天星道：「什麼事情巧？」

烏八道：「偏偏錢麻子前夜的行踪，湊巧落在我眼中，被我看到了。」

這一點倒是白天星所沒有想到的。

他噢了一聲道：「你既然看到了，告訴他不就得了？」

烏八道：「怎麼沒有？我告訴他啦！我告訴他：錢麻子當時向我打聽黑鷹幫的人住什麼地方，如今很可能正跟黑鷹幫的人住在一起。」

這一點又是白天星所沒有想到的。

黑鷹幫保護一個人，少說幾點也要三兩千兩銀子，而且定的限期不會太長，一錢如命的錢麻子，居然肯花錢消災，眞叫人不敢置信。

白天星道：「你已經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訴了他，他還迫你什麼？」

烏八又露出惱恨之色道：「這傢伙去跟黑鷹幫的人交涉，大概沒有得到結果，竟又轉回頭來，限我三天之內，幫他找出黑鷹幫窩藏錢麻子的地方，並說三天之後，我如交不出人來，他就要賞我一刀，你說他奶奶的氣人不氣人？」

白天星搖搖頭道：「不像話，不像話，太沒有道理了。」

烏八連忙接着道：「所以……」

白天星側揚着面孔道：「所以你就來找我幫忙？」

烏八道：「是的。」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這個忙你叫我怎麼個幫法？」

烏八急得直搓手道：「我——我也不知道，但求你兄弟務必替我拿個主意。」

白天星點點頭，沉吟不語，隔了一會，才慢慢的說道：「首先，我得聲明一句：你烏兄的一條命固然寶貴，我白浪子這條性命也不是檢來的，我絕不會為了這件事替你殺人！」

烏八忙道：「當然，當然！」

白天星緩緩接道：「換句話說，我縱然答應你，也只能答應幫你設法找出那個錢麻子。」

烏八大喜道：「行，行，只要能幫我這個忙，我烏八一定不會忘記你白兄弟的大恩大德！」

張弟在一旁暗暗詫異，白天星說得如此認眞，難道白天星已經知道了錢麻子的下落不成？

如果不知道，他憑什麼應承下來？

如果知道，又是怎麼知道的？

烏八高高興興的話才說完，臉上忽又蒙上一層烏雲，緊緊皺起了眉頭道：「可是，限期只有三天——」

白天星微笑道：「只要採取的方法得當，三天的時間已經夠長了！」

烏八眉目又告開朗，趕緊問道：「那麼，你兄弟認為怎樣着手才算得當？」

白天星道：「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先得確定一個範圍。」

烏八眨眨眼皮道：「什麼範圍？」

白天星道：「你猜想那麻子目前有沒有離開七星嶺？」

烏八道：「當然沒有。」

白天星道：「何以見得？」

烏八道：「那麻子就是因為捨不得離開七星鎭，才會找黑鷹幫的人保護，要不然他又何必多此一舉。」

白天星笑道：「現在懂了我的意思沒有？這就是範圍！」

烏八恍然大悟道：「對，對，我懂了，這一點果然非常重要。」

白天星道：「這是一個大範圍，這個範圍當然還可以慢慢再縮小。」

烏八道：「如何縮小？」

白天星道：「七星鎭雖不是一個大地方，但少說點也有三兩百戶人家，你總不能挨家挨戶去搜索吧？」

烏八點頭。

白天星道：「但我們却可以從這幾百戶人家之中，像揀稗子似的，一家一戶的剔去。譬如說：那麻子絕不可能還回到熱

窩，對不對？」

烏八又點頭。

白天星道：「七星棧呢？」

烏八搖頭。

白天星道：「黑皮牛三的豆腐店，莫瞎子的餅店，艾鬍子的麵店，井老闆的棺材店，這幾處地方你認爲有無可能？」

烏八又搖頭。

白天星道：「你想想看，只這一會兒工夫，我們已經剔去了幾處地方？」

烏八道：「六處。」

白天星道：「還有，趙老闆的酒坊，蔡老闆的肉店，招風耳洪四的車行，以及何寡婦的豆漿店……」

烏八忽然岔口道：「這鎭上你老弟是不是每家每戶都很熟悉？」

白天星道：「差不多總在八成以上，我摸不清底細的最多不會超出三十戶。」

烏八的臉色又陰沉下來，他長長嘆了口氣道：「說來說去，還是空話！」

白天星惑然道：「怎麼會是空話？」

烏八苦笑道：「要把一個人掩藏起來，並不是一件什麼困難事，別說還有二三十戶人家，你摸不清他們的底細，就是你剛提過的這幾處地方，也不一定……」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好，那麼我們就不妨反過來定個範圍。」

烏八怔了怔道：「反過來的範圍怎麼個定法？」

白天星笑道：「你不是嫌一家一戶剔除太麻煩，而且也不一定可靠嗎？那我們就不妨倒過頭來看看，今天七星鎭上，有那幾處地方，可能成爲那麻子的避難之所的！」

烏八似乎一點主張沒有，眨着眼皮道：「你說那幾處地方？」

白天星道：「我要能一口說出那個地方來，我們還坐在這裏幹什麼？像這種沒有一點頭緒的事情，當然要慢慢推敲。」

烏八覺得果然是自己性急了些，於是帶着歉意道：「這裏我還不太熟……」

白天星道：「熟又有什麼用？要談熟，誰也比上蔡大爺他們，蔡大爺他們會不會知道錢麻子如今藏在什麼地方？」

他頓了頓，緩緩接着道：「解決這一類的問題，最要緊是腦筋，要先把事情分析清楚，才不會四處碰壁，徒勞無功！」

話是說得很有道理，可是，人呢？

但這一次烏八沒敢批評。

白天星說的話儘管不着邊際，但至少白天星是出於一番好心，是在幇他的忙，在替他想辦法，今天七星鎭上能像這樣關心他的人並不多。

白天星接下去道：「『千金一諾，江水西流』──江湖上這兩句話並非溢美之詞。你幾時聽說過，黑鷹幇答應別人的事，結果沒有能辦成功的？」

只有一次。

上次在七星廣場，那紅臉漢子想毒死他，就沒有成功！

但這件事烏八並不知道，所以烏八只好點頭。

白天星道：「不過，你說的那個弓無常，似乎也不是個好惹的角色，同時這斷後面，說不定還有別人，黑鷹幇既然接下了這票買賣，爲了該幇的信譽，就無論如何不能再讓錢麻子落入那個什麼弓無常的手裏！」

弓無常當然是個不好惹的角色，黑鷹幇當然不希望砸了招牌。

還是廢話一篇。

烏八點頭。

現在不是他使性子的時候，白天星就是從天亮嚕叨到天黑，他也只有乖乖聽着。廢話總有完的時候，不是嗎？

白天星一板正經地接着道：「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錢麻子如今躲藏的地方，一定是今天七星鎭上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地方！」

烏八臉上有了血色，這一次是氣出來的。

好精彩的結論。

結論是：錢麻子如今正躲在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地方！

白天星道：「想不到，就找不到，找不到，當然就會獲得安全。」

烏八面孔漸漸發紫。

白天星道：「如此安全可靠的地方，在今天七星鎭上當然不會太多，所以我們如今只要能把這個地方找出來，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烏八忍無可忍，終於站了起來，悻悻然道：「謝謝指點，我會……」

他一句尚未說完，突又一屁股坐回原處。

白天星望着他道：「會怎樣？」

烏八一雙眼睛瞪得又大又圓，期期地道：「你──你看，那麻子會不會躲進了七星莊？」

白天星也呆了呆，道：「七星莊？」

烏八眼珠子活動了一下道：「七星莊是不是一處誰也想不到的地方？」

白天星並沒有馬上同意烏八的這一看法。

他微微偏開面孔，露出思索之色，同時，飛快的跟張弟擠擠眼睛，然後這才點着頭，深深嘆了口氣道：「我眞佩服你烏兄……」

張弟也忍不住暗暗嘆了口氣。

直到現在，他才算完全弄清楚了白天星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可憐的烏八，老是被人牽着鼻子走；眞不知道他爲什麼放着別人不找，偏偏要跟白天星打交道？

烏八這次臉上算是眞正有了血色，他帶着幾分激動，興奮地道：「絕錯不了，越想越對，七星鎭，只有這麼大的一點地力，除了一座七星莊，那麻子別無地方可去！」

他說到這裏，忽又露出猶豫之色，皺眉訥訥道：「只是……只是……。」

白天星道：「只是怎樣？」

烏八道：「如那麻子眞的躲進了七星莊，必也出於黑鷹幇的安排，我懷疑以廖三爺的身份，爲什麼會答應這種事？」

白天星沉吟着點頭道：「是的，以廖三爺的身份，的確不可能答應這種事。」

他思索着，又道：「除非……」

烏八迫不及待地道：「除非怎樣？」

白天星緩緩道：「除非這件事廖三爺根本就不知道。」

烏八微怔道：「你說那麻子躲進七星

莊，廖三爺會不知道？」

白天星輕描淡寫地道：「那也沒有什麼稀奇，七星莊地方那樣大，莊中丁口數以百計，身爲一莊之主的廖三爺，終日週旋於衆多貴賓之間，又怎能照顧得了那許多。」

烏八道：「如果不經廖三爺許可，這種事情誰敢斗胆作主？」

白天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因爲他用不着回答；誰問這個問題，他自己一定會回答自己。

他只淡淡地笑了笑，笑一笑就够了。

烏八眼珠兒一滾，果然接着道：「難道是虎胆賈勇被黑鷹幇的人買通了？」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道：「在廖三那樣的人手底下當一名總管，名義雖然好聽，談入息，則不難想像，若是有機會撈點外快，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換了是我，我就不敢說……」

烏八點點頭，兩眼望着地面，久久沒有說話。

白天星趁機又朝張弟扮了個鬼臉。

現在，眞正的結論出來了！白天星下一個要整的不是別人，虎胆賈勇是也！

張弟板着面孔，只當沒有看到。

如論人品之卑下惡劣，虎胆賈勇可說是今天七星鎭上第一個該殺的人，張弟當然不會對這種人產生同情心，但是他很不欣賞白天星採取的這種手段。

他喜歡像收拾奪魂刀薛一飛那樣，查着對方劣行，明刀明槍，當面解決！

烏八默想了片刻，忽然抬起頭來，眼巴巴的望着白天星道：「今天的七星莊，我們誰也進不去，卽使能混進去，也不一定就能找得着那個麻子，萬一那姓弓的進一步向我追問，我拿什麼回答他？」

白天星一咦道：「追問什麼？他是要你找出錢麻子的下落？還是要你交出錢麻子本人？」

烏八道：「錢麻子的下落。」

白天星道：「錢麻子的下落現在不是已經有了嗎？」

烏八道：「這只是我們的猜想，誰也沒有親眼看到，如果我們猜錯了怎辦？」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你烏兄眞是個死心眼兒！」

烏八道：「怎麼呢？」

白天星道：「如果你說這是你親眼看到的事，誰又能證明你說不是實話呢？」

烏八道：「要是姓賈的死不承認又怎麼辦？」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憑你烏兄的口才，你想那姓弓的，他是聽你的，還是聽他的？」

烏八點點頭，嘆息道：「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也只有這樣辦了。」

白天星道：「從這裏出去，沿着河邊走，別讓人看到，先回去棧裏好好的想說詞，只要你沉得住氣，保你有驚無險！」

烏八心事重重的起身告辭而去。

白天星忽然回頭睨目微笑道：「昨晚灶下滋味還不錯吧？」

張弟一呆道：「你──？」

白天星大笑道：「我是你大師兄，想不到却成了你的小姨丈。如此而已！如是而已！」

說完，又扮個鬼臉，倒身向床裏睡下，張弟尚在發呆，床上已經傳來均勻而輕微的鼾聲。

× × ×

品刀大會第十一天。

多雲，無風。

道道地地喝酒的好天氣。

也是殺人的好天氣！

× × ×

七星廣場上的叫賣聲，一陣陣遙遙傳來，聽得錢麻子渾身很不舒服。

因爲這使他又想起了自己的熱窩。

虎胆賈勇告訴他，熱窩昨天生意不錯，意思是叫他放心，錢麻子聽了，只有苦笑。

不錯又怎樣？

七分銀子一份酒肉，就算對本對利，那一天才能把五千兩銀子賺起來？

至於後院的那些姑娘，因爲舉行品刀會的關係，他已把價格提高了兩次，一旦大會結束，價格只能跌不能漲。唉，霉，霉，霉，霉成一堆！

桌上酒菜已冷。

錢麻子嘆口氣，抓起酒壺，正待向咀邊送去時，房門口忽然出現一個人，錢麻子扭頭一看，喀啦一聲，酒壺突自手中滑落，冷酒流滿一地！

站在房門口的不是別人，赫然竟是那位要命的弓無常！

弓無常殭屍般的面孔上，堆滿笑容，他不斷望着錢麻子點頭道：「好，好，姓烏的果然神通廣大，三百兩銀子眞是花得一點不寃枉！」

錢麻子臉青如鐵，呆呆地道：「烏，……烏八？是……是烏八告訴你的？」

弓無常眯着眼縫笑道：「誰告訴我的，都是一樣。我們換個地方談談，怎麼樣，錢老闆？」

錢麻子牙齒打架道：「去……去……去那……那裏？」

弓無常微笑道：「只要離開這裏，那裏都行。」

只聽他身後有人冷冷接口道：「你行我可不行！」

弓無常一轉身，便看到一座鐵塔似的身軀，正怒目叉手站在院子裏。

弓無常將來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悠然道：「賈總管？」

來人冷冷道：「不錯，虎胆賈勇，便是在下。」

弓無常緩緩點頭道：「好魁偉的一副骨架！」

虎胆賈勇寒臉沉聲道：「我的拳頭也重得很。」

弓無常道：「這個我倒不担心。」

他忽然嘆了口氣，慢慢的接着道：「我只替鎭上那個姓井的担心，像閣下這種身材，不知他的生意怎麼做？」

虎胆賈勇道：「所以就只好由你朋友去光顧他了！」

一步跨出六尺，揚起南瓜大的拳頭，帶着一股呼呼勁風突向弓無常面門直搗過去！

弓無常一閃身，出手如電，反撩賈勇擊來之右腕關節。

虎胆賈勇身軀雖然高大粗壯，動作却

不呆滯。

他眼看一拳搗空，鐵塔似的身軀一歪一扭，伸出去的手臂，突如一根揮動的長棍，反向弓無常斜肩倒壓而下。

弓無常施展的是大擒拏，這一點虎胆賈勇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不在乎。

任何擒拏術也奈何不了一段鐵柱，他的手臂，便是一段鐵柱！

只要是血肉之軀挨實了他這條手臂，他就能將對方震得筋折骨碎。

只可惜他身體上並不是每一部份都像鐵柱一般堅硬。至少弓無常如今踢中的地方不够堅硬！

弓無常使的是虛招。

虛招最大的特色，便是出手快，變化也快。

他反指撩出，如蛇信一般，微吐即縮，上身後仰，同時飛快的踢出一脚。

踢向虎胆賈勇的雙腿之間。

虎胆賈勇原想來個硬碰硬，不意對方既奸又滑，竟偏偏出其不備，一脚踢向他全身最軟弱的地方。

虎胆賈勇沒有倒下，但一張面孔却完全變了顏色。

弓無常嘿嘿一笑道：「看在你只是個下人的份上，弓爺饒你一個不死。馬上找個好犬夫看看，或許還不致斷了香火。如你媽的再逞能，你老婆就要爬到別人床上去了！」

虎胆賈勇暗暗一運氣，果然發覺大事不妙，一時急怒交加，却又發作不出。

弓無常不再理會他，又轉向房中面無人色的錢麻子道：「錢老闆主意拿定了沒有？」

錢麻子戰戰兢兢的站了起來道：「好……我……我……跟你走……就是了。」

虎胆賈勇滿頭大汗，兩手抱着褲襠直喘氣，眼看着弓無常將錢麻子押出跨院，一點辦法沒有。

他在廖府入息雖然有限，日常生活享受却很優渥。偌大一座跨院，完全由他獨住，他因爲收容了錢麻子，怕消息走漏出去，把侍候他的一個老媽子，也藉故支開了，這時自己動彈不得，連個報信的人，急切間也招喚不着。

出了跨院，有個偏門，外面是一大片灌木林，有小路可通鎮尾官道。

錢麻子是他從偏門帶進來的，弓無常無疑也會從這個偏門走出去。

只要出了偏門，錢麻子就完定了。

如果錢麻子出了事故，他連音信也不報一個，將來他如何向黑鷹幇交代？

虎胆賈勇這種想法，其實是高估了他自己。

不錯，黑鷹幇這一手很絕，今天的七星鎮上要不出了一個白天星，這種事固然不會發生，但即使發生了，如不是白天星後來亂放野火，就算弓無常拿小刀在烏八身上戮上一百零八個窟窿，顯然也無法從烏八口中迫出一個所以然來。

誰會想到黑鷹幇神通如此廣大，竟已於頃刻之間，將人送進了七星莊呢？

不過，有一件事，虎胆賈勇也許始終都未曾想到過。那就是黑鷹幇雖然把人交給了他，實際上對他這位大總管並沒有給予多大信任！

自從錢麻子進了七星莊，後面灌木林中，就有一雙灼灼如電的眼睛，成天在監視着這座跨院。

這雙眼睛沒有看到弓無常進入跨院，因爲弓無常是從另一邊牆頭上翻進去的，但如今這雙眼睛却清清楚楚地看到錢麻子被弓無常用一把小刀從跨院裏押着走了出來。

× ×

天上的雲層越來越厚了，錢麻子的心情比天氣更爲陰沉。

灌木林像座黑獄。

刀光穿透衣服，他的背脊骨清楚地感覺到刀鋒的冷意。

他是不是還有機會從這片灌木林中走出去呢？

「站住！」

錢麻子站住。

「坐下！」

錢麻子坐下。

其實，他兩腿發軟，弓無常就是不叫他坐下，他也要坐下了。

弓無常拋着小刀，緩緩踱來他面前，面孔一沉道：「現在是你最後的機會，除了你自己，什麼人也救不了你，方才你已看得明明白白，我不殺那姓賈的，便表示弓爺不是個喜殺人的人，只要你乖乖說出那批寶物的藏放之處，弓爺不僅不爲難你，而且還會算上你一份，要如果你……」

錢麻子霍然抬頭，訝異地睜大了眼睛道：「寶物？什麼寶物？」

弓無常一脚踢了過去道：「你他媽的還裝蒜！」

錢麻子像不倒翁一樣，顧不得疼痛，倒下去的身子，迅即坐直起來，雙手齊搖道：「不，不，弓爺，這一定是誤會。」

弓無常冷笑道：「好得很，就讓我們誤會到底好了！」

刷的一聲，刀光閃處，錢麻子一隻右耳立告不翼而飛。

錢麻子痛得渾身抽搐，抱頭哀呼道：「弓爺……眞的……只要你饒了我……熱窩那片產業，全……全……歸你……」

弓無常一聽火更大，又踢出一脚，然後跟上一步，用脚尖點在錢麻子心窩上，怒聲道：「那麼，老子問你，憑你那點烏龜生意，一天充其量不過是十两八両的收入，你交給黑鷹幇成千両的銀子，又是那裏來的？」

錢麻子血已流滿一身，痛得幾乎要昏了過去，但仍掙扎着道：「那……那……是一個姑娘，破……破……破身的錢，弓爺如果不信，可以……可以……」

弓無常啐了一口道：「放你媽的屁！你當老子沒有玩過女人？」

底下接着又罵了兩句話，粗鄙得不堪入耳。

大意是說，天底下的女人，脫掉衣服，都一個樣，沒有那個女人是金子做的，會值上那麼多的銀子。

錢麻子完全絕望了。

他說的話，對方既然一句不信，他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於是，他眼睛一閉，再不開口，索性任其自然。

錢麻子這一着棋反而走對了。

弓無常要的是寶物下落，並不是他的一條性命，他如今擺出瞑目等死的姿態，弓無常一時反而沒有了主意。

就在這時候，突聽林外有人冷冷地道：「姓弓的，你這就不够漂亮了！」

× ×

說話的是一個人，出現的却是兩個人。兩人正是黑鷹幇最早公開露面的那兩位香主：血爪曹烈，屍鷹羅全！

血爪曹烈像個莊稼漢，膚色黝黑，雙手粗大，人長得不高，相貌平庸，週身上下，毫無引人注目之處。

如果遇上一個不知道這位血爪底細的人，一定無法相信像這樣一個莊稼漢，竟是當今江湖上第一個練成鐵指功的人物。

這也正是很多人都像人屠刁橫一樣，因一時大意，而死在這位血爪手底下的原因！

屍鷹羅全較高較瘦，長方臉，弓鼻樑，雙目奕奕有神，看上去，就像別人送給他的外號一樣——像一頭猙獰悍猛的食人鷹。

方才發話的，便是屍鷹羅全。

弓無常似乎並不以這兩位黑鷹香主的突然出現爲意。

他不慌不忙的提起脚尖，分別點上了錢麻子的左右中庭穴，然後方將小刀輕輕一拋，一邊要着花樣，一邊從容轉身道：「弓大爺什麼地方不漂亮？」

屍鷹羅全道：「人不漂亮，手段也不漂亮！」

弓無常揚起一邊眉毛道：「是嗎？」

屍鷹羅全道：「本幇總香主已跟閣下打過招呼，在一個月之內，保護這位錢老闆，是本幇的責任，過了這段約定的期限，看閣下的情面，本幇可以袖手不管。本幇這已算賣足了交情，想不到你伙計竟連短短的一個月也等不得，你說你伙計行事够不够漂亮？」

弓無常揚臉悠然道：「就算弓大爺做得不够漂亮，你們又能怎樣？」

屍鷹羅全以行動回答了弓無常這個問題。

他們之間的距離，原亦不過三丈左右，屍鷹羅全輕輕一嘿，身形突然掠起，只見人影一閃，便已如旋風般，撲到了弓無常身前。

屍鷹羅全沒有亮兵刃，人到，掌到，一式白鶴展翅，隨着身形下落之勢，以掌沿平平向弓無常面門橫切過去。

弓無常也報以一聲輕嘿，人立原地不動，上身微微後仰，手中小刀一揚，帶起一道弧形光芒，由下而上撩向屍鷹羅全的手腕。

行家不難一眼看出，弓無常手上那把小刀，顯係選用上等緬鐵，經名匠精心鑄成的珍品。

這種小刀儘管不登大雅之堂，但如夾在拳掌招術中使用，則無疑更利於使一個人的筋骨皮肉分家！

屍鷹羅全爲黑鷹幇知名人物之一，當然知道這種小刀子的厲害。

他於身形撲出之際，顯然就已防到這一着。

所以當弓無常小刀向上撩起時，他立將右掌一縮一圈，避開小刀刀鋒，掌緣沿弓無常左肩滑落，掌心一翻，砍向弓無常腰際軟筋。

左掌立時一揚，掃向弓無常握刀的右手腕！

雙掌一齊翻飛運轉，動作迅速，姿式自然，配合得恰到好處！

弓無常一刀撩空，全身露出兩處空門，處境頓落下風。

不過，這位湖廣道上的煞星，確也有他一套托大賣狂的本錢。屍鷹羅全招式變化得快，他的動作，也不算慢。

只見他右手繼續上揚，五指一鬆，小刀落下，左手於胸前一把接住，刀尖一順，驀向屍鷹羅全小腹戮去！

這一招其怪無比。

既怪又妙。

妙而且狠！

他右手繼續上揚，是爲了使屍鷹羅全够不着部位，挺立當地不動，是爲了誘使屍鷹羅全招式用盡。

因爲他算定屍鷹羅全無論多麼精明，也不會想到他會以這種簡潔的手法，將小刀一下從右手移交左手。

在這種貼身搏擊，彼此均不易閃騰避讓的情況下，不難想像得到，其結果必然是：屍鷹羅全右掌可以砍中弓無常的左腰，弓無常的小刀則將齊柄送入屍鷹羅全的小肚子！

被强敵一掌砍在腰眼上，滋味當然不怎麼好受，但以弓無常這樣的高手來說，這一掌無論多重，總還是可以承受的。

一把小刀通進了小肚子，情形就不一樣了。

這時就連一旁爲屍鷹羅全押陣的血爪曹烈，見狀也不禁爲之神色大變。

江湖上要小刀子的人物多的是，但將一把小刀要得如此神奇，顯然還不多見。

屍鷹羅全本人當然也知道自己已陷入非死即傷的險境。但是，自己一直採取的是攻勢，一時向前衝撲之勁，尚未完全消盡，要想撤身後退，已不可能。

好在這位屍鷹臨敵經驗老到，生生死死的血腥場面，他今天也不是第一次遇上，這時儘管處境險惡，心頭却一點也不慌亂。他深知這一伕吃虧已成定局，並不想賣險求勝，當下咬緊牙齒，力貫右腿，左腿一滑，全身向右傾斜，像踩着小石子，站立不穩似的，突向右前方倒轉着翻滾出去。

只聽得嗤的一聲，刀尖劃破衣服，已在屍鷹羅全小肚子上開了一道不深不淺的血溝。

血溝雖有一寸多長，但並不是致命之傷。

屍鷹羅全栽倒下去，曲腿一彈，又跳了起來。他不理冒血的傷口，大吼一聲，又向弓無常撲了過去！

弓無常手握小刀，屹立不動，目光掃處，臉上忽然浮起一絲詭秘的笑意。

屍鷹羅全沒有覺察。

他這次似是學乖了不少，二次撲上，人雖怒極，却沒有忘記從衣袖中抖出一根尺許長的短鐵尺。

但這支鐵尺並未能扭轉他已註定了的命運！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長嘯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相居大與玄都仙子降伏黃衣道長後，無相居士嚴詞向沈海月開導，要他從此革心洗面，但玄都仙子似另有居心，願收沈雁容暫爲記名弟子，要她進入尉遲青幽所居，暗中放出黑石么，沈雁容爲了老父，勉爲答允，玄都仙子打發沈海月，痛禪離去後携沈雁容至無相居士住所，適無相居士在急流中釣獲粉鱗毒蛇，迫牠獻出內丹，粉鱗毒蛇掙扎無效，終將內丹獻出，無相居士將毒蛇內丹收好後，由懷中取出一個扁小玉盒，畧移盒蓋，立由盒中跳出一粒小如米粒的白色藥丸，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毒蛇口中——

正邪存一念　仙侶動干戈

無相居士微微點一點頭，笑道：「去吧！」

二指微鬆，那條白色小蛇嗒然墜地，仰頭看了無相居士一眼，這才懶洋洋向着潭水之間游行而去。

沈雁容怔了一下，這才想起，慌不迭上前向着無相居士深深一拜。

居士含笑揉手道：「姑娘不必多禮，我們進去說話！」

郭彩雲微微笑道：「這丫頭童心未泯，方才見你逼迫那條『蛇鰻』獻出毒丹差點沒哭了出來！」

無相居士哈哈一笑，看向沈雁容道：「妳只看見牠那副可憐樣子惹人同情，卻不知這傢伙的陰險狡猾，我如果不逼迫牠獻出這顆成形毒丹，不要多久，只要再等上三年，牠可就要興風作浪了！」

沈雁容連日來奇聞異事見識了，心雖驚異不置，也只權作「見怪不怪」自處！

無相居士一雙眸子，在雁容身上畧畧一轉，才又轉望向郭彩雲，正要說話——

郭彩雲卻搶先道：「我已收她爲記名弟子，你就少說幾句吧！」

無影居士微微一怔，遂笑道：「此女資稟人品俱佳，只可惜她那老子太不成材，空費了我當年一片深心！」

郭彩雲冷笑道：「尉遲丫頭自以爲她尉遲家門習的是正統法門，看不起任何旁門別派，也未免太狂了一些！」

無相居士苦笑道：「平心而論，這件事倒也不能怪她——」他眸子轉向沈雁容道：「令尊行事過於自負，就以此事而論，實在他是自取其辱！」

沈雁容臉一陣紅，緩緩垂下頭來。

「話雖如此，這件事尉遲丫頭做的也未免太過份一點了——」

「唉！夫人，妳……」

「我還是老脾氣不改是不是？」

無相居士微微一笑，步入石室。

郭彩雲同着雁容隨後步入。

室內佈置得清雅宜人，不染纖塵，除去一面三足銅鼎之外，另設有長方如意雙花蓬座一副——

這種蒲團的式樣，合於二人同坐，夫婦雙修！

無相居士與郭彩雲仳離多年，在同道之間，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然而這具饒富伉儷情誼的雙蒲團，卻依然如此完整潔淨的擺設在這裏——

甚至於牆角的那一株珊瑚樹，玉盤內郭彩雲親自栽種的紫水仙，都依稀如同當年一般模樣的未曾移動過！

「玄都仙子」郭彩雲目光掠過，面頰上雖不着絲毫痕跡，但是她的眼角，卻有些濕潤了。

屋內一共是三間石室——都是她所熟悉的！

拉開長可及地的白色紅幔，眼前是一片湖光水景，閃爍着七彩的五色怪石，或高或低的在水面上露着頭角，卻有七八隻黑白長腿大鶴棲息其間。



郭彩雲呆呆的看了一會兒，慢慢的轉過身來——

無相居士亮着晨星的一雙眸子，正注視着她——他翩翩丰姿，不減當年——她杏暖春枝，如玉樹臨風。

她這對神仙美眷，究竟因何而仳離？又因何而相聚？而今是否破鏡重圓了？——

——不！

答案是否定的！

彼此不需要多說一句話，只要互看一眼就可以很清楚的互相體會出彼此心裏的意思——

郭彩雲緩緩的在一張玉鼓上坐了下來，她指派着沈雁容道：「妳坐下來！」

沈雁容依言坐好！

郭彩雲看向無相居士道：「看來這些年你日子過得很好，很寧靜，是不是？」

無相居士微微頷首，淡然作笑。

「妳呢？」

「還好！」郭彩雲站起來走了幾步，忽然回過身子來，道：「你早已知道我今天要來是不是？」

「日前靜中參悟，畧有預知！」

「這麼說，我的『小六乘護身神障』竟是防你不住了？」

「是夫人一時疏忽，故爲我的神機所乘！」

「哼，」郭彩雲倏地由座子上站起來，面色乍寒道：「我當然是一時疏忽，否則豈能被你算出？——」

無相居士微微一驚，面上悵然若失！

他已經預感到今日的不歡而散，似乎已成定局，而且使他更失望的是，多年分離，長久的淡泊自處，自煎自淬的結果，並沒有使她改變了多少！

她好像還是原來同樣的一個人，甚至於變得比以前更孤僻，更好強，更逞一時之氣……

「很好！」郭彩雲勉強的笑着，道：「看來你永遠是比我聰明，這麼，我的來意你已經知道了？」

「畧知一二！」

無相居士緩緩坐下來，一隻手摩挲着面前的一罇石虎！

「你打算怎麼辦？」

「夫人宜三思而後行！」

「如果我不呢！」她冷冷的道：「我的脾氣一向如此，我只問你，你究竟站在那一邊？」

無相居士苦笑了一下，道：「尉遲眞人當年對你我不薄，若非眞人當年長白援手，只怕那一次你我都難逃大刼！」

郭彩雲冷冷的道：「這件事你究竟要提多久？尉遲丹生平不過就對我們做過這麼一件好事，我們卻也曾在他飛昇之前，爲他護法七天，總算也對得起他了！」

「那麼，妳又何必非要再惹是非？」

無相居士臉現愁雲的道：「四九天刼不久將至，人人自危，妳我也並無十分把握可以逃過，此時此刻，我爲夫人妳着想，實在不宜再惹事生非！」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道：「我知道妳的意思，只是憑你我之力，想要收取那片火雲談何容易，況且這種行爲，形同盜刼，以妳身份何屑爲之？」

「你這話就說錯了！」郭彩雲冷冷的道：「想那西天火雲，乃當年『青雲九老』聯手所收取，憑什麼就該便宜他們尉遲一家人？」

無相居士道：「話雖如此，可是當年倡導爲首的究竟還是尉遲眞人，再說火雲生處，也是眞人在其本山覓得，論情論理，自應是人家的所有，況且青雲九老每人也都得了好處，尉遲眞人爲人已經算是很厚道了！」

郭彩雲道：「他要是眞的厚道，就該將當年收得之火雲也分與你我一份，我們也不會再爲四九天刼之事而發愁了！」

無相居士道：「這件事我也想過，好在時限還有一年之久，到時你我同力應付，也並非就不能渡過！」

郭彩雲輕嘆一聲，道：「這麼說，你是不肯幫我這個忙了？」

無相居士苦笑道：「巧取豪奪之事，恕我不能爲力，彩雲，妳須知那黑石峯下的禍害……」

話未說完，郭彩雲已霍然站起道：「你不要再說了，這件事我已決定，勢在必行——有你幫忙，固然是好，沒有你幫忙，我也一樣！」

無相居士冷笑道：「妳以爲收取火雲是容易的麼？據我所知，當今宇內，也只得青城山的『朱雀叟』一人有此功力，只是此老的那個『朱雀瓶』視如拱璧，妳能借得來麼？」

「哼——」

郭彩雲臉上帶出了一絲傲然微笑——

「如果我借不到，也就不來現這個眼了！」

無相居士一驚，道：「妳眞的打算去見朱雀叟？」

「我何必打算去見他？」

她微笑着探手入裙後錦囊，摸出了一個朱色扁平的盒子，一笑道：「我已經借來了！」

說完雙手把朱色扁盒的盒蓋啓開。

沈雁容聽他們說得那般神奇，不覺向郭彩雲手中玉盒注意望去，只見玉盒內平置着一個紅色類似鵲雀般的扁扁玉瓶！

那玉瓶形式古雅，雖是紅色，可是看上去並無光澤，其上似乎密密麻麻滿滿雕刻着都是些古篆奇文，整個瓶身大如手掌，看上去眞像是一隻栩栩如生，展翅待飛的紅色雅鵲！

「玄都仙子」郭彩雲得意的向着無相居士顯示了一下，遂即把盒蓋蓋好，收回囊內。

無相居士面色微微一變，嘆息道：「想不到朱雀叟如此修爲之人，竟然行事也是如此欠思，他可曾料想到這件事的後果？眞正是老糊塗！」

「玄都仙子」郭彩雲冷冷一笑，道：「你知道什麼？」

「怎麼，這其中莫非還有什麼內情不成？」

「哼！」郭彩雲秋波一轉，十分驕氣的道：「你居然也有不知道的事情，眞難得！」

冷冷一笑，不欲多言！

無相居士呆了一呆，緩緩落座。

他居心仁厚，又以與大雪山尉遲一家淵源甚深，郭彩雲儘管已與自己仳離分居，但是終必有過夫妻的情份。

這件事旁人若爲，自己站在道義立場上，尚且不得不管，況乎是自己的妻子？

萬一眞個驚動了「黑石峯」下的那個老怪物黑石公，引發天地間一場浩刼，這個罪孽，可就太大了。

這麼一想，他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當下向着郭彩雲看了一眼，却是不知說些什麼才好，正因爲他太瞭解她了，所以才知道說什麼都沒有用。

他深知妻子道力高深，凡事任性，若非是行事乖癖，一意孤行，以其功力，今日已在大成之限，更可能越過自己之上。

如今呢？

自從夫婦分居之後，多年來她在失去自己關懷勸告無拘束的日子裏，任性發揮到了極致！

多年來，他已聽到了許多關於她的種種傳說，每一次他都深深的爲她懺悔着，儘管是神仙歲月淡泊到心如止水，可是每當晨昏，偶見成雙的鳥兒飛過，他也總會牽想到她。

那些過去的美好日子，就如同西天的那一抹雲霧，永遠的醉着你，迷着你，深深的勾起你的遐想，讓你不可去懷！

——思索很快的在無相居士腦子裏掠過！

他忽然覺出，他對她有責任，不能容許她這麼任性下去！

郭彩雲見丈夫一雙眸子深深的注視着自己，一瞬間變幻着不同的顏色——她以爲他被自己說動了。

但是最後的一剎那，她却又體會出丈夫眸子裏的神采有異。

心中一驚，她退後一步，道：「息霜，你——？」

「李息霜」是無相居士的俗名，昔日他們夫妻共居時，郭彩雲慣於這麼稱呼他，但是自從彼此仳離之後，這「息霜」二字，無相居士還是第次一聽過！

這「息霜」二字，無寧使得他爲之一呆，可是，只不過彈指間，他又復硬下心來。

——但是這一刹那間，郭彩雲已托着沈雁容的腕子，飛身縱出院外！

郭彩雲似乎已經猜測到無相居士將要向自己出手。

是以在她與沈雁容身子方一縱出的刹那之間，左手揚處，自其掌心裏已飛出了一蓬紅光，正是先時用來對付「黃衣道長」的「五雲掌」！

只是此刻，顯然是用來防身用的！

「五雲掌」一經出手，頃刻間，幻爲一幢紅色光帳，向着郭，沈二女齊頭罩下了——

同時間，無相居士却已電閃星馳般的來到了眼前，自其右手手指之處，匹練般的飛出了一道銀光，像是一條銀鱗巨蟒般的，已把郭彩雲團團圍住！

郭彩雲凌聲笑道：「我早就防着你了，李息霜，你還不讓我走麼？」

無相居士一面運施着手中劍光，緊緊東着二女身上的那幢紅色光帳，一面沉聲道：「彩雲，我要妳暫時留在白金嶺，百日之後才許妳下山——」

「你是妄想！」——話聲一落，郭彩雲杏目一睜，只見她雙手向着身外那幢彩色光帳連指了幾下，刹時間紅光大盛，「五雲掌」分化成五股巨大的光條，漸次的向外擴張。

無相居士發出的劍光，頓時就有不堪重負之感，隨着對力那五道紅光的力撑之下，時收又弛，顯出不易拘束之態！

「彩雲！」無相居士語重心長的道：「你我終究是夫妻一場，我豈能忍心眼見妳墮入萬刼不覆之淵——」

郭彩雲一聲嬌笑道：「難得你還念及夫妻之情，眞難得……李息霜，你要是還顧及到這一點，就應該留一點下次再見的情份，要不然……」

她發出了一陣子「咯咯」的嬌笑之聲，只是笑聲裏充滿了隱隱的敵意！

無相居士微微怔了一下，吶吶道：「我……我實在是爲你好！」

郭彩雲一笑道：「既然爲我好，就應該助我一臂之力！」

無相居士搖搖頭，冷笑道：「尉遲兄妹已是不易應付，他家那個蒼鬚奴更是厲害！」

郭彩雲冷笑道：「這幾個人，我才看不在眼裏，哼！反正沒有你什麼事，你也就不必多管了——還不收了你的劍？」

無相居士苦笑着，搖搖頭道：「我已在環山四週，設下了埋伏，妳是逃不脫的！不如安心的在這裏住下來吧，這位沈姑娘我負責把她送回去！」

郭彩雲目光四面看了一眼，一笑道：「就憑着這點埋伏能難着我麼？」

「本來是難妳不着！不過——妳不要忘了，妳我當年合籍同修時的那面本命神旛在我手裏！」

郭彩雲登時爲之一呆，她的臉色一刹間變爲蒼白，咀唇顫動了一下。

「你……眞的會這麼絕情？」

「我……我是不得已——」

「我不信你眞的能對我這麼施爲？哼！」郭彩雲嬌笑了笑——儘管是在盛怒之下，看上去她仍是那麼漂亮，玉手一抬，環身的那幢「五雲掌」已收回手內！

無相居士乍然一驚，忙自揚手，將空中劍光收回！

郭彩雲一笑道：「我現在就要帶她出去了！」

無相居士吶吶地道：「我只好向妳出手……」

「是嗎？」

話一頓，「不！」搖搖頭她很自信的又道：「你不會的！你不是這種人！」

說完，大大方方一拉雁容，道：「我們走！」

無相居士閃身攔在了她面前，郭彩雲拉着沈雁容換了個方向。

無相居士再閃身攔阻！

郭彩雲又換了個方向！

一連換了三個方向！

郭彩雲臉上永遠帶着淺淺的笑容！

她那雙美麗的瞳子，似有無限柔情的注視着無相居士，瞬也不瞬一下，雙方僵持着！

無相居士軟化了。

他長長的嘆息了一聲，說道：「妳去吧！」

說完遂即把身子讓開。

「你不後悔？」

無相居士用苦笑代替了答覆！

郭彩雲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我領你這份情了！」

說完一拉雁容道：「我們走！」

無相居士道：「妳……上那裏去？」

郭彩雲道：「自然是回四明山！」

她左手一挾雁容，足尖輕點，已幻爲一道經天朱虹，破空直起。

沈雁容只覺得兩側瑟風如吼，自己和郭彩雲身子，却包裹在一層朱紅色的光華之內，刹時間直貫青冥，方想到了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劍遁」，一顆心緊張得幾乎脫口而出！

却只見劍光經處，面前雲海夕霞，有如風捲殘雲般的紛紛排開，劍光衝起越高，景像亦越爲絢麗，大地山岳，頃刻間變爲足下，隨着距離的拉長，逐漸的縮小縮小了……

那種滋味，直非言語所能够形容其萬一！

郭彩雲一隻手輕輕挾着她的腰，在環身的紅色劍光映襯之下，雲裳飄飄，神態極其自然！

她偏頭笑向雁容道：「用不着害怕，都有我呢！」

說時劍光微微一頓，隨着郭彩雲的意念轉處，在空中疾兜了圈了，却是改上爲下，投空直綫而落！

雁容心中驚懼得簡直不敢開口說話，心裏正自奇怪四明山相距數千里，豈能這般快就到了？

一念未完，却覺出身外劍光，在郭彩雲催促之下，有如戲空之龍，挾帶着極爲尖銳的一股破空之聲，自萬丈高空裏一路迂迴衝刺直下，其勢又較諸先前之上騰更令人驚懼萬分！

沈雁容嚇得尖叫了一聲，叫聲未住，但覺出身勢猝緩，隨着郭彩雲的手勢一托，有如秋葉戀風，悠悠然的已落下身來！

「不要作聲——」

郭彩雲小聲的關照着她，向她神秘的擺了一下手！

沈雁容驚魂甫定，這才發覺到自己與郭彩雲的身子，並非是停落在地上，而是站立在棵岔生於半山間的巨松樹幹之上！

由於這棵松樹枝葉茂盛，遮漫極廣，是以二人站立的身子幾乎全被掩飾於枝葉之內，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僅僅透過枝葉間隙，得見空空一綫，巨大的風力搖曳着松幹，只聽得耳邊一陣嗡嗡作響之聲，這番景像又自是較先前不同！

雁容緊緊抓住郭彩雲的手。

她的緊張，可以由她蒼白的臉色裏看出來。

「別怕！」郭彩雲小聲的在她耳邊道：「我們等一會再說！」

說時鳳目四盼，像是在空中搜索着什麼似的！

忽然，她神色一變，臉上帶出一絲冷笑道：「果然不錯，他還是放我不過！」

一面說着，她遂即把雁容攬入懷內！

就在這一刹那間，天空裏響起一陣類似哨音般尖銳的異聲。

雁容驚望當空，但只見銀星一點，起自兩邊峯頭，像是自己方才來時地方。

那點星光出現時，不過是光爍一閃，等到雁容發覺定目看時，已自變成了一道匹練般的經天長虹，有如倒瀉天空的一彎銀河，其勢之疾快，眞令人有不及交睫之感。

無相居士顯然就站在那道銀色長虹之首，只見他一隻手上拿着一面三角形的銀色旗旛，形像至爲焦急，催使着足下劍光，風掣電馳，循着方才郭彩雲之去路一閃而終！

雁容忽然心裏才明白過來。

原來「玄都仙子」郭彩雲忽然改變方向暫時落下隱身樹帽的原因在此，心裏不得不佩服她的聰明伶俐，竟然早已料到無相居士會事後反悔！

無相居士劍遁何等快速，刹時間已消逝無踪！

郭彩雲臉上現出得意的微笑，又等了片刻，才向雁容說道：「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言罷單手向雁容脅下一托，再次化爲一道朱色長虹，頃刻間消失於太空青冥！

×　×

在「冷香閣」內調傷靜養，不覺已是一月有餘。

午間，當黃鶯在窗外婉轉着歌喉的時候，岳懷冰已靜坐醒轉。

自從他由尉遲鵬處學得入門靜坐吐納功夫以來，這一個月他勤於練習，已有顯著之長進，身上的幾處傷，早已康愈。

尉遲鵬只是傳授他幾種極單純的入門內功要他練習，並不常來打擾他。

至於尉遲青幽，他已經有十天沒見過她了。

記得那一天——大概是十天前，在花園裏，他遠遠的看見了她一次，她只對他那麼淡淡的笑了笑，遂即廻避了開去。

爲什麼？

他實在是有點想不明白！

從來不曾有過任何一個女人的影子，在他的心裏，佔過這麼重的份量！他也從來不曾對任何一個女孩子，這麼樣的思索過！

——只是對她這麼一個人！

有時候，尤其是像現在這種靜極無聊的時候，他眞想能見到她，那怕是遠遠的就像前次那般的遠遠的瞄上一眼，心裏也是舒服的！

人的遭遇，實在是太離奇了。

有時候想起來，岳懷冰眞好像在做夢一般，怎麼也沒有想到，竟然會絕處逢生，最最奇妙的是，居然與尉遲一家，有了這番不平凡的邂逅結合！

窗前的幾盆蘭花早已經盛開了。

是花引來了蝴蝶，使他想到了李白的那一首「蝶戀花」，其實蝶之戀花，正如同男之戀女。

古往今來，那一個男人不想女人？那一個男人不愛女人？越是成名的大英雄，大豪傑，似乎也越有動人的綺麗戀史！一入前人之筆，輒成風流韻史！

大粉蝶撲襲着蘭花，一次又一次……蘭花只是靜靜的期待着——

這又像是待字閨中的美麗姑娘，期待着如意郎君的涖臨！

人是不應該孤獨自處的！

岳懷冰輕輕的嘆息了一聲，他是不常嘆息的——這一聲嘆息似乎顯示了他內心的寂寞！

他心裏一直還保守着這個秘密——保守着那個「綉荷包」的秘密。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那個綉荷包一直偷偷藏在他身上，他曾經想到過要當面還與尉遲姑娘，可是每當他見到她的時候，却又期期不敢出口。

他又怕認錯了人！

也許那一日在山下番婆子所開設的野店裏，自己第一次記憶裏的那個絕色少女，並非尉遲青幽，也許她們只是非常的相像而已。

不過，天下這麼相像的人，似乎還不多見！

岳懷冰不知道甚麼時候，又把那個綉荷包拿在了手裏把玩着——

閃着銀色，一顆顆圓圓珍珠所編織成的一個荷包，打開來，裏面是一方素色的玉珮，一小錠黃金，一塊鮫帕，兩個小小的菱形小香囊！

他一樣一樣的取出來看着！

已經兩三年了，他何止千百次的揀視着這些東西！

是以，除了那個上好珍珠的荷包，與那塊素色玉珮，依然光澤如新以外，其它的幾樣東西，外形都已經有所改變了。

金錠變成了黑色！

鮫帕似乎更薄更舊了。

兩個原爲青紅絲綫所纏繞的菱形香囊，顏色都已經褪了，倒是裏面的檀香依然芳香！

每當他看到這幾樣東西時，他腦子裏就會情不自禁的想到那個令自己一見驚爲絕艷天香的女子。

只是，幾曾何時，自從他再次的見到尉遲青幽之後，由於兩個面影的酷似重疊之後，他就再也記不起前面的那一張面孔了。

因此，現在每當他再把玩着這些小物件時，他腦子裏所能憧憬的，就僅僅只有尉遲青幽的那張面影了。

他腦子裏撫今追昔的努力的捕捉着第一次看見，而如今失却的那張臉，却是怎麼也是想她不起！

因爲那兩張臉，根本就是一張——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修長，輕盈，飄飄若仙的女人來到了「冷香閣」。

似風般的輕飄，無聲！

她已經站立在岳懷冰的身前！

她先是一驚，而後是無比的喜悅，迷惑！——

總之，這一刹那間，她美麗的面頰上變幻了無數次顏色——

她那雙明澈的眼睛裏，流露着難以置信的光采，自她一現身之時，她的眼神兒，已經緊緊的被岳懷冰手裏的那些小東西吸住了！

岳懷冰一副痴情的注視着手裏的那些小東西，却不曾注意到身子側後力的那個人！

她的臉，先如春花一放，繼而黛眉輕顰——含情脈脈的一抹情意，她開始注意到岳懷冰這個人，淺淺的笑了笑，搖搖頭！遂即伸出手來，由岳懷冰身後抄過來，把他手裏的那個綉荷包援了過來！

岳懷冰猝然一驚，倏地回過身來。

當他發覺到身後站立着的那個人，竟是尉遲青幽時，他顯然呆住了。

這個發現，對他來說太突然，太突然了，倉促間幾乎無以自處！

換在任何一個人，都不會使他有這種感覺，獨獨除了她以外，這是一種微妙的心理作用！

尉遲青幽臉上帶着淺淺的笑容，她的笑永遠是那麼純，那麼美，那麼神秘！

「青妹……妳來了……？」

「嗯！」尉遲青幽微微的點點頭，細細的注視了一下手裏的那個珠子荷包。

「這個東西，你在那裏找到的？」

「我——？」岳懷冰窘笑了一下，一時不知從那裏說起，銀色的玉珮，小小的金錠，絹帕，香囊！

她臉上帶着一片雅穉的微笑，特別把那兩個小香囊在鼻子上聞了聞——

密鬆的睫毛微向岳懷冰撩了一下，眼神兒這般的看法，平添了無限嬌媚！

「怎麼不說呀！」她含笑的看着他道：「我眞該謝謝你呢！爲了這個荷包，我找死了！」

岳懷冰道：「這麼說，這些東西，眞的是妳的了？」

「當然是我的——」

含着微笑，她坐下來，把那幾樣東西一一收回到珠荷包裏面，那雙烏油油的剪水瞳子，畧微帶着幾分羞澀的盯着他！

「說呀！你是怎麼找着的？」

「不是找着的——」岳懷冰直到現在，情緒才微微的定了下來，說：道「是我揀到的！」

「揀的？……在那裏揀的？」

「是兩年多以前……」他吶吶的說道：「我初來雪山之時，在山腳下一家小店裏——」

「噢——」她好像記起來了，又好像早就知道這麼回事似的！

「是梅婆婆開設的那一家小吃店是不是？」

「是不是梅婆婆我不知道，反正是一個番婆婆！」

「她就是梅婆婆！」

她臉上現在除了微笑羞澀以外，還帶着一片情意——

自從岳懷冰來此以來，他還是第一次看到她這麼高興過，雙方的距離，似乎借着這個珠子荷包，一下子拉近了許多！

「你說說看，你是怎麼搜着這個荷包的？」

「那一天……我初來雪山，在那個番婆婆所開設的小店裏打尖過夜！」

尉遲青幽一笑道：「後來呢！」

她把下巴支在手心裏，眼睛裏透着聰明，要笑不笑的樣子，很逗人！

岳懷冰幾乎不敢和她的眼光對視，頓了一下，他才道：「……那天我好像看見妳，只是隔着窗子沒看得太清楚，青妹妳好像揹着個大包袱……」

「噗！」尉遲青幽笑了一聲，翻住咀，點點頭笑道：「後來呢！」

「青妹妳大概是下山採購甚麼東西的……大概走得太匆忙了一點，忘記了這個荷包！」

「你就揀着了？」

「我追出來的時候，青妹妳已經走遠了！」

「你爲甚麼不把它交給梅婆婆呢！」

「我沒有想到——」岳懷冰一本正經的照實據報道：「我記着妳的樣子，找遍了雪山腳下各處人家，却沒有一個人見過妳……所以就……」

「你就一直收着？」

「三年來，這個荷包，一直帶在我身上——」

說到這裏臉色一紅，窘笑了一下，有點不好意思的把眼睛移向地面！

尉遲青幽一笑道：「其實，如果你第二天再到梅婆婆的店裏去的話，你就會見到我了！」

岳懷冰登時一呆，他忽然覺得自己爲甚麼當時這麼傻，怎麼沒想到這一點！以至於悵恨了長久的三年時光。

尉遲青幽睇視着他，道：「在我發覺到遺失了這個珠子荷包的第二天，我就到了海婆婆的小店裏，一直等了你一天，不見你的人影！」

她微微一笑，接道：「海婆婆告訴我說，東西被一個年輕的人拿走了——」

眼色裏帶着一片柔情，向他瞟了一下：「誰知道那個人就是你——」

「這些東西對妳很重要？」

「嗯！」她笑了笑，道：「珠子荷包是我媽親手做給我的，素玉珮是我爹留下來的——除了這兩樣東西，別的都沒甚麼！現在爲了表示對你的一點謝意！」

她把那塊素玉珮，雙手送過去道：「這塊玉珮送給你——」

「這——」

「收下來吧！」

岳懷冰靦覥着還有點不好意思。

尉遲青幽却大大方方的把這塊類似「玉如意」的素色玉珮爲他結好在腰帶上！

她偏過臉來，打量着那塊玉珮道：「你戴着它很好看，別以爲這是塊普通的東西——說起來可有來歷！」

岳懷冰脹紅着臉，吶吶地說道：「謝謝妳——」

尉遲青幽收起了荷包，發覺到岳懷冰一雙眸子正在注視着自己，她微微怔了一下，原本極其自然的面頰上，却也飛起了一片紅暈！

當她再次向岳懷冰注視的時候，却又恢復了原有的自然，岳懷冰也似乎發覺到了自己的失態，有點兒張慌失措的樣子！

「我十天沒來這裏，是怕打擾了二哥的功課，不知道你的功課練得怎麼了？」

岳懷冰說道：「鵬兄傳授的吐納功夫，和以前我所練習的，大同小異，只是在吸昇呼降，以及調息固盤力面，好像不易見功！」

尉遲青幽點點頭道：「這就對了，因爲你過去練習的吐納坐功，不過是在運氣和血，我哥哥傳你的這種入門功夫，却是在助你洗質易髓，你必須要先打透了這第一關，才可以再修第二步功夫！」

在她說這番話時，態度認眞，較之先前的女兒之態截然不同！

岳懷冰深爲折服！對自己的一時意亂情迷，猝然有所覺察！

尉遲青幽明澈的一雙眼睛直視着他的臉，注視了一刻，點點頭道：「看上來，你的確是長進了不少！要知道入門功夫最爲重要，質稟要是差一點的人，要想偶有寸進也是不易——」

岳懷冰道：「青妹年紀輕輕，難得有此超然成就，比之愚兄，眞是……」

說着不禁嘆息了一聲！

尉遲青幽一笑，道：「你要是這麼想可就錯了，在修證仙業上來說，可就和一般江湖武林中的逞强鬥狠大是不同，我們修練劍術，道法，目的在對付阻碍我們得證仙業的魔障！」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她苦笑了笑，似乎有些黯然的又道：「……每人都會遭遇不同的逆境，只是看你是不是有克復面前魔障的决心！」

岳懷冰微微驚訝的道：「這麼說，莫非青妹眼前還有甚麼不順之處麼？」

尉遲青幽淺笑搖頭道：「眼前還不至於，不過以後可就保不住沒有麻煩……」

說到這裏輕嘆一聲道：「大雪山後山，自從先曾祖玉洞眞人闢爲洞府之後，經過三代修眞，已爲當今宇宙一塊福地，因爲這樣，可就免不了常常惹人覬覦，一不小心，就易被惡人所乘！」

「以青妹與鵬兄的功力，還有人敢以侵犯不成？」

「你——那裏知道！」尉遲青幽一笑道：「比我們兄妹法力高的大有人在！只是我們一向本份自處不惹外事，他們也就不便生事！」

「聽說令祖尉遲眞人的法力無邊，他老人家的道統是否已由青妹妳所承繼？」

「我那裏有這個造化？」

說到這裏，黛眉微顰，輕輕的嘆息了一聲。

「那麼是鵬兄所繼承了？」

「也不是他——」

她那雙明澈的眸子，直直的看過來！

「這麼說，莫非令祖尉遲眞人，另有傳人？」

「我們尉遲家門，一向是不收外姓弟子的！」

「這麼說……豈不是……？」

「我爺爺飛昇之時，留有碧簡金批，本門的道統，却是要由一外人接替！」

「哦——」岳懷冰顯然一驚！

即使是在江湖武林中，這種作爲也是大違傳統家風，况乎仙業正道！

尉遲青幽淡淡的笑了笑，道：「這個人，很可能就是你！」

「是我——？」

岳懷冰大吃一驚，登時楞在了當場！

尉遲青幽道：「當然，這件事還有待最後的證實，不過……是你的成份已經很大了！」

「我——？」岳懷冰搖頭笑着，簡直有點難以想像！

尉遲青幽道：「因爲我爺爺的碧簡金批內所載的那個人年貌都與你相當，甚至於生辰八字都經蒼鬚奴證實，與你一般無二！」

岳懷冰想起了那日蒼鬚奴問及自己生辰之事，照蒼鬚奴當時之表情看來，倒眞似煞有介事。

這件事實在太神妙，太荒謬了，可是擺在他眼前，却又不容他不相信！

尉遲青幽見他如此，忍不住笑道：「怎麼，你不願意？」

岳懷冰惶然道：「這件事太難令人置信……我眞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尉遲青幽說道：「這十天來，我閉門用本門上乘心法推算的結果，證明我爺爺碧簡金批中所指的那個人，已深入北極座中——」

「什麼是北極座中？」

「按子午度所指，東山後山方圓二百四十里之內，皆在北極座範圍之內！」

她微微一笑又道：「當然，包括你所居住的這所冷香閣在內！」

岳懷冰道：「這麼說，在本山方圓二百四十里之內，很可能另有其人！」

「這一點我早已想過了，這裏不可能有第二個人，因爲，後山千里內外，蒼鬚奴早已佈下了厲害的禁制，任何人一入此區，必爲我們所查知，除非來人法力高過於我……關於這一點，我已吩咐蒼鬚奴了，要他仔細搜索，大概他很快就會有回報的！」

「那麼，如果奴蒼鬚老前輩在本山前沒有發現外人，那麼，這個人就必然是我了？」

「那很顯然的必定是你了！」

尉遲青幽微微一笑又道：「關於這一點，等蒼鬚奴回來證實以後，我們還要進一步的爲你證實！」

說到這裏，只見窗外青光微閃！

尉遲青幽道：「蒼鬚奴回來了！」

須臾，門前現出了蒼鬚那奴矮胖的人影。

他乍見尉遲青幽坐在房內，垂手侍立道：「老奴有話面陳！」

尉遲青幽道：「進來吧！」

蒼鬚奴應了一聲：「是——」遂即步入。

岳懷冰忙自站起身來，道：「老前輩請坐！」

蒼鬚奴退後欠身道：「岳相公千萬不要這麼稱呼，折煞老奴！」

尉遲青幽道：「北極座區可曾搜查過了？」

蒼鬚奴點頭道：「搜查過了，並無任何人踪！」

尉遲青幽道：「百鳥坪呢！」

蒼鬚奴點頭道：「也搜查過了——」

說到這裏神色微微有異！

尉遲青幽立時洞悉入微的道：「怎麼！有什麼不對？」

蒼鬚奴頓了一下道：「老奴發現前山摘星堡處，彤雲四合，顯然有了法力禁制，顯然有高人佈署，觀其動向不知是否意圖對本閣不利，特以請示小姐！」

尉遲青幽微微一笑道：「不要緊！這一點我早已由靜中參悟過了，沈海月爲我所傷，岳相公又被我們所收留，他自是不肯甘心——」

說到這裏秀眉輕顰了一下，道：「不

過，我倒是想不出來，憑他還能請出什麼人物來！什麼人又會甘心爲他所用？也不過是些左道旁門的妖魔小丑，大可不必多慮！」

蒼鬚奴道：「老奴只在後山打量了一回，似覺前山四週雲氣迷漫，正中有一道衝天紫氣，以老奴的道力，竟然一時看它不透！」

尉遲青幽微微一怔，却也並不在意的道：「前夜我夜課之時，隱聞得前山有風雷之聲，這麼看起來，顯然是沈海月之流在佈陣勢——」

她微微一笑又道：「其實他們大可不必，我如果有意要收回前山，又何必要等到現在？隨他們去吧！」

蒼鬚奴垂手道：「是！」

尉遲青幽道：「道家四九天刼將至，冷香閣雖是位居陰陽緩徐福地，但是到底不可大意，到時必定有不肖之輩前來本山乘火打刼，你要特別加意防範，萬萬不可大意！」

蒼鬚奴道：「小姐放心，正南正北有老主人的『子午兩極光陣』，識得此陣勢的人，當今天下不過三四人而已，正東正西，有本山的火雲，老奴已擅催施，外人萬難擅入雷池一步！」

尉遲青幽緩緩點頭，却又並不表示十分放心，她心思靈敏，對於每一件事都面面顧到。

「可是我總不放心！」她秀眉微皺，說道：「當年，爺爺在時，曾經說過，青雲九老，雖是德高年劭，可是人心殊異，其中星冠叟，與婁眞人兩位老前輩，雖是不幸喪生，形神俱滅，還有幾位，也陸續飛昇，可是……」

蒼鬚奴怔了一怔道：「小姐担心的是青城山的朱雀叟？」

尉遲青幽微微頷首道：「這位老前輩爲人怪癖，爺爺在時就因爲這個人個性乖張，而與他少有往還，上一次我路過青城山，特地去拜訪他時，他的態度很壞，說了很多對爺爺不滿的話！」

蒼鬚奴道：「朱雀叟道法高深，若不是剛愎自用，早已得證仙業，老奴料想以他之身份，大概還不至於，老奴担心的却是九老中的另外一人——」

尉遲青幽道：「誰？」

「大荒山的『紫面神君』！」

尉遲青幽呆了一呆道：「啊——我幾乎把他忘了！」

他們之間的對白，岳懷冰雖不盡然瞭解，却也有八成的領悟，却也猜知他們嘴裏所討論的這幾個人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不覺聽入了神。

提到了「大荒山」的「紫面神君」，尉遲青幽畧畧皺眉，道：「這位老前輩還在人間麼？我好像聽說他不是亦在『兵解』，三度『煉嬰』而有了大成麼？」

蒼鬚奴嘆息一聲，道：「小姐說的不錯，他的確是有了成就，就是因爲有了成就，現在才無所忌憚——」

他沉重的嘆息着又道：「——此老自以道法通靈，他自從三煉元嬰之後，已捨棄了正統道法，現在加研『火海眞經』，魔法無邊……他在大荒山開闢了『玄武門』，已經頗具勢力！」

「哦——」

尉遲青幽似乎才想起來！

她喃喃的接着又道：「玄武門……我聽說過！」

蒼鬚奴道：「玄武門弟子出現江湖甚多，由於紫面神君以魔派第一鼻祖自居，平素德性不修，所以門下弟子放浪形骸，各門派多敬神鬼而遠之，不敢開罪！」

「哼！」尉遲青幽冷冷一笑道：「這些東西，要是一旦碰在我的手裏——」

蒼鬚奴歎息道：「只可惜老主人飛昇太早，否則他也不敢如此猖狂！」

尉遲青幽道：「再怎麼說，爺爺對他總是有恩之人，想必他總不會恩將仇報！再說我們與他相距萬里，也牽扯不上什麼恩怨，他總不會來這裏惹事生非吧！」

「老奴也是這麼想……只是——」

說時他眼睛向岳懷冰看了一眼，欲言又止。

尉遲青幽道：「岳兄既蒙爺爺碧簡批示，已是一家人，你不必顧忌，有話直說無妨！」

蒼鬚奴點頭道：「老奴倒不是忌諱岳相公……」

「那麼又是爲什麼？」

「小姐請想，冷香閣天一道統，天下共仰，正邪各門俱不敢輕易招惹，但是自從老主人飛昇以後，這些邪門外道，才以爲無有所懼，到處橫行！」

「那是因爲爺爺在飛昇之前，當衆對護法各友宣佈說『天一道統』後繼無人，——唉！大概正是因爲這樣，他們才無所忌憚了！」

「小姐說的不錯！」

「哼！」尉遲青幽冷笑道：「只怪哥哥太不爭氣，話雖如此，就讓他們來試試我這個不成氣候的女流之輩，只怕他們能勝過我的還不多見！」

蒼鬚奴道：「若非小姐坐鎭，冷香閣只怕早已不存在了！」

「你的功勞也不小！」

蒼鬚奴道：「老奴只是竭盡所能而已，比起小姐的『天一正統』功力來，相差得太遠了！」

尉遲青幽微微一笑道：「話說回來，這又與岳兄有什麼關係！」

「老奴的話還沒有說完——」

蒼鬚奴目視向岳懷冰道：「如照老主人金批所示，岳相公將是未來『天一正統』之唯一傳人，將來光大本門法統，更是非岳相公而無第二人，如果這個消息一經走漏，岳相公的安危可就……」

尉遲青幽霍然一驚，徐徐的點點頭，道：「還是你設想的週到，我倒是疏忽了這一點！」

蒼鬚奴欠身道：「也許老奴太多心了，因爲這件事外人並無所知！」

尉遲青幽搖搖頭道：「不能說沒人知道，起碼摘星堡的沈海月就知道岳兄在這裏！」

蒼鬚奴道：「沈海月倒不足爲懼！」

尉遲青幽忽然想起一事，道：「我幾乎忘了，沈海月與『白金頂』的無相居士好像有過一面之交！」她思索着接道：「如果這件事有了無相居士的介入，倒是一件討厭的事——」

（未完）

離魂俠

荆棘滿途寸步難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魯老爺之僕阿福擊退麟神，救回危在頃刻的仇如山後，魯老爺聽知仇如山要往找卓五絕，希望能找回失去的記憶，魯老爺深信他們的遭遇，也很同情他們的境遇，遂說出五絕宮地點。

仇如山和恨似海尋到恆山叢林，那晚在林中一樹洞歇息，驀聞遠處有人哀聲呼叫柳步風及凌天鳳之名，兩人正感訝異間，已同時昏倒地上，待醒來時，仇如山和恨似海發覺置身於一荒山墳場，腳上的鞋已然破穿，仇如山苦苦追憶在昏迷前的遭遇，良久，似已憬悟出一些道理，向恨似海詢問在昏倒前，可曾聽聞有人呼喚，恨似海略一沉思，憶起就是在聽了那聲呼喚之後才昏迷過去的，仇如山緊接着問可記得那人在呼喚什麼——

恨似海眼睛望着天空，尋思道：「好像是個女人的姓名，可是……我記不起來了。」

仇如山道：「我也只記得這麼多，却想不起那人呼喚的姓名……」

恨似海一把握住他的手，急問道：「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仇如山沉容道：「我現在只能這樣告訴妳，咱們倆確實是被人家以法力控制住，那人在叢林中呼喚的，一定是妳我的姓名，所以妳我一聽之後，立刻便昏迷不省人事！」

恨似海駭然道：「啊……」

仇如山道：「咱們昏迷之後，就在那人的施法之下，走到了這兒！」

恨似海嚇了一跳道：「你說什麼？咱們昏迷之後，還能行動？」

仇如山點點頭，說道：「是的，他控制着咱們的魂魄，像趕屍一樣把咱們趕到了這兒！」

恨似海迷惑問道：「你怎麼知道？」

仇如山指指自己的靴子和她的靴子，道：「妳看，咱們進入叢林以至在樹洞歇下，這靴子都還好好的，如今却破成這個樣子，這表示咱們在昏迷中跋涉了很長的一段路！」

恨似海經他提醒，才發現自己的靴子破了，不禁驚叫道：「天啊！竟有這種事，但那人爲什麼要施法使咱們昏迷而來到這兒呢？」

仇如山道：「理由可能是他不願咱們進入五絕谷。」

恨似海吃驚道：「爲什麼不願咱們進入五絕谷呢？」

仇如山道：「我的推測有兩種：第一，也許卓五絕也有法力，能使咱們恢復記憶力，那人不願咱們恢復記憶力，因此施法驅使咱們離開那叢林；第二，說不定卓五絕卽是施法陷害妳我之人，他發覺咱們要進入五絕谷，故施法把咱們驅走。」

恨似海道：「那咱們可以再去啊！」

仇如山苦笑道：「當然可以再去，問題在於對方肯不肯讓咱們入谷，要是他不肯讓咱們入谷，咱們縱使我到了五絕谷，仍將在他的法力之下掉頭！」

恨似海恍然道：「對，這倒是個無法解決的困難——你看怎麼辦呢？」

仇如山搖頭道：「我不知道……我看咱們先來弄明白現在置身之處是什麼地方再作定奪吧。」

他站起舉目四望，發現山坡下的墳場有個放牛的小孩子，於是扶起她道：「那邊有個放牛的小孩，咱們去問問他！」

兩人手牽手慢慢走下山坡，來到放牛的小孩跟前，仇如山向他問道：「小弟，請問一下，這兒是什麼地方？」

那放牛的小孩子仰頭答道：「這兒叫亂葬崗！」

仇如山道：「不，我問的是此處的地名。」

那放牛的小孩子一指東方道：「那邊是李家村，對面是植家堡，這亂葬崗就在李家村和植家堡的中間，我也不知道此處的地名叫什麼。」

仇如山道：「最近的縣城在那兒？」

那放牛的小孩一指北方道：「在這邊，要走六十里路才能到。」

仇如山道：「它叫什麼縣？」

那放牛的小孩子道：「曲陽。」

仇如山道：「曲陽縣，它距離恆山有多遠？」

那放牛的小孩道：「很遠啊！」

仇如山道：「有幾里路？」

那放牛的小孩子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只記得我爹爹說他小時候去過一次，

走了很多天，才能走到——你們要去恆山麼？」

仇如山道：「是的。」

那放牛的小孩道：「那麼，你們去曲陽縣城一問便知，曲陽縣城我是去過的，它好熱鬧咧！」

仇如山笑笑，向他道了謝，便與恨似海舉步往曲陽縣城而來。

恨似海顰顰蛾眉道：「我肚子好餓，好像幾天沒吃飯似的，你呢？」

仇如山道：「我也一樣，這表示咱們確在昏迷中走了幾天的路。」

他忽然想起放在包袱的金葉和乾粮，當卽自背上解下包袱，道：「記得這包袱裏還有一些乾粮，我拿給妳吃吧。」

解開包袱，一見之下，他不禁愕然！

原來，包袱中的金葉和乾粮都在，但乾粮已成漿糊，不能吃了！

裏面的衣服也濕濕的，顯然他們在昏迷中離開那叢林時，曾經遇上大雨！

他抓起一團變成漿糊的乾粮，苦笑笑道：「唉，那幾天如有人發現咱們，他們一定會笑咱們兩個是傻子，竟在大雨中行走！」

恨似海嘆道：「還有一件更嚴重的事情，你沒有想到？」

仇如山道：「何事？」

恨似海道：「那人既能施法驅使咱們在毫無知覺之下走路，必然也能驅使咱們去殺人！」

仇如山點頭道：「不錯。」

恨似海道：「因此長白王夏侯祺和青衣活佛兩人，可能正是死於你我之手！」

仇如山又點頭道：「是的，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

恨似海悲嘆一聲，道：「這太可怕了，那人高興殺誰，就可施法驅使咱們去殺誰！」

仇如山道：「而咱們却無法反抗，甚至連死都不能自己做主！」

恨似海又咬牙切齒道：「咱們總得想個對付他的辦法才行，不能一直被他這樣控制着！」

仇如山嗒然道：「任何困難都有解決的辦法，唯獨這種事無法解決……」

恨似海道：「我不相信沒有辦法可解，那美丐娘不是說了麼，咱們只要能查出自己的姓名生辰八字，就可找一位有法力的人，請他替咱們收回被攝去的魂魄！」

仇如山苦笑道：「難就難在咱們查不出自己的姓名來歷啊！」

恨似海道：「老天爺若有眼睛，就該讓咱們遇上一個認識咱們的人！」

仇如山沒有接腔，他已有些心灰意冷，對於神靈與運氣已不存一點希望，他覺得自己是個被神靈所遺棄而又與運氣完全脫了關係的人。

走了一個半時辰，已抵達曲陽縣城，兩人一入城中，見到第一家飯館時，就好像發現了延續生命的泉源，一陣風般的衝了進去。

塡飽了肚子，仇如山變得有精神起來，他召來堂倌付了帳，然後問道：「老兄，今兒個是幾月幾日？」

堂倌道：「十二月初二，新年又快到啦！」

仇如山又問道：「從這兒去恆山，大約要走幾天？」

堂倌道：「看客官怎麼走，若是騎馬，三四天可到，若是步行，那恐怕要七八天了。」

仇如山一哦，再問道：「這兒可有賣衣鞋的舖子？」

堂倌道：「有的，順着這條街走下去，有好幾家賣衣鞋的舖子。」

仇如山道了謝，隨與恨似海走出飯館，順街走下去。

恨似海道：「我記得咱們進入叢林那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是不是？」

仇如山說道：「是的，咱們在那人的法力驅使下，迷迷糊糊的，走了八九天的路程！」

恨似海道：「怪不得我剛才肚子那麼餓，敢情已八九天沒吃東西了。」

仇如山道：「現在咱們去買衣鞋，然後再動身前往五絕谷——不論那人要再怎樣對付咱們，但有一口氣在，就得奮鬥到底！」

恨似海點點頭，說道：「對，跟他周旋到底！」

兩人進入一家賣衣鞋的舖子，各選購了一套衣服和兩雙鞋子，就在舖子裏換下破鞋，正要出門之際——

「咦，恩公，你也到城裏來了？」

一個正從舖子外面經過的中年漢子，忽然住足對着仇如山驚喜的喊叫起來！

這中年漢子相貌頗端正，但衣着破舊，手上提着一籃竹筍。

仇如山呆了呆，指着自己道：「你叫我？」

中年漢子放下籃子，拱手不迭的笑道：「是啊！才幾個月不見，難道恩公已不記得小的了？」

仇如山突然興奮起來，急問道：「你叫我什麼？」

中年漢子微怔，道：「你是小的的救命恩人，小的叫你恩公呀！」

仇如山大喜，一把拉住他，又急問道：「你沒有認錯吧？」

中年漢子又一怔道：「認錯？認錯什麼？」

仇如山興奮得臉都紅了道：「你仔細看看，我眞是你的救命恩人麼？」

中年漢子詫異道：「是呀，那是四個月前的事，小的因飢寒交迫，暈倒在胡老爹的門口，那時你正在屋裏與胡老爹飲酒，看見小的暈倒，連忙將小的救入屋裏，灌了小的一大碗薑湯，後來你聽到小的的苦情，又贈了十兩銀子給小的，這件事恩公莫非忘了？」

仇如山忙的點頭道：「對！對！有那麼回事，不過……那時我有沒有留下姓名給你？」

中年漢子道：「沒有，小的曾請教你恩公的大名，但是你恩公認爲那是小事，不肯說出來。」

仇如山聽了大爲失望，但並不絕望，又急急問道：「你說我那時在跟胡老爹飲酒？」

中年漢子點頭道：「是啊！」

仇如山道：「那位胡老爹你認識？」

中年漢子又點頭道：「當然認識，他

是一位好人，前兩天，還買了小的三斤竹筍哩！」

仇如山道：「他住在那兒？」

中年漢子一呆道：「你不知道？」

仇如山忙道：「是的，一時想不起來，那天我好像是……好像是……對了，我是坐車子去的，因此……呃，你告訴我胡老爹住在哪兒好不好？我還想去找他喝酒，他的酒量眞不錯呢！」

中年漢子驚疑的打量着他，道：「奇怪，小的還記得那天你喊胡老爹『胡師叔』的，怎麼會不知——」

仇如山打岔道：「不錯，他是我的師叔，但那天我們是初次見面，總之……請告訴我他老人家住的住址好麼？」

中年漢子連忙道：「小的可以領恩公去。」

仇如山大喜道：「這更好，他老人家住的地方距此好像不遠吧？」

中年漢子道：「是的，距此只有四五里路而已。」

仇如山一揖，道：「那就麻煩老兄帶路！」

中年漢子應了一聲，提起那一籃竹筍，領路向城西行去，一邊走一邊叫賣起來：「竹筍！又脆又嫩的竹筍！一斤只賣三分錢啦！」

仇如山這才知道他在賣竹筍，當下掏出一些碎銀塞到他手裏，道：「老兄不要叫賣了，這些銀子給你——快帶我們去見胡老爹吧！」

中年漢子推辭，說道：「不不，這怎麼可以？小的不能再接受恩公的救濟了，小的已痛下決心，要靠勞力來討生活了，這個——」

仇如山把他的手推回，說道：「這個你收下，明天開始，你再靠勞力討生活便了！」

中年漢子再三道謝才收下，他似已感覺到仇如山急欲見到胡老爹，故加快脚步的往城西趕來。

不久，三人由西門出城，中年漢子繼續在前領路，仇如山和恨似海懷着一股興奮的心情隨後跟着，恨似海笑嘻嘻的說道：「看來老天爺還有眼睛，竟叫你找到一個師叔了！」

仇如山也高興的笑道：「可不是，這叫天無絕人之路，等下見到那位胡師叔，他必能道出咱們的姓名身世，知道了姓名身世，就有希望恢復記憶力了！」

恨似海道：「但我有一點感到很奇怪，你若有一位師叔住在這曲陽縣城，那人把咱們驅使到此，不是等於在幫咱們的忙麼？」

仇如山道：「他可能不知道我有一位師叔住在這裏。」

恨似海道：「不見得，他能够控制你，就表示他對你的一切十分清楚，不會不知道你有一位師叔住在這兒。」

仇如山道：「妳認爲他這樣安排是有用意的？」

恨似海道：「說不定呢！」

仇如山道：「但不管怎樣，見到我師叔，對我有益無壞！」

恨似海道：「但願在見到你師叔之前，不要再發生像上次那種事……」

仇如山聽了心裏着慌，忙向領路的中年漢子催促着道：「請你走快一些，越快越好！」

中年漢子再加快脚步，以半走的速度前進，走了約莫二里路，忽然折身走離大路，進入一條荒僻的小路。

小路兩旁種着高粱，遠處則有一座高山，仇如山問道：「還有多遠？」

中年漢子舉手一指遠處那座高山道：「快了，就在那山下！」

仇如山問道：「那叫什麼山？」

中年漢子道：「我們這兒的人管叫它爲『玩命山』，因爲那山很難攀登，玩命的人才敢上去。」

仇如山道：「山下是個村莊麼？」

中年漢子答道：「是的，有十多戶人幾……」

又走了一刻時，已到玩命山下。一眼望去，山下並無十幾戶人家，只看見一座十分破舊的小莊院。

恨似海不禁起疑道：「你說有十幾戶人家，在哪兒呀？」

中年漢子指指左近的山脚下道：「都在這附近。」

恨似海一指那小莊院，問道：「這是胡老爹的家麼？」

中年漢子道：「是的，是的。」

恨似海道：「奇怪，這好像是一座無人居住的空屋嘛！」

小莊院只有前後二廳堂和七八間瓦舍，四周圍着竹籬，而竹籬已大半倒地，廳堂和瓦舍也已破敗不堪，院中雜草叢生，確實不像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中年漢子連聲道：「有的有的，胡老爹就居住在裏面，二位隨小的進去吧！」

說着，快步朝莊門跑去。

仇如山懷着一顆「近鄉情怯」之心，隨後跟上，但正要跨入莊門之際，恨似海却一把拉住他，低聲道：「不要進去！」

仇如山一怔道：「怎麼了？」

恨似海道：「我覺得有些不妙……」

仇如山道：「不妙？」

恨似海道：「是的，這莊院又破又髒，分明被丟棄已久，看這荒凉的情景，哪像有人居住？」

仇如山經她提醒，亦覺有異，點頭道：「唔，確實有些古怪……」

恨似海道：「還有一點——」

剛說到這裏，中年漢子的喊聲已從廳堂那邊响過來：「二位快請進來吧！」

恨似海不理他，繼續說道：「你仔細觀察一下，這莊門外和那廳堂距離足有四五丈，如果有人在這莊門外暈倒，那廳堂中的人看得見麼？」

仇如山察看距離和地勢，點頭道：「妳說的對，如果有人暈倒在這門外，廳堂中的人是看不見的。」

恨似海面露一絲冷笑道：「而那傢伙却說你和胡老爹在屋裏飲酒，看見他暈倒，連忙將他救入——這可能麼？」

仇如山覺得不可能，臉色頓時沉了下來。

這時，那中年漢子已到了那廳堂中，正向他們招手道：「二位請進來啊！」

仇如山雙目一抬，目光烱烱地說道：「老兄，你請那位胡老爹出來和我們見見吧！」

中年漢子道：「怎的，你竟要你師叔出來迎接你們？」

仇如山沉笑一下道：「是的，假如眞有那麼一位胡老爹的話！」

中年漢子驚訝地道：「恩公！你說什麼呀？」

仇如山道：「我要先看看那位胡老爹，你請他出來相見吧！」

中年漢子道：「看，這不是你的師叔胡老爹麼！」

果然，在他話聲中，廳堂門口出現了一個青衣老人，笑呵呵道：「賢侄，你是怎麼了？叔叔我哪地方得罪了你？怎麼跟我嘔氣起來啦？」

老人年約六十一二歲，光禿禿的一顆頭，兩道眉毛却又濃又黑，配上一對銅鈴般的眼睛，看模樣可眞像一個山大王！

仇如山覺得對方陌生得緊，毫無似曾相識之感，當下遠遠朝他拱手一揖道：「你老便是胡老爹？」

老人頷首笑道：「是啊！」

仇如山突然改變態度，沉容冷笑，說道：「哼，你們是何人？爲何要騙我們到此？」

老人詫異的笑道：「唉唉，你這孩子怎麼了？我是你師叔呀！」

仇如山冷笑道：「你放屁！」

老人濃眉一皺，不悅地道：「如山，你瘋了不成？」

仇如山面上敵意更濃，道：「又露出馬脚來了，我的名字不叫如山，仇如山三字是我暫時借用的姓名！」

老人怒道：「你瘋言瘋語的，究竟是怎麼了？」

仇如山冷冷一笑道：「少裝羊了，你根本不是我的師叔，你若眞是我的師叔，剛剛我問你是不是胡老爹時，你一定會覺得很驚奇，而絕不會回答『是啊』這兩個字！」

老人微微一怔，然後突然縱聲大笑起來，道：「仇如山，看來你失去記憶力是眞的，但你並不傻啊！」

仇如山寒臉問道：「說，你們是何人？爲何要騙我們兩人到此？」

老人移步出廳，嘿嘿乾笑道：「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江湖上人稱『禿頭狼陰金堂』的便是，這裏還有老夫的三個拜把兄弟……」

隨着他的話聲，從廳堂內轉出了三個中年大漢，其中之一即是引誘他們到此的中年漢子，另兩個相貌極爲醜惡，一個是麻子，一個是缺咀的，三人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八稜鋼鞭，鬼頭刀！

禿頭狼陰金堂手上拿的是一條狼牙棒，他舉狼牙棒一指那個中年漢子，道：「他是老夫的二弟，叫『毒蛇索三才』。」

又指麻臉漢子道：「他是老三，叫『三鞭奪命賴二』——還有那一個是老么『白日鬼姚元吉』，我們四人合稱『玩命四煞』，最喜歡跟人玩命！」

他接着自懷中取出一卷紙，抖了開來，陰陰一笑，道：「這就是我們騙你來此的原因！」

那是一幅人像畫！

畫中人正是仇如山！

仇如山不禁愕然，問道：「這什麼意思？」

禿頭狼陰金堂乾笑一聲道：「長白派中有一位善於繪畫的人，他已畫出了幾十幅這樣的人像，分發給江湖朋友，並懸賞五千兩銀子，我們四人就是爲五千兩銀子而引你到此的！」

仇如山恍然一笑道：「原來如此，要活的還是要死的呢？」

禿頭狼陰金堂道：「死活不拘！」

仇如山冷哼一聲，道：「你們好像要錢不要命？」

禿頭狼陰金堂聳聳肩道：「正是，我們『玩命四煞』一向就是如此！」

仇如山道：「那好，你們來要吧！」

禿頭狼轉望恨似海，陰陰一笑道：「還有這位姑娘——」

恨似海接口笑道：「我的命你們也可以要去，因爲我是殺害青衣活佛的兇嫌，五台山的青衣僧也正在到處追緝我，要是你們能把我的屍體送去五台山，必可得到一筆厚酬！」

禿頭狼大笑道：「好的很，這叫一箭雙鵰，這回我們『玩命四煞』可謂財星高照了！」

恨似海吃吃脆笑道：「且別高興，只怕是死神高照呢！」

禿頭狼一揮狼牙棒，狂笑一聲道：「兄弟們，爲那五千兩銀子，咱們上啊！」

毒蛇索三才，三鞭奪命賴二，白日鬼姚元吉三人也發出一聲怪笑，同時縱身飛過竹籬，落到莊外空地，立刻將仇，恨二人包圍了起來！

禿頭狼則慢慢舉步出莊門，目光迸出兇悍之色，準備爲五千兩銀子玩命了。

仇，恨二人拔劍出鞘，準備迎戰。

他們都有一種想法，覺得這一戰大可放手的幹，前此他們遭遇的敵人不是長白派的人就是五台山的青衣僧，那類對手打起來使他們頗多顧忌，因而經常吃虧，而眼前的四人，既是要錢不要命的人物，殺了他們正好爲武林除去敗類，故他們此刻的心情是輕鬆的，精神上沒有一點點的負荷。

雖然敵人有四個之多，但他們一點也不害怕，他們料定眼前的四人身手再高，也絕不致於高過長白派的麟神和五台山的普光上人，故有足够的信心獲勝！

他們背對背靜靜的站立着，等着對方四人發招。

玩命四煞從四面向他們一步一步迫近，濃重的殺氣佈滿在他們四人的臉上！

隨着距離的縮短，戰鬥氣氛也越來越濃！

驀地，毒蛇索三才暴叱一聲，首先發動，手中的丈八蛇矛一頓，向仇如山疾刺過去！

丈八蛇矛是長兵器，它的優點是攻人可以不必近敵，缺點是招式變化不多，只能刺，掃，撥而已。

但是此刻毒蛇索三才刺出的一招，却是非常剛猛有力，其力道足可貫穿人的身體！

仇如山一見蛇矛刺近，本能的一側身，寶劍迎着矛尖斬下。

「接招！」

禿頭狼乘機猱近，狼牙棒一橫，猛掃仇如山腰部，出手潑辣至極！

恨似海嬌叱一聲，右足往旁一移，長劍一掄挑出，正好迎上禿頭狼的右腕。

她一向出招拙笨，但這一劍却是發得恰到好處，禿頭狼微吃一驚，疾忙撤回狼牙棒，與此同時，毒蛇索三才也撤回了丈八蛇茅，而三鞭奪命賴二和白日鬼姚元吉却很快的接應而上，八稜銅鞭和鬼頭刀呼呼兩聲，同時攻臨仇，恨二人的背部。

仇如山身子一彎一旋，避開了八稜銅鞭的襲擊，身子挺起時，順勢一脚踢出，「蓬」三鞭奪命還沒發覺之時，左肋上已被踢中，登時顛出三步，剛好退到恨似海身右之處。

恨似海沒有錯過機會，手中寶劍猛然斜削上去，正好削中他右額，連皮帶骨的削下碗口大的一片，流出了腦漿！

賴二「啊唷！」慘叫一聲，身子一翻而仆，渾身顫抖了一陣，卽告斷氣！

他號稱「三鞭奪命」，今天只發一鞭就反被人奪了命去，死後有知，恐怕也要楞上老半天的。

禿頭狼陰金堂，毒蛇索三才和白日鬼姚元吉壓根兒沒料到會有這種情形，一時大驚失色，慌忙一齊暴退下去。

恨似海嫣然一笑：「可惜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人懸賞要你們『玩命四煞』的命，要是有的話，我們可能也有幾千兩銀子可賺啦！」

禿頭狼雙目暴瞪，好像瘋狗的眼睛，直直的盯視着她，神情驚極怒極。

仇如山神色冷峻道：「要是你們已覺得命比金錢珍貴，現在撤退還來得及！」

禿頭狼整個人像似突然爆炸一般，張口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雷吼，身子猛撲而起，朝着恨似海撲過去。看他如瘋似狂的樣子，顯然不惜一死要玩到底了！

仇如山怕恨似海抵擋不住，連忙一閃迎出，運劍筆直點出！

「呀！」禿頭狼怪嘯一聲，狼牙棒交叉一舞，「拍！」的打開仇如山的劍，繼之對準仇如山的右肩猛砸下來！

來勢之凌厲，好比撞岸的一股驚濤駭浪！

仇如山想不出破解之策，心下慌張，連忙倒退一半，同時抬劍格出。

這一格雖是格中了，但却像格中一顆從天而降的千斤巨石，登時承受不住，一屁股跌坐地上！

「呀！」禿頭狼又怪嘯一聲，右脚乘機踢向他胸口。他這一脚顯然也是蓄力而發的，勁道强猛無比，似乎踢中石柱，石柱都可應聲斷折！

臨此危險關頭，仇如山的絕學再度激發出來了，但見他坐地的身子陡地往旁一翻而開，左脚順勢倒踢上去——

「蓬！」

脚正中禿頭狼的小腹丹田！

禿頭狼咀巴一鼓，雙目再度暴瞪，又像剛才那樣瘋瘋的瞪視着人，過了好半晌，才突然洩了氣，癱然倒下，血由咀裏溢出來。他沒有立刻死去，但看情形已距死不遠。

一轉眼就解決了兩個，此番對敵之順利，眞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也使得毒蛇索三才和白日鬼姚元吉像「白日裏見了鬼」似的，嚇得魂飛魄散，那裏敢再玩命，趕忙掉頭逃命去了。

恨似海欲待追去，仇如山喊住她道：「算了，讓他們去吧！」

恨似海一笑而止，道：「這四個跳樑小醜原來不禁打，如此稀鬆平常，居然想要五千兩銀子！」

仇如山心情却變得沉重起來，長嘆一聲道：「今天這四人雖然容易打發，但只怕今後的日子不好過了，要想擒咱們去領賞的人必然越來越多！」

恨似海亦不禁憂形於色道：「這怎麼辦？」

仇如山道：「沒有辦法，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恨似海一瞥禿頭狼，道：「那傢伙好像死了。」

仇如山走近去看了看，點頭道：「嗯，死了，到今天爲止，我已經殺了兩個人，一個是蔴衣鬼師，一個卽是這傢伙，所幸殺的都是該死的人。」

恨似海道：「殺死一個人竟有如此大的差別，雖然到現在還無法斷定青衣活佛是不是我殺的，但我却一直憂心忡忡。」

仇如山道：「我也一樣……」

恨似海道：「咱們走吧。」

仇如山道：「好。」

× ×

他們一路向西北前進，目的地仍是五絕谷。

走了兩天，這天晌午抵達阜平，兩人乃入一家酒樓飲食打尖。

仇如山現在很怕再遇上「緝兇領賞」的人，故每進入公衆場所，都很注意掩遮自己，盡量避免被人發現，現在他進入酒樓飲食，就揀了一個最不受人注意的座位，而且面對牆壁而坐。

他點了幾樣菜，同着恨似海默默的吃着，快要吃飽的時候，恨似海忽然在桌下輕輕踢了他一下，低聲道：「咱們的麻煩又來了！」

仇如山一怔道：「嗯？」

恨似海道：「在你後面靠樓梯的一個座位，坐着一個商人打扮的老人，他一直在看着我！」

仇如山沒有回頭去看，輕聲道：「既是商人，那沒關係，也許他是個老不修，被妳的姿色吸引住了。」

恨似海道：「不，我可以從他的眼神裏看出來，他不是個老色鬼！」

仇如山道：「那麼，妳看他是怎樣一個人物？」

恨似海道：「他的模樣很忠厚淳樸，不過好像在懷疑我什麼似的。」

仇如山假裝不經意的掉頭看了一眼，果見靠近樓梯的一個座頭上坐着一個商賈打扮的老人，其人年紀約近六十，相貌極忠厚淳樸，但確如恨似海所言，他正以懷疑和迷惑的眼色注視着恨似海。

仇如山回頭繼續吃食，低聲道：「妳說的不錯，他是在注意妳。」

恨似海道：「哼，他走過來了！」

商賈打扮的老人果已離座走過來了！

他走到仇，恨二人的座頭前，向恨似海一拱手，面上掛着不自然的笑容道：「

這位姑娘，老漢不知道可否請教妳一件事情？」

恨似海微微一蹙蛾眉，問道：「什麼事？」

老人道：「姑娘可是姓凌？」

恨似海一楞道：「姓凌？」

老人道：「芳名天鳳？」

恨似海迷惑道：「凌天鳳？」

老人道：「是不是？」

恨似海搖了搖頭，吶吶的道：「我不知道……」

老人詫異道：「妳不知道？」

恨似海的這個回答，的確叫人詫異，因爲人人都有姓名，人人也知道自己的姓名，照情理她的回答應該是「是」或「不是」，而絕不是「不知道」。

仇如山有所省悟了，挿口問道：「老丈爲何要問她是不是凌天鳳呢？」

老人道：「因爲這位姑娘很像老漢一個失踪的侄女，眞是太酷像了。」

仇如山道：「令侄女叫凌天鳳？」

老人憮然道：「是的，她失踪已七八年了，如果現在尚在人間，就有這位姑娘這麼大了。」

仇如山覺得有詳細一問的必要，乃起身拱手，說道：「老丈請坐，咱們來談一談。」

老人也不推辭，就在他們的座頭左側坐下，眼睛仍盯着恨似海道：「眞是太像了！」

恨似海臉上發紅，以畧帶激動的聲調問道：「令侄女是怎麼失踪的？」

老人慨嘆一聲道：「那是七八年前的事，那年她才只是個十三歲的丫頭，但已出落得像一朶花般的漂緻，有一天，她隨老漢的弟婦去廟裏還願——還願的原因是她曾生了一場病，她娘曾去廟裏求神許願，後來病癒，她娘便帶她去還願，那天去廟裏燒香拜神的人不少，場面很熱鬧，那丫頭童心未泯，拜過了神後，就到處亂跑，等到她娘要帶她回家時，竟已找不到人了！」

恨似海又問道：「那廟在何處？」

老人說道：「在太原城外，是座帝君廟。」

恨似海又問道：「令侄女家居太原城中？」

老人道：「是的。」

恨似海道：「城中何處？」

老人道：「西街口富居巷，老漢那弟弟是個舉人，在城中開了一家私塾，家道小康，而那丫頭是他的獨生女，失踪之後，使他們夫婦痛不欲生，唉！」

恨似海道：「她父母叫什麼？」

老人道：「其父凌潔成，其母陳氏——姑娘問這幹麼？」

恨似海道：「沒什麼，老丈說我很像令侄女，這是眞的？」

老人點點頭，說道：「不錯，實在太像了。」

恨似海道：「令侄女身上可有什麼特徵？」

老人想了想，搖頭道：「這個老漢倒不清楚，要問老漢那弟婦才知道。」

恨似海又問道：「令侄女練過武功沒有？」

老人道：「沒有。」

恨似海沉默下來。

老人道：「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恨似海又沉默片刻，才粲然一笑，說道：「我姓吳，名敏，不是老丈的侄女凌天鳳。」

老人喟然道：「老漢也知道姑娘不是，如果妳是老漢的侄女，一定還認得老漢的——對不起，打擾了。」

說畢，起身一拱手，卽轉回自己的座位，繼續飲食。

仇如山等他回到座位後，才向恨似海低聲：「妳爲什麼不說實話？」

恨似海笑笑道：「咱們已經上過一次當了，是不？」

仇如山道：「但這老人好像不是『玩命四煞』一類的人物。」

恨似海道：「也許不是，但你要我跟他說什麼呢？承認我是凌天鳳麼？」

仇如山道：「也許妳正是凌天鳳。」

恨似海苦笑道：「也許這兩個字是沒用的！」

仇如山說道：「我覺得，有一查的必要。」

恨似海道：「怎麼查？你不是說過了麼？你現在卽使見到你的親生父母，也是見面不相識，我也一樣！」

仇如山道：「但凌潔成如是妳父親，他一定能够指出妳是不是他的女兒。」

恨似海道：「是麼？」

仇如山道：「是的，做爲父母的人，一定記得女兒身上的某些特徵，比如他們謂凌天鳳身上某處有一顆痣，而妳如有那麼一顆痣，妳便是他的女兒。」

恨似海道：「我背上確有顆紅痣……」

仇如山道：「這很好，我陪妳去太原見見那凌潔成證實一下，如何？」

恨似海沉思有頃，搖頭道：「不，咱們還是先往五絕谷一行，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是設法恢復記憶力。」

仇如山道：「見到卓五絕就能恢復記憶力麼？」

恨似海點點頭道：「我認爲很有希望，咱們是在進入叢林後，被那人施法驅離的，這證明你上次說的兩點——卓五絕卽使不是施法攝去你我魂魄的人，他必有能力使你我恢復記憶力。」

仇如山道：「也罷，咱們再往五絕谷一行，怕只怕到了那兒之後，又會像上次那樣……」

恨似海道：「不會。」

仇如山道：「怎麼不會呢？」

恨似海道：「我已有抵抗對方法力之策！」

仇如山頗感驚奇的道：「妳說的，可是眞的麼？」

恨似海點頭道：「眞的！」

仇如山不信，微笑問道：「是什麼辦法？」

恨似海神秘一笑道：「天機不可洩漏，等到了恆山，我再告訴你。」

仇如山搖頭笑了笑，也未再追問，當卽召來堂倌付過帳，兩人離開酒樓，繼續上路……

又走了三四天，再度來到恆山西面的十里叢林之前。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小說

蕭　塞·文
盧　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顧着將來武林安危，雖一再被碧玉琴魔指證他就是白雲飛，他仍是矢口不認，就連夏馥萍的哀哀怨泣，也硬起心腸，斷然否認他就是白雲飛，他爲了轉移夏馥萍的注意，轉移話題，要爲魯賓化解其師與慧覺師太的一場過節，慧覺師太處此形勢下，幽怨地道出十八年前的一段悲悽往事……她說出當年她偕同慈雲師兄前往凉州遊玩，路遇赤足神魔公羊翎，被他追踪進入天安寺，殺死闔寺六十二名僧侶，只留下她和慈雲師兄，洪鼎聽得茫然地插咀問道，那公羊翎却爲何不殺死你們，難道說——

御劍懾劍客　中蠱遭蠱噬

慧覺仰首望天禱道：「阿彌陀佛，請恕弟子口出穢言！」

魯賓冷哼一聲道：「他媽的，那有這麼許多嚕嗦？」

慧覺瞥了他一眼，咬了咬牙齦，毅然道：「因爲公羊翎的目的只是要侮辱貧尼——」她吁了口氣低聲道：「貧尼不允，是以他揚言將全寺僧衆一起殺死，而威脅貧尼，結果貧尼依然不允，公羊翎方始憤憤離去。」

魯賓沉默了一下，道：「喂，老尼姑，這又與家師喪命之事有何干連？」

慧覺道：「公羊翎臨走之時，以三日之限讓我們逃走，若是我們不被他抓到，就可放過我們，否則我依然難逃羞辱。」她痛苦地呻吟一聲道：「貧尼當時眞想自刎，但是公羊翎早已防到這一着，他說只要我一萌死志，峨眉弟子將永無一個可出現江湖，是以我只得不住逃，偕着慈雲師兄，一路上改扮夫妻，投宿於客店，冀圖避過——」

齊天岳嗯了聲道：「你們每在投宿之際設下陷阱，預備公羊翎追到時再——」

魯賓睜大了雙眼，道：「你的意思就是說家師當年是碰巧遇見你們，而致發生誤會？」

慧覺老尼道：「當時令師躍進房中，立即便墜入機關之中，而致被毒蛇所噬昏迷過去，貧尼發覺不是赤足神魔，立即便將令師救起，施以救治。」

魯賓呆了一會，大叫道：「這點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

慧覺老尼沒有理會他的大叫，繼續道：「就在家師兄將令師送走後，貧尼這才發覺公羊翎已經在室內等我——」

這話聲一頓，臉上泛過一陣黯然悲傷之色，默默地凝望着摟在懷裏的夏馥萍，眼中流出了兩行淚水。

洪鼎是渾人一個，只奇怪慧覺老尼爲何如此，也不深想其中原因，冒冒失失的問題：「赤足神魔進了屋裏又怎樣了？」

慧覺老尼激動地道：「公羊翎一身邪門奇功，絕世無雙，貧尼雖然是峨眉弟子，但是一身功夫在他眼前却有如兒戲，貧

尼毫無還手之力，便已被擒，遭受侮辱——」她伸出手去輕輕的撫着夏馥萍的臉龐，低聲道：「她就是公羊翎留給貧尼的孽種——」

齊天岳何曾想到這裏面有如許多的因果，驚愕地道：「什麼？夏馥萍並非毒掌門夏華仞之女？」

慧覺老尼淚水滂沱，咽聲說道：「貧尼身入空門，竟然產子，逼不得已只得要將她扔去，適巧那日師妹來峨嵋後山，於是！——」

「媽！」夏馥萍自她的懷裏抬起頭來，泣道：「這麼久來我總算找到妳老人家了，媽，請別再拋棄我了。」

慧覺老尼似是沒料到夏馥萍會突然醒來，她手足無措，嘴唇微微顫動，囁嚅道：「馥萍——」

夏馥萍埋首那領灰色緇衣裏，泣聲道：「媽呀！別再拋棄我了，兒好苦啊！」

慧覺老尼用力摟緊着自己的愛女，十餘年來的心靈痛苦彷彿在這一刹那裏得到了補償，再也沒有什麼遺憾了。

輕泣之聲摧人心肝，洪鼎與魯賓都爲之鼻酸，齊天岳輕吁口氣，仰首凝視如漆的夜空，那顆顆寒星仍自不停眨着眼睛。

他暗自輕嘆，忖道：「人世滄桑，變幻無常，在這世間可有多少恨事發生？有多少的眼淚是流自破碎的心靈？誰又能想到在歡樂之中往往是隱藏着痛苦的？」

他正在爲這幕母女相會的動人情景所感，却聽得魯賓大叫一聲道：「那麼易筋經與舍利子又爲何會到了妳的手裏？」

慧覺老尼道：「貧尼自昏迷中醒了後，便見到慈雲師兄手持舍利子與易筋經，據他說是蛇阱裏拾到的，貧尼當時羞憤難禁，根本沒有想到要找尋令師交還此物，直到後來——」

魯賓想了一下道：「無論如何洒家不會相信。」

慧覺老尼兩道灰眉一揚，夏馥萍已躍身而起，叱道：「你要怎樣才相信我媽的話？」

她手臂一抖，那雪白如玉的臂上，盤着的一條花斑小蛇正自伸出了紅紅的舌尖狠狠盯着魯賓。

他吁了口氣，握緊手中赤銅棍，囁嚅道：「我，要看到証據。」

慧覺老尼霍然站了起來，道：「那公羊翎右足腳心有一紅痣，馥萍右足腳心亦同樣的有顆紅痣——」

夏馥萍睜大雙眼道：「媽，我爹不是姓夏？是姓公羊？」

齊天岳腦中意念一閃，記起在大眉莊遇見赤足神魔公羊翎使出一式怪招，在詭異莫測的情形下曾踢出一腳。

在那一刹裏，他們記得自己確實見到了公羊翎腳板底上有一顆鮮紅的大痣，他脫口道：「在下可証明公羊翎腳心的確有顆紅痣。」

夏馥萍呃了一聲道：「我的腳心有一顆紅痣，——」她面容一變，道：「那麼我不姓夏，該是姓公羊了？」

慧覺老尼長嘆一口氣，只覺心神疲憊，剛才說了那麼多話，像是傷了她的心脈似的，使她不願再多說一句話，僅是微微的點點頭。

公羊馥萍臉上浮起一片興奮之色，喃喃道：「那麼我已不是白雲飛的仇人了，從此她可以對我好了——」

齊天岳聽了，心中浮起一陣難以言喻的情緒，在這時，他的思緒悠悠，又想到了温柔美麗的備瓊霜起來，身影剛去，腦海又浮起宇文璧玉的影子。——

一時之間意念紛擾，公羊馥萍深情的望着齊天岳，甜甜地道：「喂！你說白雲飛會不會喜歡我？」

齊天岳一怔，道：「哦！這個在下不知。」

公羊馥萍向前走了兩步，微笑道：「如果你是白雲飛，你會喜歡我嗎？」

齊天岳沒想到當初在滇西之邊所見的純眞少女，現在變得如此大胆起來。他雙眉一皺道：「在下相信白雲飛是喜歡純潔眞眞的少女，而不喜賣弄風情之女人。」

公羊馥萍一呆，臉上立即大變，道：「誰賣弄風情來着？」

魯賓偏偏不識趣，一摸腦袋，道：「喂！妳讓我看看腳底心好吧？」

公羊馥萍呸地一聲，右臂上盤着的花斑小蛇立即飛竄而起，向着魯賓噬去。

這條花蛇去勢如電，迅捷無比，火紅的尖舌伸出，已將觸到魯賓面門，他低吼一聲，雙掌交合，劈了過去。

一股掌風將花蛇去勢擊得頓了一頓，誰知花蛇那細長的身子一沉一轉，降低了五寸，又向他喉間噬去。

這快捷的變式眞出乎魯賓的意料之外，他呃地一聲，上身一偏，右掌揚起，朝花蛇抓去。

他這一掌正好湊上了蛇嘴，頓時手掌一麻，全身都使不出力氣來。

齊天岳五指一分，如剪夾去，轉眼便將花蛇七寸之處抓住，拇指合着食指一揑，把深陷進魯賓手掌裏的大牙拔了出來。

他雙眉之間籠起一層寒意，沉聲道：「萍姑娘，妳怎可縱蛇噬人？」

公羊馥萍大叫道：「別傷我小花——」她身形躍出，突然聽到齊天岳那低沉的聲音呼喚自己，心中一震，脫口道：「你是白雲飛——」

她眼角一瞭，瞥見歐陽空兩眼淚水汪汪，抱着一個軟軟的軀體，正自庵裏奔出來。

自她有記憶以來，又何曾見過歐陽空哭泣過？故此陡然間，她呆了呆，喚道：「老烟蟲！」

歐陽空身形在空中微微一頓，哭道：「嗚，她死了。」

公羊馥萍這時看清他所抱的人，正是自己師傅苦因比丘，不由駭然喊道：「師父！」

歐陽空放聲狂笑，道：「王八羔子，誰是妳師父，她是我的乖乖。」

狂笑聲中，他飛身躍下青城，穿入蒼茫的夜色裏。

慧覺老尼嘆道：「苦因，苦因，妳又何必爲此自栽？」

齊天岳一擲手中花蛇道：「不好，歐陽空發瘋了。」他目光一轉道：「妳立即替魯賓把蛇毒拔去，我立即就回。」

公羊馥萍被他眼中神芒一逼，竟把要哭出來的淚水也給逼了回去，怔怔地眼望

着齊天岳飛身躍入黑夜的叢林裏，久久眼光都收不轉來。

慧覺老尼雙掌合什，凝望着茫茫的夜空，喃喃地唸了幾句佛經，低聲說道：「苦因，苦因，妳誦經已近二十年，竟然還勘不破一個情字，唉！情海茫茫，何處是岸？」

她低垂雙眉，緩步跨進殿內，幽暗的夜色裏，依稀聽到她深懷感觸的語聲：「世間多恨事，苦煞多情人……」

黎明的晨曦爍亮於穹蒼，山中有着乳白色的淡淡輕霧，在隨着微風飄拂於峯巒岩石間。

輕霧如緣幃羅紗，繚繞於青城山，在霧裏有着一份寂靜如死，在逐漸加濃——

倏地，在深深的靜寂裏響起了哭泣之聲，這種哭泣來得恍如春霧，無處可尋，去得也是悄悄無踪跡，無法追覓——

齊天岳身上的紅袍在霧裏一現，立卽又消失在濃濃的霧裏，他雙眉輕皺，暗忖道：「追了歐陽空老烟蟲一連兩天，他總在青城山裏打轉，若不是神經失了正常，豈會如此？」

霧裏又飄來一陣輕泣，似隱似現，恍如來自夢裏一樣，似夢似眞——

齊天岳咦了一聲，身形飛處，凌空越出四丈，向着聲音消逝之處而去。

濃霧一陣翻滾，齊天岳立身霧中，靜靜的聽着哭聲的再一次出現。

果然，等了片刻，哭聲如怨如訴，又一次的響在霧裏，隨風飄散開來，似輕輕的落花之聲——

齊天岳深吸口氣，身形橫裏翻出三丈，落在聲音消失之處。

他身形輕巧，落地之時毫無一點聲音，但是還未移動步履，却已聽到四周有着呼吸之聲。

一種練武人所具有的特殊感應，使得他可感覺出自己正處身在一個六角形的包圍裏。

他也不曉得這是六個高手預先藏匿於此，還是自己不巧正好躍進圈套之中，略一忖思，他立卽閉住呼吸，拔出斧頭，靜靜的等待着。

四周的氣息悠長而細弱，彷彿都在窺伺着什麼，全都小心翼翼的，沒有發出什麼聲響。

時間過去了好些，依然沒有一點動靜，齊天岳爲這詭絕的情形所疑惑，暗忖道：「倒底有誰會值得這七六個高手如此耐心等候——」

意念未完，在他身側突然響起一聲輕泣。

齊天岳這下可聽得明白，這才分辨出哭聲裏的虛偽來。他意念一轉，忖道：「他們藉着哭聲來引誘人，天下還有誰會被哭聲所誘——」

才想到這裏，他自己也不禁暗自啞然失聲，因爲他自己也就是被這陣怪異的輕泣之聲引來的。

遠處響起一陣怪嘯，接着便聽到歐陽空那破鑼似的嗓子，怪叫着道：「王八羔子，誰在大清早哭喪，莫非也是死了人不成？」

齊天岳心神微動，暗忖道：「看來這些傢伙正是松金大喇嘛那一堆人，他們爲何要捕捉歐陽空？莫非他知道他們一些機密之事，唉！我那天自林中救他後，便該問清他原因的——」

事實上不容他再有後悔或者考慮的餘地，霧中劍鞘一响，六條淡淡的人影自霧中斜閃開去，僅留下那哭泣之人。

齊天岳身形一俯，悄無聲息的掩了過去，手掌一按，迅捷的掩住了那個人的嘴唇。

他去勢雖然快捷，可是那人却已覺察出來，身子一個轉側，左肘反撞過來，撞向他的胸前「鎖心」穴。

齊天岳微微一愕，左臂一繞，穿過對方臂彎，將那人摟住。

他手指一彎，原待扣住那人「啞穴」，豈知手掌擦過對方胸脯，一股軟綿而又結實的奇異感覺自指掌傳進心裏，頓時心中一跳。

他這時才覺察出自己所緊摟的是個女人，她已發出一聲驚叫。

尖銳的呼叫聲在霧裏傳了開去，齊天岳又不能就此放手，咬了咬牙，斧柄一橫，撞在那女人的「啞穴」之上。

劍風飄飄，自霧中如水洒出，逼向他的右側來。

劍式犀利，金風急响，齊天岳上身一側，小斧揮出，迎着削來的劍鋒，「嗤」地一聲輕响，劍刃斷爲兩截，落在地上。

齊天岳反手一斧背砸出，正好砸在那人劍柄護手之上，只聽一聲痛苦的呃叫，半柄長劍脫手飛出。

齊天岳曉得自己這一式乃是「開天九斧」裏的雄渾力道，那人手骨可能已經碎裂了。

霧中傳來歐陽空那沙啞的嗓音喊道：「王八羔子，誰叫你們在這兒吵，彼芸要睡覺。」

齊天岳大聲叫道：「歐陽空老烟蟲快跑！」

「是誰叫我？」

霧中傳來劍郞君裴文海低喝之聲，一縷劍光掠過茫茫的白霧，射向齊天岳喉間「天突穴」而來。

齊天岳神斧一揚，氣勢雄渾地劈出一招「開天劈地」，犀利的斧刃劃破空氣，激起圈圈氣浪，奔騰而出。

「叮」地一响，裴文海劍尖被削去一截。

劍式受挫，他身形一頓，已覺察出劍上份量不够，駭然之下，大聲問道：「來人是誰？」

齊天岳朗聲大笑道：「神斧勇士齊天岳在此！」

他大步疾跨，氣勢豪壯的揮出「開天九式」裏第三式「混沌初分」，宏濶的招式幻起斧影萬千，勁道漩飛滾激，挾着萬鈞之力攻去。

裴文海一劍劃出，全身都被那似大山傾下的雄渾勁道所壓，一絲動彈之力都沒有。

他胸口一震，幾乎悶死過去，臉色爲之驟變，大叫一聲運集全身功力，攻出一劍。

冷寒的刃風逼上臉頰，他揮出的一劍已被削爲六截，左邊金風急响，他駭得魂飛魄散，死命地往後一讓。

可是那犀利的斧刃已經削上他的左臂，刹時血影飛濺，他慘叫一聲，整條左臂齊肩削下，飛出老遠。

齊天岳心中掠過一絲快意，忖道：「兩年前在青城的一劍之仇總算報了！」

「嗤嗤」劍氣瀰漫，冷颯的劍尖自身後攻到，有如電閃，削上脊來。

齊天岳悶哼一聲，全身一個大旋轉，手中神斧循着斧式運行，第五招「昏天暗地」使將出去。

斧式旋飛，帶起的勁風漩激成渦，將方圓八尺之內的白霧都掃得乾凈，向外翻滾而出。

齊天岳很清楚地看到一濃眉寬額，面貌威武的年輕人正手持長劍斜劃而來。

那劍式所行之路子儘是大開大闔，可是劍尖所指之處却在不住地顫動，整個揮劍的動作怪異非常。

他一斧擊出，那人使出的一劍立時受到强勁的一擊，劍刃一跳，「嗡」地一响，那年青人脚下轉移了兩個方位。

方向一換，他立卽便看到齊天岳左脅挾着的一個女郞。

「呃！」他臉色驟變，大叫道：「蘇倩！」

齊天岳趁對方這一個怔神之際，斧光如水銀，傾瀉而出去，已經欺進對方劍式之內。

那青年人臉色泛青，大叫道：「這是開天九式！」

劍刃一轉，欲待封住對方如同水銀似的來勢，却已來不及了。

「嗆嗆」兩聲，劍刃已被那雄渾的勁道重重一擊，立卽斷爲兩截。

正當這時，林中傳來歐陽空痛苦的叫聲，道：「好個松金大喇嘛，你要了我的命！」

齊天岳微微一驚，眼前兩支長劍自左右兩側夾擊而來，快捷狠辣，詭絕無比，的是厲害。

他一眼便看到這兩人正是飛鴻快劍竺西和屠龍一劍陶墨人兩人，哈哈一聲號笑，他氣吞山河，步履微移，一連兩記開天斧絕招攻擊。

氣勢連貫，斧招密接如環，立時將對方身形圈在裏面。

那年青人將手中斷劍一擲，雙掌一分，虛虛劈出兩掌，向着那如虹的斧勢拍將過去。

「噗」「噗」兩响，齊天岳手腕一震，對方那拍來的兩掌竟然震出交叠的力道，使得神斧運行之式微微一挫。

那年青人身穿一件錦緞衣裳，一副公子哥兒的模樣，可是這兩掌之力，却已是江湖一流高手所不及的。

齊天岳暗暗吃驚，想不到這人到底是誰？他身形連轉，順着招式之變行，刹時便又連揮三斧。

斧影片片，漫天席地舒捲而去，這狂風暴雨似的招式，加於他們三人身上，各人的感受都不相同，但是三招下來，他們額頭都已冒上冷汗。

在任何時候他們都不會相信合武林七劍裏的三劍合擊，會不敵一個江湖不見傳名的紅袍漢子。

齊天岳將易筋經融會於「太陽三式」之中，得到了意料不到的效果，一身內力已到無匱無乏之階段。

故此他施出天龍大喇嘛依着藏土絕招「天龍十九變」而創的「開天九斧」，威力大得驚人，已不是江湖一流高手所能抵擋得了的。

那年青的錦衣漢子暗暗吃驚道：「這開天九斧乃是大國師天龍大喇嘛所創，但是在這個人手裏施出，却較之天龍大喇嘛親自來此還要厲害，這人到底是誰？他又爲何要刼持蘇倩？」

一念未了，又是一念泛上心頭，他一想到蘇倩心裏便是急得要冒火，恨不得三招兩式就把齊天岳殺死。

就在他胡思亂想之際，齊天岳猛地大喝一聲，斧式轉到第八式「日月無光」。

屠龍一劍陶墨人驚叫一聲，手中長劍斷裂片片，胸前衣衫被斧刃割破，血水立卽湧了出來。

飛鴻快劍竺西未及閃開陶墨人被斧式帶得撞過來的身子，右肩一沉，只得將陶墨人頂開。

可是他身形一沉，已被齊天岳將手中劍刃削斷。

一斧破空劈下，他胸前空門畢露，冷颯的金風侵體生寒，再也沒有任何方法可避免這致命的一擊了。

他心中泛起恐懼驚駭的情緒，臉上立卽變爲死灰之色，眼望劈下的烏黑神斧，儘是絕望的黯淡光芒。

齊天岳看得清楚，那張絕望無依的臉孔，使他心弦一顫，腦海裏電光石火樣的閃過許多意念。

他記得自己曾經無數次被死神的魔影所罩，那都是毫無機會可以反抗的，自己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的悲觀，何等的痛苦。

這有如椎心的苦痛使得他不忍心將眼前同樣遭受死亡威脅的人殺死。

他意念一轉，手腕一斜，左足踢出，把竺西踢得翻了個筋斗，滾出六尺之外。

那錦衣漢子眼光何等犀利？一見齊天岳那種情形，覷定這一絲機會，右臂伸直，劍向一個怪異的方位斜劈一式，左手往蘇倩臂上抓去，想要搶她過來。

齊天岳硬生生的將已發出之招式收回，不料這錦衣漢子武功如此高明，還未閃開，左臂已被擊上。

「拍」地一响，他冷哼一聲，上身一仰，整柄大斧反捲而來，刹時身外瀰空一片斧影——

他這一式乃是「開天九式」中最後一式「天地俱焚」，威力大得駭人，足可將整座大山都劈倒下來。

那錦衣漢子一掌揮出，結結實實的擊在對方身上，却不料觸手如鋼，自己手掌發麻，對方却是毫無感覺。

他心中駭忖道：「我這一招使出足以洞穿牛腹，却不料對他毫無作用，莫非他練過佛門『金剛禪功』？」

氣勁激漩，已不容他有多攷慮的時間與機會了，他雙足一頓便待脫身對方斧影之下。

齊天岳眉心泛起一點鮮紅的痕印，漸漸鮮艷如血，冷漠的笑容上有着殘酷的意味存在！

他寒聲道：「還能容許你跑了？」

那錦衣漢子側身而躍，却覺身外壓力沉重，自己全身恍如陷身泥淖之中，再也無法拔足脫身。

他臉如死灰，大叫一聲道：「我命休矣！」

茫茫的白霧裏傳來一聲有如沉鐘的大喝道：「二太子別驚，松金來了。」

紅影瀰空，一股渾重如山的力道湧叠而起，壓了下來。

「嘭」。

恍如巨雷在空中响起，滿空斧影一斂，白霧氤氳散開，齊天岳瞪目揚眉，凝視着對面的松金大喇嘛。

松金大喇嘛衣襟披散開來，在大袍之上，鮮明的有着一道長長的印痕，鮮紅的袍上有着鮮紅的血水流下——

他滿臉鐵青，心中氣血滾翻如潮，目光閃過對方滿臉虬鬚，和那眉心當中的一點紅痕。

在他的記憶裏藏土從未有誰具有如此高的武功，能够硬生生受了一記「大手印」密宗奇技而無恙。

甚而在中原武林，也沒有任何絕世高手像齊天岳這身怪異的打扮，與這等怪異的奇功。

松金大喇嘛眼光一觸對方雙眉之間蘊集的無限殺機，心裏頭機凜凜的打了個寒顫。

齊天岳眼角一斜，瞥見坐在地上忘了站起的錦衣漢子，冷笑道：「原來你還是什麼二太子呢，眞個失敬了！」

那錦衣漢子心中痛苦無比，彷彿不住的滴着血，他只覺自己眼前是一片灰暗，十年苦練的劍法，往日博來的榮譽，在此刻都已喪失殆盡。

他呻吟一聲，忖道：「我還能算是武林後起的七個劍客中的第二位劍手？合三人之力還抵擋不了這個粗鄙匹夫……」

白霧漸漸散去，依稀可見到齊天岳手挾美人，氣勢昂然的神態，那是足以使人傾倒的……

他咬了咬牙，心中忖道：「李竝呀！李竝，你身爲皇室中人，頤氣指使慣了，何曾受過這等羞辱？連這個心愛之人，都保不住——」

齊天岳冷冷道：「松金，你不在大內享福，而來這窮鄉僻地作什麼？」

松金大喇嘛默默的看了看齊天岳，道：「施主眞正大胆，竟敢挾持未來的太子妃，莫非你不想活了？」

齊天岳道：「歐陽空呢？你們將他如何了？」

松金大喇嘛道：「他知道太多的事，絕不能讓他活下去。」

齊天岳冷冷道：「那麼這個太子妃也將活不過明日。」

松金大喇嘛勃然道：「你還想離開此地？」

齊天岳哈哈一笑道：「天下有誰能攔得住我齊天岳？」

松金大喇嘛暗自忖思了一下，發覺自己確實未曾聽說過齊天岳的名字，他疑惑地望了望齊天岳手裏的大斧，沉聲問題：「天龍大師兄是你什麼人？」

齊天岳一聽松金提到天龍大喇嘛，猶疑了一下，道：「天龍大活佛乃是本人授業師父。」

「啊！」松金大吃一驚，道：「你竟是天龍大師兄的徒兒？他在那裏？」

齊天岳木然道：「西方極樂世界。」

松銀大喇嘛臉上泛起一陣黯然之色，道：「他是涅槃於何處？」

齊天岳冷聲道：「這個何必告訴你知道？」

松金大喇嘛曉得自己師兄在大國師任內時曾携走禁宮寶庫裏一大批寶物，現在人既死了，那麼寶物必然還在。

於是他試探地問道：「齊師侄，你可知道他身前留下的一批東西——」

齊天岳明白松金所提的乃是那批藏於靑城古洞裏的許多寶物，他暗暗冷笑，道：「誰個是你的師侄，呸！」

松金大喇嘛兩道灰眉揚起，大袍一陣波動，霍地袖子一動，一股狂飇自袖底生起，湧激而出。

他破口罵道：「無知小子，竟敢蔑視長輩，吃我一掌。」

齊天岳將神斧一擲，抛在空中，踏前一步，單掌揚處，接下了松金大喇嘛的一招。

一聲悶雷似的大响，沙石飛濺而起，松金大喇嘛低吼一下，右掌自袖中揮出，緩緩向對方拍到。

一股剛猛無儔的怪異勁道發出，他那伸出袖外的手掌陡然變大，泛起紫色……

「大手印！」齊天岳深吸口氣，右掌一吞一吐，體內眞火提起，一式「陽光普照」發出。

飆然的氣勁响起尖銳刺耳的聲音，空中的霧氣立時散去，被這股眞火匯聚的勁力，逼成水絲落下。

「轟隆」一聲，松金喇嘛悶哼一聲，頷下鬚髯寸寸俱斷，身子一晃，退後了一步。

空氣中，有着一股焦灼的氣味，他咀唇嗡動一下，終於忍耐不住，吐出一口鮮血——

齊天岳臉色灰暗，雙足陷入地裏，枯葉已經沒至他的脚脛，一股陰濕而腐敗的氣息冲進鼻端。

黎明的晨光穿過稀疏的樹梢，射進低暗的樹林內，幾條光柱裏閃動着無數的灰塵……

齊天岳被林內惡濁的空氣冲得嗆了兩聲，他皺了皺眉，緩緩吁了口氣，拔足於腐葉之中，自右邊移了兩步。

他默默地凝望着咀角掛着一條血水的松金大喇嘛，眼中射出冷煞的神光，沉聲說道：「松金大國師，現在可要再接我一掌？」

松金大喇嘛睜開閉着的眼睛，凝望着齊天岳，好半晌方始緩聲道：「齊天岳，你這是什麼功夫？」

齊天岳記得自己將「易筋經」裏運勁使力之法融匯入「太陽三式」之後，便有許多人問過這句話。

他的咀角漾起一絲淺笑，沉聲道：「這是震古爍今的神功絕藝。」

松金大喇嘛冷哼一聲道：「好個狂妄的小子，此話連天龍大師兄也不敢說，何況你只傳他技藝數年之久，眞是……」

齊天岳哈哈大笑，直震得樹林簌簌發响，笑聲裏他傲然道：「這『太陽神功』竝非天龍大喇嘛所傳……」

「太陽神功？」李竝自地上躍了起來，駭然道：「你是來自雲南大理？」

齊天岳冷冷地問道：「你知道我是來自雲南大理？」

李竝揮了下錦袍上舔附的葉片草屑，道：「大理段氏王朝曾派三王子段煌晉京，他曾與我言及大理國傳宗絕藝，我記得就是這『太陽神功』！」

他的目光流過齊天岳身上襤褸的紅袍，道：「你既然練有『太陽神功』不是來自大理的麼？」

齊天岳冷嗤一聲道：「天下除了大理段氏之外，就無人能曉得這太陽神功了？嘿！在下就不是來自雲南！」

李竝半信半疑地道：「那麼你到底是何人？」

齊天岳朗笑道：「神斧勇士齊天岳便是在下！」話聲一頓，道：「在下剛與星宿海雙魔分手，便已報了三次名，難道你到現在還記不清楚？」

李竝臉色一變，失聲叫道：「星宿海雙魔？你所說的是昔日的邪門第一絕頂高手？」

齊天岳點了點頭，說道：「一點都不錯！」

松金大喇嘛駭然道：「星宿海雙魔沒有死？到現在還……」

齊天岳嘿嘿一聲冷笑道：「在下看你倒該死了呢！像那等身具絕世奇功之人已至水火不懼，寒暑不侵的地步，活個七八十歲算得了什麼？」

松金大喇嘛被齊天岳一句話駭得啞口無言，說不出話來。

李竝却咦了一聲道：「這個不對，星宿海雙魔如果活到今日，至今該已有百歲開外，豈僅七八十歲？」

他冷笑道：「以你的武功，足可躋身天下絕頂高手之中，又何必抬出星宿海雙魔來增高自己身份？」

說着，他還不屑地吐了口唾沫。

齊天岳眼中射出駭人的神芒，沉聲道：「小輩，你若敢再吐出一口唾沫，我要你立即死去！」

李竝被他的凜凜神威所懾，竟然不敢說出個不字，愣愣地站住。

松金大喇嘛怒道：「齊天岳，你竟敢對二太子說出此等話來，莫非不想走出這樹林？」

齊天岳劍眉一揚，道：「齊某人走遍天下，從不畏懼任何人，憑你們這幾個人諒必還攔不住我！」

松金環眼一睜，腦海之中掠過一事，說道：「那日夜晚，也是你將歐陽空救走的？」

齊天岳曉得松金大喇嘛說的乃是在大眉山莊後山之事，那晚他身受赤足神魔的「頂天立地」奇功，又復遭到華百陀一記「破玉功」，被打下深淵。

那時他抱傷走進密林裏，便遇見歐陽空被困於松金大喇嘛及武林四劍的包圍之內。

所以他以殘餘之眞力擲出一片落葉，用「飛花殺人」之絕頂氣功，震懾在場多人，盡先聲奪人之效。

他的嘴角泛起一絲苦笑，道：「那竝非在下，而是金龍客宇文淵。」

松金大愕，問道：「什麼金龍客宇文淵？」

齊天岳肅然恭聲道：「那是在下的師兄！」

松金大喇嘛沒想到自己大師兄竟然收下如此多的徒兒，而且個個都有如此成就，幾乎都超越自己之上。

他喃喃道：「他一定又獲得了什麼絕藝秘笈，否則不可能的……」

李竝感慨地心中暗忖道：「我還以爲關中西蜀二地沒有什麼高手，誰知道高手如此之多，唉！武林七劍已不算是後起之秀了！……」

齊天岳見到林中數人，齊爲自己所設的計謀所惑，暗暗的冷笑了一下，心中忖道：「他們每次都是聚集於密林之中，莫非確有什麼陰謀詭計？據歐陽空囔囔，是有關寶……」

他神情一懍，忖道：「此事我不知道則罷，知道了一定要管！」

李竝意念飛轉，眼望着齊天岳那昂藏的身軀，暗道：「我若是得到這等絕頂高手之助，還怕不能將哥哥擊敗，何況他還有一個大師兄。」

他望了齊天岳一眼，繼續忖道：「若是我曉得他的愛好及習僻，必然能攻其弱點，使他爲我効力，否則他歸附大哥與我爲敵，就算匈奴國大法師及突厥王親來，也不會是他的對手，像這種人才我必須籠絡到手。」

林中靜謐了一下，只有晨風與薄霧戲嬉着穿躍於枝幹樹葉間，九顆晶瑩的露珠自晨曦的映照裏滾滾落下來……

齊天岳心中主意一定，把左臂挾着的蘇倩放在地上，指尖劃處，已將她被點住的「啞穴」解開。

蘇倩吁口氣，驚惶地道：「這是什麼地方？竝哥！竝哥！」

李竝向前急跨一步，顫聲道：「倩倩！在這兒！」

蘇倩嬌呼道：「竝哥，你……」

李竝焦急無比，大聲道：「倩倩，妳怎麼啦？」

齊天岳臉色一沉，右臂伸手一攔，道：「姓李的，你別走過來！」

李竝怒道：「你待怎樣？」一言出口，他心中泛起了懊悔之意，暗忖道：「爲了整個基業大計，我就算失去了倩倩也沒有關係，只要齊天岳喜歡她，我又有什麼捨不得？」

心中一念閃過，他立即又爲自己會有這種混蛋念頭而慚愧，他緊咬着嘴唇，暗暗忖道：「倩倩與我相戀二年，我豈可爲了一己之榮辱而忘了她？大丈夫若是爲了事業上的奮鬥而出賣了自己的妻子，就算將來成功了，也要抱憾一生。」

許多的意念恍如電光浮影，掠過腦際，他心中歉疚之情一生，臉上立即便浮現出來。

齊天岳雙目一瞪，道：「你若是再走前一步，我便將她砍了！」

李竝臉上痛苦地一陣抽搐，道：「你要怎麼樣？」

齊天岳冷冷道：「你們怎樣對付歐陽

空，我便怎樣對付她……」

蘇倩眼珠一轉，趁着齊天岳與李竝說話之際，手腕一翻，自腰間掣出了一枝軟劍。

李竝眼見齊天岳並沒有注意到蘇倩在身後拔劍，他兩眼一瞪道：「我要將他殺死。」

齊天岳冷冷一笑，說道：「那麼，今日這一個樹林裏的每一個人都將不能活着出去！」

他的話是如此的堅決，縱然李竝的目的是要誘使齊天岳分散注意力，而使蘇倩得能自背後暗襲。

此刻被齊天岳語言所懾，却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松金大喇嘛沉聲地道：「齊天岳，你不必如此狂妄……」

他話聲突然一頓，蘇倩手腕一翻，劍刃閃起一道光弧。

在不及一尺之距，揮劍切入齊天岳的背肋。

一劍切入，李竝飛身撲來，雙拳連張，往齊天岳胸前擊到。

齊天岳冷哼一聲，右掌倏地一翻，氣勁飆然，反捲而去，把李竝打得退出三步，方始立穩腳步。

蘇倩呀地叫了一聲，齊天岳一個反身，一拳擊在劍柄上，將她握着的那枝軟劍擊落。

松金大喇嘛眼見蘇倩一劍，刺在齊天岳的背上，却不料齊天岳會毫無感覺。

他駭然暗忖道：「想不到，他連密宗的『菩提不動訣印』，都已練成，眞是令人驚駭！……」

齊天岳緩緩轉過身去，沉聲說道：「難道我與妳有如此深仇？一劍就想將我殺死？」

蘇倩兩眼睜得老大，驚駭無比的以手掩着嘴唇，凝望着齊天岳的眼神裏儘是畏懼之色。

齊天岳腳尖一踢，將地上軟劍踢起，右手一招，握在手裏，目光一凜，長嘯一聲，劍刃顫出一片冷芒，劃空飛去。

那枝軟劍被抖得畢直，帶着異嘯之聲，在密林裏劃着一道橢圓的光弧，旋轉兩匝射進一枝粗約合抱的大樹上。

劍刃沒入樹幹，不住地顫動，一片嗡嗡之聲響在林裏，傳進每個人的耳裏。

枝葉紛紛墮落，齊天岳朗聲道：「你們可曾見到過這手劍術？」

李竝駭得臉色發青，連整個思考力都爲這眼前的情景而停頓了，僅是怔怔地望着齊天岳。

屠龍一劍陶墨人站在一旁，駭然大叫道：「這是『御劍飛空』之術……」

齊天岳可不曉得什麼是「御劍飛空」，他僅是趁着整個精神，都凝聚在劍刃上時，把握住一刹那的靈感，而發出這一劍的。

他也沒想到自己整個精神的貫聚，竟然能控制劍刃廻旋，這就像古時劍客空空兒，精精子，聶隱，紅線一樣，飛劍殺人於百里之外……

「『御劍飛空』！『御劍飛空』！」

他喃喃地唸了兩句，狂笑道：「這就是『御劍飛空』！」

林中各人都是絕代劍手，他們身居武林後起之秀的武林七劍之中，劍法上自有不凡的造詣。

但是這種御劍之術却是他們所不能想像的。

要知劍道一學，深奧有如大海，無邊無際，無垠無涯。

有的人集一生之力也不能練到最高階段，有的人因爲天資悟性不够，根本就不能練習劍術。

千古以來，練劍之人何止千萬，但是又有幾人能臻入劍道最高之境界？更不用說學會御劍飛空之術了。

從第一柄劍鑄造以來，練劍人却憬慕着超凡入聖的飛劍斬人之術，但是千年以來，練劍人能進入此一階程的眞是寥若天上辰星。

由於此種劍術之罕見，是以後世學劍之人僅以爲這是神話，而目爲虛幻之事，並不當作是眞。

豈知今晚却眼見齊天岳揮舞之間，施出這一千古絕傳的御劍之術，怎不叫人驚詫駭異？

更奇怪的還是他原先用斧刃爲兵器，此刻在劍術上又露了這一手，越發使人捉摸不清。

齊天岳狂笑一陣，目光凝注在兩丈之外插在樹幹上的軟劍上。

那一點顫搖的光芒，在他心裏擴大着，他的整個精神都放在回憶剛才怎樣運氣，凝神，揮劍，發劍之上。

苦苦的思慮，深深的回憶，他的右手緩緩舉了起來。

蘇倩驚叫一聲，躍到李竝身邊，撲進他的懷裏。

陶墨人和竺西都不由得後退四步躲在樹幹後，駭然凝望着齊天岳，生恐會傷害到自己。

松金大喇嘛臉色凝重，雙掌護胸，腳下一移，站在李竝和蘇倩的身前，預防齊天岳突施殺手。

林中靜寂如死，連呼吸之聲都隱隱可聞，晚風穿過樹隙之聲更是淸晰……

突地，歐陽空大叫一聲，道：「痛死我了！」

齊天岳啊了一聲，自沉思中醒了過來，道：「歐陽空，你……」

他話聲一咽，那伸出的右手在空中劃了兩下，刹時，他心中忽然一動，彷彿看到了什麼。

但是那像黑夜中電光一閃，還未及看清楚什麼，便已復歸於一片漆黑中，印象飄忽，再也捕捉不住了。

他頹然的放下手，忖道：「唉！短時間內我再也想不出來了。」

歐陽空搖搖幌幌的站了起來，向着林後走去，嘴裏不住地叫嚷道：「筱芳，筱芳……」

齊天岳身形一動，飛身拔起一丈，將剛才揮出去嵌進頭上樹幹的斧頭拔下。

他深吸口氣，道：「在下這五天內，仍然在四川境內，若是你們有人不服，可隨時來找我。」

蘇倩轉過臉來，茫然問道：「竝哥，他到底是誰呀？」

齊天岳朗聲道：「在下神斧勇士齊天

岳！」

「齊天岳？」李竝疑惑地道：「你眞是齊天岳嗎？」

齊天岳沉聲道：「在下警告你等！若是有叛國不端之行爲，讓我知道了……」

他臉上湧起一層殺氣，道：「那時叫你領受身死不得的滋味，你們可別嫌晚！」

他的語氣鏗鏘，豪氣雄邁，直使得在林中多人都沒有一句話好說，眼見齊天岳昂然走出樹林。

竺西首先吁了口氣，道：「我眞不知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陶墨人道：「他的功力已經臻入武林絕頂高手之內，當代已沒有幾個人能與他匹敵。」

竺西道：「我想不到他以斧刃成名，在劍術上却也有如此高的造詣……」他神色凜然的望着身上的傷痕，喃喃道：「御劍飛空，御劍飛空，幸好他是以斧刃敵我，否則我還能活着……」

松金大喇嘛吼道：「咄，竺西，你別長他人威風……」

李竝道：「松金國師，他這話不假，若是那齊天岳以飛劍之術與我們對敵，相信誰也沒法離開此處。」

松金想到剛才齊天岳施展的那手神秘奧妙的劍術，心中寒慄，忖道：「單憑他那傳自黃教宗喀巴祖師的『大菩提不動訣印』，全藏土便沒有人能傷得了他……」

他思緒一轉，忖想道：「這可見天龍大師兄從前藏跋涉來中原之前，便已獲得宗喀巴祖師的傳教眞訣，否則他的兩個徒兒那有如此高强的武功，較之後藏甘珠大活佛也毫不遜色……」

他略一沉吟，暗暗地下了個決定。

李竝望着林中漸漸淡去的晨霧，茫然道：「劍學之道，無邊無涯，看來我的劍術要能達到御劍飛空之境，非二十年的光陰，痛下苦功不行……」

他的話聲裏帶着許多的悃悵，蘇倩輕輕的撫着他的胸膛道：「竝哥，你身爲一國太子，不該涉身武林之中，須知像那等人，豪放朗爽，一身飄泊，寄跡於江湖，整個心胸，整個精神都融化在武林之中，自然能够練出駭世的絕藝……」她閤下長長的睫毛，接道：「而你却負有國家安危的責任，整個精神，整個心胸，都是放在國家與人民身上，自不能與他這等山野人士相較……」

李竝被她說得垂下頭來，沒有作聲。

蘇倩道：「竝哥，我說的有什麼不對，你別生氣。」

李竝緩緩將她推開，目光凝聚在她的臉上，讚許道：「倩倩，你說的一點都不錯，你說的太好了。」

蘇倩羞怯地避開她眼睛的凝視，目光一轉道：「眞可惜讓這老傢伙跑了，害得我苦了一早上。」

李竝擁她入懷輕聲道：「這個並不怪你，若非齊天岳來了，他能跑到那去？」

松金大喇嘛道：「二太子放心，歐陽空絕對跑不了的，貧僧已在他的任脈與督脈交合之處，做下了手腳，包他不能活過五天……」

陶墨人詫異地道：「那齊天岳精通各種絕藝，難道他解不了？」

松金大喇嘛道：「當然他解不了，這是北天竺的『絕脈絕筋』手法，豈是他能解得？」

竺西感觸地道：「唉！可惜斐文海兄被那齊天岳所傷……」

「哦！」李竝推開蘇倩道：「我倒把斐兄給忘了……」

話聲一落，斐文海緩緩自地上爬了起來。

松金大喇嘛雙眉一皺道：「斐文海，你既然傷勢無碍，怎麼一直……」

他話中的意思清楚得很，斐文海何等聰明，豈會不懂得他的意思？他目光一冷，道：「大國師，在下被斷了一臂，莫非有什麼嫌疑不成？」

松金咳了一聲道：「老僧在奇怪每當我們要擒捉歐陽空之際，那齊天岳都會趕到，這不是有人走漏消息……」

斐文海冷哼一聲道：「在下是赤足神魔之徒孫，豈會與歐陽空一道？」

他那原先蒼白的臉色，此刻由於激動，而使得他泛起一陣紅暈。

李竝道：「松金大國師，你們不須爭論……」

斐文海大聲道：「你們可知道那齊天岳是誰嗎？」

陶墨人詫異地道：「齊天岳來自漠北，他就是齊天岳，還會是誰呢？」

斐文海冷聲道：「他就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呃——」李竝道：「他會是武林七劍裏排列第四的冷血劍客白雲飛？」

斐文海道：「我與他有一劍之仇，所以他將我一臂砍了！」他慘然一笑道：「我也不知道他與歐陽空有什麼關係，只是在他沒學武功之前，已經與歐陽空一起了，是以每逢那老王八羔子有難，他總會來救。」

李竝喃喃道：「這事太不可信了，太不可信了。」

蘇倩不信地說道：「據傳說白雲飛生得瀟洒温文，怎會是他這樣子？我眞不相信。」

斐文海目光凝視了她一下，苦笑着道：「各位如果不信，我也無可奈何……」

他踽踽走到李竝面前道：「二太子，眞抱歉我不能替你効勞了……」

李竝訝道：「你有什麼事？」

斐文海道：「我要到大眉山莊去見敝師祖赤足神魔。」

李竝哦了聲道：「那麼你一走，突厥大法師及匈奴王來此，有誰可任翻譯？」

斐文海目光一轉道：「如果二太子你放心得下，請一同到大眉山莊敝師處，敝師祖仍在該處。」

李竝想不到立即便可見到赤足神魔，他興奮地忖道：「若是我能有赤足神魔之助，便不怕哥哥了，那時……」

他點點頭道：「等匈奴王來此，我便和他們一同到大眉山莊。」

斐文海愴然地望了自己斷臂一眼，道：「那麼在下告辭了。」

他身形一動，消失在濃密的林幹後。

李竝道：「眼見我們勢力大增便可壓倒哥哥！」他轉首道：「謝謝國師，若非你的激將之法，他還不會如此。」

「哈哈！」松金大喇嘛狂笑道：「恭喜二太子！」

笑聲穿林而出，傳出老遠。

×　×

「金蠶蠱，金蠶蠱！都是那個可惡的老婆子！」齊天岳痛苦地捂着肚子，喃喃地道：「等到我下次見到了她，非把她宰了不可……」

將近正午的陽光是如此的熾熱，可是齊天岳却感到一陣陣的寒意刺骨，又加上宛如誅心似的酷痛，使得他眞忍受不了。

他步履蹌踉，身形幌動，眼前的叢林，都變得模糊了，他再也分不清路徑的小道……

虬伸的樹根擋得他身形一晃，「叭噠」跌在地上。

「呃！」他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覺得全身骨骼都幾乎根根碎裂，腹中一陣驟烈的絞痛，渾身眞氣散盡……

他滿頭汗水，凄涼地嘆一聲，道：「唉！想不到我白雲飛一生遭遇到如此多的折難，練成絕世之技，此刻竟然連生命都不能捉住……」

語聲低沉，迴蕩在黑暗的林中，久久未散……

死亡的陰影又一次的籠罩在他的身上，他呻吟了一聲緩緩的自地上爬了起來，向着林外走去。

才走了兩步便跨出密林，眼前閃躍的陽光投射在他的身上，使得他的眼睛都睜不開來。

他兩手掩臉，趕緊閉上眼睛，喃喃地道：「三天！鳩盤茶果然說的不錯，三天之內金蠶衍化成形，噬人心腸，那時兩眼俱瞎……」

一想到兩眼俱瞎，他的心裏更加痛苦，一種無形的精神威脅使得他滿頭汗珠又顆顆滾落……

他大吼一聲道：「我怎會這樣？天哪，你怎麼對我如此殘酷。」

在這時他可沒想到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那段話了，他只是埋怨着命運，埋怨着自己……

人就是如此，在得意歡樂之時，絕不會想到自己會有貧困痛苦的時候，也不會進廟燒香，求神問佛。

可是逢到逆境之時，他却會想到了神明，於是也就會開始祈禱，若是祈禱不靈，他就會埋怨上天的不公，埋怨命運之不濟……

這是人類的通性，與怠隋，好逸，猜忌等等不好的習性相偕而來的，並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責備白雲飛會如此想，會如此做。

空曠的山野响起他的吼叫，隨着山風迴蕩開去。

齊天岳確已不支，眼前一黑便仆倒於地。

遠遠傳來一陣陣細碎的鈴聲，清脆悅耳。

青綠的山崗下，自迴旋的小道馳來一匹棗紅色的快馬，一個身穿綠短襖露臂裸腿的少女迎着陽光，露出了清新的微笑。

她的手裏揑着一根長長的青草，將細細的長莖放在咀裏，鮮紅的櫻唇不住地蠕動，時而露出有如編貝的牙齒……

一種嬌憨而天眞的風韻自她的臉上流露出來，正如一朶雪白的百合……

她那裸露出來的手臂猶如一截白玉，在手腕之上還戴着兩個金環，那不住抖動的雙足，也戴有兩個金環，隨着擺動，也發出串串「叮噹」之聲。

襯合着馬頸懸着的一串銀鈴，譜成一闋悅耳的音樂，恍如仙音繚繞。

快馬順着小道，捷快如飛的奔馳上來，轉眼之間便已馳過樹林。

陡然——

那匹棗紅馬「希聿聿」一聲長嘶，人立而起。

馬上的少女驚叫一聲，雙臂還未抱住馬頸，便已摔了下來。

她那裸露外面的雪白小腿，在墜馬的一刹，有如快剪迎風一剪，身形便已似紫燕，穿飛入林。

空中金光一閃，她一把抓住垂下的樹枝，身子在上面蕩了兩下，便飄落地上。

她滿臉紅暈，對着那匹馬咒了聲，罵了幾句話。

那匹馬擺動着頭，長嘶一聲，又人立而起。

這少女不禁詫異地道：「你這是幹什麼？」

她話聲未了，已經看到躺在草叢裏的齊天岳。

紅袍被風吹動拂起，這少女一看還以爲是個女人，可是她一蹲下身來，却發出一聲驚叫：「啊！」

敢情齊天岳滿臉鬍鬚，再加上額上泛起的金芒，使她嚇壞了，掩住了胸口，倒退出三步，不敢看齊天岳的樣子。

她的心情有如小鹿似的怦怦跳動，好一會方始定過神來，這才敢走到齊天岳身邊去望望。

「金蠶蠱！」她大聲叫道：「他是中了金蠶蠱。」

齊天岳臉如金紙，在那眉心之處，有着一片淡淡的紅痕，痕印之上一條似隱似現的金蠶浮現蠕動着。

這個綠衫女子舉起雪白的手臂掠了掠垂落額際的髮絲，那套在她腕上的金環滑在小臂，相碰一起，發出數聲叮噹的脆响，在這清晨的山林裏聽來，格外悅耳。

她的眼珠轉動了一下，流波四射，眼中泛起一個疑惑的表情，暗忖道：「這人到底是誰？怎會中了師父的『金蠶蠱』的呢？」

她那清澈的目光投落在齊天岳濃黑的兩道斜飛劍眉之上，暗忖道：「他長得好威武，一臉的絡腮大鬍子，眞像爹爹一樣，這麼多年來我都是跟着師父習藝，居住在苗疆惡水窮山間，此次回到家裏，却會遇見這……」

一念未完，蹄聲陣陣响起，叢叢的樹林後傳來呼喚之聲：「小姐！小姐！」

這綠衫少女暗罵一聲，緩緩的蹲了下去，推了推齊天岳。「死丫頭，跟叫魂似的，我又不是死了！」

她恨恨地站了起來，嘟着咀罵道：「秀桃，妳在叫什麼？」

一騎灰白相雜的快馬自山下急馳而來，蹄聲驟响，一道綠影飛躍而來，落在這個少女身邊。

那匹棗紅色的馬長嘶一聲，奔了過來，兩匹馬挨着脖子，立刻就親熱起來。

這個臂上套着金環的少女推開那躍來的綠衫少女，問道：「妳怕我丟了吧？跟叫魂似的，滿山亂叫！」

那綠衫少女頭紮兩條小辮子，年約十五六歲，聞言伸了伸舌頭，道：「是，小姐，奴婢下次絕不敢亂叫了。」

這個短衫少女哼一聲道：「死丫頭，妳下次還敢這樣，看我不打斷妳的腿？」

秀桃皺了皺鼻子，咀巴一撇，裝出要哭的模樣，低聲道：「老爺說小姐剛從苗疆回來，不曉得這裏的路，所以要我看好小姐，剛才妳偏偏跑得那麼快，奴婢生恐小姐妳在山裏迷了路，所以才呼喚妳，誰知……」

她這副樣子，使得那個金環少女嗤聲一笑，道：「好好，算我錯了好吧？妳別做出這個死像，要把我的大牙都笑掉！」

秀桃伸了伸舌頭道：「如果小姐妳這麼漂亮的牙齒笑掉了，那奴婢可該打下十八層地獄裏去……」

這金環少女嗔罵道：「死丫頭，叫妳別稱什麼奴婢不奴婢的，喚我茜姐便行了吧……」

「啊喲！」那綠衫少女道：「這個，奴婢怎麼敢，給老爺聽到了，可要把我撕了！」

這金環少女臉孔一板，伸出手去，叱道：「死丫頭，妳再敢多說一聲奴婢，我就打死妳！」

秀桃連退了兩步，嬌笑道：「小姐，我……」

她的目光一閃，突地看到草叢裏躺着的齊天岳，頓時驚叫一聲，道：「小姐寮看，那兒有人……」

金環少女這才記起齊天岳中了金蠶蠱倒下之事，她呃了一聲，罵道：「都是妳這死丫頭，躭擱我的時間！等下人死了找妳賠！」

她自肋下掏出一個繡囊，從裏面拿出一個玉瓶，喊道：「秀桃，還不替我把人扶住。」

秀桃走了過來，驚疑地道：「小姐，這是誰？好可怕喲。」

金環少女打開瓶塞，倒出一撮粉末放在左掌上，叱道：「少嚕嗦好吧！快替我扶着他的頭。」

秀桃看到齊天岳滿臉汗珠，雙眉緊皺，再加上一咀的絡腮鬍子，詫異地道：「小姐，他的眉心怎麼有條金色的虫……」

金環少女將掌心的粉末吹進齊天岳的鼻孔，好似鬆口氣樣，臉上已經沒有剛才那種緊張的情緒。

她掠了下垂在額際的髮絲，道：「這人我也不曉得他是誰，不過他一定是江湖上一流的高手，否則絕不值得師父用她的本命神蠱來吃他……」

秀桃眨了眨眼睛，道：「小姐妳預備救他？」

金環少女冷笑一聲道：「他是師父的敵人，我還能救他？我這是害他。」

「害他？」秀桃詫異地道：「那麼妳還給他吃什麼藥？」

金環少女道：「妳不曉得，我師父的本命金蠶蠱一共有三條，這是最小的一條，本來要在五個時辰內，將他心血噬完，誰曉得這人竟能將金蠶蠱逼到腦門……」

秀桃疑惑地道：「這樣他不是會死得更快嗎？」

金環少女搖搖頭道：「由於這樣，金蠶蠱在二個時辰內便會死去……」她頓了頓又道：「因爲它是師父的心血所餵養的，沒有心血吃，在其他地方便活不成。」

「哦！」秀桃恍然道：「所以小姐妳要將這條金蠶蠱逼回心臟？」

「一點不錯！」金環少女道：「我就是要這樣！妳沒看到他臉上沒有金蠶形狀了？」

「呃！」齊天岳呻吟一聲，自地上爬了起來。

那金環少女似是沒想到齊天岳這麼快便醒來了，她吃了一驚，問道：「你，你怎麼能爬起來？」

齊天岳一睁開眼便看見面前這個金環少女的奇異打扮，他詫異地道：「這是什麼地方？妳是誰？」

那金環少女目光一閃道：「我是百里茜茜，你是誰？」

齊天岳道：「在下……」

他只覺肚子一陣劇痛，好似一條虫在吃着自己的肝腸一樣，話聲一頓，他深吸口氣，也顧不到面前的兩個少女盤膝運起功來。

刹時他臉上泛起一片紅潤之色，身上紅袍慢慢鼓起，那匯聚於丹田的眞火提聚而起，循着經脈向着疼痛之處攻去。

百里茜茜駭然這紅衣漢子的絕頂功力，她驚忖道：「想不到他中了師父的金蠶蠱，還能運功……」

僅僅一會兒，齊天岳頭上冒起一絲絲的白霧，蒸蒸直上，凝聚一起，像是一幢白色的華蓋，落在他的頭頂。

秀桃駭懼地道：「小姐，他比老爺還要……」

百里茜茜把食指按在嘴唇上，道：「妳別說話。」她兩指一駢，臉上湧起一層殺意，向着齊天岳背心點去，她這一指下去，是要齊天岳走火入魔，眞氣走岔。

指尖急劇，犀利如錐，劃破齊天岳那鼓起的紅袍，點在他背心「命門穴」。

齊天岳僅身形微微一晃，一點感覺都沒有，繼續的運功。

百里茜茜花容失色，只覺自己的兩指恍如點在鋼板之上，對方一點感覺都沒有，自己却已兩指痲木。

她駭得倒退一步，忖道：「怪不得師父要放出金蠶蠱來，這人在運功療傷時還能夠防護自己，如此絕頂功力，較師父尤有過之……」她咬了咬嘴唇忖道：「我若是將他擒住，師父不知要多歡喜，那時她總不會說我還小不懂事了。」

齊天岳運了一會功，那凝聚本身眞火的氣勁將鳩盤茶放出的金蠶蠱迫到「志堂穴」，然後閉氣把穴門封住。

他吁了口氣，正待立身而起，百里茜茜已趁着這刹時裏，一掌按住他那蓬亂的頭髮上。

她的臉上湧起一絲冷漠的煞意，道：「你別站起來。」

齊天岳畧之一愣，緩聲道：「妳要做甚麼？」

（未完）

新穎俠情長篇連載

古龍・文
盧令・圖

金劍殘骨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仇恕被慕容惜生制住穴道，走遍天涯要找尋毛文琪，那晚在荒廟避雨，毛臯就藏身在廟中地下密室，不料兩人趕入地室時，毛臯已走，慕容惜生正欲找另一出口，驀聽有人進來，兩人忙躲進房中，冒充毛臯，進來的是長孫策，他在室外向內稟報，從語氣中辨出室中人並非毛臯，立施詭計放出毒香，仇恕等不防被毒倒，幸仇恕機警，功聚右臂，就在長孫策要向慕容惜生施暴時把長孫策擊斃，但他也毒發昏倒慕容惜生身上，這情影恰爲去而復返的毛文琪見到，不禁誤會叢生芳心大碎——

醋淹芳心碎　恨毀俏嬌容

毛文琪最後一腳踏將下去，身子忽然跳了起來，她一步躍到仇恕和慕容惜生面前，竟突地輕輕笑了起來。

她笑聲由輕而重，由緩而急，滿含着令人戰慄的寒意，像是發自冰窖，又像是發自惡魔的口裏。

沒有歡愉的笑聲，聽來本就可怖。

她惡魔般尖叫道：「好師姐，你說要爲他和我解除寃仇，你說要將他和我拉攏到一齊，原來你用的竟是這樣奇妙而驚人的法子！」

她笑聲不絕，接着又道：「你呢？仇公子，你該感激我呀，是不是，沒有我，你們怎麼會在一齊，你該謝謝我這媒人才是！」

仇恕，慕容惜生，不能言語，不能行動，也不能解釋，只有耳朶却能聽到她惡魔般的笑聲。

那惡魔般的笑聲，聲音有如尖針，針針刺入他們心裏，刺入他們的靈魂最最深遠之處。

毛文琪笑聲一頓，突地放聲嘶道：「你們爲何不說話？」

她一把拉起了仇恕，扯落了仇恕臉上的面具，將仇恕劇烈地前後搖晃着，口中又自尖笑道：「好一個漂亮的人物，難怪我師姐喜歡你！」

語聲中她突地放開手掌，任憑仇恕無助地倒了下去。

她目光一轉，道：「呀，這是怎麼回事，你們的身子，爲什麼像棉花一樣，嗯，嗯，你們不要解釋，我看到的……」

她放大聲音，嘶聲道：「我看到你們的眼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語聲一頓，又咯咯笑了起來。

「好親熱呀，那時若有人將你們的頭一齊砍下來，你們也不知道，只可惜我偏偏跑來了……」

她突然自己反手打了自己兩個耳光，道：「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夾在你們中間，破壞了你們的事，但你們放心，我一定要補償你們！」

她伏下身子，將仇恕又面對面擺到慕容惜生的胸膛上，她擺得十分仔細，讓他們鼻對着鼻，咀對着咀。

然後，她一拍手掌，咯咯嬌笑着道：「好了，這樣更好……」

語聲頓處，彷彿突又想起了什麼，接道：「不好，這樣還不夠好，我要讓你們一生一世都不能分開才好，好師姐，你說對不對？」

愛的力量，是巨大，當愛變爲恨時，那力量更是巨大，竟使得女神般的毛文琪，一下子變爲惡魔。

她一步掠到短榻前，將枕頭抄了起來，從枕頭裏拿起一包東西，又一步回掠，咯咯笑道：「乖乖的不要動。」

包裹的東西，竟是針綫。

她取出針綫，隨手一穿，便將絲綫穿入了針孔。

然後將右手拿着針綫，左手一把拉起了仇恕和慕容惜生兩人的手腕，一針刺了下去，刺入慕容惜生的左腕，

鮮血沁出，一陣劇烈的痛苦，傳入慕容惜生心底——她皮肉的痛苦，却還遠不及心裏痛苦的萬一。

毛文琪尖銳的笑聲又復響起，她笑着道：「你看，我好不好，我把你們連在一起。」

她一針自慕容惜生左腕皮肉中穿出，刺入了仇恕的皮肉裏，又自仇恕右腕穿出，刺入慕容惜生左腕。

她一針連着一針，綿綿密密地縫了數十針，又仔細地打了個死結，才停下手來，笑道：「好了，你們永遠分不開了！」

鮮血流滿一地，流入了彼此間的手腕裏。

毛文琪咯咯笑道：「你看，你的身子裏，有了他的血，他的身子裏，也有了妳的血，你們該不該謝謝我？」

她突地又似想起了什麼，匆匆自懷裏取出了半邊鋼環，摸了半晌，又取出半邊鋼環，烏光閃閃，粗如姆指。

只聽「叮」地一聲異響，她將兩邊半環互撞了一下，左面手中的鋼環上，還連着一條細練。

慕容惜生目一觸及鋼環，面色突地大變——她面上的神色，本已十分悽慘，此刻更無人色。

毛文琪咯咯笑道：「好師姐，你一定認得這東西的，但是……」

她目光一轉，道：「仇公子，你認不認得呢？這就是我師傅用萬年寒鐵，精心鑄造的毒龍圈，他老人家造來本爲對付一種最最奇異的野獸的，只要這兩邊一合，便永遠分不開了，任何寶刀寶劍，也斬不斷！」

這兩邊鋼環合起來僅有茶盞般大小。

她突地雙手一合，「咯」一響，她竟將這鋼環，套在仇恕和慕容惜生兩人的手腕上，勒得他兩人骨頭都幾乎折斷！

仇恕始終未曾睜開眼來，此刻額上已流出冷汗！

一滴滴冷汗、俱都滴落到慕容惜生淒涼的面頰上。

毛文琪仰面狂笑道：「好了，眞的好了，綫可以扯斷，這『毒龍圈』却是永遠扯不斷的，你們眞的永遠分不開了！」

然後，她突然沉默了下來。

她緩緩坐在地上，用她那一雙大大的眼睛，呆呆地凝望着仇恕及慕容惜生相對的面容。她彷彿在想着什麼？

她彷彿正在思索什麼更殘酷，更瘋狂的辦法，來折磨仇恕及慕容惜生，這一雙令她痛苦的男女。

只因她覺得，唯有使他們痛苦，自己的痛苦與妒恨才能減輕。

由強烈的愛轉變成的恨，的確是一種可怖的感情！

× × ×

鎭江城外，東有焦，象，金三山，西面乃是一片山地，山勢雖不險峻，但却連綿甚廣，直達江寧府境。

暴雨初歇，驕陽滿天！

這一片山地中，突地行來七個蓬首赤足，垢面污衣的乞丐，他們行色匆匆，似乎趕路甚急。

這一羣乞丐中，老少不一，但爲首一人，却甚是年輕，他目光烱烱，瘦削的面容上，淡淡地帶着一種冷削之色。

一到了無人的山地中，這少年立時沉聲道：「快，再遲就趕不及了！」

語聲中他已展開了輕功身法，當先向前掠去！

他身法輕靈，每一起落，都在一丈開外，另六人輕功雖然也有根基，但比起他來，却差了許多。

這少年乞丐者滿面焦急不耐之色，顯見得心中有着急事，但是他仍然不時駐足，等候着其他六人。

到了一處山坳之中，少年乞丐者突地撮口輕嘯了一聲。

噓聲尖銳輕揚，在無人的山地中傳出甚遠。

噓聲未了，四面的山窟中，立刻有二十餘條人影，飛掠而出，俱都也是蓬首垢面，乞丐打扮的大漢。

少年乞丐目光一掠，道：「都來齊了麼？」

一個滿面于思的虬鬚大漢躬身應道：「都來了，只有會稽山的陳家兄弟，臨時變計，退還了一箱銀子，堅持要退出我們的——」

少年乞丐面色一沉，截口道：「好大的胆子，他們人在何處？」

虬鬚大漢微微一笑道：「在那裏！」

少年乞丐隨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見兩個乞丐大漢縱身躍上一塊山石，各人伸出手掌一拉。

山石後的一株大樹下，立刻升起了兩具屍身，四肢俱已斬斷，身上遍體鱗傷，顯見是遭受酷刑而死。

少年乞丐者一笑道：「辦得好，就把他們吊在樹上，讓大家看看，這兩人就是叛盟背誓，不守信約的榜樣。」

衆人神情俱都一凛，齊地垂下頭去。

少年乞丐者目光緩緩在他們面上掃動了一遍，突然大步向最左面一個乞丐大漢走了過去。

那大漢立刻站直身子，伸出手掌，少年乞丐者目光一掃，只見他掌上的小指，已齊根斷去！

少年乞丐者含笑道：「好！」

他立刻走向第二條大漢，那大漢也自

沒有小指。

少年乞丐者身形展動，面帶微笑，將每人的手掌都看了一遍，這二十七條大漢，竟然人人沒有小指。

少年乞丐揮手道：「好！」

二十七條大漢，一齊垂下手掌，藏在衣袖裏。

少年乞丐者突地笑容一歛，沉聲道：「今日之會，危險甚大，生死凶吉，俱難以預料，各位若有畏懼之心，此刻退出還來得及！」

二十七條大漢，一個個面色凝重，道：「生死在所不惜，我等俱都願去！」

他們見了那吊在樹上的「榜樣」，那有一人敢說出「退出不去」四字，少年乞丐者展顏一笑道：「各位既然如此義氣，你我卽刻動身，但到了那裏後，却務要鎭靜，沒有號令，不得胡亂行事！」

衆人自都轟然應了。

少年乞丐者道：「取出蔴袋，依計行事！」

一陣人聲嘈亂，人影展動後，人人都自山洞裏，取出了一疊蔴袋，五隻七隻，各不相等。

那少年乞丐者取了九隻蔴袋之多，揹在背上，道：「閉緊咀巴，依次行去！」

要知乞丐背上的蔴袋，乃是表示自己在丐帮中身份之用，絲毫錯亂不得，錯了便有殺身之禍。

普通行乞的乞丐，身上最多只有一隻蔴袋，已是當地乞丐的小小的丐首，有着三隻以上蔴袋的人，江湖中已然不多。

但是少年乞丐，年紀輕輕，身上竟揹了九隻蔴袋之多，這已是丐帮中「帮主」「前人」的身份。

其餘的大漢，一個神情慓悍，也不像丐帮中人，但身上却都揹着品級甚高的蔴袋，端的是件奇事。

只見那少年乞丐者身形閃動，轉出山坳，縱身向山勢較低之處掠去，眉宇間隱隱露出了興奮之色。

其餘的大漢，一個個閉口不語，靜靜地跟在他身後。

走了約莫盞茶時分，只見前面兩山對峙，中間一條峽谷，寬僅丈餘，其餘却有數十丈遠近。

少年丐者脚步一緩，回首道：「到了，就在這裏！」

其餘的乞丐大漢面色齊都一變，目光烱烱，望着那一條峽谷，神情中也俱都露出了興奮緊張之色。

少年乞者當先而行，方自走到峽谷入口處，突聽一聲輕叱，自頭頂上傳了下來，沉聲叱道：「來人止步！」

接着，峽谷兩旁的山壁上，藤蘿叢密之處，嗖地掠下了兩條人影，也俱是褸衣蓬首的乞丐。

只見其中一人身上，斜揹着一隻彩色鮮紅的布袋，袋中揷滿了竹籤，有紅有黑，顏色不一。

少年丐者微微一笑，道：「兩位俱都是大會的迎賓弟子麽？」

紅袋乞丐微一遲疑，道：「正是，不知各位自何方而來？」

少年丐者面色一沉，道：「既是迎賓弟子，見了本人還不跪下！」

他身子半轉，將背後的蔴袋少許露出一角。

紅袋乞丐面色大變，撲地翻身跪倒，道：「不知老前人駕到，罪該萬死！」

另一個乞丐面皮淡黃，滿帶病容，手裏拿着一本名册，目光上下打量着這少年丐者，躬身道：「不知老前人尊姓大名，來自何方？」

少年乞者厲聲道：「你多問什麽？還不跪下行禮！」

黃面乞丐道：「待弟子查點名册之後，自會行禮！」

那虬髯大漢突地自少年乞者身後一竄而出，厲聲道：「好個沒規矩的奴才，連錢老前人都不認得麽？」

黃面乞丐沉吟道：「錢老前人？」

他緩緩打開那簿名册，道：「待弟子查看……」

少年乞者微微使了個眼色，虬髯大漢立刻道：「在這裏，我指給你看。」

他大步趕上前去，走到黃面乞丐身後，黃面乞丐道：「在那裏？」

虬髯大漢厲聲道：「在這裏！」

突地出手如風，一手掩住了他的嘴巴，右臂繞上了他的脖子，鐵臂一挾，咯的一響，黃面乞丐的脖子竟被他生生勒斷。

紅袋乞丐面色大變，一躍而起，厲叱道：「好大胆……」

語聲未了，那少年丐者已縱身而上，出手如風，左手急點他前胸「將台」大穴，右掌急奪他腰間紅袋。

紅袋弟子仰面翻身，飛起一足，直踢少年丐者腕脈，身子藉勢向後倒竄而出，大喝道：「有人——」

那知虬髯大漢早已等在他身後，他「有人」兩字方說出，已被虬髯大漢一拳擊在頭頂上。

只見血光湧現，紅袋乞丐立刻腦門迸裂，屍橫就地。

少年丐者微微笑道：「李鐵掌果然名不虛傳。」

虬髯大漢李鐵掌已將那乞丐腰間紅袋取下，一足將屍身踢到道旁，聞言咧嘴一笑道：「便是牛頭，咱一拳也要將它打成六瓣！」

少年丐者微笑着取過紅袋，將袋中的竹籤，每人分了一根，凝目望去，只見竹籤上各各刻有號碼，還刻有：「帮主華誕，一籤一兩。」

少年丐者笑道：「想不到凌龍老兒做壽，也要打秋風，想來不花個一兩銀子，買根竹籤，還進不去呢！」

笑語聲中，衆人已魚貫走入峽谷。

仰面望處，只見天光一綫，地勢當眞險極。

少年丐者嘆道：「此處當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闖之地，那凌老兒若是多派幾個人守在這裏，我們還進不去呢。」

語聲未了，突見峽谷盡頭處，人影閃動。

六個腰繫藍色布帶的乞丐，分成兩行，夾道而立！

少年丐者只作未見，大步而行。

爲首一個黃帶弟子朗聲道：「各位弟兄遠來，帮主不能遠迎，謹令我等……」

語聲突頓，目光凝注在少年丐者背後的蔴袋上。

少年丐者冷冷道：「谷口已對過了名册，你們是否還要問我的來歷？」

六個藍帶乞丐一齊躬身道：「不敢，請老前人緩行，弟子帶路！」

要知丐帮分佈甚廣，這六個弟子心中雖然奇怪，但也不敢多問，俱都神態恭謹，帶路前行。

出了峽谷，但見左面一座牌樓，高聳而起，牌樓上滿紮着各色碎布，五光十色，頗爲壯觀。

牌樓頂上，懸掛着一條紅布，上面寫的是：「帮主六旬華誕同樂之會！」

出了牌樓，立聞一片嘈雜的人聲。

一片山谷盆地中，人頭蜂湧，約有數百名乞丐，盤坐在地上，股下墊着蔴袋，面前放着兩面瓦盆。

一個盆子裏裝滿了魚肉雜碎，一個盆子裝滿烈酒。

一陣陣酒肉香氣隨着歡聲飄盪四周。

竹台正中，一塊空地上，正有兩個乞丐，手打竹板，唱着蓮花落，歌聲滑稽突梯，引發了陣陣笑聲。

那六個藍帶弟子不敢怠慢，將少年丐者一直引到竹台前面，方自停住身形，躬身一禮，道：「請老前人稍候，待弟子禀報帮主，親來迎接！」

少年丐者微微一笑道：「不必了！」

突地輕輕一躍，躍上了竹台，身形曼妙，落地無聲！

那兩個唱着蓮花落的乞丐，心頭一驚，頓住唱聲。

「窮神」凌龍當中而坐，此刻目光一掃，道：「唱下去！」

語聲中他霍然長身而起，走到那少年丐者身前，目光上下一掃，雙眉微微一皺，突地朗聲笑道：「凌某老眼昏花，實在看不出兄台來自何處，但望兄台賜告一聲，兄台這九隻品級蔴袋是從何而來的？」

他目光如刀，一看便知道這少年丐者不是本帮弟子，只因丐帮之中，絕對不會有如此年輕的「九袋前人」。

少年丐者冷冷道：「帮主的品級蔴袋是那裏來的，兄弟的亦是從那裏來的。」

跟着他來的乞丐大漢，也都湧上了竹台，一個個橫眉豎目，氣勢洶洶，一副要找架打的神氣。

唱蓮花的再也唱不下去。

台上台下的乞丐，也俱都面露驚詫之色，靜了下來，歡樂的氣氛立刻變的十分緊張而沉重。

「窮神」凌龍聲色不動，沉聲道：「兄弟那九隻品級蔴袋，乃是依照祖宗立下的規矩，各位弟兄的公議，一隻隻加上來的。」

他語聲頓處，突地厲聲道：「朋友你既非丐帮弟子，那裏來的品級蔴袋？」

少年丐者居然也聲色不動，冷冷道：「誰說我不是丐帮弟子，我身無分文，乞討爲生，人人稱我爲乞丐，你却說我不是丐帮弟子，如此說來，我難道是百萬富翁不成？」跟着他一齊前來的乞丐大漢，立刻放聲大笑起來。

那虬髯大漢李鐵掌笑得最響，他大笑道：「乞討爲生的便是乞丐，乞丐便是丐帮弟子，這道理最是簡單不過，難道凌帮主還不懂麽？」

少年丐者冷冷接口道：「他這帮主是從何而來的，我們有些奇怪，帮主既是弟兄們選出來的，爲何我們弟兄就毫不知情呢？」

李鐵掌大聲接口道：「不錯，看來這帮主之位，定必要重選一次才對！」

他兩人一答一唱，旁若無人，立刻引發了一陣嘈亂的呼聲，竹台上羣丐，更是羣相變色，振衣而起。

「窮神」凌龍突地放聲大笑道：「妙極妙極，原來各位是成心來尋事的，兄弟正覺今日之會，太過冷清，各位來湊熱鬧，當眞最好不過。」

他面色一沉，厲聲道：「朋友們要如何尋事只管劃下道兒，凌某無不奉陪！」

台上台下的乞丐們，立刻轟然響應，聲震四野。

那少年丐者端坐椅上，仍然面不改色，冷冷道：「咱們都是規規矩矩的乞丐，江湖上的勾當，咱們俱都不懂，講打講殺的事，更是强盜行徑，跟祖宗們傳下的丐帮規矩不同，你竟將這些規規矩矩的丐帮弟子訓練成一帮强盜，我們要替祖宗們將你除去了！」

隨他而來的乞丐大漢，立刻轟然應道：「重選帮主，重選帮主……」

竹台上一個濃眉大眼的乞丐，搶步衝來，大喝道：「誰要重選帮主，先得問問我鐵大力！」

李鐵掌大喝一聲道：「好，我就來問你！」一拳向鐵大力當胸擊去，鐵大力不避不閃，吐氣開聲，一拳回了過去，只聽「砰」地一聲，兩拳相交！

李鐵掌身子向後退了一步，站穩脚步，在拳頭上「呸」地吐了一口唾沫，放聲大笑着道：「還有誰來試試？」

原來那鐵大力已被他一拳打得飛出台下，腕骨齊斷，口吐鮮血，當場暈在地上，不省人事！

衆丐俱都大嘩，「窮神」凌龍亦不禁變色厲叱道：「大胆狂徒，接我一掌！」

那知他身形尚未躍出，少年丐者已霍然長身而起，一把拉着了李鐵掌的衣領，沉聲叱道：「跪下！」

李鐵掌呆了一呆，還是不敢違背，撲地跪倒。

少年丐者面沉如水，厲聲道：「咱們本是講理而來，誰要你動的手？」

李鐵掌垂首道：「弟子錯了！」

少年丐者冷哼一聲，道：「胡亂出手傷人，一句『錯了』便可補過了麽？」

突地飛起一脚，將李鐵掌踢到台下，亦自噴出一口鮮血，當場暈厥，傷的彷彿比鐵大力還要重些。

丐帮羣豪，本已怒極，蜂湧到台下，此刻見了這般情況，不由氣也平了，反覺這少年丐者行事甚是公平。

「窮神」凌龍目光四掃，雙眉不禁皺了起來，暗暗忖道：「這少年胆量過人，行事又如此深沉，倒的確難鬥的很，他若胡亂打上一場，倒無可懼之處，此刻他如此做法，顯見是大有圖謀……」這闖蕩江湖數十年的丐帮帮主，心念轉處，已在暗

暗思忖應付之策。

只見那少年丐者雙臂大張，走到台前，朗聲道：「各位俱是丐幫兄弟，也是丐幫能够組成，能够在江湖立足的力量，兄弟今日前來，只求各位一事——」

他緊握雙拳，在空中一揚，大聲接道：「只求各位能主持公道，正義，各位俱是熱血男兒，兄弟深信所求之事，各位必是會答應的！」

他言詞簡要，語聲清朗，話更說得光明堂皇。

丐幫羣豪，俱是直腸男子，被他三言兩語，已說得羣相動容，有的人已忍不住振臂呼道：「只要是公道正義之事，我們自然答應。」

「窮神」凌龍雙眉皺得更緊，這少年丐者說得越是光明堂皇，他心中越是不禁爲之焦急。

他深知在這些光明堂皇的言語背後，必定隱藏着一件極大的陰謀，但此時此刻，他又無法揭破！

只見那少年丐者目光中隱隱露出得意之色，接道：「我丐幫立幫數百年，幹的雖非發財買賣，但行事却一向光明磊落，無違天理良心，和別的那些殺人越貨，爭奪地盤的幫派俱都大不相同，這本是我丐幫值得光榮之處，兄弟深信各位必定也會爲此驕傲！」

丐幫羣豪聽他越說越有道理，不禁諾然應道：「不錯！」

少年丐者突地面色一沉，肅然道：「但近年兄弟突然發現，我丐幫已變了質，竟也像別的幫派一樣，爲了名利之爭，與人動手拚命。」

他聲音更大，振臂呼道：「如此做法，實在違背了祖宗的教訓，是以兄弟才忍不住出山而來，爲的便是要求各位遵從祖宗的教訓，不要過問江湖中的仇殺流血之事，帶領各位弟兄，回到正途，回到祖宗爲咱們留下的正當道路！」

丐幫羣豪，聽他說的俱是爲了丐幫利益，不禁便已深信他是丐幫中人，只是隱居已久而已。

「窮神」凌龍暗暗思忖：「他如此說話，爲的是什麼呢？」

突聽身後一聲輕喚道：「幫主……」

凌龍轉身望去，只見一個醜陋的乞丐，立在他背後，伸過手來，悄悄塞了張紙條給他，立刻轉身而去。

他心念一轉，展開字條，只見上面寫道：「此人乃是『靈蛇』毛臯門下弟子，『鐵胆使者』錢卓，隨他而來的人，也都是毛臯的黨羽。」

字跡潦草零亂，乃是木炭所寫，顯然是在匆忙的情況下寫出來的，但這零亂的紙條，却透露了一個極大的機密，使得毛臯的圖謀，功敗垂成。

此時此刻，「窮神」凌龍已無暇顧及這字條是誰寫的，轉目望去，只見那「鐵胆使者」錢卓正在說道：「爲了丐幫今後的途向，兄弟只要求各位另選一個正直的幫主，而不是專會以武恃强的……」

凌龍突地一聲，道：「鐵胆使者，你說完了麼？」

少年丐者面色一變，轉目道：「你說什麼？」

「窮神」凌龍冷笑道：「老夫早已知道『靈蛇』毛臯在地下活動，另組勢力，要想獨霸江湖之事，老夫不忍江湖同道受他毒害，是以便要伸手阻擋，你今日前來，爲的可是這件事麼？」

丐幫羣豪，立刻爲之嘩然。

那少年丐者被他一言揭破了陰謀，情急之下，厲喝一聲，擰身錯步，一掌向他拍了過去，厲聲道：「胡說，兄弟今日要爲丐幫除害，說不得只有動手了！」

凌龍閃身一讓，哈哈笑道：「你與老夫動手，還差得遠呢。」

剎那間兩人已拆了三招，此刻丐幫羣豪，大多還在猶疑不定，不知道此事的眞像，究竟誰是誰非！

混亂之間，突聽一陣馬蹄之聲，飛奔而來！兩匹健馬，拖着一輛大車，闖入了人羣，健馬滿口白沫，仍在狂奔不息，那大車的篷頂上，竟飛揚着兩面旗幟，一面旗幟上寫着：「慕容惜生」四字！

另一面旗幟，却赫然寫的是：「仇恕」！這兩個令人看了驚心動魄的大字！

馬奔車飛，旗幟飄揚。

飛奔的大車後，竟還綁着些樹枝，刀劍，甚至還有拆毀了的桌腿椅脚，一齊拖到地上，揚起了震耳的嘈聲和漫天塵埃！

丐幫羣豪，本已處於驚震與詫異的情緒中，此刻這奇異的車馬，奇異的「儀仗」，以及……

那旗幟上驚人的姓名！

立刻在丐幫羣豪中，引起了一陣更大的驚震與騷動！

飛奔着的車馬，一直狂奔到竹台之前而來。

「窮神」凌龍大驚之下，轉念忖道：「仇恕爲人素來謹愼，這大車中坐的必定不會是他，否則他再也不會如此招搖，這大車讓人看來，簡直像是老江湖，賣膏藥，玩把式的戲班子一樣，顯見這不過又是毛臯的花樣，爲了轉移別人耳目而已！」

一念至此，輕叱道：「勒住車馬，拖去一邊！」

語聲未了，已有兩人刷地自竹台上掠下。

這兩人一個是丐幫弟子，一個却是隨那少年丐者同來的斷指大漢，兩人身形一落，各自跨上了一匹奔馬！

奔馬竟已瘋狂，已將奔過竹台！

丐幫弟子輕叱一聲，急地抄住了馬韁，雙腿緊夾着馬股，那健馬昂首長嘶幾聲，竟被他乖乖地收服了！

那斷指大漢也想勒韁控馬，但却已遲了一步！

兩匹馬一急一緩，馬車已將顚覆！

丐幫弟子冷冷一哼，道：「還是讓我來吧！」

斷指大漢大怒喝道：「放屁！看老子的！」

突地揚手一掌，橫切在馬首上。

那匹馬驚疼之下，突地人立而起，馬上的斷指大漢一個斛頭跌下馬來，車輪立刻輾過！

只聽得一聲慘呼，他右臂已被車輪輾斷！

只見他在地上連滾兩滾，竟突又一躍而起，左掌扣了一把暗器，揚手一擲而出

，盡都擊在馬背上！

那匹馬怎禁得住這許多暗器，又是一聲長嘶，一頭撞上了竹台！立刻倒地而死！馬車一個大震，也翻倒在地！

丐幫弟子刷地躍下了馬背，戟指罵道：「你這算什麼，和畜牲一般見識麼？」

那大漢右臂碎斷，疼得滿面冷汗，但仍不改那兇猛驃悍之氣，一個箭步竄上，厲聲道：「我『東山虎』厲大太爺就是這脾氣，怎麼樣？你小子若是不服，也只管來試試厲大太爺的五毒……」

少年丐者面色一變，厲叱道：「還不住口？」

東山虎身子一震，倒退三步，突地想起自己在疼怒之下，忘記了此來使命，洩露了身份行藏。

他心頭一凛，抬頭望去，只見那少年丐者面上寒氣森森，滿含殺機，不覺雙腿一軟，撲地跪到地上。

如此兇猛驃悍的漢子，竟對這少年丐者如此畏懼！

丐幫羣豪，不禁爲之一驚。

只見「窮神」凌龍仰天大笑道：「東山虎，好一個東山虎，區區一個小强盜，也敢來冒充本派的七袋弟子，呔，給我拿下去！」

丐幫羣丐只見那自稱「東山虎」的大漢背後，果然揹着七隻品級蔴袋，大怒之下，一湧而上！

要知胡亂揹着品級蔴袋，正是犯了丐幫最大禁忌。

東山虎轉目望處，只見盛怒着的丐幫羣豪，已蜂湧而來，早已駭得面色如土，狂呼道：「錢少俠救我……」

他情急之下，竟又喝出了那少年丐者的來歷。

那少年丐者正是「靈蛇」毛臯門下十大玉骨使者之首——「鐵胆使者」錢卓，此刻面色大變，顯然已怒極，厲叱道：「蠢才，你說什麼？」

揚手一道烏光擊出，直擊向東山虎胸膛。

「窮神」凌龍身形突起，凌空一掌，擊落了那道烏光，丐幫羣豪却已將東山虎身子抬起，凌龍沉聲喝道：「留下這廝性命！」

擰身一掠，飄飄落在錢卓面前，冷笑道：「錢卓，你還賴得掉麼？」

「鐵胆使者」錢卓面色鐵青，木立半晌，突也狂笑道：「不錯，在下正是錢卓，只怪我有眼無珠，帶了這樣的蠢才同來，如今既已被你識破，你要怎樣？」

「窮神」凌龍大笑道：「好！算你還是條漢子，敗也敗得痛快！」

「鐵胆使者」冷笑一聲，道：「誰說我敗了？」

他舉手一揮，隨他同來的乞丐大漢們，立刻自腰間，自衣下，自蔴袋中，拔出了各式兵刄！

一時之間，但見寒光耀目，鐵器龍吟，這一片廣大的盆地中，立刻瀰漫了一觸即發的殺機！

「窮神」凌龍笑聲一頓，厲聲道：「此時此刻，你還想做困獸之鬥麼？」

錢卓冷笑道：「困獸之鬥，哼哼，今日隨我同來的，俱是千中選一的武林高手，你人數雖多，又有何用！」

丐幫羣豪齊聲怒喝道：「殺胚，你說什麼？」

「鐵胆使者」錢卓，果然不愧有「鐵胆」之名，此刻面對着數百個憤怒的敵人，仍然不變神色，冷冷道：「各位先請少安勿躁，待在下說完了話——」

丐幫羣豪怒喝道：「還說什麼，你縱然再來那套花言巧語，爺爺們也不信了，今日你多少人站着過來，便要你多少人躺着回去！」

又有人在遠處怒喝道：「圍着他們，莫要放走了一個！」

怒喝之聲，幾可震動天地！

「鐵胆使者」錢卓陰森森一笑，冷冷道：「各位若不聽我說話，立刻便是屍橫遍地，血流成河之局，我們縱無一人能够生還，你丐幫的傷亡，自也慘重的很，只怕在十年之內都無法恢復元氣，各位如不相信，大可試上一試！」

他身後的斷指大漢，齊地一揮手中兵刄，在燦爛的陽光下，有如千百條銀蛇在凌多飛舞！

尖銳的語聲，閃爍的刀，使得丐幫羣豪心頭一凛。

「窮神」凌龍沉聲道：「你有什麼話說，只管說出便是。」

「鐵胆使者」錢卓朗聲道：「我今日此來，對丐幫毫無惡意——」

「窮神」凌龍冷笑截口道：「若無惡意，難道還是來爲老叫化拜壽的麼？」

「鐵胆使者」錢卓只作未聞，沉聲道：「我聞得丐幫在此集會，又是凌幫主的壽誕，便兼程趕來，只怕不得其門而入，才喬裝打扮。」

「窮神」凌龍大笑截口道：「你身上若再揹多幾隻蔴袋，老叫化就要向你磕頭了！」

「鐵胆使者」錢卓面色一沉，厲聲道：「你身爲一幫之主，便該言而有信。」

「窮神」凌龍道：「老叫化一生從未虛言欺人，不像閣下……哼哼！」

「鐵胆使者」錢卓道：「既然如此，你便該依約讓我說話，不該句句打岔！」

「窮神」凌龍仰天笑道：「聽到你的花言巧語，老叫化便有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你若說些人話，我絕不打斷！」

「鐵胆使者」錢卓沉聲道：「你要我說得痛快些是麼？」

「窮神」凌龍道：「快人快語，才合老叫化子們的脾胃！」

「鐵胆使者」錢卓道：「吶！你丐幫若是從此不過問我『靈蛇』門下之事，我『靈蛇』門便與你丐幫結成兄弟之交，互爲携手。」

「窮神」凌龍冷冷道：「若是過問了，又當怎地？」

「鐵胆使者」錢卓緩緩道：「凌幫主，我『靈蛇』門今日來的，雖然只有數十人而已，但無一不是身經百戰的好手，一人最少可以拚得三個丐幫弟子……」

丐幫羣豪忽喝道：「放屁！」

「窮神」凌龍手掌一揮，道：「聽他說下去！」

「鐵胆使者」錢卓厲聲道：「除此之外，只要我師徒登高一呼，一日之內，還

可號召數百位英雄好漢，來與你丐帮爲敵，是以凌帮主在說話之前，必須先考慮考慮！」

「窮神」凌龍仰天大笑，道：「考慮什麼？」

「鐵胆使者」錢卓沉聲道：「是友是敵，全在於凌帮主你此刻的一念之間，是吉是凶，也在於凌帮主你此刻的一句說話了！」

「窮神」凌龍笑容一歛，道：「你要我丐帮不問『靈蛇』之事，是麼？」

「鐵胆使者」錢卓道：「正是！」

「窮神」凌龍目光有如利刄，沉聲道：「你『靈蛇』門有什麼事是別人過問不得的，若像我丐帮行事，光明正大，便沒有別人過問不得的事！」

「鐵胆使者」錢卓暗暗忖道：「這老叫化的鋒利的口舌，端的是塊老薑！」

口中却緩緩道：「第一件事，便是我『靈蛇』門私人的仇怨，江湖中誰也過問不得，你丐帮自也不能例外！」

「窮神」凌龍冷笑道：「你的來意，是否就是要我丐帮袖手旁觀，眼看你們結集黨羽，殺戳異己，稱霸江湖，然後再將丐帮一脚踢開！」

「鐵胆使者」錢卓道：「在下說的第一件事，乃是『靈蛇』門的私人恩怨，難道凌帮主年齡太大，已聽不清了？」

「窮神」凌龍仰天大笑道：「什麼私人恩怨左右不過是仇先生那件事而已！」

「鐵胆使者」錢卓道：「凌帮主你知道最好！」

「窮神」凌龍道：「那件事又何需我老叫化過問，只要有那仇怨的一個人，已經够你們受的了，根本毋庸別人多事！」

「鐵胆使者」錢卓冷笑道：「仇怨，哼哼，他是什麼東西？」

「窮神」凌龍道：「此人年紀雖輕，却有鬼神莫測之能，心智過人，武功絕世，『靈蛇』門下的十大使者，見了他便如同見到閻王一般，你難道未曾見過？」

「鐵胆使者」錢卓冷冷道：「這是他的運氣！」

「窮神」凌龍說道：「你當眞未曾見過？」

「鐵胆使者」錢卓道：「他若見過我，只怕早已眞的去見閻王了！」

「窮神」凌龍道：「你在他背後亂吹大氣無妨，但你先需得小心些，此人神通廣大，你說這句話時，他說不定便在你背後！」

「鐵胆使者」錢卓心頭一寒，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窮神」凌龍仰天笑起來，笑道：「鐵胆使者，胆量不過如此！」

錢卓羞惱成怒，道：「他今日若在這裏，我便要……」

語聲還未了，突聽一聲厲叱，一聲暴震！

那傾倒在竹台下的馬車，突然四散爆炸開來，車頂車壁齊散，木板四下齊飛，馬車頓成四分五裂！

紛飛的木板中，兩條人影，急射而出，凌空叱道：「你便要怎樣？」

「窮神」凌龍本以爲這輛馬車乃是「靈蛇」門的疑兵之計，裏面空無一人，是以一直未加注意！

此刻這馬車竟突生驚人之變，衆人不禁都大驚失色，只是那人影來勢太快，誰也看不清他們究竟是誰？

×　×　×

那日，地室中……

仇恕，慕容惜生，見了毛文琪的目光，神色，都不禁在心中暗嘆一聲，知道她必定又要設法來折磨自己！

慕容惜生暗暗忖道：「想不到她竟然如此恨我，我……我……唉，我只望她能毀去我的容貌，從此我也不必煩惱了！」

仇恕目光一斜，只見毛文琪已自懷中取出一柄小小的七首，他心頭不禁爲之一凜，暗忖道：「她莫非是要毀去我們的容貌，她毀了我無妨，她若是在慕容惜生面上劃了一刀，我再也不會饒她！」

只見毛文琪秋波四轉，口中喃喃道：「我是比不上她，比不上她……」

她面上除了那種瘋狂的妒恨之外，當然又加上了一份自怨自艾的意味，自那針綫包中，取出了一面銅鏡！

她面對銅鏡，凝神瞧了半天，又瞧了瞧慕容惜生，再瞧瞧自己，突然反手一刀向自己臉上劃了下去！

一縷鮮血，立刻自她如花嬌靨中飛濺而出！

仇恕，慕容惜生心頭一顫大驚失色！

他們此刻若能出聲，必定會放聲驚呼起來！

他們此刻若能行動，必是會不顧一切奪下她手中七首！

但是，他們此刻却只能眼睜睜地望着這發狂了的女孩子，左一刀，右一刀，瘋狂地摧殘着自己的容貌！

她悽厲地狂呼着道：「毛文琪，你爲什麼不生得美麗些……我恨你……我恨你，恨你這張臉……我恨你……你爲什麼這樣醜？……」

凄厲的慘呼中，她如花的嬌靨，瞬眼間便已血肉模糊！

仇恕心房跳動，慕容惜生雙目一閤，暈了過去！

只見毛文琪突地振腕抛出了七首，死一般呆了許久，仇恕也自闔起眼睛，不忍再看她一眼。

但毛文琪却又瘋狂地笑了起來，她笑道：「好師姐，從此我再也不會輸給你了，你是世上最美的女子，我是世上最醜的女人，我們兩個都是天下第一！」

她咯咯地笑着，緩緩站了起來，又道：「你們不要怕，我絕不會殺你們，我要讓你們永遠在一起，讓天下人都看看你們的樣子！」

她突然伸手抱起了兩人的身子，飛奔出那黯暗的地道！

地道口，停着一輛馬車。

那車夫亦是「靈蛇」心腹，見了毛文琪這等形狀，一驚之下，自馬車上跌下，顫聲道：「姑娘，你……」

毛文琪咯咯笑道：「我美麼？哈哈，那我未婚夫婿，見到我時是什麼樣子，你猜得到麼？我要他吃一驚，才這樣做！」

那車夫渾身打着戰抖，格格地說不出話來。

毛文琪大喝道：「站到一邊，動一動就宰了你！」

那車夫果然不敢再動一動，毛文琪將仇恕兩人放到車廂中，駐足想了一會兒，突又大喝道：「看住他們，動一動就將你切成八塊！」

那車夫雙腿一軟，噗地跪下，毛文琪却已翻身奔入地室，將地上的兵刃全都包在床單裏！

她又尋了一副筆墨，將另一塊床單撕成兩半，在一邊上寫下，「慕容惜生」，另一邊上寫下「仇恕」兩字。

然後，她奔回馬車，將床單當作旗幟，縛在車頂上，又將另一條床單撕成七條縛了些樹枝，刀劍，木脚，掛在了車後！

她望着自己的傑作，笑道：「這樣一來，你們可要出風頭了，無論是誰，見了這樣馬車，都會看上幾眼的，是不是？」

她大笑着接道：「等到別人看到你們兩人這副樣子，哈哈……」

她彎下腰去，大笑了一陣，突又頓住笑聲，道：「這一路上若是沒有別人殺你們，等到我成親的那一天，你們一定要來喝一杯喜酒，好麼？」

她左，右雙手，本來已各拿了一柄七首。

話聲中她突地雙掌一沉，將兩柄七首，齊地刺入馬股！

兩匹馬負痛之下，狂奔而出！

車廂中的仇恕和慕容惜生，只聽毛文琪那瘋狂的笑聲，距離自己越來越遠，兩人都不禁閤起眼睛！

他們誰也不願再看對方一眼。

他兩人心裏都極其知道，江湖上欲得自己而甘心的人，不知有多少人，毛文琪這樣做，實無異將他們送入虎口！

死不要緊，但他們又怎能忍受別人的凌辱。

縱然遇不着仇敵，路上也難免有好奇的人，若是拉住馬車，看到他們的樣子，也必定有極爲難堪的後果。

那知這輛馬車一路狂奔，不但路人見了，俱都趕快遠遠避過，江湖中人見了這兩面旗幟，也都繞道而行。

他們自然不知道此刻在車中的仇恕與慕容惜生已無反抗之力，見了這名字，早已心驚胆戰，那裏還敢惹事？

這車馬一路狂奔，竟奔入了京鎮山地，而且冥冥中的主宰，竟又偏偏要他們奔入了那條峽谷山口！

谷口守路的兩人若是未死，他們也無法入谷。

谷底的那六個黄帶弟子若是未走，他們也無法入谷！

但一切事陰錯陽差，於是車馬便奔入了谷內的盤地！那時「窮神」凌龍又偏偏不信車裏有人，便將此事放過！

於是馬車一震，車廂顚覆！

這一震之後，仇恕突然發現手脚已能動彈，他還以爲是經過這一段時間，「千日醉魂香」的藥力已解！

但中毒較深的慕容惜生，却仍然軟綿無力。

他喜悅地嘆息一聲，突覺自己嘴角有一絲腥鹹之味，原來方才車廂一震之下，他嘴角無意沾上了一絲腕上創口拼裂時流出的鮮血，而鮮血流入了口裏，流入了喉間，只是他當時震驚之下，未曾發現！

剎那間他突地心念一動，心中暗忖道：「難道是這一滴鮮血，解開了醉魂香的藥力？」

轉目望去，慕容惜生正在驚喜地望着他，但兩人目光一觸，慕容惜生便又立刻闔上了眼睛！

仇恕心裏也不知是什麼滋味，也許是酸，甜，苦，辣，樣樣滋味都有，只是酸苦總比甜味多些。

他呆呆地楞了半晌，輕輕將手腕送到她唇邊。

慕容惜生霍然張開眼來，但仇恕腕上的鮮血，已滴入喉嚨，她只覺身子一顫，四肢的縛束，開始漸漸消失！

原來這鮮血正是「千日醉魂香」的唯一解救之物！

兩人目光再次相對，慕容惜生突然全力推開了仇恕，她功力雖未恢復，但這一掌却出手極重！

仇恕一個翻身，失聲叫道：「你……你……」

慕容惜生咬一咬牙，道：「我恨死你了，你若再碰我一碰，我就自殺！」

外面正値怒吼連連，是以車廂中的語聲，外面無人聽到！

仇恕嘆了口氣，道：「你放心，我絕不碰你！」

慕容惜生道：「若不是你，我……我怎麼會……文琪怎麼會瘋的，你既無情，又無義，又……又無恥！」

語聲未了，眼淚已出。

仇恕又怎知她心裏的矛盾，怒道：「我爲何無恥？」

「你無恥，你無恥，你……你……」

眼淚，越流越多，她是也不知爲了什麼——

也許爲的事太多了。

仇恕呆了半晌，暗怒忖道：「你心中本來對我有情，又何必要對我如此冷酷？本是爲了你，我們才會繫身一起，怎怪得了我？你對我忽冷忽熱，我怎能忍受？毛文琪因妒而狂，難道也是我的罪惡？」

他心念反覆，越想越是憤怒，索性閉起眼睛，瞑目調息，只因他功力未曾恢復前，不願出這車廂之外！

慕容惜生滿面涙痕，暗暗忖道：「我對你的情意你已知道，我又爲你受了這麼多委屈痛苦，連我最親近的師妹，都變得那麼恨我！我一切爲了你，但你呢？你既不瞭解我，又不諒解我！你無情，你自私！在經過那麼多痛苦的事，看到文琪那麼痛苦的變化後，你還是只想着自己，你太狠心，你……你……你……」

她反手一抹涙痕，咬緊牙關，並且閉目調息起來！

他兩人基礎深固，是以功力甚易恢復，此刻車廂外，「窮神」凌龍正與「鐵胆使者」針鋒相對，口舌相爭！

仇恕本已滿腹寃氣，聽了錢卓辱罵自己，再也忍受不住，全力劈出一掌，踢出一腿！

他掌力，腿力是何等驚人，那車廂自然禁受不住，立刻四分五散地暴裂開來，仇恕立刻飛身掠出。

慕容惜生身不由主，也隨之飛躍了出去！

只聽仇恕一聲大喝，道：「你便要怎樣？」

喝聲中他已飄落竹台，凌龍揉了揉雙睛，大喝道：「果然是仇公子，你怎會來的？」

他心中又驚又喜，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丐帮羣豪聽得這自車廂中飛身而出的人影，竟然眞的是仇恕，心中亦不禁又驚又喜，一齊楞在當地！

只見錢卓身子一震，失聲道：「朋友便是仇恕麼？」

仇恕滿心怒火，大聲道：「不錯！」

這「不錯」兩個字，聲如霹靂，自天而降，震得衆人耳鼓俱都「嗡」的一响，半晌聽不到別的聲音！

「窮神」凌龍哈哈笑道：「常言道：『說曹操，曹操便到！』這句話你可曾聽過麼？我早就勸你不要背後罵人，如今只怕你有苦頭吃了！」

「鐵胆使者」錢卓微退一步，面上又恢復了鎮靜之色，他目光始終未離仇恕面上，冷冷道：「久聞大名，今日當眞幸會得很！」

仇恕冷笑一聲，道：「我看你却不幸的很！」

語聲中他大步向前邁了一步——慕容惜生身不由主，只得也跟着他的脚步向前走了一步！

錢卓目光一轉，突地在慕容惜生面上停了下來！

此刻竹台上的目光，十中有九，俱都早已被慕容惜生吸引，「鐵胆使者」錢卓目光一動，緩緩道：「這位姑娘是誰？在下眼疏的很！」

慕容惜生冷冷接口說道：「你管我是誰？」

「鐵胆使者」錢卓笑道：「在下只是看到姑娘與仇公子同進同退，宛如一體，是以忍不住問上一問姑娘如不願說……」

慕容惜生大怒道：「誰和他宛如一體，你說話放清楚些！」

她大怒之下，往前逼近一步。

仇恕身不由主，也跟着她走了一步。

他兩人的手腕，俱已被道袍與長袍所掩，衆人只看到他兩人同進同退，却猜不到是何原因。

錢卓目光一轉，哈哈笑道：「妙極妙極……」

仇恕大怒道：「妙什麼？」

他肩頭微聳，方待縱身躍去，那知慕容惜生却牢牢地站在地上，動也不動，彷彿生了根似的！

仇恕身子方自離地尺餘，便只得「撲」地落了下來！

只見慕容惜生身子半轉，舉步向台下走去！

仇恕脚步一移，大聲道：「你要做什麼？」

慕容惜生冷冷道：「我要走了！」

仇恕大聲道：「我絕不走。」

慕容惜生冷冷道：「這裏的人我都不認得，這裏的事與我毫無干涉，無論你願不願去，我却是必定要走的了！」

仇恕滿心氣惱，道：「你要走便走好了。」

他穩住身形，站在地上，慕容惜生那能再走一步！

衆人見了他兩人這種微妙的情況，心裏更是驚奇。

「窮神」凌龍乾咳一聲，道：「仇公子，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仇恕呆了一呆，不知該如何回答。

「鐵胆使者」錢卓大笑道：「妙極妙極……」

慕容惜生霍然回頭，大聲道：「你當眞不走？」

仇恕面色蒼白，身子已氣得微微顫抖，大聲道：「死也不走！」

慕容惜生恨聲道：「好！」

突然轉目向身側的一條大漢微微一笑，招手道：「你過來！」

那大漢見了她的笑容，只覺神魂飄盪，有如做夢一般，一步一步走了過來，痴痴笑道：「姑娘有何吩咐？」

慕容惜生輕輕一笑，說道：「再走近一些！」

她面上的笑容，是那樣美麗輝煌，不但這大漢看得痴痴迷迷，就連別的人也看得目搖神奪。

只見那大漢痴痴地走到慕容惜生身子前面，「咕」地嚥下一大口唾沫，伸手一抹嘴巴，痴笑着道：「姑娘——」

慕容惜生突地面色一沉，笑容頓歛，左腕有如毒蛇般伸了出去，閃電般的奪下了那大漢腕間的長刀。

那大漢頭腦還未恢復清醒，大驚道：「姑娘這是做什麼？」

語聲未了，慕容惜生已飛起一足，將他踢到一丈開外，反手一刀，向自己右腕上砍了下去！

衆人俱都大驚，仇恕更是面容失色，回身托住了慕容惜生持刀的手腕，五指一緊，長刀落地。

慕容惜生跺足道：「你放不放手？」

仇恕顫聲道：「你砍去我的手好了，何必作賤自己？」

慕容惜生跺足道：「我偏要作賤自己，我死了也和你無關！」

語聲未了，目中又流下淚來。

台上台下的丐帮羣豪，越看越覺驚奇，就連老於江湖的「窮神」凌龍，也看不出這其中複雜微妙的關係。

「鐵胆使者」錢卓心念數轉，又自悄悄後退了幾步，曲指一招，立刻有三條大漢走了過來！

錢卓悄悄一指仇恕，輕聲說道：「出手！」

那三條大漢立刻探手入懷，顯然是要取暗器出手！

此刻人人俱在望着仇恕與慕容惜生，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動作，只是慕容惜生淚如泉湧，彷彿傷心已極。

仇恕木然立在地上，望着慕容惜生的眼淚，緩緩嘆道：「你到底要我怎樣，你說呀……」

慕容惜生垂首流淚道：「你不要管我……不要管我……」

仇恕跺一跺足，霍然抄起地上的長刀，反手一刀，向自己右腕上砍了下去，心中暗嘆一聲！

「罷了！」

那知他刀未落下，却已被慕容惜生托住了手腕。

她滿面淚痕，跺足道：「你爲什麼要這樣折磨我？你要砍就砍我的好了。」

仇恕顫聲說道：「我何嘗折磨你，是你……」

慕容惜生道：「我不好，你殺了我好了。」

「窮神」凌龍冷眼旁觀，已看出他兩人之間，必定情感極深，只因爲有了誤會，是以此刻大家便在鬧鬧情緒。

他暗中好笑，索性袖手不管。

那知就在這刹那之間，突見數十道烏光，破空而來，直擊仇恕，來勢迅急，但風聲却甚是輕微！

仇恕滿心情感上的煩惱，竟然毫未知覺。

「窮神」凌龍大驚之下，要待出手救援，也已來不及了！

這時的危急之情，當眞是間不容髮，突見慕容惜生縱身一躍，撲到仇恕身上，嬌呼道：「伏下去！」

兩人身子一倒，數十道烏光，便自他兩人頭頂呼嘯飛過，只是慕容惜生還是遲了一步。

她只覺肩頭上一麻，已被暗器掃中一些。

「窮神」凌龍大怒厲喝道：「無恥匹夫！」

轉身一拳，直擊錢卓！

錢卓身形一閃，他身後便有三條大漢，持刀撲上，三柄長刀，帶着霍霍風聲，直劈凌龍上，中，下三路！

「窮神」凌龍冷笑一聲，拳打足踢，擋退了三柄刀長！

只聽台下丐帮羣豪中，有人大喝道：「帮主俱已動手我們還站在這裏作甚？」

語聲未了，人羣中已有一道銀光飛出，勢如閃電，直擊在台上一條斷指大漢的胸膛之上。

那大漢狂吼一聲，翻身跌倒，鮮血如泉濺出！

四濺的鮮血，激發了這些大漢心中的慓悍之氣。

只聽一陣騷動與怒吼，丐帮羣豪，已有十數人縱身躍上竹台，斷指大漢，也有十數人躍下竹台！

一時之間，兩帮人，立刻成了混戰之局！

「窮神」凌龍本不願在此時此刻發生集體流血的慘劇，但此刻衆人俱是熱血澎拜，他也變得無能爲力！

混戰中，仇恕與慕容惜生已齊地站了起來。

兩人目光相對，仇恕吶吶地道：「謝謝……」

慕容惜生秋波轉動，輕輕道：「謝甚麼？」

兩人間所有的矛眉與芥蒂，似乎都已在這短短兩句話中，獲得了諒解與安慰，兩人目光相對，竟忘了身在何地！

突見刀光一閃！

兩柄長刀，自仇恕身後直劈而來！

仇恕頭也不回，目光仍然直視着慕容惜生，反手揮出一掌，只聽「噹」地兩響，兩柄長刀，俱都落到地上！

那兩條大漢呆了一呆，實未看出仇恕這一招是自何部位發出的，只覺腕間一麻，長刀便已脫手！

兩人方自駭得心驚胆戰，突聽一聲大喝：「下來！」

兩條長索，自台下飛上，長索頂端的活結，便套在兩人脖子上，長索一緊，兩人悶吼一聲，跌落台上！

另一個丐帮豪士笑道：「幹得好！」

亦自手中飛出一條長索，嗖地向「鐵胆使者」套去。

這長索套人，本是丐帮羣豪的絕技，三丈之內，套取人物牛羊，可說是百發百中，萬無一失。

眼見活結已將套中錢卓，突聽錢卓厲叱一聲！「上來！」

反手抄住了活結，隨手一震，那丐帮豪士竟被他震得飛起八尺，撲地跌在台上，錢卓嗖地竄去，一掌劈下，便再也不看第二眼，擰身發掌，恰巧將自他身後撲來的一個丐帮豪士震落台下！

此刻這狹谷盆地之中，已瀰漫着一片叱咤聲，慘呼聲，驚惶聲，以及兵刃相交，盆盞碎裂聲……

赤紅的鮮血，濺滿在青色的竹台與褐色的泥土上。

「窮神」凌龍突地長嘯一聲，凌空而起，撤下了與他動手的大漢，直撲「鐵胆使者」錢卓！

他凌空飛掌，掌勢更見驚人！

「鐵胆使者」錢卓脚步一錯，橫掠三尺，只見一柄長刀斜斜砍來，他仰身飛起一足，踢落了長刀——

只見眼前人影一閃，仇恕已冷冷掠到他面前！凌龍亦已輕輕飄落，一左一右，將錢卓夾在中間！

「鐵胆使者」錢卓大笑道：「你們要想以三敵一，也只管動手便是！」

「窮神」凌龍大怒道：「你配？」

方待擊出一掌，却見仇恕搖手道：「凌帮主且慢。」

「窮神」凌龍目光一掃，只見台上已滿是鮮血與屍身，心中但覺驚怒交集，厲聲大喝道：「還和他多甚麼廢話，先宰了他再說！」

仇恕沉聲道：「他一條性命能值幾何，又何苦教丐帮的弟兄，白白賠上許多條無辜的性命，凌帮主你說是麼？」

「窮神」凌龍呆了一呆，只見仇恕轉首向錢卓道：「你若想留下一命，便快叫他們住手！」

「鐵胆使者」仰天笑道：「我爲何要叫他們住手？看看別人流血，豈非人生一樂。」

仇恕忍住怒氣，沉聲道：「你自己的性命難道也不要了？」

「鐵胆使者」微微動容。

「我若下令住手，你能否保證我等安全撤退！」

慕容惜生搶着道：「他不保證，我也保證！」她實在不願見到這流血的慘劇再繼續下去，那一聲聲凄厲的慘呼聲，已使得她芳心寸碎！

錢卓目光四轉道：「此刻雙方傷殘已重，人人兇性大發，我即使下令住手，他們也未必能聽從我的話了！」（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喪門三星圍住陰陽叟，詎只一招，便被陰陽叟突出重圍，飄然而出，三星正感懊惱，玉扇夫人却去而復返，反邀他們進屋一談，喪門三星猜不透玉扇夫人之意，出言相詢，玉扇夫人却要他們先答受誰指使來找她麻煩，喪門三星不肯說出，正僵持間，突有一青年驀地闖將進來，喝斥喪門三星老實回答玉扇夫人的問話，否則將予處死，老大冷冽怒極向青年攻擊，詎招出一半，人却中毒倒了下去，老三冷嗆一掄哭喪棒，氣勢洶洶的，向青年迫去，並聲稱要以一人之力，把那青年收拾下來——

詭計脫龍潭　粗心落虎口

冷老二叫道：「老三，這時和他鬥什麼氣，快倒杯水來，給大哥服藥要緊。」

老三冷嗆恨恨的瞪了那人一眼道：「小子，你不要走！」

那人冷冷的道：「走！哼！我還要等着問你們的話啦！」

老三冷嗆轉身倒了一杯冷茶，來到冷老大身前，這時冷老大雖然已被冷老二出手點了幾處穴道，不再在地上翻滾，可是看他那全身打顫的情形，仍是痛苦非常。

冷老二從自己懷中取出一粒丸藥，納入冷老大口中，冷老三俯身灌了冷老大一口水，替他將自製「化毒丹」送入腹中。

服下解毒丹，冷老大似是好了不少，人也漸漸安靜下來，看來那解毒丹已經發生了效力。

冷老二冷老三相互一點頭，放下冷老大，身形一幌，分別站在那人左右。

那人掠目一笑，道：「二位想動手了是不是？」

冷老二獰笑一聲，道：「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們兄弟……。」

那人發出一聲冷笑，截口喝道：「你們再看看你們老大！」

冷老三回頭一望，只見冷老大全身忽然縮成了一團，正在慢慢的小了下去，不由得大叫一聲，道：「老大，你又怎樣了？」丟下那人，跑回冷老大身前。

冷老二也顧不得再找那人算帳，隨着冷老三去照顧冷老大。

這時，冷老大已是痛苦到了極點，望着老二老三只流眼淚，話也說不出來了。

那人道：「如何，你們自己的解藥不行吧！」

冷老二瞧着冷老大搖頭一嘆，走到那人面前，把拳一抱，道：「朋友，我們可不可以談談？」

那人道：「正有此意。」

冷老二道：「你有什麼條件？」

那人道：「我自己沒有條件，只要你回答玉扇夫人的問話就行了。」

冷老三接口道：「我們答應過人家，你這樣一來，豈不叫我們成了不信不義之人。」

那人哂然一笑說道：「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本人懶得聽。」

冷老二頓脚一嘆，說道：「罷了，老大生命要緊，顧不得那樣多了，你把解藥拿來，先解了我們老大的毒，我們再告訴你。」

那人搖着頭道：「你們老大一時三刻還死不了，儘有你們說話的時間。」

冷老三道：「我們要是說了你不給解藥呢？」

那人道：「你們放心，我不會言而無信。」

冷老二道：「老夫不敢相信。」

那人道：「相不相信由你，我的話是不折不扣。」

冷老三怒氣一沖，忍不住大罵道：「你這惡賊。」

那人笑了一笑，道：「在下倒不會與你一般見識了。」

冷老二一嘆道：「朋友，你眞狠！」

那人道：「在下要是落在你們哥們手中之時，只怕也好不了多少。」

冷老二點頭道：「好，我們把主使人說出來就是。」

那人一笑道：「你現在聰明了。」

冷老二問道：「你是『天毒谷』的人吧？……」

那人沒答理他，冷老二接着又道：「老實告訴你，老夫兄弟，是你們『天毒谷』谷主夫人，請出來的。」

那人臉上隱現了一下錯愕之色，接着問道：「你們與鄔夫人有什麼關係？」

冷老二道：「沒有絲毫關係。」

那人道：「既然沒有絲毫關係，你們爲什麼甘願替她效命？」

冷老三道：「還不是中了她的毒，不得不聽命於她。」

那人「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說着，立時從身上取出一粒解藥，投給冷老二。

冷老二將那解藥交給老三，冷老三接過那解藥，便回身送給冷老大服下。

這時，那人忽然自動的道：「你們中了鄔夫人什麼毒，能不能說出來給我聽聽，說不定，我就率性好人做到底，替你們把毒解了。」

冷老二雙目一亮道：「此話當眞？」

那人道：「不過有一個小小條件。」

冷老二道：「什麼條件？」

那人道：「我想會會『天毒谷』鄔夫人，你們能不能替我安排一個機會？」

冷老二點頭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那人伸手懷中，又取出二粒藥丸，投給冷老二，說道：「你服一粒看看有沒有效？」

冷老二接過那二粒藥丸，暗自忖道：「看他剛才向大哥下毒的手法，令人防不勝防，他如眞要向我和老三下毒，也不會等到現在，只怕早已下毒了，何況，我們本來就中了毒，何妨就賭他一注。」

念動之間，暗下決心，先將一粒丸藥投入口中，用津液送入腹內，默默運起功來。

片刻之間，忽然覺出身內所中的毒，已被那藥丸完全所化解。

冷老二暗暗吁了一口長氣，敵念全消，向那人雙拳一抱道：「朋友，果然言而有信，咱們兄弟領了你這份情。」

那人微微一笑道：「不必客氣。」

那邊，冷老大也痛苦盡除，挺身站了起來，冷老二趕忙跑到冷老大身前，把那人贈藥的情形告訴了冷老大，同時又把另一粒解藥給了冷老三服下。

冷老大長嘆一聲，走向那人面前抱了一抱拳道：「朋友，咱們是不打不相識，希望以後能好好的交一交。」

那人道：「在下能够交上喪門三星，至感榮幸，不過，今天不行，請約個時間地點。」

冷老大道：「明晚我們兄弟在此去五十里外的『鐵子頭』設宴相候。」

那人一抱拳道：「一定準時而到！」

喪門三星轉身向外行去，那人緊跟在身後相送。

這時彼此之間已經沒有了敵意，喪門三星對那人甚至內心之中還產生了一種感恩之心，因此，便不敢在那人面前飛身急射而別，失了做人的禮貌。

四人將走出廳門之際，詎料後面相送的那人，忽然，雙手齊出，外加一脚，猛然向喪門三星背後偸襲而到。

喪門三星一心一意還在暗中稱讚那人不已，那料那人會在這個時候出手，不但相距大近，難以避讓，甚至心理上也沒有絲毫戒備，等到他們心有所警時，那人的連環三招，已實實的打在他們三人身上，受了重傷。

那人偸襲得手，手下更是毫不容情，再次手起掌落，將喪門三星，一一擊斃當場。

喪門三星橫行一生，就這樣莫明其妙的結束了一生。

玉扇夫人只看得當下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暗忖道：「原來他的陰狠毒辣，遠在我想像之上。數十年的相交，我眞是有眼如盲，完全看錯他了。」

心念轉動之下，表面上却不敢絲毫顯露，故意裝出驚訝的語氣問道：「你這樣早殺了他們，難道不準備證實他們所說的話了麼？」

那人不是別人，敢情就是易了容的「天毒谷」主鄔化龍。

鄔化龍回頭一笑，道：「你想雅珍會是傷害我們的人麼？」

玉扇夫人搖頭道：「我第一個就不相信。」

鄔化龍道：「這不就得了，還要證實什麼。」

玉扇夫人羞愧的笑了一笑，道：「你們果然是一對情堅金石，心靈永繫的好夫妻，大姊我問出這種話來好不慚愧！不過，有一點，我還是不懂，你既然立意除去他們三人，爲什麼還要給他們解藥？」

鄔化龍一笑道：「理由很簡單，他們體內沒有中毒現象，只有致命外傷，任你是誰，只怕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是死在小弟手上。」

可不是，如說憑眞實功夫打敗喪門三星，在目前武林之中，只怕眞還不多見，鄔化龍更是還差得多。

玉扇夫人原本也是精靈鬼怪，智計多端的人，要不是鄔化龍有此遠慮，她倒眞沒有想到這一點。挑着黛眉怔了一下，笑道：「可不是，你想得眞是週到極了。」

鄔化龍皺了一皺眉頭，道：「不過我眞想不透，還有誰會知道你我們會在這裏相會？」

玉扇夫人沉吟了一陣，道：「如果不是雅珍的話，那就只有于婆婆了。」

鄔化龍一點頭，乾脆利落的道：「對！一定是他。」

玉扇夫人暗笑一聲，忖道：「我就不相信，你眞是這樣想。」

她也照樣心意不露的一怔，道：「這樣說來，我們的計劃還能不能進行。」

鄔化龍道：「决不更改。」

玉扇夫人黛眉一蹙，道：「她既然這樣對付我們，足見她一點也不相信我們，我們還能自投羅網麼？」

鄔化龍笑道：「沒關係，相信是一回事，需要又是一回事，好在我們在喪門三星身上沒有留下什麼可疑的痕跡，彼此之間，縱然猜忌，但還不致發生尖銳的衝突，至於將來的演變，那就沒有各自的神通了。」

玉扇夫人點頭道：「你說得有理，那我現在就回去了。」

鄔化龍搖了一搖頭道：「你不要回去得太快，最好在外面再挨二三天再回去，這樣就更像是眞的了。」

玉扇夫人道：「明是假的，何必多此一舉？」

鄔化龍道：「假戲也得要眞做呀！」

笑聲中，鄔化龍忽然飄身走了。

玉扇夫人本來想抽空去見一見簡又青她們，但見了鄔化龍對付喪門三星那種手段之後，不免心中特別小心謹愼起來，因此決定不去找簡又青她們，只在外面漫無目的的遊蕩了二天，便回轉「天毒谷」而去，向于婆婆報告。

于婆婆一聽玉扇夫人果然截到了鄔化龍，嘉許了玉扇夫人一番，問道：「你見到鄔化龍之後，他怎樣說？願不願和我們合作？」

玉扇夫人道：「他最初是不肯，後來經晚輩再三分析規勸之後，算是答應了，不過他有三條件，要請你老人家答應。」

于婆婆沉吟一下道：「什麼條件？」

玉扇夫人道：「第一，他要坐第二把交椅，第二，他與李中元另有一番恩怨，他要你老人家全力支持他！第三，天毒谷的事，他要由他老婆出面主持。」

于婆婆道：「第二三兩條，都不是問題，老身可以完全答應他，至於第一個條件，他本身的份量似乎還不够，我不能就這樣答應了。」

玉扇夫人道：「他雖然眞實功夫，稍遜當今頂尖高手，但是他用毒之能，却是天下第一，你老人家取其所長，這第二把交椅就給得名正言順，無人不服了。」

于婆婆一笑，道：「老實告訴你，這第二把交椅，我是屬意於你，還是給他一個第三吧。」

玉扇夫人暗笑了一聲，道：「老前輩，這份盛情，晚輩心感無比，不過就大局而言，晚輩願退居第三，以促進雙方的聯合爲是。」

于婆婆道：「這樣一來，豈不大委屈了你。」

玉扇夫人道：「晚輩能位列第三已是心滿意足，何委屈之有。」

于婆婆點了一點頭道：「你既這樣說那麼你就通知他，約他來當面談談吧。」

玉扇夫人道：「晚輩與他原已約好了連絡信號，請老前輩隨便派一個人發出就可以了。」

說着，將連絡信號當面告訴了于婆婆，于婆婆一聲吩咐派人將信號發了出去。

談完了公事，于婆婆笑吟吟的話題一轉道：「佩佩，你來看看老身替你安排的宿住，可不可以。」

說着，竟然親自起身，帶着玉扇夫人出了大廳，穿過一條長廊，在萬花叢中，進入一座非常別緻的精舍。

精舍裏，不但有小瑾等四女的房間，而且，也有老金的一席。

也就是說，她給了玉扇夫人一個自己天地，可以無拘無束的過着自己的生活。

至於，舍中設備的華麗，那就不用多說了。

玉扇夫人樂得心花大放，向于婆婆表示了她心誠意誠的感激，矢志肝腦塗地以報答她恩寵。

于婆婆見玉扇夫人的表現，心裏也非常高興，帶着笑容，滿意的走了。

玉扇夫人送走于婆婆，關上院門，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望着小瑾等人迫切祈望知道她此行原因的日光，揮手一笑，道：「沒有什麼好說的，我現在要大大的睡一覺了。」

她回到房中，關上房門，正要寬衣上床的時候，瞥眼間，忽然發現案頭一角的椅子上端然坐着一個覆巾幪面的人。

這個人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她竟然一點也不知道，當下，不由得嚇得全身一炸，出了一身冷汗，身形急退，張口就要呼叫……。

那人忽然搖手一笑，道：「老姊姊，你先別叫，看清楚了人再叫好不好。」伸手把幪面巾取下。

玉扇夫人雙目一亮，拍着心口，笑了起來，說道：「兄弟，你眞把老姊姊我嚇死了。」

李中元欠身一禮，說道：「小弟來得魯莽……。」

玉扇夫人一笑截口道：「兄弟，幾天不見，想不到你也學得油嘴滑舌了，廢話少說，你有什麼話，開門見山說着吧！」

李中元搖了一搖頭，道：「實在說來，眞沒有什麼事。」

玉扇夫人道：「沒有什麼事，你跑來幹什麼？」

李中元道：「不過小弟有一句話想告訴你。」

玉扇夫人道：「什麼話？」

李中元道：「你周圍的人都沒有什麼可怕的，只有你那從小一塊長大的覃雅珍，你要特別小心才是。」

玉扇夫人不禁一怔，說道：「此話怎麼講？」

李中元道：「說來話長，而且有些地方，我也還沒有完全調查清楚，這時告訴了你，徒亂人意，總之你對她特別小心就是了。」

接着一抱拳，表示要告辭了，玉扇夫人急口道：「且慢走，我也有些話要告訴你。」

李中元一笑，道：「你這裏的一切，小弟都知道了，不敢有費精神了，你還是好好的睡一覺吧。」

話聲一落，右手一按窗椽，推開一條縫隙，身子一滑，人便穿隙而去，留下玉扇夫人在房中直發愣。

如說鄔夫人是一個問題人物，眞叫她難以相信。

可是，這話出自李中元口中，她又怎能不相信。

玉扇夫人剛回來的時候，本來心身都已感到非常疲倦，只想好好的大睡一覺，可是聽了李中元的話後，睡意全消，下意識的只想去與鄔夫人談一談，看看能不能發現什麼。

此念一起，立時默運神功，調息了片刻，換了一身舒適的便服便去找鄔夫人。

鄔夫人這時正獨自一人在樓上張紙濡筆畫着一幅仕女圖。

以玉扇夫人的記憶，她從來就不知道鄔夫人也懂得繪畫，當下一楞笑道：「眞想不到老妹子你也會繪畫，而且也畫得這樣好。」

鄔夫人神色泰然的笑道：「常言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何況你已很久沒來天毒谷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小妹自從身罹惡疾後，平日深居簡出，連樓都懶得下，百無聊賴之中，偶然提起筆來畫畫，倒能清閑除慮，因此不知不覺成了嗜好，只是畫得不好，見笑大姊了。」

玉扇夫人見她說得在情在理，不免暗自好笑了起來，忖道：「我眞被李中元說得疑神疑鬼起來，要被她看出了心意，豈不被她笑掉大牙。」

心念一轉，伸出手指，向內室指了一指，悄悄的道：「他回來了沒有？」他當然是指的鄔化龍。

鄔夫人放下手中畫筆，微微搖頭道：「沒有……你們不是說好了，這次要等你的通知才回來麼！你和于婆婆的談判怎樣了？」

鄔夫人請玉扇夫人就了座，自己就坐在她對面，舉手擊掌叫小丫頭獻上香茗。

小丫頭退下去後，玉扇夫人接着話題道：「一切都非常理想……。」

面色微微一肅，接着道：「不過我們在谷外發生了一件事情，非常不合情理，趁他沒有回來之前，我要和你談一談。」

鄔夫人一凝道：「什麼事？」

玉扇夫人於是一面觀察着鄔夫人面上的神色變化，一面將遇見喪門三星的事，說了出來。

鄔夫人聽了，既不緊張，也不氣惱，只淡淡的一笑，說道：「你相信他們的話麼？」

玉扇夫人道：「我當然不相信，這種事情最易被人假借名義，不過我看你的那位，當時表面上雖然表現得令人讚嘆，只怕把事情放在心裏，乘機會找你的麻煩，你可要小心了。」

玉扇夫人並非是存心挑撥離間他們夫妻的感情，只因聽了李中元的話後，心理上生了一個疙瘩，不找出答案來，非蹩死不可，因此把這些話說出來，以觀察她的反應。

鄔夫人幽幽的一嘆道：「他的爲人，小妹很清楚，你不說我也知道，但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只有逆來順受了。」

說得可憐兮兮，不知平日受了多少委屈。

玉扇夫人一楞道：「你們以往不是很好麼？」

鄔夫人一嘆道：「常言道『久病無孝子』，何況我們只是夫妻。……不過，這也不能怪他，怪只怪我這身病，……」

玉扇夫人道：「現在你的病已經好了我想你們一定可以恢復從前的感情了。」

鄔夫人道：「但願如此。」

再閑談下去，鄔夫人仍是那樣憂憂悒悒，完全是一個深閨怨婦的典型，如說她有什麼大志，那只有天知道了。

玉扇夫人與鄔夫人談了半天，不但一無所獲，反而替鄔夫人可憐起來，鬱鬱而回。

她剛剛回到自己房中，外面又來了個秋霞叫道：「大姊，你睡了麼？」

玉扇夫人只好答話道：「沒有，你請進來坐吧！」

孫秋霞推門走進房來，笑問道：「大姊，你看小妹替你準備的這房子，還可以麼？」

玉扇夫人「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你替我準備的，眞得謝謝你了，好！好！好極了……」

接着苦笑一聲，又道：「只是回來至今，還沒有好好享受一下。」

孫秋霞笑道：「對不起，你只有回來再享受吧，老人家請你過去一下哩！」

玉扇夫人問道：「有甚麼事？」

孫秋霞道：「鄔谷主來了，老人家請你過去，做一個結盟證人。」

玉扇夫人一笑，說道：「他倒來得眞快。」

說着隨在孫秋霞身後，一同來到于婆婆接待鄔化龍的內廳。

抬頭只見于婆婆與鄔化龍都是滿面笑容，顯見彼此之間談得非常融洽。

于婆婆一見玉扇夫人來到，便笑哈哈的道：「我們一切都談好了，而且意外[illegible]化龍建立了母子關係，現在就等你來做見證人，收這個乾兒子了。」

玉扇夫人笑着向鄔化龍點頭道：「恭喜！恭喜……」

鄔化龍起座笑道：「所有的一切，還不全是你大姊玉成，小弟該先向你致謝才是。」

于婆婆笑着一揮手道：「化龍，證人已到，你就行拜認認禮吧！」

鄔化龍面色一肅，向于婆婆以大禮拜倒，道：「孩兒叩見母親大人。」

于婆婆受了鄔化龍一禮，然後扶起鄔化龍笑道：「好了，一拜已足，不必多禮了。」

接着掠目左右一望玉扇夫人和孫秋霞，堆着笑容道：「我看你們三人，何不錦上添花，結個手足之情。」

鄔化龍應聲道：「這是孩兒求之不得了。」

這是安排好了的程序，誰也不容推辭，一盟在地之後，玉扇夫人還是大姊，不過比從前更是名正言順了，鄔化龍是老二，孫秋霞是當然的老三。

這時，于婆婆接着又宣佈，鄔化龍因爲是化裝易容來，還留了一個替身在血「手教主」身前，不便使用眞名實姓，所以替他取名叫做孫玉龍。

原來，鄔化龍逃離「血手教主」身前的情形，玉扇夫人因爲未曾相問，所以並不十分清楚。

現在，大家臉上都堆滿了笑容，可是笑臉之後，却隱伏着無窮奸詐與殺機。

于婆婆接着馬上又宣佈，成立「萬乘教」，由她自任教主，任鄔化龍爲第一副教主，玉扇夫人爲第二副教主，孫秋霞爲總護法。

接着，一聲吩咐下去，擺上一桌酒席，四個人便互相祝賀起來！

正當他們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外面傳來急報道：「『血手教主』到了谷口，就要進谷來了。」

于婆婆一震道：「他來得好快，不是得到了甚麼消息吧？」

鄔化龍笑道：「教主，你請放心，他這叫自投羅網，孩兒自有辦法對付他。」

于婆婆道：「那老鬼厲害得很，你可千萬魯莽不得。」

鄔化龍笑了一笑，道：「在外面他確實很厲害，到了「天毒谷，只怕他就厲害不起來了……。」

話聲猛然一頓，心中忽然興起了一個念頭，道：「教主，我們也用不着殺他，留下他那殘命替我們賣命當殺手如何？」

于婆婆道：「做得到麼？」

鄔化龍道：「孩兒自有辦法，便老人家等着看看就是。」

于婆婆沉吟了一陣道：「好！那就看你的吧，不過，你可千萬要小心。」

鄔化龍道：「孩兒知道，現在你們就到谷口去迎接他吧。」

玉扇夫人道：「你不去麼？」

鄔化龍笑了笑，道：「現在我算是甚麼呢。」

于婆婆點了一點頭道：「化龍說得是，我們去吧！」

玉扇夫人皺眉道：「教主，屬下也不

想去，他要問起話來，屬下很難應付。」

于婆婆道：「你將來有很多事情要替老身出面，怎樣可以不去見他，他眞要問你甚麼話有不好回答的，自有老身替你打圓場，怕甚麼！」

玉扇夫人無奈，只好跟着于婆婆一同出去，迎接「血手教主」袁公鼎。

見面之下，玉扇夫人眞有點失望的感覺，想不到他這個名震天下的大魔頭，却長得其貌不揚，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隨同「血手教主」袁公鼎來的人，有鄔化龍的替身和一干「天毒谷」的高手，此外當年幸逃大刼的一干「血手」餘孽，也都來了。

看樣子，血手教是準備在「天毒谷」安窟立寨了。

「血手教主」樣子長得雖醜，架子却是大得不得了，他只向于婆婆點了一點頭，對其他前來迎接的人，望都沒有望一眼，就大搖大擺的進了「天毒谷」。

于婆婆陪着「血手教主」進了鄔化龍替他準備的「教主寢宮」，玉扇夫人和孫秋霞則先自退了出來。

過不了多久，于婆婆帶着滿面怒容走了回來，一進門就叫道：「快去把孫玉龍找來！」

鄔化龍閃身出來，迎着于婆婆道：「媽！孩兒在！」

于婆婆帶着鄔化龍，招呼了玉扇夫人與孫秋霞進入自己密室，一落座便氣冲冲道：「這老東西此來果沒有安着好心，我們要幹快動手才行，不然就沒有機會。」

鄔化龍道：「現在動手可不行，孩兒還沒準備好！」

于婆婆道：「你還要多少時間可以準備好？」

鄔化龍說道：「最快最快，也得要三天。」

于婆婆道：「難道就不能够提前完成麼？」

鄔化龍道：「要勉强提前完成，當然可以，只是那樣一來，成功的機會就相對的減少了。」

于婆婆道：「我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鄔化龍道：「所以，我們最好不要提前發動盡量的忍讓，想法子爭取時間。」

于婆婆沉吟了一陣道：「這個……」

頓了一頓，目光一凝，忽然停在玉扇夫人身上，上下打量了一陣，「啊！」的一聲，道：「有辦法了！」

鄔化龍急口問道：「甚麼辦法？」

于婆婆笑吟吟的道：「能否拖延時間，就看佩佩你的了。」

玉扇夫人原被于婆婆那種眼光看得通身不舒服，正暗中猜測她的用心的時候，聽了于婆婆的話，不免一楞道：「看我的！我有甚麼辦法拖延時間？」

于婆婆道：「只要你肯答應，一定可以辦到。」

鄔化龍道：「爲了整個的大局，大姊一定會答應。」

玉扇夫人可不是三歲二歲的小毛孩子，聽他們配合無間的言行，心裏已是嘀咕起來，暗忖道：「他們這樣一吹一唱，目的何在呢？」

思忖之間，望了鄔化龍一眼，笑道：「那也不一定。」語氣像是開玩笑，但也存心替自己留了一條通路。

于婆婆道：「這件事，你無論如何，都非答應不可。」

玉扇夫人道：「到底甚麼事，請你老人家先說出來吧！」她也精得很，就是不鬆口。

于婆婆難於啓口地猶豫了半天，才訕訕的道：「只要你在他身上用點媚功就行了。」

玉扇夫人說老不老，說小不小，正是常人所道的徐娘年華，遲暮美人，聞言之下，還是羞得滿面緋紅，打着不自然的笑聲，道：「你老人家眞是說笑話了，晚輩是甚麼年紀，他還會看得上眼麼？……」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一指孫秋霞，說道：「如眞要用美人計，秋霞妹子，才正是最理想的人選啦！看她這年齡，這模樣兒……。」

一語未了，孫秋霞已是啐口道：「大姊，師父說的是你，你可別推到我的身上來。」

玉扇夫人當然不會就此罷手，幾句話說下來，而且已經消除了心理上的羞澀念頭，格格一笑道：「推到你身上？這本來是你們年輕人的事啦！」

于婆婆接口道：「佩佩，你說得不錯，照一般常理來說，自然以秋霞出馬，最爲理想，可是，那個老厭物與常人不同，他喜歡的是你這種年齡的人，不然，老身再糊塗也不會想到你身上。」

鄔化龍向她笑一笑，說道：「大姊，說眞的，……。」

玉扇夫人雙目一瞪，道：「甚麼眞的假的，你爲甚麼不把雅珍獻給他。」

鄔化龍笑嘻嘻的道：「只要他看得上眼，有何不可，不過，她那有你這樣好的風韻，動人心弦。」

于婆婆根本不再給玉扇夫人開口的機會，微微一笑，又接口道：「佩佩，你也是個中老手難道現在反而胆怯了不成。」

玉扇夫人沒奈何的苦笑一聲，道：「可是我一點也不喜歡他呀！」

于婆婆一笑道：「你要眞喜歡他，老身反而不放心了。」

接着，一揮手，吩咐孫秋霞道：「去帮你大姊打扮打扮，現在正好過去了。」

孫秋霞那由玉扇夫人分說，便推着她走向自己房中，替她打扮起來。

玉扇夫人心裏可眞急死了，不過她到底不是年輕小姑娘，心裏雖急，表面上也是沒有過於表於形色。

因爲，她看得很清楚，于婆婆既然準備把她送給「血手教主」，就絕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除非自己現在能逃出「天毒谷」，否則，輕微的反抗，只有招致更壞的結果，以其現在自陷絕境，那就不如見機行事，也許還有意想不到的轉機。

當然，她這種想法，過於天眞，不過，多一分時間，多一分機會，這倒是極可能的事實。

她默默的任由孫秋霞打扮着，心裏却搜盡枯腸，準備着多種應付方案。

待得孫秋霞爲她打扮整齊，時間差不多也是起更時分了。

于婆婆領着玉扇夫人直奔「血手教主」行宮，「血手教主」一見玉扇夫人風華絕代的神韻，當時便驚「啊！」了一聲，從平板冷酷的面容裏堆出尺高笑紋，吩咐看座泡茶，顯得出奇的和氣。

于婆婆望着玉扇人會心的笑，然後轉向「血手教主」笑道：「袁兄，剛才小妹回到下處，說起你玄功通神，已經練成了不壞法身，任何兵刃掌力，對你已是毫無作用，這丫頭偏偏不信，小妹只好帶她來，親眼見識一下，不知袁兄……。」

這是表面文章，大家心裏雪亮，「血手教主」不待于婆婆把話說完，便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這位是？」

于婆婆指着玉扇夫人道：「她是小妹的乾女兒，在江湖上也有個小小的名號，人家都稱她一聲『玉扇夫人』。」

「血手教主」哈哈一笑道：「她就是玉扇夫人呀！知道！知道！前些日子聽說她還上了鄔化龍一個大當，險些連命都丟掉了。」

玉扇夫人盈盈起座，向「血手教主」萬福一禮，嬌聲滴滴的叫了一聲，道：「老前輩，你可得看在晚輩乾媽面上，替晚輩出出這口惡氣才是。」

「血手教主」點頭道：「好，好，好，本教主一定成全你……。」

驀地，話聲一頓，轉臉向着外面喝道：「甚麼人？」

玉扇夫人自認現在功力已經有了新的進境，却是甚麼動靜都沒有聽到，心中暗笑一聲，忖道：「不知道他又在耍甚麼花樣……。」

思忖未了，已見一道暗含功勁的話聲，透入房內道：「有一位孫姑娘，前來有請于老回去，有事相商。」

「血手教主」目光一轉，望向于婆婆，于婆婆「啊！」了一聲，站了起來，說道：「差一點忘了一件大事，小妹得告辭了。」

「血手教主」順口問：「甚麼事？」

于婆婆道：「就是袁兄剛才吩咐的那件事呀！」

「血手教主」點頭道：「那你快去快回吧！」

于婆婆轉向玉扇夫人微微一笑，說道：「佩佩，你就陪教主先談談，為娘很快就回來。」

話聲一落，不待玉扇夫人答話，她已一扭粗腰，擺着肥臀，急急的去了。

于婆婆一去，玉扇夫人陡然呼吸一促，雙頰襲上了一層紅暈，心弦別別的跳動起來。

這時，「血手教主」神情突然一變，臉上的笑容，更是甜蜜了，一雙眼睛忽然發出一種異樣的光芒，盯注在玉扇夫人身上，一聲不響，一瞬也不瞬。

整個的房間，立時佈滿了緊張而沉默的氣氛。

玉扇夫人一看他這般神色，心中的惶疎不安，更形加劇，但這時心中雖然焦急，却仍想不出脫身之計。

正當她芳心紛亂之際。「血手教主」忽然走到她身前，雙手一張，抱住了她嬌軀，伸臉向玉扇夫人臉上湊去，酒氣薰人的輕聲，道：「你眞美！」

玉扇夫人出乎下意識的一掙扎，「血手教主」兩臂一緊，便如兩道鐵箍，牢牢的抱住玉扇夫人，嘻嘻的又道：「來，老夫先給你看一套特別功夫。」身子一旋，便將玉扇夫人攔腰抱起，走進裏間，將她放在床上。

接着，一雙手便在玉扇夫人身上忙碌起來。

玉扇夫人平日為人行事，雖然口角生春不拘禮法，私底下，却並不是一個放蕩女人，這時，連羞帶氣，幾乎昏死過去。

不過，她原是極端聰明的人，又經歷過不知多少生死大事，在這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忽然產生了一種應變的急智，雙手一張，反臂抱住了「血手教主」，嚶嚀一聲，咬着「血手教主」的耳朵，輕聲道：「老前輩，使不得！」

「血手教主」伸手一摸道：「為甚麼？你怕……」

玉扇夫人搖了一搖頭，偎在他胸脯上道：「這又不是第一遭，怕甚麼！」

「血手教主」不禁一怔，說道：「那是……？」

玉扇夫人忽然雙臂緊了一緊，貼着「血手教主」的醜臉道：「我喜歡你！」

「血手教主」愕然說：「你喜歡我，那又為甚麼使不得呢？」

玉扇夫人羞急的道：「因此我不能害你。」

「血手教主」微微一震，道：「你有毛病？」

玉扇夫人見「血手教主」的反應，還如理想，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忖道：「看來今天這道難關又給我闖過了。」

接着羞惱之念一熾，恨恨的轉念道：「哼！你們道董某人是這樣好欺負的麼！我要不給你們一手厲害的，我這玉扇夫人就白闖了半輩子江湖了。」

搖了一搖頭，道：「沒有。」

「血手教主」迷惘地道：「這就叫老夫難以理解了。」

玉扇夫人能够保得住清白，已是徼天之幸，因此，她不能過於吝嗇，不在「血手教主」身上下一筆小本錢，表現得情深欵欵的，大胆放蕩的，自動的給了「血手教主」一個香吻，吻得「血手教主」通體皆酥，攤在玉扇夫人懷裏。

玉扇夫人向「血手教主」又丟了一個媚眼，這才道：「我把話說出來，你要不責怪我才行。」

「血手教主」已被玉扇夫人調理得伏伏貼貼，毫不考慮的點頭道：「你原是對我好，我為甚麼要生你的氣哩！」

玉扇夫人翻身伏在「血手教主」胸口上，細語切切的道：「他們存心要害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腳，只要你和我……你就會染上一種慢性奇毒，最後，在不知不覺之間，心神喪失，為他們所控制。」

「血手教主」臉色一變，勃然大怒道：「有這種事！」霍地雙手一推，把玉扇夫人推落床下，翻身坐了起來。

玉扇夫人嬌聲哭叫道：「你看，我好心沒好報，向你透露了這秘密，你又生我的氣了。」

「血手教主」回心一想：「可不是！她要不聲不響，自己還不是上了當。」立

時，臉上怒容一斂，道：「不過，老夫還是不大明白，你自己難道就不會中毒？」

玉扇夫人一皺眉頭道：「他們給是給了我一種解藥服用，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騙我的。」

「血手教主」「哼！」的一聲，道：「很可能！」

玉扇夫人道：「我現在把甚麼秘密都告訴你了，你得替我作主啊！」

「血手教主」恨恨的道：「好一個于老婆子，去！我們現在就去把她宰了。」

玉扇夫人叫了一聲，道：「你現在就向她下手，不覺得大衝動了麼？」

「血手教主」道：「我早就想整治她了，現在還好，有了理由。」

玉扇夫人道：「整治她一個人，沒有甚麼了不起，如果不能查出她的同黨，始終是你老人家的心腹之患。」

「血手教主」回心一想，道：「不錯，你的話有道理。」

玉扇夫人道：「如果你老人家相信得過我，一定幫你把她的同黨人查出來。」

「血手教主」伸手拉起玉扇夫人，把她抱在膝上，親了一下，道：「小乖乖，好，我們就這樣辦，暫時不動聲色，慢慢來整治他們。」

玉扇夫人又就着「血手教主」耳邊道：「你既然這樣信得過我，我馬上就可以告訴你另外一個秘密。」

「血手教主」笑了起來道：「你這玉扇夫人果然名不虛傳，眞沉得住氣。」

玉扇夫人笑了一笑道：「這叫有來有往。」

「血手教主」道：「說正題吧。」

玉扇夫人說道：「你可知道，你身邊的那位鄔化龍，已金蟬脫殼，走馬換了將了。」

「血手教主」臉上一陣抽動，愕然道：「此話當眞？」

玉扇夫人道：「這是最容易證實的事情，還假得了麼……。」

話鋒忽然一轉，接着說道：「不過，最好不要打草驚蛇，你老人家心裏有數就行了。」

「血手教主」點頭一笑道：「小乖乖，言之有理，以後你就隨在老夫身前，老夫一定不會虧待你。」說着，又緊緊的抱住玉扇夫人猛香起來。

玉扇夫人好容易平安無事的走出了「血手教主」的行宮，耳後只聽「血手教主」吩咐道：「以後董夫人來隨到隨見。」

玉扇夫人鼈了一肚子窩囊氣，算是履險如夷，渡過了這一關，這時，她心頭上不僅暗暗吁了一口長氣，而且產生了一份得意的心理，暗暗罵着于婆婆道：「老虔婆，你等着瞧吧，看是誰比誰厲害。」

回到于婆婆的小天地裏，人一進門，便見孫秋霞等在門口，羞紅着臉，向她耳邊輕輕的道了一聲：「恭喜！」

玉扇夫人也輕輕捏了她一下，罵道：「死蹄子，你們可把我整慘了，他好厲害啊！」口裏是這樣罵着，實則也是在她面前做文章。

孫秋霞聽得心裏別別跳，啐了她一口，道：「好不知羞！」

玉扇夫人率性把她調侃起來，笑道：「你怕羞，為甚麼不當尼姑去。」

說笑之間，進了于婆婆房間，于婆婆更是一臉笑容迎着她，道：「孩子，這次可辛苦你了。」

玉扇夫人羞答答的作態道：「你老人家還說哩！」

于婆婆哈哈一笑，吩咐孫秋霞道：「秋兒，還不快去替你董大姊把『參茸百福』湯端來。」

孫秋霞笑口應了一聲：「是！」轉身出去，端着一隻托盤進來。

托盤之中，放着一隻翠玉蓋碗，蓋未開，已有陣陣香氣放散出來，令人神氣一清。

于婆婆接過孫秋霞手中托盤，笑哈哈的道：「佩兒，這『參茸百福湯』還是老身早年特備的補血聖藥，這趟，你一定很疲累了，快把它服下去，你就知道它的好處了。」

說着，將托盤親自遞給玉扇夫人。

玉扇夫人心裏暗笑着，罵道：「你這時來拍馬屁，已是白費心思了。「老實不客氣的伸手端起托盤之中的那碗「參茸百福湯」一口喝了下去。

于婆婆接過空碗，交給孫秋霞，伸手一按玉扇夫人道：「快，調一口氣看。」

玉扇夫人依言吸了一口氣，調息起來，于婆婆又錦上添花，助了她一掌內力。

這一調息，為時不過一盞茶時光左右，「參茸百福湯」神效立現，玉扇夫人只覺精神陡振，通體舒泰已極。

于婆婆笑着問道：「你看如何？」

玉扇夫人道：「眞是好極了。」

于婆婆笑了一笑，道：「好是好極了，只是，有一點點問題，……」言意未盡，忽然，不往下說了。

玉扇夫人道：「什麼問題？」

于婆婆道：「一吃之後，以後事後就少不得它了。」

玉扇夫人暗中吃了一驚，一楞，望着于婆婆欲言又止的瞪着雙目。

于婆婆一笑，又道：「不過，你放心，老身存量多得很，足够你服用的了。」

玉扇夫人可不笨，已明白她的話意，她喝了于婆婆這碗「參茸百福湯」，等於被她套上了唐三藏的「緊箍咒」，以後只有任她擺佈了。

玉扇夫人臉色變了一變，苦笑一聲，道：「你老人家難道這樣信不過晚輩。」

于婆婆訕訕的一笑，道：「老身並不是信不過你，只因『血手教主』那人太厲害了，他常常利用對方欲死欲仙的時候，要挾勒索，你現在服了老身的『參茸百福湯』還有一大作用，便是能抵抗他這種下流手段，不致被他所乘，你是明白人，當然曉得保密的重要。」

玉扇夫人嘆道：「可是，將來呢？」

于婆婆道：「將來有甚麼問題，老身另外有一種奇藥，給你服下之後，便不必再服用這『參茸百福湯』了。」說得倒是非常好聽。

玉扇夫人一肚子火氣，可是發不出來，只好悻悻的道：「到時候，你老人家說的話，可要算數啊！」

于婆婆笑笑道：「當然算數，你好好的幹罷！」

（未完）

于婆婆領着玉扇夫人直奔「血手教主」行宮，「血手教主」一見玉扇夫人風華絕代的神韻，當時便驚「啊！」了一聲，從平板冷酷的面容裏堆出尺高笑紋，吩咐看座泡茶，顯得出奇的和氣。

于婆婆望着玉扇人會心的笑，然後轉向「血手教主」笑道：「袁兄，剛才小妹回到下處，說起你玄功通神，已經練成了不壞法身，任何兵刃掌力，對你已是毫無作用，這丫頭偏偏不信，小妹只好帶她來，親眼見識一下，不知袁兄……。」

這是表面文章，大家心裏雪亮，「血手教主」不待于婆婆把話說完，便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這位是？」

于婆婆指着玉扇夫人道：「她是小妹的乾女兒，在江湖上也有個小小的名號，人家都稱她一聲『玉扇夫人』。」

「血手教主」哈哈一笑道：「她就是玉扇夫人呀！知道！知道！前些日子聽說她還上了鄔化龍一個大當，險些連命都丟掉了。」

玉扇夫人盈盈起座，向「血手教主」萬福一禮，嬌聲滴滴的叫了一聲，道：「老前輩，你可得看在晚輩乾媽面上，替晚輩出出這口惡氣才是。」

「血手教主」點頭道：「好，好，好，本教主一定成全你……。」

驀地，話聲一頓，轉臉向着外面喝道：「甚麼人？」

玉扇夫人自認現在功力已經有了新的進境，却是甚麼動靜都沒有聽到，心中暗笑一聲，忖道：「不知道他又在耍甚麼花樣……。」

思忖未了，已見一道暗含功勁的話聲，透入房內道：「有一位孫姑娘，前來有請于老回去，有事相商。」

「血手教主」目光一轉，望向于婆婆，于婆婆「啊！」了一聲，站了起來，說道：「差一點忘了一件大事，小妹得告辭了。」

「血手教主」順口問：「甚麼事？」

于婆婆道：「就是袁兄剛才吩咐的那件事呀！」

「血手教主」點頭道：「那你快去快回吧！」

于婆婆轉向玉扇夫人微微一笑，說道：「佩佩，你就陪教主先談談，爲娘很快就回來。」

話聲一落，不待玉扇夫人答話，她已一扭粗腰，擺着肥臀，急急的去了。

于婆婆一去，玉扇夫人陡然呼吸一促，雙頰襲上了一層紅暈，心弦別別的跳動起來。

這時，「血手教主」神情突然一變，臉上的笑容，更是甜蜜了，一雙眼睛忽然發出一種異樣的光芒，盯注在玉扇夫人身上，一聲不响，一瞬也不瞬。

整個的房間，立時佈滿了緊張而沉默的氣氛。

玉扇夫人一看他這般神色，心中的惶踈不安，更形加劇，但這時心中雖然焦急，却仍想不出脫身之計。

正當她芳心紛亂之際。「血手教主」忽然走到她身前，雙手一張，抱住了她嬌軀，伸臉向玉扇夫人臉上湊去，酒氣薰人的輕聲，道：「你眞美！」

玉扇夫人出乎下意識的一掙扎，「血手教主」兩臂一緊，便如兩道鐵箍，牢牢的抱住玉扇夫人，嘻嘻的又道：「來，老夫先給你看一套特別功夫。」身子一旋，便將玉扇夫人攔腰抱起，走進裏間，將她放在床上。

接着，一雙手便在玉扇夫人身上忙條起來。

玉扇夫人平日爲人行事，雖然口角生春不拘禮法，私底下，却並不是一個放蕩女人，這時，連羞帶氣，幾乎昏死過去。

不過，她原是極端聰明的人，又經歷過不知多少生死大事，在這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忽然產生了一種應變的急智，雙手一張，反臂抱住了「血手教主」，嚶嚀一聲，咬着「血手教主」的耳朵，輕聲道：「老前輩，使不得！」

「血手教主」伸手一摸道：「爲甚麼？你怕……」

玉扇夫人搖了一搖頭，偎在他胸脯上道：「這又不是第一遭，怕甚麼！」

「血手教主」不禁一怔，說道：「那是……？」

玉扇夫人忽然雙臂緊了一緊，貼着「血手教主」的醜臉道：「我喜歡你！」

「血手教主」愕然說：「你喜歡我，那又爲甚麼使不得呢？」

玉扇夫人羞急的道：「因此我不能害你。」

「血手教主」微微一震，道：「你有毛病？」

玉扇夫人見「血手教主」的反應，還如理想，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忖道：「看來今天這道難關又給我闖過了。」

接着羞惱之念一熾，恨恨的轉念道：「哼！你們道董某人是這樣好欺負的麼！我要不給你們一手厲害的，我這玉扇夫人就白闖了半輩子江湖了。」

搖了一搖頭，道：「沒有。」

「血手教主」迷惘地道：「這就叫老夫難以理解了。」

玉扇夫人能够保得住清白，已是徼天之幸，因此，她不能過於吝嗇，不在「血手教主」身上下一筆小本錢，表現得情深欵欵的，大胆放蕩的，自動的給了「血手教主」一個香吻，吻得「血手教主」通體皆酥，癱在玉扇夫人懷裏。

玉扇夫人向「血手教主」又丟了一個媚眼，這才道：「我把話說出來，你要不責怪我才行。」

「血手教主」已被玉扇夫人調理得伏伏貼貼，毫不考慮的點頭道：「你原是對我好，我爲甚麼要生你的氣哩！」

玉扇夫人翻身伏在「血手教主」胸口上，細語切切的道：「他們存心要害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只要你和我……你就會染上一種慢性奇毒，最後，在不知不覺之間，心神喪失，爲他們所控制。」

「血手教主」臉色一變，勃然大怒道：「有這種事！」霍地雙手一推，把玉扇夫人推落床下，翻身坐了起來。

玉扇夫人嬌聲哭叫道：「你看，我好心沒好報，向你透露了這秘密，你又生我的氣了。」

「血手教主」回心一想：「可不是！她要不聲不响，自己還不是上了當。」立

時，臉上怒容一斂，道：「不過，老夫還是不大明白，你自己難道就不會中毒？」

玉扇夫人一皺眉頭道：「他們給是給了我一種解藥服用，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騙我的。」

「血手教主」「哼！」的一聲，道：「很可能！」

玉扇夫人道：「我現在把甚麼秘密都告訴你了，你得替我作主啊！」

「血手教主」恨恨的道：「好一個于老婆子，去！我們現在就去把她宰了。」

玉扇夫人叫了一聲，道：「你現在就向她下手，不覺得大衝動了麼？」

「血手教主」道：「我早就想整治她了，現在還好，有了理由。」

玉扇夫人道：「整治她一個人，沒有甚麼了不起，如果不能查出她的同黨，始終是你老人家的心腹之患。」

「血手教主」回心一想，道：「不錯，你的話有道理。」

玉扇夫人道：「如果你老人家相信得過我，一定帮你把她的同黨人查出來。」

「血手教主」伸手拉起玉扇夫人，把她抱在膝上，親了一下，道：「小乖乖，好，我們就這樣辦，暫時不動聲色，慢慢來整治他們。」

玉扇夫人又就着「血手教主」耳邊道：「你既然這樣信得過我，我馬上就可以告訴你另外一個秘密。」

「血手教主」笑了起來道：「你這玉扇夫人果然名不虛傳，眞沉得住氣。」

玉扇夫人笑了一笑道：「這叫有來有往。」

「血手教主」道：「說正題吧。」

玉扇夫人說道：「你可知道，你身邊的那位鄔化龍，已金蟬脫殼，走馬換了將了。」

「血手教主」臉上一陣抽動，愕然道：「此話當眞？」

玉扇夫人道：「這是最容易證實的事情，還假得了麼……。」

話鋒忽然一轉，接着說道：「不過，最好不要打草驚蛇，你老人家心裏有數就行了。」

「血手教主」點頭一笑道：「小乖乖，言之有理，以後你就隨在老夫身前，老夫一定不會虧待你。」說着，又緊緊的抱住玉扇夫人猛香起來。

玉扇夫人好容易平安無事的走出了「血手教主」的行宮，耳後只聽「血手教主」吩咐道：「以後董夫人來隨到隨見。」

玉扇夫人鑿了一肚子窩囊氣，算是履險如夷，渡過了這一關，這時，她心頭上不僅暗暗吁了一口長氣，而且產生了一份得意的心理，暗暗罵着于婆婆道：「老虔婆，你等着瞧吧，看是誰比誰厲害。」

回到于婆婆的小天地裏，人一進門，便見孫秋霞等在門口，羞紅着臉，向她耳邊輕輕的道了一聲：「恭喜！」

玉扇夫人也輕輕捏了她一下，罵道：「死蹄子，你們可把我整慘了，他好厲害啊！」口裏是這樣罵着，實則也是在她面前做文章。

孫秋霞聽得心裏別別跳，啐了她一口，道：「好不知羞！」

玉扇夫人率性把她調侃起來，笑道：「你怕羞，爲甚麼不當尼姑去。」

說笑之間，進了于婆婆房間，于婆婆更是一臉笑容迎着她，道：「孩子，這次可辛苦你了。」

玉扇夫人羞答答的作態道：「你老人家還說哩！」

于婆婆哈哈一笑，吩咐孫秋霞道：「秋兒，還不快去替你董大姊把『參茸百福』湯端來。」

孫秋霞笑口應了一聲：「是！」轉身出去，端着一隻托盤進來。

托盤之中，放着一隻翠玉蓋碗，蓋未開，已有陣陣香氣放散出來，令人神氣一清。

于婆婆接過孫秋霞手中托盤，笑哈哈的道：「佩兒，這『參茸百福湯』還是老身早年特備的補血聖藥，這趟，你一定很疲累了，快把它服下去，你就知道它的好處了。」

說着，將托盤親自遞給玉扇夫人。

玉扇夫人心裏暗笑着，罵道：「你這時來拍馬屁，已是白費心思了。「老實不客氣的伸手端起托盤之中的那碗「參茸百福湯」一口一口喝了下去。

于婆婆接過空碗，交給孫秋霞，伸手一按玉扇夫人道：「快，調一口氣看。」

玉扇夫人依言吸了一口氣，調息起來，于婆婆又錦上添花，助了她一掌內力。

這一調息，爲時不過一盞茶時光左右，「參茸百福湯」神效立現，玉扇夫人只覺精神陡振，通體舒泰已極。

于婆婆笑着問道：「你看如何？」

玉扇夫人道：「眞是好極了。」

于婆婆笑了一笑，道：「好是好極了，只是，有一點點問題，……」言意未盡，忽然，不往下說了。

玉扇夫人道：「什麼問題？」

于婆婆道：「一吃之後，以後事後就少不得它了。」

玉扇夫人暗中吃了一驚，一楞，望着于婆婆欲言又止的瞪着雙目。

于婆婆一笑，又道：「不過，你放心，老身存量多得很，足够你服用的了。」

玉扇夫人可不笨，已明白她的話意，她喝了于婆婆這碗「參茸百福湯」，等於被她套上了唐三藏的「緊箍咒」，以後只有任她擺佈了。

玉扇夫人臉色變了一變，苦笑一聲，道：「你老人家難道這樣信不過晚輩。」

于婆婆訕訕的一笑，道：「老身並不是信不過你，只因『血手教主』那人太厲害了，他常常利用對方欲死欲仙的時候，要挾勒索，你現在服了老身的『參茸百福湯』還有一大作用，便是能抵抗他這種下流手段，不致被他所乘，你是明白人，當然曉得保密的重要。」

玉扇夫人嘆道：「可是，將來呢？」

于婆婆道：「將來有甚麼問題，老身另外有一種奇藥，給你服下之後，便不必再服用這『參茸百福湯』了。」說得倒是非常好聽。

玉扇夫人一肚子火氣，可是發不出來，只好悻悻的道：「到時候，你老人家說的話，可要算數啊！」

于婆婆笑笑道：「當然算數，你好好的幹罷！」

（未完）

新穎脫俗俠義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歐陽俊偕僞扮從衞的王召，張越往赴周提之宴，席間有侍衞宮的丁山兄弟等在座，言談間，丁山率直說出懷疑歐陽俊身份，要他隨往侍衞宮接受盤問，歐陽俊自是不允，遂生衝突，丁山粗野動武，爲王召所制，丁海突施暗襲，按住歐陽俊肩膊，周提誠恐事情鬧僵，忙從中說項，歐陽俊先命王召放人，丁海也自鬆手退開，歐陽俊故表清白，表示要連夜離京南返，周提忙予以挽留，更央請在座的花子玉作保，以後不會再有這事發生，花子玉勸得歐陽俊允留下後，向周提要求担保侍衞宮不得再生事——

冒充豪門客　棍騙貴冑錢

周提哈哈一笑，道：「侍衞宮中，只對付兩種人。」

花子玉道：「周兄，咱們交了不少年的朋友，但對侍衞宮中規矩，周兄却從未提過，兄弟倒得問問，侍衞宮中，要對付的是那兩種人？」

周提道：「第一是有心謀反，不利當今，準備和皇帝作對的人，第二是和咱們侍衞宮中作對的人。」

花子玉輕輕歎息一聲，道：「聽起來，簡單的很，但範圍却是廣闊的事，也就是說侍衞宮的人，可以爲所欲爲了。」

周提道：「此言何意？」

花子玉道：「存心謀反，和皇帝作對，以及和你們侍衞宮中作對，雖然是兩個條件，但想一想却是無所不包。」

周提哈哈一笑，道：「錦衣衞，御林軍，雖是拱衞京畿的軍馬，但侍衞宮中人，却是皇帝的耳目……」

仰天又打兩個哈哈，接道：「兄弟這譬喻，並不妥當，也許是耳目之外，還加上兩隻手，看到的，聽到的，也可以伸手出拏，再明白點說，明火執杖，抄家滅族，那是錦衣衞的事，暗中掩殺，刑訊逆謀，防止刺客，保護皇宮，那是我們侍衞宮的責任，大概就是這麼一點分野了。」

花子玉道：「這麼說來，侍衞宮中的權力很大了。」

周提道：「不錯，所以，進入侍衞宮中的人，都是越幹越有勁了，很少有人自動離開了。」

花子玉笑一笑，道：「侍衞宮中人，有這樣大的權利，很叫兄弟羨慕啊！」

周提輕輕咳了一聲，道：「花兄，侍衞宮中人，有很大的權利，但也有很多的好處，咱們來自江湖，到如今，仍然保持江湖上的英雄本色，而且，肯和江湖上人物交往，能和江湖人交往的，也只有侍衞宮中人了。」

目光轉注到歐陽俊的身上，接道：「羅兄，完全是一場誤會，兄弟可以担保不會再有什麼事故發生了。」

歐陽俊笑一笑，道：「兄弟到京裏只是想玩一玩，也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如是不方便，在下也就早些回去了。」

周提道：「不用，不用，兄弟雖然引出了一場麻煩，但也消去了咱們心中之疑，以後，羅兄在此，儘管放心玩樂，決不會再有什麼麻煩了。」

歐陽俊道：「周兄這麼吩咐，又有花兄担保，兄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周提笑一笑，道：「花兄，劉兄，你們陪羅兄坐坐，兄弟要先行告別一步。」

帶着丁山、丁海，大步離去。

目睹兩人去遠之後，歐陽俊才低聲對花子玉說道：「花兄，你看，兄弟是留下來好呢？還是早些離開此地的好。」

花子玉微微一笑，道：「羅大公子的意思，可是想回到嶺南道上去。」

歐陽俊道：「兄弟覺着和侍衞宮中人結仇，似乎是一件很不智的事，因此，在下覺着，如其留在此地，倒不如早些離開的好。」

劉元道：「北地胭脂，別具風情，大公子還未見識過，就告別離去，豈不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歐陽俊道：「豪賭，美色，我所欲也，但比起性命來，那就是小巫見大巫。」

花子玉哈哈一笑，道：「羅大公子，就是這點坦白可愛，豪賭，美色，比起性命，那就有些不值了。」

歐陽俊道：「所以兄弟希望早些離開，也免得給你花兄找麻煩。」

花子玉道：「我有什麼麻煩。」

歐陽俊道：「兄弟一日不離開這個地方，花兄就要担負一部份責任，是麼？」

花子玉道：「不錯。」

歐陽俊道：「但如兄弟一旦離開，那就和你花兄無關了。」

花子玉笑一笑，道：「大公子，也許咱們彼此間，都是浪子，所以，咱們有些臭味相投，兄弟担保，那是誠心誠意的担保，他們要不守信用，再找你羅大公子的麻煩，兄弟也得算上一份。」

歐陽俊道：「正因爲如此，在下才不希望把你花兄也牽扯上去。」

花子玉哈哈一笑，道：「羅兄，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侍衞宮雖然是一個很難惹的衙門，但他們對兄弟，還得保持着三分客氣。」

歐陽俊心中一動，道：「爲什麼？」

花子玉道：「這就叫，一路神仙一路法，兄弟自有對付侍衞宮的辦法。」

歐陽俊道：「花兄的意思，可是讓兄弟留在此地了。」

花子玉道：「不錯，如是羅兄能夠信得過兄弟，你就留在這裏。」

歐陽俊略一沉吟，道：「花兄的盛情，兄弟有些却之不恭了。」

目光一掠雙龍，接道：「你們聽着，從此之後，希望你們不可惹事生非，未得我之命，不可和人動手。」

張越，王召，齊齊躬身應是。

花子玉作聲道：「羅兄，那一對姓丁的侍衞，也是驕氣過重，應該給他們一點教訓才是。」

歐陽俊道：「但咱們是外鄉人，何況，對方又是炙手可熱的侍衞宮中人。」

花子玉回顧了劉元一眼，道：「劉老大，咱們先去賭一場呢？還是先找幾個小妞玩玩？」

歐陽俊心中暗暗忖道：如若咱們眞的找到了幾個小妞，我以嶺南大公子的玩家身份，勢必要有一副色中餓鬼的饞像，那並不是要暴露出各種醜態，無論如何，不能先找女人……。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丁氏兄弟這麼一鬧，鬧的兄弟興緻索然，所以，我想咱們先去賭上一場吧！」

花子玉道：「劉老大是賭場老闆，羅兄如是想豪賭一場，那只有找劉兄去帮帮忙了。」

劉元哈哈一笑，說道：「花兄，嶺南羅大公子，怎能到兄弟開的幾家賭場中去賭。」

花子玉道：「咱們要到那裏去賭？」

劉元說道：「我安排一個好去處，參與的人，都是大商巨賈，先讓羅兄賭個痛快！」

花子玉低聲道：「劉兄，聽你說的這樣神秘，似乎是連兄弟也沒有去過了。」

劉元道：「這地方，連小兄也很少去，實在是賭的太大。」

花子玉道：「能使你劉兄望而生畏的豪賭，那眞是駭人聽聞的賭注了。」

劉元笑一笑，道：「花兄弟，不是我作兄長的嚇你，那一注牌，十萬十萬銀子，平常的很，你老弟那份家當，恐怕只能下一注，而且還是小注。」

花子玉臉色一變，道：「一注賭十萬銀子，劉兄！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劉元道：「不是，我說的很眞實，兄弟，你在女人圈子裏，你比我行，但如比銀子，小兄比你多了不少，這一點，你兄弟大概心中明白。」

花子玉笑一笑，道：「劉兄，那地方有沒有女人？」

劉元道：「酒、色、財、氣，四個字，總是連在一起，那地方既有豪賭，自然是有女人，不過，那裏的女人，都是很有身份的女人。」

花子玉道：「女人都是一樣，那裏還有不同的身份？」

劉元道：「這個，你老弟也許別有一功，但在下，却是完全沒有法子！」

花子玉笑一笑，道：「這就是尺有所短，在賭上，劉兄比兄弟高明，但在對付女人上，兄弟比你高明多了。」

歐陽俊一直沒有說話，心中却在暗暗盤算，忖道：一注有十萬銀子的豪賭，連我浪子也沒有這樣的賭過，這眞是豪壯的大賭了。

但聞花子玉沉聲說道：「羅兄，你在想什麼？」

歐陽俊如夢初醒般，啊了一聲，道：「兄弟在想，這等豪賭，聽起來也過癮的很。」

劉元低聲道：「羅大公子，那些與賭之人，大都是王侯公子，有些時間，他們帶着萬金難求，價值連城的寶物，公子多帶一些銀兩，如是運氣好，可能在現場中買上一兩件珍貴寶物。」

歐陽俊道：「原來如此，劉兄怎不早說一些，看來，兄弟還得回客找一趟。」

新穎脫俗俠義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歐陽俊偕僞扮從衞的王召，張越往赴周堤之宴，席間有侍衞宮的丁山兄弟等在座，言談間，丁山率直說出懷疑歐陽俊身份，要他隨往侍衞宮接受盤問，歐陽俊自是不允，遂生衝突，丁山粗野動武，爲王召所制，丁海突施暗襲，按住歐陽俊肩膊，周堤誠恐事情鬧僵，忙從中說項，歐陽俊先命王召放人，丁海也自鬆手退開，歐陽俊故表淸白，表示要貪夜離京南返，周堤忙予以挽留，更央請在座的花子玉作保，以後不會再有這事發生，花子玉勸得歐陽俊允留下後，向周堤要求担保侍衞宮不得再生事——

冒充豪門客 棍騙貴冑錢

周提哈哈一笑，道：「侍衞宮中，只對付兩種人。」

花子玉道：「周兄，咱們交了不少年的朋友，但對侍衞宮中規矩，周兄却從未提過，兄弟倒得問問，侍衞宮中，要對付的是那兩種人？」

周提道：「第一是有心謀反，不利當今，準備和皇帝作對的人，第二是和咱們侍衞宮中作對的人。」

花子玉輕輕歎息一聲，道：「聽起來，簡單的很，但範圍却是廣闊的事，也就是說侍衞宮的人，可以爲所欲爲了。」

周提道：「此言何意？」

花子玉道：「存心謀反，和皇帝作對，以及和你們侍衞宮中作對，雖然是兩個條件，但想一想却是無所不包。」

周提哈哈一笑，道：「錦衣衞，御林軍，雖是拱衞京畿的軍馬，但侍衞宮中人，却是皇帝的耳目……」

仰天又打兩個哈哈，接道：「兄弟這譬喻，並不妥當，也許是耳目之外，還加上兩隻手，看到的，聽到的，也可以伸手出拏，再明白點說，明火執杖，抄家滅族，那是錦衣衞的事，暗中掩殺，刑訊逆謀，防止刺客，保護皇宮，那是我們侍衞宮的責任，大概就是這麼一點分野了。」

花子玉道：「這麼說來，侍衞宮中的權力很大了。」

周提道：「不錯，所以，進入侍衞宮中的人，都是越幹越有勁了，很少有人自動離開了。」

花子玉笑一笑，道：「侍衞宮中人，有這樣大的權利，很叫兄弟羨慕啊！」

周提輕輕咳了一聲，道：「花兄，侍衞宮中人，有很大的權利，但也有很多的好處，咱們來自江湖，到如今，仍然保持江湖上的英雄本色，而且，肯和江湖上人物交往，能和江湖人交往的，也只有侍衞宮中人了。」

目光轉注到歐陽俊的身上，接道：「羅兄，完全是一場誤會，兄弟可以担保不會再有什麼事故發生了。」

歐陽俊笑一笑，道：「兄弟到京裏只是想玩一玩，也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如是不方便，在下也就早些回去了。」

周提道：「不用，不用，兄弟雖然引出了一場麻煩，但也消去了咱們心中之疑，以後，羅兄在此，儘管放心玩樂，決不會再有什麼麻煩了。」

歐陽俊道：「周兄這麼吩咐，又有花兄担保，兄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周提笑一笑，道：「花兄，劉兄，你們陪羅兄坐坐，兄弟要先行告別一步。」

帶着丁山、丁海，大步離去。

目睹兩人去遠之後，歐陽俊才低聲對花子玉說道：「花兄，你看，兄弟是留下來好呢？還是早些離開此地的好。」

花子玉微微一笑，道：「羅大公子的意思，可是想回到嶺南道上去。」

歐陽俊道：「兄弟覺着和侍衞宮中人結仇，似乎是一件很不智的事，因此，在下覺着，如其留在此地，倒不如早些離開的好。」

劉元道：「北地胭脂，別具風情，大公子還未見識過，就告別離去，豈不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歐陽俊道：「豪賭，美色，我所欲也，但比起性命來，那就是小巫見大巫。」

花子玉哈哈一笑，道：「羅大公子，就是這點坦白可愛，豪賭，美色，比起性命，那就有些不值了。」

歐陽俊道：「所以兄弟希望早些離開，也免得給你花兄找麻煩。」

花子玉道：「我有什麼麻煩。」

歐陽俊道：「兄弟一日不離開這個地方，花兄就要担負一部份責任，是麼？」

花子玉道：「不錯。」

歐陽俊道：「但如兄弟一旦離開，那就和你花兄無關了。」

花子玉笑一笑，道：「大公子，也許咱們彼此間，都是浪子，所以，咱們有些臭味相投，兄弟担保，那是誠心誠意的担保，他們要不守信用，再找你羅大公子的麻煩，兄弟也得算上一份。」

歐陽俊道：「正因爲如此，在下才不希望把你花兄也牽扯上去。」

花子玉哈哈一笑，道：「羅兄，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侍衞宮雖然是一個很難惹的衙門，但他們對兄弟，還得保持着三分客氣。」

歐陽俊心中一動，道：「爲什麼？」

花子玉道：「這就叫，一路神仙一路法，兄弟自有對付侍衞宮的辦法。」

歐陽俊道：「花兄的意思，可是讓兄弟留在此地了。」

花子玉道：「不錯，如是羅兄能够信得過兄弟，你就留在這裏。」

歐陽俊略一沉吟，道：「花兄的盛情，兄弟有些却之不恭了。」

目光一掠雙龍，接道：「你們聽着，從此之後，希望你們不可惹事生非，未得我之命，不可和人動手。」

張越，王召，齊齊躬身應是。

花子玉作聲道：「羅兄，那一對姓丁的侍衞，也是驕氣過重，應該給他們一點教訓才是。」

歐陽俊道：「但咱們是外鄉人，何況，對方又是炙手可熱的侍衞宮中人。」

花子玉回顧了劉元一眼，道：「劉老大，咱們先去賭一場呢？還是先找幾個小妞玩玩？」

歐陽俊心中暗暗忖道：如若咱們眞的找到了幾個小妞，我以嶺南大公子的玩家身份，勢必要有一副色中餓鬼的饞像，那並不是要暴露出各種醜態，無論如何，不能先找女人……。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丁氏兄弟這麼一鬧，鬧的兄弟興緻索然，所以，我想咱們先去賭上一場吧！」

花子玉道：「劉老大是賭場老闆，羅兄如是想豪賭一場，那只有找劉兄去帮帮忙了。」

劉元哈哈一笑，說道：「花兄，嶺南羅大公子，怎能到兄弟開的幾家賭場中去賭。」

花子玉道：「咱們要到那裏去賭？」

劉元說道：「我安排一個好去處，參與的人，都是大商巨賈，先讓羅兄賭個痛快！」

花子玉低聲道：「劉兄，聽你說的這樣神秘，似乎是連兄弟也沒有去過了。」

劉元道：「這地方，連小兄也很少去，實在是賭的太大。」

花子玉道：「能使你劉兄望而生畏的豪賭，那眞是駭人聽聞的賭注了。」

劉元笑一笑，道：「花兄弟，不是我作兄長的唬你，那一注牌，十萬十萬銀子，平常的很，你老弟那份家當，恐怕只能下一注，而且還是小注。」

花子玉臉色一變，道：「一注賭十萬銀子，劉兄！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劉元道：[illegible]弟，你在女人圈子裏，你比我行，但如比銀子，小兄比你多了不少，這一點，你兄弟大概心中明白。」

花子玉笑一笑，道：「劉兄，那地方有沒有女人？」

劉元道：「酒、色、財、氣，四個字，總是連在一起，那地方既有豪賭，自然是有女人，不過，那裏的女人，都是很有身份的女人。」

花子玉道：「女人都是一樣，那裏還有不同的身份？」

劉元道：「這個，你老弟也許別有一功，但在下，却是完全沒有法子！」

花子玉笑一笑，道：「這就是尺有所短，在賭上，劉兄比兄弟高明，但在對付女人上，兄弟比你高明多了。」

歐陽俊一直沒有說話，心中却在暗暗盤算，忖道：一注有十萬銀子的豪賭，連我浪子也沒有這樣的賭過，這眞是豪壯的大賭了。

但聞花子玉沉聲說道：「羅兄，你在想什麼？」

歐陽俊如夢初醒般，啊了一聲，道：「兄弟在想，這等豪賭，聽起來也過癮的很。」

劉元低聲道：「羅大公子，那些與賭之人，大都是王侯公子，有些時間，他們帶着萬金難求，價值連城的寶物，公子多帶一些銀兩，如是運氣好，可能在現場中買上一兩件珍貴寶物。」

歐陽俊道：「原來如此，劉兄怎不早說一些，看來，兄弟還得回客找一趟。」

花子玉道：「不用了，咱們先去瞧瞧再說，羅兄隨身有多少銀子，就隨便下它兩注，如是地方眞好，改天再去不遲。」

此人雖然是色中餓狼，但對賭一道，卻是興趣不高。

劉元回頭望了嶺南雙龍一眼，道：「羅兄，有一件事，兄弟得先說清楚。」

歐陽俊道：「什麼事？」

劉元道：「那地方，不能帶你劉兄這兩個保鏢。」

歐陽俊道：「哦！」

劉元道：「那是一座豪華精緻的宅院，有着很森嚴的門禁，參與賭事的人，都有一點身份，所以，最怕鬧出事情，不准帶從衞入場。」

歐陽俊心中暗道：「這隻黑鷹，又不知想要出什麼花招了，你如把江湖浪子，眞看成了窩窩囊囊的大公子，你小子就有得苦頭吃了。」

雖然心中在暗防算計，但他相信劉元說的眞實成份很大。

裝出一副爲難的神情，回顧了花子玉一眼，道：「花兄能去麼？」

花子玉道：「兄弟覺着，除了皇城之外，兄弟無處不可去，但聽劉老大這麼一說，兄弟忽然覺着，北京城有很多神秘地方，不是兄弟能夠隨便去了，我得先問問啦！」

回顧了劉元一眼，接道：「劉老大，我能不能去？」

劉元突然伸手入懷，探出了三面金牌，放在桌子上，道：「你們瞧瞧這個。」

花子玉拾起一面，托在手中，歐陽俊卻側頭看了一眼。

只見那金牌上，一面雕刻着精緻的花紋，一面似是寫着篆字。

花子玉掂掂份量，笑道：「是純金，也不過三四錢重。」

劉元冷冷道：「老弟，這是進入那家賭場的金牌，有此物，才能登堂入室，如是沒有這面金牌，天王老子也進不去。」

歐陽俊道：「劉兄，如侍衞宮中人呢？難道也要金牌？」

劉元道：「侍衞宮中人，也要看看身份，老實說，那負責看守門戶的人，就有侍衞宮中的人。」

歐陽俊道：「劉兄說笑了，侍衞宮中人，怎麼會替賭場保鏢。」

劉元笑一笑道：「老弟，黑眼珠見不得白銀子，侍衞宮中人，也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英雄好漢，他們只要瞧到了雪花白銀，那還會顧忌到自己的身份。」

花子玉笑一笑，道：「劉兄說的也是，侍衞宮中的俸銀，雖然不低，但如若要大把化銷，又賭又嫖，確也無法應付。」

劉元說道：「所以，他們在外面兼兼差。」

歐陽俊心中一動，暗道：能使侍衞宮中人作爲保鏢，賭場的氣派，果然不小。

心中念轉，口中卻說道：「除了侍衞宮中人之外，還有別的保鏢麼？」

劉元道：「有！那是他們聘請的護院、武師，都是當今武林中一流身手。」

歐陽俊道：「那些人，都是些什麼出身？」

劉元道：「出身很雜，有正大門派中的弟子，也有江洋大盜。」

歐陽俊忖道：有這麼一處地方，眞要得去見識一番了。

故作一副愁苦之容，沉吟了一陣，接道：「劉兄，那地方如此嚴密，咱們贏了錢，能夠帶走麼？」

劉元道：「這個，你可以放心，就算你贏五百萬紋銀，也可平安帶出，那地方是些闊氣的地方，不會有人在乎銀子。」

歐陽俊聽劉元這麼一番形容，道：「兄弟也有些緊張了，我走南行北，見識過不少豪華大賭，但像你劉兄所說，一注有十萬銀子之數，卻是從未遇上過。」

劉元道：「那就更要去開眼界……」

花子玉道：「咱們要幾時動身？」

劉元望望天色，道：「差不多了，咱們也該去了——」

目光一掠歐陽俊，接道：「羅大公子，你的賭技如何？」

歐陽俊道：「說得過去。」

劉元道：「大公子，你是嶺南巨富，輸贏銀子大概是不在乎了，不過，兄弟知道，喜賭的人，大都有一個毛病，要贏錢，也要面子，一旦輸上了火，什麼事都作得出來。」

歐陽俊道：「劉兄，可是還不太相信在下。」

劉元道：「那倒不是，但在下奉勸羅兄一下，那地方，賭奸，賭滑，不賭假，羅大公子如是手腳不靈光，最好不要施什麼手法，須知一旦被查了出來，那就要斬下雙手，賠償所有的損失。」

花子玉道：「可以走了吧！兄弟也被你說的怦然心動，想去見識一下。」

劉元道：「好！咱們現在就動身。」

當先出室，大步而行。

歐陽俊、花子玉緊追在劉元的身後。

劉元地形熟悉，專走小巷，捷徑，歐陽俊暗中數計，穿過七條小巷，劉元才停了下來。

花子玉回顧了一眼道：「到了麼？」

劉元搖搖頭，道：「還沒有到。」

目光轉到歐陽俊的身上，接道：「大公子，你那兩位保鏢，不能去了。」

歐陽俊沉吟了一陣，道：「可是要他們回到客棧中等。」

劉元道：「那倒不用了，兄弟着個人帶他們在附近玩玩。」

歐陽俊道：「那就麻煩劉兄了。」

只見劉元擧手一招，巷口處一個中年漢子，立刻應手行了過來。

心中忖道：這黑鷹劉元，果然是勢力龐大，似乎是任何地方，都有他的屬下。

那中年大漢，行近了劉元，一躬身，道：「大爺……」

劉元輕輕咳了一聲，打斷了那中年大漢的語，道：「帶這位大公子的兩個從衞去玩玩，但不要走的太遠。」

中年大漢應了一聲，行到了張越、王召身前，低聲道：「兩位，咱們走吧！」

王召低聲道：「公子咱們去不去？」

歐陽俊道：「去玩玩吧！不過，小心一些，不要惹事生非。」

王召應了聲！回頭對那中年大漢道：「其他咱們兄弟不會，吃吃喝喝就行。」

中年大漢低聲對王召道：「女人，喜

歡麼。」

一面擧步向前行去，張越，王召，緊隨身後。日睹三人去遠，劉元才笑一笑，道：「大公子，這座賭場，大約是擧國最豪大的一座賭場。公子雖然豪富，但你身在北京，難免會有不便之處……」

歐陽俊擺出了大公子的派頭，接道：「劉兄放心，在下賭品很好，輸上幾兩銀子，也算不得甚麼。」

劉元一面擧步向前行去，一面低聲問道：「大公子的賭技如何？」

歐陽俊道：「不太好但也不太壞。」

劉元道：「大公子，你玩賭是不是有一套眞實的本領？」

歐陽俊說道：「這個，要兄弟怎麼說呢？」

劉元道：「那地方，不可以賭假，就是要花樣，也要要的高明，別讓人瞧出破綻，一旦被發覺賭的假賭，至少也要切斬下一隻手來。」

歐陽俊笑一笑，道：「這一點，劉兄可以放心，兄弟不會賭假。」

劉元道：「好！有你大公子這句話，在下就放心了，咱們進去吧！」

大步向前行去。

歐陽俊，花子玉魚貫相隨在劉元身後，轉過一條小巷，景物忽然一變。

只見巨宅連雲，每人家都是高大的紅漆大門。

劉元走到一家大宅院前面，伸手叩動了門上的銅環。

大門呀然大開，兩個健壯的大漢，當門而立。

劉元道：「斜陽，歸鴉，老樹根。」

那當門兩個大漢一側身，讓開去路。

劉元帶兩人行入了宅院之中。

好一座廣大的庭院，只見廣大的庭園中，聳立着數十株白楊，老榕。

這時，天色已黑了，兩個穿着青衫的傭人，正在點起那吊在樹上的燈籠。

劉元帶兩人穿過那廣大的庭院，到了二門前面。

二門前有一道橫攔去路的鐵柵，鐵柵後坐着二個天青短衫長褲的漢子。

雖然未見他佩帶兵刃，但身上卻背着一個革囊，顯然是暗器名家。

劉元一拱手道：「在下叫劉元……」

那大漢望了劉元，歐陽俊等三人一眼，冷冷接道：「帶有出入金牌麼？」

劉元道：「有！」取出三面金牌，遞了過去。

青衣大漢接過金牌瞧了一陣，又把金牌還給了劉元，伸手打開鐵柵。

劉元當先帶路，穿入鐵柵，沿一道廻廊行去。

歐陽俊低聲道：「那把守鐵柵的人，可是侍衞宮中的高手麼？」

劉元搖搖頭，道：「不是，但侍衞宮中人，也有輪守那鐵柵的。」

沿廻廊行約數十丈才轉入一座大廳。

但見燈火通明，照耀有如白晝。

廳中擺了四張方桌，兩桌牌九，一桌骰子。

每一桌週圍，都圍了很多人。

另一桌上，賭的是紙牌，只有四個人圍桌而坐，都是女的。

這座廳實够廣大，擺了四桌賭，還有着很大的空間。

賭的都是很有身份的人，聽不到一點喧嘩之聲。

劉元回顧了一眼，低聲道：「右面那張木桌上賭注大些。」

緩步行到了右面木桌上的賭枱上。

歐陽俊緩步跟了過去。

凝日望去，只見那推莊的，是一位年約五旬的老者，留着修剪的十分整齊的鬍子，穿着一件紫袍，面前推滿了一大堆銀票。

顯然，這是一個旺莊，贏了不少錢。

劉元有些技癢，忍不住伸手從衣袋內，取出了一叠銀票下在天門。

歐陽俊擧眼一描，只見劉元下在莊上的銀票，大約有一萬兩銀子之數。

摸摸自己的口袋，暗暗忖道：「身上只有兩萬銀子的銀票，這賭枱上的賭注，最少的也有一萬銀子，這一注，無論如何不能輸。」

他是精於賭道的人，加上衣袋內銀子不多，如何運用這一注資本，是一件大事，馬虎不得。

所以，這一注，他必需想的仔細，看的準，才能看得清楚。

所以，歐陽俊沒有輕易下注。

莊家打出骰子，是七對門。

天門起了兩張牌，隨手就翻了出來。

這說明那起牌的人就面前很大的賭注，看也不看一眼。

是一個地牌配長三的地字八。

莊家輕輕把手中兩張牌，翻了過來，放在桌面上。

劉元一皺眉頭，回顧了歐陽俊一眼，露出一個苦笑。

原來，莊家起一副天字九。

紫袍老者伸出一隻白白的玉手，輕輕一扒，所有的銀票，就到了莊家前面。

歐陽俊暗作估算，這一牌，至少吃了十萬兩以上的銀子。

一連看了三注，莊家連吃了三注。

歐陽俊看的很仔細，第四注，把身上所有的銀票，全部押上了天門。

劉元回顧了歐陽俊一眼，道：「這一注一定贏麼？」

歐陽俊道：「大概差不多吧！」

劉元笑一笑，未再講話。

連吃三注的興莊，使得賭注上的銀票減了不少。

天門起了牌，雜六配雜七，這七，五爲二，最小的兩點。

劉元低聲道：「羅大公子，是雜二，是二就吃你。」

歐陽俊心中也有些緊張，他已顯明的看出來，推莊的沒有假，照道理，這一注天門該贏，吃不過三，天門已連被吃了四次。

莊家掀開了牌，竟然是一個丁三配人八，鋼彈一，大一不吃二，天門贏了。

劉元有些羨慕的道：「大公子，看來，你眞是有點門道了。」

歐陽俊低聲道：「運氣，運氣，兄弟的賭運一向不錯。」

這一注，歐陽俊淨贏了兩萬四千兩銀子。

花子玉道：「不用了，咱們先去瞧瞧再說，羅兄隨身有多少銀子，就隨便下它兩注，如是地方眞好，改天再去不遲。」

此人雖然是色中餓狼，但對賭一道，卻是興趣不高。

劉元回頭望了嶺南雙龍一眼，道：「羅兄，有一件事，兄弟得先說清楚。」

歐陽俊道：「什麼事？」

劉元道：「那地方，不能帶你劉兄這兩個保鏢。」

歐陽俊道：「哦！」

劉元道：「那是一座豪華精緻的宅院，有着很森嚴的門禁，參與賭事的人，都有一點身份，所以，最怕鬧出事情，不准帶從衞入場。」

歐陽俊心中暗道：「這隻黑鷹，又不知想要出什麼花招了，你如把江湖浪子，眞看成了窩窩囊囊的大公子，你小子就有得苦頭吃了。」

雖然心中在暗防算計，但他相信劉元說的眞實成份很大。

裝出一副爲難的神情，回顧了花子玉一眼，道：「花兄能去麼？」

花子玉道：「兄弟覺着，除了皇城之外，兄弟無處不可去，但聽劉老大這麼一說，兄弟忽然覺着，北京城有很多神秘地方，不是兄弟能够隨便去了，我得先問問啦！」

回顧了劉元一眼，接道：「劉老大，我能不能去？」

劉元突然伸手入懷，探出了三面金牌，放在桌子上，道：「你們瞧瞧這個。」

花子玉拾起一面，托在手中，歐陽俊卻側頭看了一眼。

只見那金牌上，一面雕刻着精緻的花紋，一面似是寫着篆字。

花子玉掂掂份量，笑道：「是純金，也不過三四錢重。」

劉元冷冷道：「老弟，這是進入那家賭場的金牌，有此物，才能登堂入室，如是沒有這面金牌，天王老子也進不去。」

歐陽俊道：「劉兄，如侍衞宮中人呢？難道也要金牌？」

劉元道：「侍衞宮中人，也要看看身份，老實說，那負責看守門戶的人，就有侍衞宮中的人。」

歐陽俊道：「劉兄說笑了，侍衞宮中人，怎麼會替賭場保鏢。」

劉元笑一笑道：「老弟，黑眼珠見不得白銀子，侍衞宮中人，也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英雄好漢，他們只要瞧到了雪花白銀，那還會顧忌到自己的身份。」

花子玉笑一笑，道：「劉兄說的也是，侍衞宮中的俸銀，雖然不低，但如若要大把化銷，又賭又嫖，確也無法應付。」

劉元說道：「所以，他們在外面兼兼差。」

歐陽俊心中一動，暗道：能使侍衞宮中人作爲保鏢，賭場的氣派，果然不小。

心中念轉，口中卻說道：「除了侍衞宮中人之外，還有別的保鏢麼？」

劉元道：「有！那是他們聘請的護院、武師，都是當今武林中一流身手。」

歐陽俊道：「那些人，都是些什麼出身？」

劉元道：「出身很雜，有正大門派中的弟子，也有江洋大盜。」

歐陽俊忖道：有這麼一處地方，眞要得去見識一番了。

故作一副愁苦之容，沉吟了一陣，接道：「劉兄，那地方如此嚴密，咱們贏了錢，能够帶走麼？」

劉元道：「這個，你可以放心，就算你贏五百萬紋銀，也可平安帶出，那地方是些闊氣的地方，不會有人在乎銀子。」

歐陽俊聽劉元這麼一番形容，道：「兄弟也有些緊張了，我走南行北，見識過不少豪華大賭，但像你劉兄所說，一注有十萬銀子之數，卻是從未遇上過。」

劉元道：「那就更要去開眼界……」

花子玉道：「咱們要幾時動身？」

劉元望望天色，道：「差不多了，咱們也該去了——」

目光一掠歐陽俊，接道：「羅大公子，你的賭技如何？」

歐陽俊道：「說得過去。」

劉元道：「大公子，你是嶺南巨富，輸贏銀子大概是不在乎了，不過，兄弟知道，喜賭的人，大都有一個毛病，要贏錢，也要面子，一旦輸上了火，什麼事都作得出來。」

歐陽俊道：「劉兄，可是還不太相信在下。」

劉元道：「那倒不是，但在下奉勸羅兄一下，那地方，賭奸，賭滑，不賭假，羅大公子如是手脚不靈光，最好不要施什麼手法，須知一旦被查了出來，那就要斬下雙手，賠償所有的損失。」

花子玉道：「可以走了吧！兄弟也被你說的怦然心動，想去見識一下。」

劉元道：「好！咱們現在就動身。」

當先出室，大步而行。

歐陽俊、花子玉緊追在劉元的身後。

劉元地形熟悉，專走小巷，捷徑，歐陽俊暗中數計，穿過七條小巷，劉元才停了下來。

花子玉回顧了一眼道：「到了麼？」

劉元搖搖頭，道：「還沒有到。」

目光轉到歐陽俊的身上，接道：「大公子，你那兩位保鏢，不能去了。」

歐陽俊沉吟了一陣，道：「可是要他們回到客棧中等。」

劉元道：「那倒不用了，兄弟着個人帶他們在附近玩玩。」

歐陽俊道：「那就麻煩劉兄了。」

只見劉元舉手一招，巷口處一個中年漢子，立刻應手行了過來。

心中忖道：這黑鷹劉元，果然是勢力龐大，似乎是任何地方，都有他的屬下。

那中年大漢，行近了劉元，一躬身，道：「大爺……」

劉元輕輕咳了一聲，打斷了那中年大漢的語，道：「帶這位大公子的兩個從衞去玩玩，但不要走的太遠。」

中年大漢應了一聲，行到了張越、王召身前，低聲道：「兩位，咱們走吧！」

王召低聲道：「公子咱們去不去？」

歐陽俊道：「去玩玩吧！不過，小心一些，不要惹事生非。」

王召應了聲！回頭對那中年大漢道：「其他咱們兄弟不會，吃吃喝喝就行。」

中年大漢低聲對王召道：「女人，喜歡麼。」

一面舉步向前行去，張越，王召，緊隨身後。目睹三人去遠，劉元才笑一笑，道：「大公子，這座賭場，大約是舉國最豪大的一座賭場。公子雖然豪富，但你身在北京，難免會有不便之處……」

歐陽俊擺出了大公子的派頭，接道：「劉兄放心，在下賭品很好，輸上幾兩銀子，也算不得甚麼。」

劉元一面舉步向前行去，一面低聲問道：「大公子的賭技如何？」

歐陽俊道：「不太好但也不太壞。」

劉元道：「大公子，你玩賭是不是有一套眞實的本領？」

歐陽俊說道：「這個，要兄弟怎麼說呢？」

劉元道：「那地方，不可以賭假，就是要花樣，也要要的高明，別讓人瞧出破綻，一旦被發覺賭的假賭，至少也要切斷下一隻手來。」

歐陽俊笑一笑，道：「這一點，劉兄可以放心，兄弟不會賭假。」

劉元道：「好！有你大公子這句話，在下就放心了，咱們進去吧！」

大步向前行去。

歐陽俊，花子玉魚貫相隨在劉元身後，轉過一條小巷，景物忽然一變。

只見巨宅連雲，每人家都是高大的紅漆大門。

劉元走到一家大宅院前面，伸手叩動了門上的銅環。

大門呀然大開，兩個健壯的大漢，當門而立。

劉元道：「斜陽，歸鴉，老樹根。」

那當門兩個大漢一側身，讓開去路。

劉元帶兩人行入了宅院之中。

好一座廣大的庭院，只見廣大的庭園中，聳立着數十株白楊，老榕。

這時，天色已黑了，兩個穿着青衫的傭人，正在點起那吊在樹上的燈籠。

劉元帶兩人穿過那廣大的庭院，到了二門前面。

二門前有一道橫攔去路的鐵柵，鐵柵後坐着二個天青短衫長褲的漢子。

雖然未見他佩帶兵刃，但身上却背着一個革囊，顯然是暗器名家。

劉元一拱手道：「在下叫劉元……」

那大漢望了劉元，歐陽俊等三人一眼，冷冷接道：「帶有出入金牌麼？」

劉元道：「有！」取出三面金牌，遞了過去。

青衣大漢接過金牌瞧了一陣，又把金牌還給了劉元，伸手打開鐵柵。

劉元當先帶路，穿入鐵柵，沿一道廻廊行去。

歐陽俊低聲道：「那把守鐵柵的人，可是侍衞宮中的高手麼？」

劉元搖搖頭，道：「不是，但侍衞宮中人，也有輪守那鐵柵的。」

沿廻廊行約數十丈才轉入一座大廳。

但見燈火通明，照耀有如白晝。

廳中擺了四張方桌，兩桌牌九，一桌骰子。

每一桌週圍，都圍了很多人。

另一桌上，賭的是紙牌，只有四個人圍桌而坐，都是女的。

這座廳實够廣大，擺了四桌賭，還有着很大的空間。

賭的都是很有身份的人，聽不到一點喧嘩之聲。

劉元回顧了一眼，低聲道：「右面那張木桌上賭注大些。」

緩步行到了右面木桌上的賭枱上。

歐陽俊緩步跟了過去。

凝目望去，只見那推莊的，是一位年約五旬的老者，留着修剪的十分整齊的鬍子，穿着一件紫袍，面前推滿了一大堆銀票。

顯然，這是一個旺莊，贏了不少錢。

劉元有些技癢，忍不住伸手從衣袋內，取出了一叠銀票下在天門。

歐陽俊拏眼一描，只見劉元下在莊上的銀票，大約有一萬兩銀子之數。

摸摸自己的口袋，暗暗忖道：「身上只有兩萬銀子的銀票，這賭枱上的賭注，最少的也有一萬銀子，這一注，無論如何不能輸。」

他是精於賭道的人，加上衣袋內銀子不多，如何運用這一注資本，是一件大事，馬虎不得。

所以，這一注，他必需想的仔細，看的準，才能看得清楚。

所以，歐陽俊沒有輕易下注。

莊家打出骰子，是七對門。

天門起了兩張牌，隨手就翻了出來。

這說明那起牌的人就面前很大的賭注，看也不看一眼。

是一個地牌配長三的地字八。

莊家輕輕把手中兩張牌，翻了過來，放在桌面上。

劉元一皺眉頭，回顧了歐陽俊一眼，露出一個苦笑。

原來，莊家起一副天字九。

紫袍老者伸出一隻白白的玉手，輕輕一扒，所有的銀票，就到了莊家前面。

歐陽俊暗作估算，這一牌，至少吃了十萬兩以上的銀子。

一連看了三注，莊家連吃了三注。

歐陽俊看的很仔細，第四注，把身上所有的銀票，全部押上了天門。

劉元回顧了歐陽俊一眼，道：「這一注一定贏麼？」

歐陽俊道：「大概差不多吧！」

劉元笑一笑，未再講話。

連吃三注的興莊，使得賭注上的銀票減了不少。

天門起了牌，雜六配雜七，這七，五爲二，最小的兩點。

劉元低聲道：「羅大公子，是雜二，是二就吃你。」

歐陽俊心中也有些緊張，他已顯明的看出來，推莊的沒有假，照道理，這一注天門該贏，吃不過三，天門已連被吃了四次。

莊家掀開了牌，竟然是一個丁三配人八，鋼彈一，大一不吃二，天門贏了。

劉元有些羨慕的道：「大公子，看來，你眞是有點門道了。」

歐陽俊低聲道：「運氣，運氣，兄弟的賭運一向不錯。」

這一注，歐陽俊淨贏了兩萬四千兩銀子。

推莊的老者眼皮也未抬一眼，就賠了出來。

歐陽俊雖然把身上所有銀票，全部放了上去，但他却連手也未伸一下，連本連利，一齊堆在那裏。不算是最大的賭注，但却有豪賭的氣派。

劉元道：「大公年這次一定贏麼？」

歐陽俊道：「不太一定。」

劉元還在猶豫着，莊家已打出骰子。

打骰子離手，那就不能再下注。

又一個七對門，賭牌就是有點邪氣，不信也不行。

這一把，以歐陽俊的賭注最大，照規矩是大注看牌所以天門那副牌沒有人動。

推莊的紫袍老者，確有着不在乎輸贏的味道，隨手就先掀了莊家的牌。

一副很大的牌，人牌配大天的天槓。初，末門兩牌，也不算小，一個蛾七一個長八。

歐陽俊心中也有些發毛，暗暗忖道：「這一把輸了銀子事小，但我這嶺南大公子的身上，全身上下只有一注賭本，那就未免有些太過寒酸，影响所及，可能會露出破綻。」

心中出汗，表面上，却又不得不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隨手翻開了兩張牌。

一對雜五，剛好吃到天槓的一副牌。

推莊的紫袍老者，抬頭望了歐陽俊一眼，吃兩家賠了天門。

算起來，莊家還是有得賺。

劉元笑一笑，道：「大公子，果然是有點門道。」

歐陽俊道：「小玩玩嘛！」

堆在面前八萬多的銀票，歐陽俊沒有伸手去拏，也沒有多望一眼。

其實，歐陽俊對這等豪賭，也有些觸目驚心，但他是嶺南首富的豪門公子，十萬八萬銀子，自然是不能放在心上。

這就要心中疼如攪，表面不在乎。

莊家推出了第三把牌。

天門是地牌配虎頭的地虎三，莊家也是三，是個蛾字配雜九的三。

歐陽俊又贏了一注。

面前的銀票堆了十幾萬，歐陽俊心中也明白，已然連過三關，第四注是輸多勝少，但要保持他大公子的身份，就是不好意思伸手取回賭注。

幸好是劉元帮忙，伸手抓起案上的銀票，道：「清一清再下注如何？」

順水推舟，歐陽俊低聲道：「那就有勞劉兄了。」

劉元整理一下銀票，道：「二九一十八，二八一十六，合計有十九萬六千兩銀子。」

歐陽俊道：「那就勞劉兄收着吧！」

劉元道：「這個怎麼行，把銀票塞入了歐陽俊的懷中。」

花子玉低聲道：「羅兄，咱們有十萬銀子，能使北京城的花國震動，走！不用再賭下去了。」

歐陽俊心中也不想賭了，這一陣他暗察細看，發覺了這座大廳中的賭客，不是王侯公子，就是豪門巨富，確有輸上個百八二百萬銀子也不在乎的豪氣，自已這點家當，實在是上不得枱盤。

但他不能失了大公子的身份。

淡淡一笑，道：「劉兄，你是否已盡了興。」

劉元道：「大公子，老實說，這樣豪賭，兄弟賭不起。」

歐陽俊道：「劉兄，咱們合手推它一莊如何？」

劉元微微一怔道：「推一莊？」

歐陽俊道：「不錯，你給兄弟打下手，專管吃，賠。」

劉元道：「這麼吧，我搭一成。」

歐陽俊已估算過這一桌上的賠技，如是自己推莊，動點手脚，準可撈進一票，苦的是身邊銀子太少。

這時，那推莊的紫袍老者，又連賠數注，面前的銀票，已賠的一張不剩。

一推牌，道：「到此爲止，那一位想推，儘管請便。」

歐陽俊緩步行了過去，掏出身上的銀票道：「順吃順賠。」

這一次旺莊，歐陽俊巧妙的使展換牌手法，一口氣連吃七注。

環圍在賭桌四週的人，十之八九，都已經全身淨光，望牌興歎。

劉元管銀票，雙手都有些發抖。

他雖然開賭場的老闆，但像這樣的豪賭，也是從未經過。

歐陽俊推出了第八把牌！笑道：「諸位，這是最後一把。」

這一把，歐陽俊誠心要輸，準備把贏的銀子吐出一部份，但却未料到十人九光，大部份人都輸完了帶來的銀子。

只見坐在天門的一個藍緞子長袍的年輕人，伸手摸出一個紅綢子小包，一下子投置在木桌上，道：「莊家，估估看，這一袋東西，能值多少銀子。」

歐陽俊笑一笑，道：「劉兄，打開後大家瞧瞧，要估值麼，也得公公平平。」

劉元打開了小包倒出了十顆明珠來。

歐陽俊凝目望去，只見那每一顆，都有貓眼大小，每一顆價值都在萬金以上。十顆明珠的價值，怕不在十萬銀子。

劉元楞了一楞，道：「大公子，對珠寶方面，你的鑑定能力如何？」

歐陽俊對珠寶十分明白，但却故作不明白，笑一笑，道：「在下對珠寶認識不多。」

劉元道：「這十顆明珠，合起來，大約可以值上七萬銀子。」

歐陽俊道：「好！就算七萬銀子。」

心中却暗暗忖道：「劉元也黑心的很，硬扣了三萬銀子。」

那藍緞子年輕人，却有一股不在乎的豪氣，笑一笑，道：「好吧！就算七萬，天門都頭。」

劉元很有耐心，把一顆一顆的明珠，又裝入黃綢子的袋中。

天門一押上那十顆明珠，初門的一個黃袍中年大漢，伸手從衣袋內，摸出了一個布包，道：「估一估，我這個值好多銀子？」

劉元道：「甚麼東西？」

黃袍中年笑一笑，道：「你自已打開看吧！」

劉元嗯了一聲，打開布包。

那是一塊翠綠欲滴的玉，全身都散發出翠色的光芒。

（未完）

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素手飈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處心積慮，爲胡栢齡復仇，聽知陰手一魔煉有靈藥向心露，給人服下，那人從此矢心不二，遂率領一叟二奇及鐘一豪、麥小明，進軍陰風峽，向陰手一魔坦說來意，爲示不弱，明知茶中置有劇毒，亦一口仰乾，更親自動手與陰手一魔拚鬥，霍元伽、巴天義，宋天鐸、鍾一豪，麥小明也和陰手一魔門下展開混戰，陰手一魔自恃毒茶之效，一開始便存輕敵之意，爲谷寒香趁機迫落下風，陰手一魔至是遂發暗號，驀見六名大漢各持圓筒，躍落陰手一魔身邊，谷寒香睹狀，喝令雙方暫時停手——

＊＊＊＊＊＊＊＊＊＊＊＊＊＊＊

鳳曦山谷震　虎躍草木偃

霍元伽一聽谷寒香喝令住手，頓時身子一側，讓開一步，四名青衣少年一晃而入亦都侍立在陰手一魔身旁，眨眼間，東西南三面門外，湧進了十餘名持刀大漢。

麥小明眼睛一眨，訝聲道：「噫！我明明殺光了，怎的又有人鑽出來。」

一名懷抱金背刀的大漢，朝陰手一魔躬身一禮，道：「啓稟祖師爺，這小兒前後廢了咱們十一名兄弟。」

陰手一魔將手一揮，道：「我知道。」移目一望三個綠衣少女，冷然道：「將青娥抱來。」

三個少女喘息未定，閒言之後，立即有一人奔向一旁，將那被鍾一豪點了昏穴的少女抱了過來。

陰手一魔瞧也不瞧，抬手一掌，擊在那少女的「秉風」穴上，只聽那少女嬌吟一聲，緩緩地睜開了雙眼。

谷寒香冷冷一笑，雙手一擺，將鍾一豪與麥小明擋退兩步，面龐一轉，移目朝霍元伽望去。

她目光如電，威稜逼射，霍元伽心頭一震，趕緊跨步向前，與麥小明併肩而立，巴天義和宋天鐸相覷一眼，急步跟上，轉眼間室內劍拔弩張，瀰漫起一片肅殺之氣。

谷寒香目挾霜刃，一注陰手一魔道：「谷寒香所提三事，老英雄尊意如何？」

陰手一魔仰首一笑，道：「夫人風華絕世，武藝驚人，尤其胆識豪氣，不讓鬚眉，老朽實在心折不已。」

谷寒香冷冷的道：「老英雄不必過奬，其實谷寒香寄生人世，只爲一點心願未了，行屍走肉，談不上豪氣風華。」

陰手一魔目光一閃，環掃衆人一眼，緩緩說道：「今日之戰，勝負未分，不過老朽得地利人和，畧佔幾分勝算。」說到此處，頓了一頓又道：「若無老朽首肯，夫人與手下這幾位英雄，自信能够生離黑風峽麼？」

麥小明笑道：「陰手一魔，你可敢與我單打獨鬥，決一死戰？」

在谷寒香一行六人中，麥小明的武功居於第二，而且較之一叟二奇和鍾一豪四人，要高出甚多，陰手一魔對他早生疑竇，聞言向他仔細打量一眼，見他確是年幼，並非有什麼駐顏之術，不禁雙眉一蹙，說道：「胡柏齡的武功我曾見過，你既是他的師弟，何以武功路數，又與胡夫人相同？」

谷寒香暗忖道：此人目光如箭，心機似海，當眞是難以對付。

只聽麥小明道：「你敢打就打，何必問這問那。」

谷寒香道：「老英雄多問無益，常言道，沒有三分三，豈敢上梁山，幾件暗器，谷寒香還不放在眼內，今日之事如何了局，老英雄只管示下。」

陰手一魔嘿嘿一笑，道：「夫人可知妳所飲的茶內，除了中含劇毒外，尚溶有碧蜍之血，金蟆之涎，若不服下老朽特製的解藥，那可是遺患無窮。」

此言一出，羅浮一叟，嶺南二奇，鍾一豪，麥小明等五人，俱都移目朝谷寒香望去，衆人雖不知碧蜍血和金蟆涎究係何物，但聽這兩樣名稱，亦可想像其厲害之甚。

麥小明突然大喝道：「鍾一豪，咱們刀劍聯手，先將陰手一魔廢掉。」寶劍一揮欺身直上。

只聽六名手執噴筒的黑衣大漢齊聲怒喝道：「站住！」

谷寒香皓腕一伸，綿綿玉掌，倏地按在麥小明肩上，阻住了他的前衝之勢。

這隨手一按，力逾千斤，麥小明慌忙沉肩一滑，卸掉谷寒香的手掌，瞪目道：「師嫂怕什麼，那玩意傷我不了。」

谷寒香玉面一沉，道：「站在一旁，未得我命，不許妄自出手。」面龐一轉，目注陰手一魔道：「谷寒香的生死，毋須老英雄費心，所言三事到底怎樣解決，老英雄速卽示下。」

陰手一魔沉吟半晌，道：「非是老朽危言聳聽，夫人倘若自恃內功深湛，不將老朽的毒藥放在心上……」

谷寒香暗忖道：「這魔頭儘顧左右而言他，原來是在拖延時刻，想等自己毒發。」心念一轉，突然伸手一掠肩後，將長劍撤在手中，冷冷地道：「我若不相信老英雄的毒藥，怎會甘冒風雪，來此討取『向心露』。」

忽聽鍾一豪接口道：「陰手一魔，姑不論你的毒藥有效無效，你且說說，要你交出解藥，須得什麼條件？」

谷寒香陡地冷哼一聲，把口一張，昂首望空一噴，這舉動出人意表，滿室之人，齊皆仰首望去。但見她口齒張處，一股黑色烟霧激冲而起，那烟霧直昇七尺，然後化作一大片濛濛灰霧，徐徐四散。

陰手一魔手下的男女衆人，俱不敢讓那灰霧沾上身來，却因陰手一魔平日馭下極嚴，未得號令，不敢自行後退，一時之間，俱都眼望着緩緩下沉的迷霧，流露出滿臉惶急之色。

谷寒香妙目凝光，冷冷望着陰手一魔道：「老英雄這杯香茗，確然厲害無比，可是谷寒香雖然吸入腹中，却並未容其滲入體內，有負盛意，尚祈老英雄見諒。」

她連諷帶損，饒是陰手一魔心機深沉，也不禁被挖苦得青滲滲的臉上，泛起兩朵紅雲。

陰手一魔大袖一揮，擊出一陣無形勁氣，將那片卽將沾上身來的迷霧逼得一分爲二，直往兩旁飛散，冷冷地道：「夫人玄功通神，竟將吸入腹中的藥物逼住，動手數十招後，重又噴射出來，老朽垂暮之年，得睹奇學，實是三生有幸。」

谷寒香道：「老英雄客氣，當眞動手相搏，谷寒香殊無自勝的把握。」

這兩人口中講得客氣，其實各逞心機，都在籌思良策，想在不傷肢體的情況下，將對方擒到手內。

陰手一魔突然轉面吩咐身後的綠衣少女道：「快去取兩瓶『向心露』，和一粒『寒蚿丹』來。」

一個綠衣少女躬身領命，急往洞後奔去，須臾奔了回來，手中捧着兩大一小的三隻玉瓶。

陰手一魔擺手，說道：「送與胡夫人收下。」

那綠衣少女走到谷寒香身前，將三隻玉瓶奉上，谷寒香接過手中，聲色不動，往囊中一揣。

陰手一魔輕輕的咳了一聲，道：「那兩個大瓶之內，盛的是『向心露』，服後記憶喪失，神志痲醉，終其一身，任憑施藥人支配，赴湯蹈火，不知推辭。」頓了一頓，接道：「小瓶之內，裝着一粒『寒蚿丹』，夫人雖已將那杯藥茶吐出，只恐仍有餘毒滲入體內，一旦發作，勢必抵受不住，到時候可將這『寒蚿丹』服下，毒性自解。」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老英雄顧慮周詳，令人感激不盡，不知老英雄是否尚還有與一爭綠林盟主之位。」

只見陰手一魔連連擺手道：「自從南昌古廟之內，與胡盟主一戰後，老朽已深感江湖風浪險惡，武功之道，却是淵納海藏，了無止境，以有生之年，如其逐鹿虛名，自蹈危機，何如閉門納福，摩娑歲月，是以那盟主寶座，老朽今生是不想染指的了。」

麥小明突然嘻嘻一笑，道：「你說得太好聽，只怕有點口不應心。」

陰手一魔充耳不聞，繼續朝谷寒香道：「老朽雖無江湖稱尊之心，不過胡夫人是老朽生平最爲拜服之人，一旦『迷踪谷』有事，但有需用之處，力之所及，老朽無不從命。」

谷寒香玉腕一抬，插還長劍，雙手抱拳，神情語調頗爲冷淡的道：「盛情不敢或忘，谷寒香就此告辭。」

陰手一魔聽她開口告辭，當下也不挽留，一顧左右道：「送客。」

四名綠衣少女聞言，立卽奔向一旁，各自拿起一盞燈籠，晃手之間，碧焰閃閃，已然點亮。

谷寒香暗暗冷笑，忖道：這魔頭巧言令色，當眞令人莫測高深。轉念間，暗自戒備，故意與他併肩而行，緩步朝洞外走去。

一叟二奇與鍾一豪等，俱是多疑善詐之人，陰手一魔今日表現得過於軟弱，對於連斃十餘名手下之事隻字不提，因而衆人心中，俱都疑雲重重，不知陰手一魔有何鬼計在後。

四名綠衣少女提燈領路，谷寒香與陰手一魔相隨在後，一叟二奇與鍾一豪，同一心意，大家魚貫而行，各自看住一名手執噴筒的大漢。

陰手一魔忽然輕笑一聲，轉面向谷寒香道：「夫人重整綠林的消息，想必尚未傳出在江湖，否則的話，那些自我標榜正大門派中人，必將聯手合力，準備大張撻伐。」

谷寒香秀眉一揚，道：「老英雄是否因此原故，才自甘寂寞，不再插手綠林盟主之爭。」

陰手一魔淡然一笑，道：「與我綠林存有誓不兩立之心的人雖多，但是眞正成爲綠林道的威脅者，不過少林、武當兩派，綠林道上的高手，如果眞能合力同心，與那些自詡正大門戶中人，作一生死之搏，孰勝孰負，誰存誰亡，乃是殊難預料的事。」

谷寒香道：「聽老英雄言外之意，癥結所在，乃是如何令綠林道上的高手同心戮力，聯合對外。」

陰手一魔乾笑一聲：「夫人聰慧，所言甚是，草莽中的人，類多是桀敖不馴，誰也不受羈勒，再說眞是武功高強之輩，難免野心勃勃，不願屈居人下。」

說話間，衆人卽要走出洞門，陰手一魔忽然伸手一攔，說道：「夫人請稍待一時。」

谷寒香眉端一剔，方要開口，忽聽洞外的左側，有極輕微的嗚咽之聲，傳入耳際。

這聲音細微之極，非有極深湛的內功，無法聽得出來，轉眼間，聲音愈變愈大，一忽之間，嗚嗚咽咽，音廻峽壁，聲震耳鼓。

只見一陣黑越越的狂飈，翻翻滾滾，恍若千軍萬馬，由洞門外洶湧而過，直往峽口奔去。

黑風過去後，衆人出洞往峽口走去。

陰手一魔道：「胡盟主前車之鑒，夫人不可再蹈覆轍，對於武當，少林兩派，理當早爲防範，對於鄔秋，水寒等人，更須時時留意，以免落其圈套。」

谷寒香暗自冷笑道：「我若不落入你的圈套，大概也不會落入旁人的圈套了。」想着抬眼一望，只見峽口那道重逾萬斤的鐵閘已開，兩名黑衣大漢牽着自己等人的馬匹，等候在峽外。

她此來的目的，實想制服陰手一魔，收爲己用，這時一面打量周遭形勢，一面急轉念頭，準備猝然下手。

陰手一魔好似明白谷寒香的意，行走之間，雙眼一直不離她的身上，看他兩手虛握在胸前的樣子，顯然是凝足了功勁。

片刻之間，衆人已走到峽口，陰手一魔止步立定，雙手一拱，道：「請恕老朽不再遠送，如有相需之處，夫人可命人知會。」

谷寒香目光流傳，掃視他身旁幾個手執噴筒的大漢一眼，暗忖道：「這東西威力太大，除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同時將六個人制住，否則身法再快，也難逃毒針毒水之厄。」無奈之下，雙手抱拳，道：「今日多有冒犯，谷寒香迫於境遇，尚祈老英雄見諒。」

說罷雙足微頓，飄身落於馬上，鍾一豪等人也都紛紛上馬，她是打定主意晚間再來，陰手一魔也料定她必會去而復返，因之兩人四目相接，俱都含着冷冷笑意。

谷寒香高坐馬背，道聲「後會」，撙轉馬頭，當先縱轡馳去，剎時蹄聲如雷，六騎馬絕塵而去。

冬月晝短，此刻天空已漸昏暗，谷寒香一馬當先，直往西邊疾馳，約莫奔出七八里路，忽見她馬頭一折，轉往一座山頭上飛馳。

馬至半山，谷寒香突然一勒韁繩，道：「巴兄，宋兄，二位就在此處歇馬。」

嶺南二奇聞言一怔，兩人尚未駐馬，谷寒香業已繼續往山頂馳去。

行不一刻，谷寒香突然勒馬向霍元伽道：「霍兄留在此處覓地歇息。」說罷不待回話，策馬再朝山頂馳去，鍾一豪和麥小明二人，縱馬緊隨在後。

上了一段，谷寒香駐馬，朝鍾一豪道：「你就留在此處，不可使任何人闖上山頂。」

鍾一豪見她這等安排，顯然是在她的眼中，麥小明較自己更爲親信，一時間百感交集，黯然垂下頭來。

他黑紗蒙面，旁人原是難以窺知他的心事，不過谷寒香與他相處日久，早已識透了他的性情，這時眉端一蹙，冷冷地道：「陰手一魔那杯茶厲害無比，我體內尚有餘毒，必須趕緊以內功煉化，是否成功尚不一定，你守在這裏，無論如何，別讓人闖上山頂。」

只聽麥小明嘀咕道：「誰教妳硬充好漢……」

谷寒香玉面一沉，冷冷地哼了一聲，麥小明急忙嘴巴一抿，將賸下的話嚥了回去。

鍾一豪似乎覺得自己的使命重大，心下寬慰了不少，道：「今日若非夫人先將陰手一魔鎭住，令他莫測高深，心存疑忌，他勢必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咱們也無法離開得這般乾淨。」

谷寒香輕歎一聲，道：「此人極爲厲害，他知道我目的不在『向心露』上。」說罷一抖馬韁，再朝山頂上衝去。

鍾一豪望着她的背影，突然揚聲叫道：「夫人非到不得已時，不可服用陰手一魔所贈的解藥。」

麥小明笑道：「有我在一旁，不用你再費心了。」

山道崎嶇，加以皚皚積雪，行不多遠，馬匹已無法再上。

谷寒香飄身落地，朝麥小明道：「你守在附近，任何人闖上了山頂，我便取你的性命。」

麥小明笑道：「如果鍾一豪……」

谷寒香截口道：「不管是誰，格殺勿論。」說罷身形微晃，直往山頂奔去。

只見她星擲丸跳，縱躍如飛，轉眼間到了山峯之上，畧一打量形勢，立卽在一株樹下盤膝坐定，閉目運起功來，衆人馬包內都帶有乾粮，這時各自揀了避風之處，歇憩進食，只有谷寒香高居山頂，盤坐在凜冽朔風之下，不言不動，彷彿一尊石像，遠遠望去，她是那般的孤獨和倨傲，却又無比的堅毅，無比的剛强。

天黑之後，開始下起雪來，風愈來愈大，呼嘯之聲，震山撼嶽，樹木山石，似欲離地而飛，直到下半夜時，谷寒香始才一躍而起，但見她雙臂一振，抖掉了滿身積雪，接着足尖點地，朝峯下如飛而下。

麥小明未敢偸懶，這時躱在一處山石之後，兩眼大睜，正朝山下望着。

谷寒香一掠而過，低喝道：「小明，走。」聲未落，人影已杳。

月黑風高，馬匹無法乘騎，麥小明縱身一躍，追在後面便跑，一忽工夫，鍾一豪和一叟二奇，俱都聚集到了一處。

風雪交加之下，只見谷寒香雙目電閃，在衆人臉上來回一掃，語聲沉痛的道：

「武當，少林兩派人多勢衆，鄧秋，水寒等武功高强，單憑谷寒香和諸位之力，實不足與彼等抗衡。」

微微一嘆，又道：「是以谷寒香不惜一死，定要將陰手一魔收在手下，增加幾分實力。」說到此處，倏地目如利箭，盯住霍元伽道：「你倘若怕死，趕快先對我講明，如果誤了大事，我必將你打入十八層地獄，令你萬刼不復。」

她講話時句句用力，風雪之下，字字鏗鏘，直入霍元伽耳內。

羅浮一叟原也是名震綠林的人物，此時俯首無言，心頭充滿了惶恐，半晌之後，陡地歎息一聲，慨然道：「好罷，人壽幾何，夫人既然不惜一死，屬下又何必貪生。」

谷寒香目光一閃，一掃巴天義和宋天鐸二人，接着，嬌軀一閃，直往黑風峽馳去。

幾里路程，片刻即至，抬眼望去，峽口那道鐵閘並未放下。

一行六人，俱是一流的輕功，眨眼之間，全無聲響地閃入了峽內。

這峽壁之內，只有刺骨的寒氣，和間歇的狂風，雪花却打不進來，衆人才入峽內，便聽身後疾風陡起，緊接着「轟隆」一聲暴響，扭頭看去，那道萬斤鐵閘已被人暗中放下。

漆黑之下，忽聽機簧之聲大起，前後左右，俱是「克察！克察！」的聲響。

但聽谷寒香急聲喝道：「散開！」貼地一掠，利時出了五丈之外。

利那間，遍地沙沙之聲，顯然是金針之類的細小暗器，散落在地。

這黑風峽內，鐵閘一關，頓時伸手不辨五指，適才機簧一響，一叟二奇與鍾一豪等人，未待谷寒香令下，便已往四外閃避，這時各自屏息而立，誰也不知誰在那裏。

谷寒香暗暗忖道：「剛才未聞人聲，想必還無人受傷。」思忖中，功注雙目，凝神朝黑暗中看去。

看了片刻，終是一無所見，不由尋思道：我既然看不見，想他陰手一魔也瞧不出什麼，等而下之，他手下那批人更難看出敵人的位置。想着胆氣一壯，轉將一身功力，往雙耳上凝聚。

仔細一聽，立即聽出數十個人的呼吸之聲，靠出口之處的人，氣息悠長而輕緩，岩壁半腰處的人，氣息則顯得較爲粗重。

她略一尋思，立即雙掌貼住岩壁，徐徐往上昇起。

這岩壁離地一兩丈高處，有許多大小不一的洞穴，情知黑風峽的人，必定藏身在這些洞內，陰手一魔可能也在其中，因而上昇之勢極緩，不敢發出絲毫聲息。

突然間，一道劍光，在黑暗中一閃，緊跟着機簧克察之聲大響，夾雜着毒蒺藜與甩手箭等暗器的破空之聲。

但聽麥小明大喝道：「來得好！」一片七八尺方圓的劍光，閃掣不定，在峽內來回移動。

谷寒香秀眉緊蹙，暗暗忖道：「這儍瓜賣弄精神，時間一久，必然喪命在暗器之下。」

心中念頭未了，人已迅捷地上升了一丈來高，耳聞頭頂有發射暗器的聲響，頓時嬌軀一擰，閃電般地騰身而起，朝着料想中的一處洞穴中激射而去。

這一着實在奇險無比，洞穴邊上，果有兩名大漢，正以居高臨下之勢，朝着麥小明的劍光施放暗器，一覺驚風撲臉，立即將手中的尙未發射的暗器，同時振腕打出。

谷寒香空着兩手，蓮足才一點住洞穴，頓時猛一側身，飛快地向洞中撞去，耳聽暗器嘯風之聲，左手一撈，攫住了一隻擦衣而過的標槍，右手疾探，五根纖纖玉指，利時插入了一個大漢的脅下。

但聞一聲淒厲慘呼，響澈了漆黑的峽谷，那大漢被谷寒香五指插入脅下，直感到痛澈心肺，來不及抽出肩後的兵刃，右臂一揮，猛力一拳擊來。

谷寒香殺機大盛，右手一緊，頓將那大漢的兩根肋骨揑碎，左手標槍一掄，直對劈面擊來的拳風砸去。

又是一聲慘嘷起處，那大漢一隻右手，被谷寒香砸爛，血肉橫飛，利時昏死過去。另一名大漢心驚肉跳，兵刃尙未撤出，雙足一蹬，猛朝洞內竄去。

谷寒香聽風辨位，就以手中抓住的大漢，直對另一人撞去，但聽那人「啊唷」一聲，直往洞外摔去。

壁上慘呼之聲，四外的暗器即已停頓，恢復了一片寂然，就在此時，忽聽「咳」的一響，搜魂手巴天義的悶哼一聲，似是被人在背後擊了一掌。

谷寒香瞿然一驚，忖道：這一掌傷得不輕，除陰手一魔外，旁人無此功力。

心念未息，忽見麥小明的寶劍光華由地面疾掠而過，剛剛被自己打下地去的那人慘叫了半聲，看樣子已被他殺了。

驀地，蓬然一聲暴震，排空勁氣，撞得岩壁澎湃發響。

原來陰手一魔悄然到了峽口，搜魂手巴天義首當其衝，閃避未及，被他在肩上狠狠地擊了一掌，幾乎將肩骨擊碎，這還是他日間與谷寒香對掌時受了重傷，否則巴天義的性命勢必不保。

陰手一魔一招得手，繼續在暗中搜索，移不數尺，恰與羅浮一叟霍元伽相遇。

霍元伽是老薑更辣，知道在這種狹隘的地方，縱躍閃避，極易吃虧，因而早已將全身功力，貫聚在右掌之上，一待陰手一魔近身，立即拚力一掌擊去。

兩人硬接一掌後，各自借勢飄退了老遠，霍元伽被震得血氣翻騰，兩眼直冒金星，陰手一魔也被震得舊傷復發，臟腑之間，隱隱生痛，因而兩人都忙着調息運氣，不敢輕舉妄動。

陡地，暗器嘯風之聲縱橫亂響，夾雜着嘶嘶的噴水之聲。

這峽內黑暗如漆，目難視物，而且地形窄長，只能東西走避，無法左右閃讓。陰手一魔手下的人施用的都是梅花針，柳葉刀等歹毒暗器，出手數量又多，確然是極爲厲害，再加上機簧發射的針筒和毒水，身法再快，也是難以抵受。

只見麥小明寶劍光華大盛，貼着地面，電光石火般地朝峽口飛掣，暗器破空之聲，追着劍光疾響。

陰手一魔見他由身前掠過，雙掌一揚，尙未擊下，已被他馳出了兩丈開外。

忽聽谷寒香的聲音道：「小明速將寶劍收起。」

麥小明手橫寶劍，背靠鐵閘站着，聽她聲音之內，充滿了怒氣，只得暗暗做了一個鬼臉，將寶劍插入鞘內。

只聽陰手一魔的聲音冷冷的道：「谷寒香，你已身困絕境，識時務的，趕快與妳這幾名屬下一齊放下兵刃，老夫言而有信，決不會虧待與妳……」

話聲未了，麥小明驀地直欺上前，一指向他「章門」穴上點去，漆黑之下，認穴竟是奇準。

陰手一魔早知麥小明一身上乘武功，與谷寒香同一師承，耳聽尖銳的指風襲來，立即右臂一沉，一招「浪搏江礁」，猛地朝下砍去，左手一揮，一招「破甲錐」，直叩天庭。

麥小明指到半途，覺出敵人來勢，頓時變招換式，右手一招「烘雲托月」封住自己門戶，左手一沉而吐，霍地一掌向陰手一魔小腹擊去。

陰手一魔暗暗心驚，右掌下撮，化解來勢，左手疾掄，一招「怪鳥搜林」陡地劈面襲下。

這時，雙方近身相搏，拳掌變化，迅快無比，招招間不容髮，着着滿藏殺機，利那之間，兩人對拆了十七八招。

就在此時，谷寒香已屏息躡步，欺到了陰手一魔背後。

谷寒香對麥小明的拳法掌勢，瞭若指掌，因而雖在黑暗之中，僅聽拳風掌力，即已分辨得出誰是陰手一魔，誰是麥小明，以及二人快攻快擊，掌指上變化往復。

但聽兩人搏鬥愈來愈爲激烈，就在四尺方圓之內，兩個身軀交錯旋走，疾轉如輪，拳來掌去，全憑聽風辨位，閉目換掌的上乘武術，相互搶制先機。

驀而三丈開外，傳來「呼！」的一聲掌擊軀體之聲，接着悶哼暴喝。利時刀風霍霍，劍光打閃。

同時間，峽底傳來了隱約嗚咽之聲。

適在此時，激鬥中的陰手一魔忽然變掌連環迸發，一掄急攻過後，猛地撤身往一旁閃去。

谷寒香見機不可失，蠻腰微伏，身形電閃，運指如風，疾點過去。

這一指蓄勢而發，狠，準，奇，快，懾人心神。

陰手一魔身未立定，突聞銳嘯之聲，刺入耳鼓，一股凌厲絕倫的尖風，直對自己「三焦」穴上襲來，情知這一指是谷寒香所發，駭然之下，雙足貫勁，猛往一側暴閃，適在此時，麥小明陡然大喝一聲，揮拳反擊過來。

這一拳如巨斧開山，狂瀾擊岸，勢道之猛惡，令人矯舌難下，詎料陰手一魔却是大喜過望，揮手一掌，迎着拳勢便擊，一聲疾震才起，陰手一魔已如流星飛射，借着反彈之力，飄身到了兩丈以外。

谷寒香右手一指點出，左手五指微張，早已罩定陰手一魔的退路，豈料麥小明一拳擊上，讓他借力閃了出去，芳心之內，不覺湧上了一股怒意。

忽聽嗚咽之聲越響越近，利時便有震耳欲聾之勢。

麥小明看這黑風威力，較日間更甚倍蓰，心下一慌，不由對着陰手一魔退去的方向猛撲而去，口中大喊道：「陰手一魔，你在那裏？」雙臂揮舞，護住門戶。

谷寒香暗罵道：「温賬東西！」一待他由身前衝過，立即玉掌一揮，倏地向他肩頭拍下。

麥小明外表粗率，其實心思頗細，谷寒香手掌未擊下，他已抬臂發招，迎了上來。

拆了一招，麥小明發覺對手是谷寒香，趕忙縮手退出兩步，足未站定，一陣强猛的狂風，業已排山倒海般直湧過來，將自己的身軀帶得離地飛起。

黑風一去，谷寒香嬌軀連晃，眨眼換了三個位置。

只聽陰手一魔的聲音，由自己剛才上去過的那座洞口響起，道：「谷寒香，妳已陷身絕地，依我良言相勸，不如提早放下兵刃，倘若妄自逞强，只要我一聲令下，立時有數十種絕毒的暗器，和十個特製的噴筒，同時打出，任妳武功絕世，也難在此時此地，逃過這密如蝗雨的暗器襲擊，只要妳中了一針一箭，沾了點滴毒水，立時將橫屍峽內。」

谷寒香暗暗忖道：他這話雖是嚇唬之言，此時此地，倒也是實情，只不知因何緣故，遲遲不肯下手。

心念一轉，暗中移動身軀，揀了一個暗器難以射到的角度立定。

幽黯的峽谷內，沉寂如死，陰手一魔再沒有開口，瞧那情形，想是等待谷寒香的回話。

谷寒香倚壁站立，暗暗忖道：許久未曾聽得鍾一豪的動靜，他克敵勇猛，有進無退，恁久不見響動，看樣子必是潛入峽內去了。

心念一轉，遂以內家練氣成絲的絕頂功夫，斜對着右方岩壁，緩緩地說道：「陰手一魔，你將幾件暗器誇張得那般厲害，何不下令，施放出來，讓谷寒香見識見識。」

她朱唇啓動，不見聲響，對面的岩壁之上，却響起一個清脆的聲音，將她的話語逐字逐句，清晰的講了出來。

只聽陰手一魔輕聲一嘆，道：「我若非愛惜妳的武功和人才，日間便將妳置於死地了。」

他微微的一頓，繼道：「老夫生平之中，極少對人生好感，但是當日一見胡柏齡後，竟生出一股憐才之念，想不到他不識好歹，竟與老夫以死相拚，是老夫門下突出叛徒，苗素蘭那賤婢生出弒師之心，致令老夫與胡柏齡兩敗俱傷，差一點同歸於盡。」

說到此處，沉聲一歎，接着又道：「豈料造化弄人，今日見妳之後，老夫又生出愛惜之念，因而一再容讓，不忍施展毒手。」

谷寒香暗忖道：這般僵持，終非了局，怎生想個法兒，將這老魔引到空曠之處，決一死戰。

思忖中，忽覺一陣微風，由身側輕輕掠到，心下雖知是霍元伽等人之一，但却拿不準是那一個，當下將手一伸，突地朝前抓去。

原來由她身前經過的是拘魂索宋天鐸，宋天鐸已將軟索執在手內，此時覺出她出手抓來，不敢以軟索還擊，僅只旋身一讓，左手疾推而出。

谷寒香原是出手相試，宋天鐸身形一旋，她已覺出是誰，未待他左掌推到，已將抓出的手縮了回來。

瞬眼間，羅浮一叟也往峽壁深處閃去，只賸下谷寒香，麥小明，和身負重傷的搜魂手巴天義三人，尚留在峽口。

忽聽陰手一魔的聲音道：「谷寒香，妳可曾將老夫的『寒蚿丹』服下？」

谷寒香凝聚眞氣，對着岩壁發話道：「豈但『寒蚿丹』，連那『向心露』也吞了半瓶，你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不知羞是不羞？」說罷暗移雙足，慢慢往峽底走去。

陰手一魔意似不信，冷笑一聲，道：「谷寒香，妳不必疑神疑鬼，我若想取妳的性命……」一語未畢，忽聽搜魂手巴天義「嗯」了一聲，接着發出身軀倒地的聲響。

陡聽麥小明惶聲叫道：「師嫂，王八羔子施放迷藥！」藥字出口，人已躍出了二十丈外。

谷寒香聽說「迷藥」二字，也不禁焦急起來，當下閉住氣息，身形連晃，疾往陰手一魔的洞門閃去。

陰手一魔好似覺出了谷寒香的動靜，黑暗之中，只聽他陰森森的語音說道：「谷寒香進門之後，左轉三次，右轉一次，然後再折而向左，錯了一步，必招殺身之厄。」

谷寒香暗暗忖道：適才那峭壁上的洞穴，必然通往山腹之內，我何不出其不意，再由那處洞口進去。

心念一轉，頓時悄然回至原處，手貼岩壁，以「壁虎遊牆術」緩緩向上昇起。

這一着果然大出陰手一魔意料，她昇至那洞穴邊緣，凝神一聽，了無聲息，於是嬌軀微擰，探身鑽入了洞內，抽出腰間的淬毒七首，飄身朝洞內闖去。

谷寒香離開「迷踪谷」時，已聽苗素蘭講過這黑風峽中的形勢，這岩壁上的許多洞穴，俱是天然生成，不過有的業經人工開鑿，與內洞相通。

她似乎全然漠視自己的生命，這時左手握定七首，身形連晃，眨眼間深入二十餘丈。突然間，腹道前端，傳來輕微的步履聲響。

谷寒香尋思道：聽這落足之聲，來人定必是陰手一魔的手下。思忖中停下腳步，背貼岩壁站定。

來人果是輕車熟路，轉眼工夫，業已奔至谷寒香身前，谷寒香聽聲辨位，右手疾起，倏地一指點了出去。

那人奔行頗急，忽感腰眼之上一麻，一口濁氣尚未吐出，頓時全身無力，直往地面癱倒，手中提的一柄厚背單刀，脫手向地面落下。

他單刀脫手，谷寒香立即警覺，匆促之下，來不及出手搶接，只將七首疾伸，猛地挑了過去，欲待將那單刀挑起空中，再伸手接住。

要知道這腹道之中，四面全是堅硬的山石，這單刀一旦落地，金石相擊之聲，必然遠遠傳開，直達山腹之內。

豈料，谷寒香七首剛剛伸出，一聲冷冰冰的輕哼，驀地起自身側，接着一陣微風拂身而過，直往內洞飄去，谷寒香七首挑空，身形未及閃動，四顧寂然，那柄行將落地的單刀，業已被人半途中截走。

此人身手之快，不可思議，谷寒香突然心下一寒，生出了一股怯意，怯懼之心未消，一陣哀哀愁緒，倏地襲上心頭。

正當她愁緒隱隱，憂心忡忡之際，腦海中突然現出胡柏齡的影子，魁梧，軒昂，充滿英雄氣概，與他在世時完全一樣。

谷寒香每遇疑難，或是憂急恐懼之時，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胡柏齡來，想起了亡夫，一股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毅力，頓時油然產生出來。

但見她淬毒七首一送，倏地插入了右手所抓的那人身上，順勢放下屍體，直往洞內閃去。

腹道中漆黑異常，谷寒香順着岩壁，左轉右折，約莫進入一兩百丈深，忽然感到地勢空曠，好似進入了一間石室，同時隱約之間，感覺得身前不遠處，有一個人擋住了去路。

谷寒香銀牙一咬，暗將全身功力，往右掌上凝聚，準備猝然出手，以從未用過「三元九靈玄功」，猛地一掌擊去。

驀地，碧燄一閃，只見陰手一魔手提一個燈籠，冷然站在一座敞開的石門前面，陰沉詭異，望之毛髮悚然。

谷寒香暗忖道：適才那人，絕不是陰手一魔，但是此時此地，非友即敵，那人既不屬於自己一面，則是黑風峽的人當無疑義。想着右掌一揚，即待拍了出去。

陰手一魔突然怒哼一聲，道：「谷寒香，妳也過於恃強欺人了。」他說得理直氣壯，隱然含有責備之意。

谷寒香掌勢一頓，冷冷的道：「我不殺你，難道你就不殺我了？」

陰手一魔臉色一弛，說道：「我與妳無怨無仇，河水不犯井水，妳一再相逼，我一再容讓，難道妳當眞看不出來？」

谷寒香冷冷一笑道：「我大哥與你有何仇怨，你何以將他誘引南昌，暗算與他，江湖事恩恩怨怨，沒有多少道理可講，你有什麼本領，只管施展出來，谷寒香雖死無怨。」

陰手一魔道：「妳雖死而無怨，胡柏齡的殺身之仇，却教何人來報？」

谷寒香哂然道：「力不從心，也是無法。」說着走上兩步，道：「依我之見，你最好是憑眞實功夫，與我決一死戰，只要你勝得過我，生殺予奪，任你陰手一魔所喜。」

只見陰手一魔青滲滲的面孔，隨着黯淡碧光的閃動，始才說道：「妳先說出此來的眞正冀圖，我就與妳放手一搏，好歹完成妳的心願。」

谷寒香淡淡的道：「其實你是明知故問，想當年在南昌古廟之內，你軟硬兼施，迫我大哥將你的『向心露』服下，於今谷寒香以牙還牙，也只要你服用一點你自製的藥物。」

陰手一魔嘿嘿一笑，點頭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只是妳可曾想過，『向心露』服下之後，神志即要喪失，那時就算

老夫綽[illegible]武功方面，供妳派點用場。」

他微微一頓，臉上突然露出詭笑，道：「如果妳不嫌老夫年邁，與老夫一雙兩好，携手合作，那時老夫定必竭盡心智，助妳爲胡柏齡報仇，進而掃蕩異己，稱尊武林，也非什麼難事。」

谷寒香經憂患之後，心機之深沉，已不在陰手一魔之下，此刻雖然怒火中燒，却強行鎭定，聲色不動地聽他將話講完後，始才冷冷的道：「貪慕谷寒香美色的人，並非只你一個，你是否有異他人，那要看你的武功如何了。」

說到此處，緩緩地收起淬毒七首，雙掌微提，冷然一笑，道：「你亮出絕技，我看你是否有言過其實之處。」

陰手一魔雖然老謀深算，慣於穩紮穩打，也經不住她一再出言相激，怒哼一聲，道：「倘若老夫獲勝……」

谷寒香秀眉一蹙，不耐煩地道：「殺剮任便，遑論其他！」

只見陰手一魔怪笑一聲，大袖一揚，陡地向石壁上拂去，剎那間「轟隆」大響，前後兩道石門，應聲而閉。

陰手一魔將手上提的燈籠往壁上一插，沉聲道：「老夫也不敢說容讓，妳先出手吧。」

谷寒香悶聲不響，欺身上步，陡然一掌擊去。

她這一掌蓄勢而發，雖然未曾施展「三元九靈玄功」，但那掌力沉重如山，捲起一片狂飆，凌厲之勢，更爲懾人。

陰手一魔見多識廣，一看掌勢，即知她乃有未盡，眞正的殺手，必然跟蹤襲到，轉念中，身形疾旋，揮臂一掌，阻遏她擊來的掌勢。

谷寒香面如玄冰，雙手忽拏忽劈，倏忽間連攻五招，招數奇奧，內力深厚，火候老辣，全然不似出自一個年青女子的手下。

陰手一魔心頭大震，他雖看出谷寒香身負絕世武功，却未料到她出手這般鋒銳，險象環生，勉強應付過五招，立即雙掌疾變，爭搶先機，力圖主動。

這石室寬長不及兩丈，四壁緊閉，不見絲毫縫隙，二人動手十來招後，室內已是狂飈激蕩，石壁轟轟發響，那個插在壁上的燈籠震顫不休，閃閃碧燄，僅剩一片極爲黯淡的薄輝。

二人的身法招術俱皆迅捷無倫，接手之後，但見兩團濛濛灰影縱橫遊走交相盤旋，倏分倏合，變幻不已。

激戰中，谷寒香心念電轉道：看來今晚若不孤注一擲，勢難有獲勝之望。心意一決，驀地輕嘯一聲，足尖點地，猛然旋身一匝，右掌一揮，凌虛擊去。

這一掌又輕又慢，不帶絲毫風聲，看掌勢，根本擊不到陰手一魔身上。

陰手一魔目光如炬，谷寒香手掌才動，他這裏業已瞿然一驚，脫口叫道：「好陰柔的掌法！」

語音未歇，一陣極陰至柔的綿綿暗勁，陡地湧到了胸前。

陰手一魔一驚不小，身軀電掣，霍地左移數尺，右手飈然擊出一掌，左手駢食中二指，陡地疾點過去。

谷寒香耳聽「嗤！」的一聲，一縷尖厲刺耳的指風，疾往自己「七坎」穴上撞來。

這「七坎」穴正居雙乳之間，陰手一魔危急出手，倒非存心輕薄，谷寒香却是暗暗生下了恨毒之心，左足一抬，嬌軀驀地橫閃三尺，皓腕一掄，接連拍出三掌。

這三掌一幌而罷，快過火花一濺，手掌距身尚有兩尺之遙，陰手一魔已覺左肩，右脅，小腹三處，同時有一股暗勁疾湧而到。

陰手一魔突然大喝道：「好掌法！」塌肩滑步，雙掌猛甩，但聽「砰！」的一聲輕響，剛柔兩種掌力一撞，激起了一陣搖曳不定的呼嘯之聲。

谷寒香暗暗忖道：無怪這厮自高身價，端的武功，機智皆不弱，瞧這情形，自己未必就能勝他。

轉念之間，陡地腳踩「摘星步」，一掌快於一掌，全力朝他攻去。

這一掄疾攻，招招連綿，彷彿天河下瀉，奇招妙着，更迭而起，變化萬端，睹之駭然。

陰手一魔也自施展全身絕學，掌指齊施，避敵還擊，招中套招，式中藏式，飄忽來去，閃動不已。

突然間，「轟隆」一響，通往內洞的石門霍地大開。

石門敞開，但見鍾一豪混身浴血，手揮細鐵軟刀，猛然衝了進來，兩個手執長劍的青衣少年追踪而入。

鍾一豪竄入室內，大喝一聲，掄刀便向陰手一魔背後砍去，刀似虹飛，精芒電掣，猛惡之極。

陰手一魔激鬥正緊，忽感刀風盈耳，背上如觸鋒刃，急忙滑步一轉，揮手擊出一掌。

那兩個青衣少年閃身入內，雙劍齊揮，亦自朝鍾一豪身後襲到。

這室中空間不大，五人混戰，頓時有轉動不靈之勢，谷寒香眼看鍾一豪腹背受敵，只得撇下陰手一魔，劈空一掌，遙遙向兩個少年擊去，迫得二人劍勢一頓，退了半步。

但聽鍾一豪厲叱一聲，一招「神龍抖甲」，猛地朝陰手一魔襲去。

他混身爲血汗濕透，蒙面黑紗已然不在，雙眼之內，血絲密佈，一眼望去，凶神惡煞一般。

陰手一魔雙掌翻飛，迭連擊出三掌，硬將鍾一豪迫退數步，大喝道：「谷寒香，妳再不令這莽漢住手，休怪我掌下無情了！」

谷寒香冷冷笑道：「我令他停手，你不停手怎辦。」雙掌疾揮，分襲二人。

那兩個青衣少年聯劍相攻，配合得嚴密異常，叵耐谷寒香的「三元九靈玄功」出神入化，輕描淡寫，畧作手勢，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概，但那陰柔內勁撞到劍上，長劍頓時嗡嗡震響，似欲折斷。

混戰中，陰手一魔暗暗忖道：這姓鍾的年紀輕輕，貌相俊逸，瞧他對敵時奮不顧身，若非與谷寒香情誼特殊，怎會如此替她賣命。這般一想，不禁醋火中燒，殺機大起，一面拆招避敵，一面潛運功力，伺機出手。

漆黑的石室，吃那一盞閃動的綠談一照，變成了一片濃重的深碧，所有人的臉色都變的青光滲滲，直似置身鬼域一般。

陰手一魔心機深沉，殺機既動，打得更形工穩，鏖戰中，掌掌不離谷寒香的要害，對於鍾一豪細鐵軟刀潑風似的攻勢，反而力加閃避。

谷寒香聰慧過人，看他神情有異，心中忽有所悟，暗道：這廝對我暗藏野心，出手之間，一直有生擒的打算，這時一反常態，諒必有什麼詭計。思忖中，左手電激伸出，疾抓身側少年執劍的手腕，右掌迅如奔電，一招「三仙朝覲」，突然向陰手一魔擊去，揚聲喝道：「鍾一豪，沉住氣！」

陰手一魔存心將鍾一豪毀在掌下，谷寒香偏在此時出言提醒，一個有意，一個無心，怎不令他醋火萬丈，恚恨欲絕。

但聽鍾一豪大喝道：「夫人將這老兒交給屬下！」

陰手一魔怒不可抑，陡地凄厲一聲長笑，厲吼道：「小輩拿命來！」一聲出掌出，探手刀影叢中，拚力一擊。這一掌含恨而發，掌入重重刀光，直擊鍾一豪心口！

鍾一豪雖然是悍不畏死，睹狀之下，亦不禁心頭大震，急迫中雙足猛挫，擰腰暴閃，細鐵軟刀輪轉如飛，直向陰手一魔的手臂絞去，應變之速，不謂不快。

但聽谷寒香急喝道：「陰手一魔看掌！」左手扣住一名青衣少年的腕脈，隨手一帶，將他猛朝另一人的劍上撞去，右掌左揮右掃，連續拍出三掌。

蓬！蓬！連聲，鍾一豪被陰手一魔一掌擊在胸上，鮮血狂噴，身軀飛出丈外，撞上石壁之後，始才墮落地上。

同時間，陰手一魔左掌揮動，化解谷寒香連續拍來的三掌，却被谷寒香至柔極陰的掌力餘波，震得身子猛地一陣搖撼，就在這一陣搖撼之間，右臂已爲鍾一豪的細鐵軟刀連衣帶肉，絞下了老大一片，擊在鍾一豪身上的掌力，也因此消減不少。

谷寒香勃然大怒，反手一撩，已將長劍摘下，振腕出劍，劍尖顫出萬點寒星，倏地向陰手一魔刺去。

陰手一魔右臂血肉糢糊，劇痛難當，眼看驚芒閃耀，一劍疾刺而來，只得滑步旋身猛地往一旁閃避。

但聽兩個青衣少年齊聲大喝，一左一右，聯劍刺到，谷寒香冷聲道：「不知死活的東西。」廻劍一掄，横削一劍。

剎那間，一陣風濤之聲，起自她那劍上，接着「嗆！嗆！」兩響，三劍一接，兩個青衣少年同時震出了數步。

就這畧一阻擋之際，陰手一魔業已閃電般地竄到那盞碧燈之下，左手大袖一揚，頓時弄熄了那點昏黯的燈光。

濃重的夜色，重又佈滿了石室，谷寒香急忙低頭一望，自己手中的一柄精鋼長劍，竟然不露一絲光亮，抖了一抖，依然不見光芒。漆黑之中，但聽得兩名青衣少年急促的喘息，和鍾一豪遊絲一般的呼吸，谷寒香和陰手一魔兩人，俱都使出了內家龜息之法，屏息站在室中。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山腹中當眞黑得厲害，精鋼長劍也不帶一點……思忖未了，右門之下，突然現出了一道隱隱光華。

忽聽麥小明的聲音道：「裏面是誰，趕緊報出萬兒，否則錯殺了好人，休得見怪！」

谷寒香怒聲道：「收起你的寶劍！」

只聽麥小明嘻嘻一笑，道：「師嫂不用担心，我有法寶護身。」說話之際，那道劍光業已隱去。

谷寒香暗忖道：這石室門戶俱由機關啓閉，陰手一魔不將自己困在室中，反而敞開通往內洞的石門，顯然是有意誘使自己入內，怎麼鍾一豪與麥小明又能安然無恙，由裏面出來，還有先前挑去那柄單刀的人，怎麼又久無動靜？

疑念未已，忽聽麥小明問道：「師嫂，裏面還有自己人沒有？」

谷寒香冷冷地道：「你囉囉嚕嚕，敢是找死！」

麥小明突然笑聲道：「試試看，誰倒霉！」話音甫落，忽聽一聲輕微的機簧聲音，剎那間，嗤嗤之聲大作。

但聽陰手一魔狂聲吼道：「小賊該死，老夫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强猛勁風隨聲而起，震蕩得石壁嗡嗡作響。

黑暗之中，只聽一個青衣少年「啊喲」一聲慘叫，谷寒香則趁這混亂之際，飄身到了鍾一豪身側，玉手一伸，塞了一顆藥丸在他口中。

原來麥小明由正門進入洞內，浴血苦戰，鬥到了此處，他驃悍成性，血戰之中，冒死搶着了一個噴射毒針毒水的機筒，這時對着兩個青衣少年立身之處猛地一按機簧，數十枚細如牛毛的毒針，夾雜着蝕骨毒水，直對二人射去。

室內漆黑不辨五指，這種機簧發射的暗器又是强勁非常，聲音入耳，暗器即到，陰損霸道，無以復加，兩個少年久戰之餘，喘息未定，更加無力躲讓，虧得陰手一魔應變機警，急迫中猛地拍出一掌，以强猛的掌風，震落了大部份毒針和毒水。

麥小明得意之極，朝着陰手一魔立身之處大聲道：「陰手一魔，是你麼？」

陰手一魔氣得暗自發抖，知道自己只一開口，毒針毒水就會應聲而至，忍了一忍，暗將全身功力朝左掌運集。

忽然間，石門之外，傳來隱約的碧光，和呼喝打鬥之聲，燈光與兵刃相接的聲音，逐漸朝此處移近。

陰手一魔突然大袖一揮，在石壁上疾拂一下，兩扇厚幾盈尺的石門轟隆一聲，陡地由暗槽中直落而下。

麥小明當門而立，正欲施放毒針毒水之際，忽聽聲響起自頭頂，駭得雙足猛頓，陡然朝前一縱。他身子縱起，陰手一魔一手抓着一個青衣少年，與他擦肩而過，眨眼竄出了門外，谷寒香耳聽驚風交熾，出手攔截，已是慢了一步。

麥小明定了定神，笑聲道：「師嫂，地上躺的是誰？」說着將針筒插在腰旁，兩手在石壁上敲敲打打。

谷寒香道：「鍾一豪挨了陰手一魔一掌，霍元伽等人的情形怎樣？」

麥小明雙手不停，將石壁敲的砰砰作響，道：「霍元伽今日不錯，倒是跟在鍾一豪身後進來了，宋天鐸那兎崽子胆小如鼠，找[illegible]他躲着不[illegible]他一[illegible]，結果一[illegible]

（未完）



意 馬心猿

驚 心動魄

汎卡迪

精心譯述

定價＄2.70



第八集已經出版



東南亞

第一奇書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